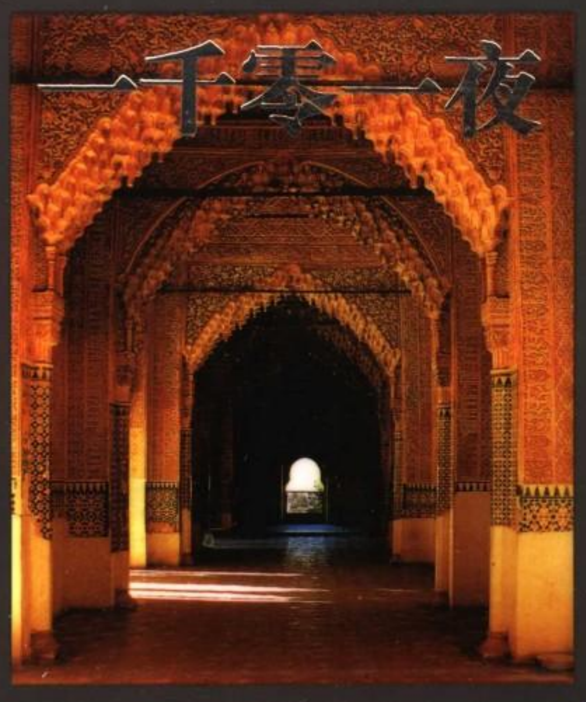

足译本
一千零一夜
（二）
李唯中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永亮　马红艳
特邀编辑：左宏阁　金玉莲
装帧设计：程全盛

足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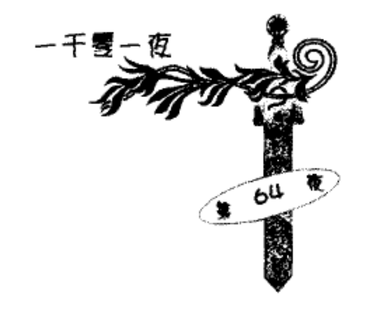


世界上流传最广　发行量最大的

阿拉伯文学故事



ISBN 7-227-03144-6/I·820
定价：588.00元（全八册）



第六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讲完那个发生在欧麦尔•本•海塔布和奥斯曼•本•阿凡两位哈里发执政时期的故事后，接着又讲了一个关于哈里发欧麦尔的小故事。

据说还有一次，哈里发欧麦尔从一个放羊的奴隶面前经过，说要买一只羊。奴隶说："这羊不是我的。"

哈里发说："我的意思是买你。"

欧麦尔买下了那个奴隶，并使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民。欧麦尔说："安拉啊，既然能赐予我解放一个奴隶的权利，就赐予我解放所有奴隶的权利吧！"

据传，哈里发欧麦尔让仆人吃牛肉，而自己却吃粗粮；让下人穿好衣，而自己穿粗布。他总是让人们各得其所，赏罚分明。有一次，他赏给一个人四千第纳尔，然后又补赏了一千第纳尔。有人对他说："你对你的儿子都不曾这样慷慨过！"

欧麦尔回答道："这是赏给他在伍侯德战役①中捐躯的父亲的。"

哈桑讲过这么一个小故事：

一天，欧麦尔收到了大量银钱。这时，他的女儿哈福萨来到父亲面前，说："信士们的长官，不能关照一下你的亲戚吗？"

欧麦尔说："哈福萨，安拉有嘱咐，关照亲戚要用我自己的钱，而这是全体穆斯林的钱，不能动啊！你出这样的主意，会惹父亲生气的。"

哈福萨听罢，拖着长裙离去。

欧麦尔的儿子在父亲归真后说："我衷心祈求安拉在某一年让我见见我的父亲。我真的看到他正擦额头上的汗珠，我忙问：'父亲，你好吗？'父亲说：'若不是安拉慈悯，你父亲早就死了。'"努兹蔓开始讲第一章的第二节，即"礼法与德行"，其中谈到了圣门再传弟子及有德行者的故事。

---

① 伍侯德战役，参加古莱氏贵族对穆罕默德进行报复的战斗。公元625年3月，艾卜•苏福扬率三千人偷袭麦地那。穆罕默德获悉后率一千人去途中迎战，两军相遇于麦地那附近的伍侯德（在今沙特阿拉伯境内）山下，故称。



先贤哈桑·巴斯里说："当一个人的鲁合告别今世时，他常为三件事感到惋惜：其一，没有尽赏听到的一切；其二，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其三，没有为来世备好充足的食粮。"

有人问苏福扬："一个腰缠万贯的人还能成为苦行者吗？"

苏福扬回答道："可以，只要他受苦时能够忍耐，受礼后知道感恩。"

据说，当阿卜杜拉·本·舍达德病危时，将儿子穆罕默德叫到跟前，嘱咐说："孩子，我已听到死神呼唤我了。你要记住，不论当面背后，都要敬畏安拉。你要感赞安拉的恩德，说话要诚实。感赞安拉会为人带来福分，敬畏安拉乃征途上的最好食粮！"

说完，阿卜杜拉·本·舍达德吟道：

幸福不等于聚钱财，
敬畏安拉福自在。
敬畏安拉本是食中精品，
安拉的天下处处喜来。

努兹蔓说："请总督听一听第一章第二节中的佳话。"

舒尔康说："什么佳话？"

努兹蔓讲述了这么几个故事：

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担任哈里发之后，来到家人当中，将他们手中的钱财拿去，放在了国库之中，伍麦叶人大惊，急忙报告他的姑姑、麦尔旺的女儿法蒂玛。

法蒂玛连忙派人去见哈里发，传话说："她一定要见陛下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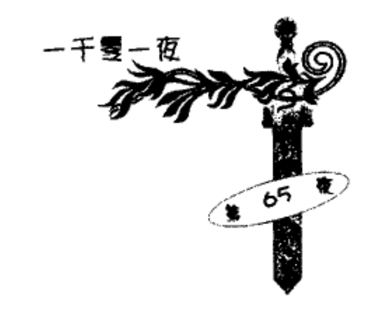
法蒂玛夜里来访欧麦尔。欧麦尔搀扶姑姑离开驼轿，迎进家中。法蒂玛坐稳之后，欧麦尔说："姑姑，你一定有要事找我，就请先开口，讲出你的来意吧！"

法蒂玛说："信士们的长官，你先说吧！因为你能把不易明白的道理一语道破。"

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说："为了慈悯世人而折磨另一部分人，伟大的安拉派使者穆罕默德来到人间。安拉选择了穆罕默德，于是将他叫去了，给人们留下一条河，以供世人解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继续讲故事：

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说："为了慈悯世人而折磨另一部分人，伟大的安拉派使者穆罕默德来到人间。安拉选择了穆罕默德，于是将他叫去了，给人们留下一条河，以供世人解渴。穆圣归真后，艾卜·伯克尔担任哈里发，做了大量善事，努力工作，无人可以与之相比。轮到奥斯曼·本·阿凡担任哈里发时，河流分汊儿，另搞一套。让河水畅流，所作所为足令安拉欢心。后来，穆阿维叶担任哈里发，一条河分成多条河。其后的叶齐德以及麦尔旺的儿子们，如阿卜杜·迈里克、沃里德、苏莱曼等，将安拉留给人间的那条河弄得乱七八糟，支汊不计其数。我想恢复河流昔日的面貌。"

法蒂玛说："我想听的就是你的这个话。既然你已有此想法，我就不想跟你说什么了。"

法蒂玛回到伍麦叶人中间，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已与欧麦尔·本·海塔布结亲，那就请你们自食其果吧！"

据说，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临死时，把儿子们呼唤到身边，穆斯里迈·本·阿卜杜·迈里克对他说："信士们的长官，你的孩子是在你的关怀下长大的，你怎么能让他们受穷呢？你从国库里拿些钱给他们，让他们富起来，又有谁敢阻拦你呢？这不比你把钱留给你的后继人更好吗？"

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用愤怒、惊愕的目光望着穆斯里迈·本·阿卜杜·迈里克，说："穆斯里迈，我活着的时候尚且不让他们侵吞公款，我死后怎好将他们置于不幸境地呢？我的孩子无非成为两类人：要么服从伟大安拉，那样的话，安拉会使他们如愿的；要么违背安拉意志，那样的话，我是不支持他们的违抗行动的。穆斯里迈曾和我一道去参加麦尔旺人的葬礼，你还记得吧！事后，我做了个梦，梦见那个人受到了惩罚，使我感到非常害怕，自那时起，我向安拉立下誓言：如果我执掌政权，决不干他干的那种事。我毕生为之努力奋斗，期望得到安拉的宽恕。"

穆斯里迈说："他归真后，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我梦见他在一座花园里，身上穿着白衣服，花园里河水畅流。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喂，穆斯里迈，就让人们像我这样工作吧！'"

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有一个权威人士说："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担任哈里发期间，我干过挤羊奶的工作。有一次，我打一个牧羊人身边走过，见他的羊和一只狼或许多只狼在一起，我认为那是他的狗，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见过狼。我问牧羊人：'你养这么多狗干什么呢？'牧羊人说：'那不是狗，而是狼。'我问：'狼和羊在一起，狼不伤害羊吗？'牧羊人说：'头正了，身子也就不歪了。'……"

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站在泥讲台上讲道。他先赞颂安拉，然后讲了三句话。他说："众人们，你们要很好地陶冶你们的内心世界，以便指导你们的外部表现，善待你们的兄弟。面对今世生活，你们要知足，不可贪得无厌。你们要知道，死人与活人之间并没有鸿沟相隔，阿卜杜·迈里克及其以前的人谢世了，欧麦尔及其之后的人也将离开人间。"

穆斯里迈对他说："信士们的长官，如果我们为你做一只靠椅，你能坐一会儿吗？"

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回答说："我担心清算之日，我的脖子上因之套上罪名。"

话音未落，只听欧麦尔大喊一声，旋即昏迷过去，公主法特梅喊道："喂，玛丽娅，穆扎希姆，来人哪，瞧瞧哈里发怎么啦？"

法特梅往欧麦尔的脸上洒了点儿水，随之哭了起来。

欧麦尔终于苏醒过来，见法特梅在哭，便问："法特梅，你哭什么呢？"

法特梅说："信士们的长官，我看到你倒在我们面前，就想到你倒在伟大安拉面前的情景，想像到你离开人世，与我们永别的情况。我们就是想到这些，才哭起来了。"

欧麦尔说："法特梅，别哭了。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欧麦尔想站起来，可是刚一站又要倒，法特梅急忙将父亲抱住，说道："父亲，信士们的长官，你和我的母亲，我们都不能再和你们说话了。"

努兹蔓继续向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她不认识他——以及四位法官和商人讲第一章第二节。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那位总督舒尔康竟然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

努兹蔓继续向他们讲第二章第二节。

一次，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写信给朝觐的人们，信中说："在斋月和大朝觐的日子里，我求安拉为我作证，你们所受的压迫、欺辱，我是没有责任的，即使是我得到了命令，或故意那样作，或者已经有人通知我。我期望得到宽恕。但是，我是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任何人的，我要对每一个受欺负的人负责。任何人的行为逾轨，不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你们就不要服从他，除非他回到真理的轨道上来。"

欧麦尔还说：我不贪求死亡减轻我的痛苦，因为那是穆民的最终归宿。

一位可靠人士说："我到了信士们的长官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哈里发那里，见他手中拿着十二第纳尔，吩咐把它放入国库里。我说：'信士们的长官，你穷了你的孩子们，使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你给他们和你的穷亲戚一点儿钱，那该多好啊！'哈里发说：'你靠近我一些。'我走到他跟前，他对我说：'你说我穷了我的孩子，要我给孩子或穷亲戚一些钱，这是不对的。因为安拉会代替我照顾我的孩子及我亲戚中的穷人。我把他们托付给安拉，而他们则无非成为两种人：要么他们敬畏安拉，安拉将会给他们出路；要么他们为非作歹，我是不会支持他们违背安拉旨意的行动的。'

"之后，哈里发派人把他的十二个儿子叫到面前，说：'孩子们，你们的父亲面前有两条路，必二择其一：要么让你们富起来，你们的父亲就下火狱；要么让你们穷下去，你们的父亲则进天堂。对于你们的父亲来说，他更想入天堂，而不想使你们成为富人。你们站起来吧！我已把你们托付给了安拉。'"

哈立德·本·萨夫旺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一次，尤素福·本·欧麦尔陪着他到希沙姆·本·阿卜杜·迈里克那里去。当



时哈里发希沙姆正带着眷属和仆人在野外游玩，并且搭起了帐篷。

人们坐稳之后，哈立德向哈里发祝福说："信士们的长官，安拉为你安排好了福利，为你提供了效法的榜样，简朴方面不能忽视。"

当哈里发的目光与哈立德的目光相遇时，哈立德说："信士们的长官，安拉已使你的欢乐变成了一种危害。因此，我有一言劝告；我想，这劝告比你之前的君王的谈话更加有力。"

哈里发一听，正了正坐姿，说道："伊本·萨夫旺，有什么话就请说吧！"

哈立德说："信士们的长官，一年前，一位君王来到这块土地上，对他的座客们说：'你们见过像我这样得天独厚的人吗？有谁能像我这样享受权势呢？'

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遗老说：'信士们的长官，你问到了一件大事，一个大问题，能允许我回答吗？'

"'可以回答。'哈里发说。

"'你所拥有的权势是一成不变的，还是瞬息逝去的呢？'

"'那是瞬息即逝的东西。'

"'既然是瞬息即逝的东西，生命极为短暂，又何必久问此事，将它当作抵押品呢？'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就了王位，你就应该服从安拉的意志，或者穿你的破烂衣服，崇拜你的主，直至大限来临。明天早晨，我再来吧……'"

次日早晨，哈立德·本·萨夫旺看见那位遗老来敲哈里发的门，但见哈里发放下王冠，准备启程。因那位遗老的告诫非常中肯，哈里发不仅泪水潸然下落，浸湿了胡须，下令立即拆除帐篷，回到宫中，从此守在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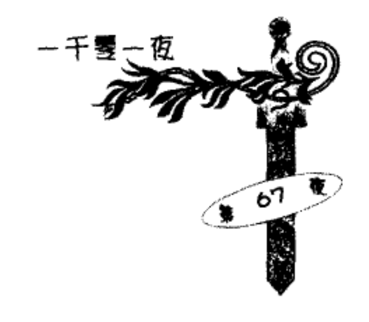
哈里发的侍仆们来见哈立德·本·萨夫旺，怒气冲冲地问："你这样对待信士们的长官，岂不是扰乱了他的生活乐趣，为他的生活带来了烦恼？"

努兹蔓一口气讲了一个时辰，然后对舒尔康说：

"在这一章中有若干劝诫和忠告，一次谈话是讲不完的。不过，大王，好在今后的日子好长，有时间再讲就是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一口气讲了一个时辰，然后对舒尔康说："在这一章中有若干劝诫和忠告，一次谈话是讲不完的。不过，大王，好在今后的日子好长，有时间再讲就是了。"

法官们说："总督阁下，这位姑娘的确是旷世才女，时代之花，实为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舒尔康感谢法官，法官们为总督祝福祈祷，然后告辞离去。

舒尔康对仆役们说："你们快去准备婚礼庆典筵席吧！"

仆役们服从命令，立即走去，动手准备各种饭菜。舒尔康又吩咐在座的臣僚夫人们和官员回去沐浴更衣，准备参加婚庆大典。

晡时来临，筵席摆好，菜肴丰盛，色香味美，令人望之，垂涎欲滴。

宾客们吃饱喝足，舒尔康总督派人请来享誉大马士革的歌女和舞伎，总督府内立即充满欢乐的歌声。

夜幕降临，灯烛齐明，从城堡门到总督府大门，左右置放着万支蜡烛，将那条路照得如同白昼。王公大臣、国家要员走过舒尔康总督面前，一一向他表示祝贺。女仆们为努兹蔓梳洗打扮，无不称赞她貌美罕见，靓丽无双。

舒尔康沐浴更衣完毕，坐在鲜花簇拥着的新人座位上。众女仆陪伴着新娘，来到新郎面前。此时，鼓乐齐鸣，歌声萦绕，整个总督府内，一片节日气氛。在欢乐的高潮中，众女仆送新娘新郎入洞房，继之为新娘宽衣，祝福新人新婚欢乐。

洞房花烛之夜，努兹蔓便有了喜。

蜜月过去，舒尔康得知妻子身怀有孕，十分高兴，随即令府中医师记下妊娠日期。

次日清晨，百官朝拜，他们得知总督夫人有喜的消息，纷纷表示祝贺。舒尔康唤来文书，令其修书一封给他的父王欧麦尔·欧麦尔·努阿曼，在信中向父王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报告他买了一女奴，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采斐然，通晓多门学问，想把她带到巴格达去，让她见见弟弟杜姆康和妹妹努兹蔓。信中还说，他已把女奴





释为自由人，并与之结为夫妻，且已身怀有孕。

书信写罢，派信使策马直送京城巴格达。

一个月后，信使回返，带来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复信一封。

舒尔康打开信，但见信上写着：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因两个孩子失踪而不知所措的欧麦尔·努阿曼国王致信其子舒尔康：

孩子，你有所不知：自从你走后，为父忧心忡忡，闷闷不乐，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再也不能不说了。我外出打猎之前，杜姆康曾对我说想去麦加朝觐，为父怕他有什么意外，故推说我来年带他去麦加。我外出打猎历时一个月……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舒尔康接着看父王写来的信。信中写道：

……我外出打猎历时一个月，回到宫中之时，发现你的妹妹和弟弟拿了些钱，悄悄随着朝觐的人们到麦加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心神不安。我一直盼望着朝觐的人们返回，但愿他俩随他们一道回来。朝觐的人们回来了，唯不见他俩归来，向人们打听他俩的消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究竟。因此，我感到非常难过，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整日六神无主，老泪纵横，不知如何是好。有诗述我心境：

爱子身与影，
总晃动在我面前；
爱女音与容，
印在我的心田。
若不是盼子女归来，
实难活在人间；
若无子女影像音容，
我的心神焉得安？

顺致安好，并代问候我所认识的人。切望你留心打听你弟弟、妹妹的消息。你要知道，王族中出这种事情，乃我们的巨大耻辱。

舒尔康读完信，一方面为父王感到难过，另一方面却因弟弟、妹妹失踪而感到欣喜。

舒尔康拿着父王的信去见妻子努兹蔓。

舒尔康不知道努兹蔓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而且努兹蔓也不知道舒尔康





就是自己的异母同父的哥哥，虽然舒尔康与努兹蔓朝夕相处，同枕共眠已达数月之久，而努兹蔓已坐在产床上，安拉使她平安生下一女婴。

努兹蔓派人去叫舒尔康。她看到舒尔康便说："这是你的女儿，你给她起个名字吧！"

舒尔康说："按照习惯，孩子出生的第七天，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呢！"

舒尔康俯身亲吻女儿时，发现妻子的脖子上挂着一颗玮珠，就是伊卜里梓公主从罗马带来的那三颗珠子中的一颗。

舒尔康看到玮珠挂在妻子的脖子上，顿时魂飞魄散，怒气冲天。他仔细打量那颗珠子，断定就是那三颗玮珠当中的一颗，决无差错。他望着努兹蔓，问道："丫头，这颗玮珠是哪里来的？"

努兹蔓听舒尔康喊自己"丫头"，不高兴地说："什么？我是你的夫人，是你的总督府的女主人！我是公主，你怎好喊我'丫头'？既然我们已成夫妻，就用不着保密了。告诉你，我叫努兹蔓，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女儿，堂堂的公主！"

听努兹蔓这样一说，舒尔康如闻晴天霹雳，顿时魂飞魄散，低下头去，望着屋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六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舒尔康听努兹蔓说她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女儿，不禁大惊失色，周身战栗不止。这时他明白了，原来她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登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舒尔康慢慢苏醒过来，感到惊异不已。但是，他仍有些怀疑，于是问道："怎么……你……你……你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女儿？"

"是的。"努兹蔓回答。

"哦，荒唐……荒唐……"

努兹蔓不解其意，舒尔康又说："你怎么会离开了你的父王，而遭受被贩卖之苦呢？"

努兹蔓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向舒尔康说了一遍。努兹蔓告诉舒尔康，她在耶路撒冷告别了病中的弟弟，然后被一个贝都因老头儿抢走，继而卖给了那个商人。

舒尔康听后，确信她正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心想："唉，真是荒唐啊！我怎么和我的妹妹结为夫妻了呢？我赶快把她嫁给我的一个侍卫吧！如果事情暴露了，我就装作在我同她同房之前，就把她休掉了，让她与我的卫队长结成了夫妻。"

舒尔康劈打起自己的面颊，连声哀叹道：

"喂，努兹蔓，你是我的妹妹呀！我求安拉原谅我们犯的这次罪过。我是舒尔康，我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长子啊！"

努兹蔓再三仔细打量舒尔康，终于认出那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顿时失去理智，大哭不止，连连劈打自己的面颊。她边哭边说："我们犯下了弥天大罪，可该怎么办呢？"

舒尔康说："依我之见，我让你同侍卫官结婚，让你在他的家中照看我的女儿，不让任何人知道你是我的妹妹。这都是安拉为我们安排好的。只有把你嫁给侍卫官，才能不让任何人知道此事。"

说罢，舒尔康安慰了努兹蔓一番，亲吻她的额头。努兹蔓说："让这孩子叫什





么名字呢？”

舒尔康说：“就让孩子叫‘润仙’吧！”

随即，舒尔康把努兹蔓嫁给了贴身侍卫官，让她带着女儿润仙搬到了侍卫官家中。从此以后，润仙在众婢女的周到照顾下成长。

一天，信使送来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信。舒尔康打开一看，见信上写着：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舒尔康：

儿子和女儿失踪，令我极为难过，夜不成寐。望见信后，急派人将税款送往京城，并让其带着你买到并已结为夫妻的才女，因为我很想见她一面，听听她论文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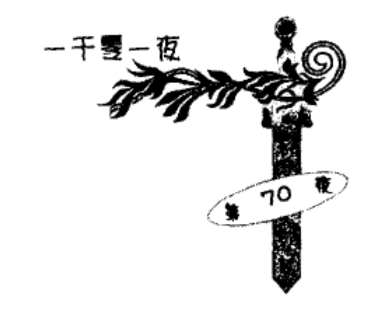
近日，有一罗马老妇人带着五名妙龄女子来到京城，个个博学多才，通晓文学、哲学，吾见之甚爱也。我很想把她们留在宫中。因为在别的帝王那里没有这样的才女。我向那位老妇人打听她们的身价，老妇人言，必须以大马士革全年税款换之。凭安拉起誓，我认为大马士革全年税款也抵不上她们的身价；仅仅一位女子的身价也要超出全年税款。我已答应老妇人所要之款，以换取她们留在王宫内。

为此，收信之后，立即送来大马士革的全年税款，以便打发老妇人回国；同时并带上你买的那位才女，也好与她们比个高低。若你手下那位才女能在学者们面前战胜那些罗马女子，我即将她遣返大马士革，并且将带上巴格达税款。

父王草书　（签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写信给儿子舒尔康，要他带上刚买到的那位才女速往巴格达，以便在学者们面前与那些罗马女子比个高下。

舒尔康读罢信，骑马来到贴身侍卫官家中，说道："快把你的妻子叫来！"

努兹蔓来到舒尔康面前，舒尔康让她看过那封信，然后说："妹妹，你看这信怎么回复呢？"

努兹蔓说："你看着办吧！"

努兹蔓十分想念家人和祖国，又说："就让我和我的丈夫一道去巴格达吧！以便向父王叙说我的经历。你就说贝都因老头儿把我卖给了商人，商人又把我卖给了你，你把我释为自由人，并将我许配给了侍卫官。"

舒尔康同意妹妹的办法，随即将女儿润仙领走，交给乳母照顾，随后开始准备税款。

一切准备完毕，舒尔康对贴身侍卫官说："你带着税款和努兹蔓去巴格达吧！"

"遵命！"贴身侍卫官欣然从命。

舒尔康安排了两乘驼轿子，一乘给侍卫官，另一乘给努兹蔓，然后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侍卫官。

舒尔康取下努兹蔓脖子上的玮珠，给她戴上一串纯金项链，准备把那颗玮珠留给女儿润仙，之后同她告别。就在那天夜里，努兹蔓和侍卫官各乘一骆驼启程前往巴格达去了。

就在那天夜里，杜姆康和伙夫外出游玩，看见许多骆驼、驴骡，灯笼和火把将夜色照得通明。杜姆康问到那些货及货主，有人告诉他，说那是大马士革的税款，正要送到巴格达城之主欧麦尔·努阿曼国王那里去。杜姆康问："负责押运税款的是何人？"

有人回答说："是总督的一位侍卫官，他与一位颇有才学的女奴结了婚。"

杜姆康一听，哭了起来，想起了母亲、父亲、姐姐和祖国。他边落泪，边对伙夫



说："我再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我想跟着这支驼队，一步一步地走回我的家乡。"

伙夫说："你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我已经很不放心，何况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呢！我一定要把你送到目的地。"

杜姆康说："那太好啦！"

伙夫立即开始收拾行装，牵来毛驴，捆上鞍袋，装上干粮，一切准备停当。

这时，侍卫官一行准备启程，他骑上一骑单峰驼，其余的人步行相随出发了。

杜姆康骑上伙夫的毛驴，对伙夫说："你和我同骑毛驴吧！"

"我不能骑，只能伺候你。"伙夫说。"你一定要骑上一个时辰。"

"我累了的时候，就骑一个时辰。"

杜姆康说："兄弟，到了我家里，你将知道我会怎样款待你。"

他们一直走到红日东升。天气很热，侍卫官下令打尖休息。大队人马停下来，饮过骆驼，然后继续前进。

五天之后，他们来到哈马特城，在那里住了下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他们跋涉五天五夜，到达了哈马特城，在那里住了三天。三天之后，他们离开哈马特城继续前行。他们到达另一个城市，又在那里住了三天，然后上路，一直来到迪亚巴克尔城，在那里，已经可以沐浴到巴格达的微风。

月夜里，杜姆康想起了自己的姐姐努兹蔓、父亲、母亲和祖国；如今，姐姐不见了，如何回去面见父亲呢？想到这里，杜姆康哭了起来，心中万分难过，泪水不住流淌，吟诵道：

亲爱的朋友啊，
你我相距多么遥远？
我已无力忍耐，
可惜又无信使递信件。
相聚总盼时间长，
分别的日子只望短。
请拉我一把吧，
应怜我青春少年；
纵使我百般忍耐，
青春亦一去不会复返。
若要我淡忘亲人，
即使清算之日也是枉然。

伙夫对杜姆康说：“不要哭了，也不要再呻吟了。我们已经走近侍卫官的帐篷。”

杜姆康说：“我一定要吟诵几句诗，但愿心中的火因此而熄灭。”

“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丢开痛苦吧！到了你的国家，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走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

“凭安拉起誓，我的心实在平静不下来。”



杜姆康把脸转向巴格达，仰望夜空，但见明亮月光遍洒大地。

那天夜里，努兹蔓没有合眼，因为她一直在想弟弟杜姆康，心中甚不平静，泪流满面。她正哭时，忽然听到弟弟杜姆康的哭声，只听他边哭边吟唱道：

珠宝亮光闪闪，
惆怅却不时打扰我。
回想当年事，
友朋举杯共欢乐；
那明亮的目光，
何日再能闪烁？
责备者们啊，
莫再厉声斥责我；
因为我的主，
早已责备过。
亲人远远离开了我，
我饱受时光折磨。
心中没有欢悦可言，
岁月也背弃了我；
忧愁缠我心，
不时地灌我苦酒喝。
亲爱的伙伴们，
我没有欢乐；
人未老魂却先死，
而今只留下躯壳。
欢乐的岁月呀，
只管放心地回来吧！
我是个可怜的异乡人，
足以惊煞熬夜客。
努兹蔓离去后，
我深感痛苦又寂寞。
我受尽了逆贼欺，
救我还待姐姐奔波。





杜姆康吟完诗，一声大喊，昏迷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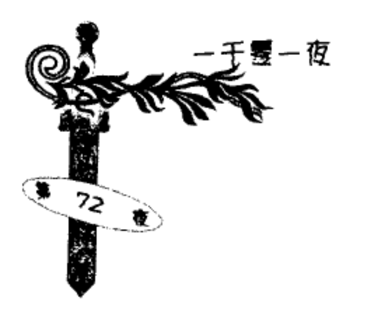
那天夜里，努兹蔓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因为她一直在想弟弟的下落。听到吟诗的声音，她的心有些宽舒感，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喊来仆人。

仆人问："有什么事吗？"

努兹蔓说："你去把那个吟诵诗歌的人喊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听到有人在夜下吟唱诗歌，对仆人说："你去把那个吟诵诗歌的人喊来。"

仆人说："我没听见，也不认识他，人们都在睡觉呀！"

"你去看一看，哪个人醒着，那他就是吟诵诗的人。"

仆人出去查看了一番，见醒着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位伙夫。杜姆康此时此刻尚在昏迷状态之中。

伙夫看见一位官差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免有些害怕。仆人问伙夫："你就是刚才吟诵诗的那个人吗？我们的女主人都听见你的声音了。"

伙夫认定那位女主人因为听见吟诵诗而发怒了，故而感到害怕。他说："凭安拉起誓，不是我呀！"

"吟诗的究竟是谁，带我去找一找吧！因为你醒着，你一定知道谁在吟诗。"

伙夫为杜姆康而担惊受怕，心想："也许这个仆人要加害于杜姆康。"想到这里，便说道："我不知道他是谁。"

"凭安拉起誓，你在说谎啊！你明明在这里坐着，你不知道，谁能知道？

"我跟你说实话，吟诗的那个人是个过路人；正是那个人搅得我不得安睡。安拉会惩罚他的。"

仆人说："你如果认识他，就请领我去找他，我把他带到我们女主人的驼轿门前，或者你带着他去。"

伙夫说："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就把他带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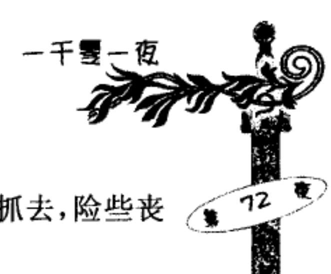
仆人离开伙夫走去，将情况报告给女主人，说道："谁也不认识那个人，因为那是个过路人。"

努兹蔓没有作声。

杜姆康从昏迷中醒来，见月亮已挂在中天，凉风吹拂着他的面颊，激起他心中无限惆怅。他清了清嗓子，想再吟唱一番，不料伙夫厉声问他："你想做什么呢？"

"我想吟唱几首诗歌，以便扑灭我心中的忧愁烈火。"杜姆康回答道。





"难道你不晓得刚才出了什么事？刚才我差点被一个当官差的抓去，险些丧掉这条命。"

杜姆康惊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刚才你不省人事时，一位官差手握一根胡桃木棍子来到我的面前，仔细打量睡觉人的面孔，问刚才吟诗的是谁。他发现醒着的人只有我自己，便问起我来，我说是一个过路人吟唱了两句，已经离去了。幸亏安拉救了我一命；如若不然，他真会把我杀掉的。他对我说：'若再听见有人吟唱，你就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来。'"

杜姆康听他这样一说，哭了起来。他说："我要吟就吟，要唱就唱，谁能阻止得住呢！我已离祖国很近了，还怕谁呢？"

"你这样只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我非吟唱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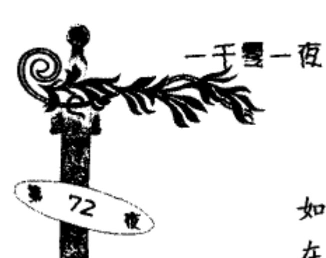
"如果这样，你我只能在此分手，各奔东西了。我本想陪你一直到巴格达城，让你同你的父母团聚。我与你已经共度过一年半的时光，我从未伤害过你，现在我们长途跋涉外加熬夜，已经疲惫不堪，你何苦还要吟唱诗歌呢？况且夜深人静，人们一路风尘，劳累得很，正睡得香甜。"

杜姆康说："我一定要吟唱一番！"

杜姆康心中忧思勃发，再也压抑不住，开口吟唱道：

行至德塞区，
我站在庭院中间，
高声呼唤她的名字，
但愿应声还。
寂寞化成了夜幕，
掩盖住了你的脸面；
我想驱散黑暗，
不料思念火把又燃。
倘若人已去了，
这样情景并不算新鲜；
昔日种下荆棘，
今朝怎会长出花果山！
我的神已离天国园林，
这本不是我的心愿。





如若不能自我安慰，
在天上也会伤感。

杜姆康接着吟唱道：

回忆当年欢乐，
时光听我呼唤。
欢乐的王国里，
歌舞鼓乐庆团圆。
何时才能盼得亲人归，
相聚宫中大院。
这里站着杜姆康，
那边坐着努兹蔓？

杜姆康吟罢诗歌，连喊三声，旋即昏迷过去。伙夫起来，立即为他盖好斗篷。

坐在帐篷里的努兹蔓听到有人边吟边啼，而且诗中提到自己和弟弟的名字，更加惆怅不安，禁不住哭了起来。她叫来仆人，对仆人说：

“你这个没用的！刚才吟唱诗歌的那个人，又吟唱了起来，听声音离我们很近。凭安拉起誓，你若再不把他带来，我就告诉侍卫官，让他揍你一顿，然后将你赶走。你拿上这一千第纳尔，给了那个吟唱诗歌的人，和和气气地把他叫到我跟前来，千万不要伤害他。如果他不肯来，你就把这个装着一千第纳尔的钱袋给他；倘若他不肯要，就随他的意，问一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是做什么的，然后迅速回来，不要久留那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派仆人去找那个夜下吟唱诗歌的人，并要仆人和气对待那个人，将他带来为好；不然，就赶快回来，不要久留那里。

仆人出来，仔细观察，发现人们都在睡着，没有醒着的人。他来到伙夫跟前，见伙夫坐在那里，头也没蒙，便走近他，抓住他的手，问道："刚才吟唱诗歌的可是你吗？"

伙夫害怕自己有个万一，慌忙回答说："不是！凭安拉起誓，首领，吟诗的不是我。"

仆人说："你不给我找到那个吟诗的人，我就不走。因为我空手回到女主人那里无法交差。"

伙夫一听，开始为杜姆康担忧了，急得哭了起来。他说："凭安拉起誓，刚才吟唱诗歌的是个过路人，吟罢就走了。我是个异乡人，你不要把这种错误加在我的头上。我是个外地人，来自耶路撒冷。"

仆人说："你跟我走一趟，去见见我的女主人，你亲口对她讲个明白吧！因为我只见到一个醒着的人，那就是你，别无他人。"

伙夫说："你刚来过，不是见我坐在这里原地没动吗？至于那个吟唱诗歌的人，只有卫兵将他抓住才行。你先回去吧！我就待在这里。你若再听见有人吟唱诗歌，不管多远多近，你来找我问我就是了。"

说罢，伙夫吻了吻仆人的头，说了声请他放心，仆人便离去了。

仆人怕回去不好交代，转了一圈之后，便在附近的一个地方隐蔽起来。

伙夫站起来，走去将杜姆康喊醒，说："快坐起来，我给你讲刚才发生的事情。"

伙夫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给杜姆康讲了一遍。杜姆康说："你不要管我！我谁都不在乎。我的祖国已近在眼前了。"

"你为什么这样任性！为什么谁都不怕呢？我真担心我和你丢了性命。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再不要吟唱诗歌了，直到踏上你的国土。我真没想到你会任性到这个地步。难道你不晓得侍卫官的妻子想责斥你？因为你打扰了她，而她因身体虚弱，或因旅途疲劳，需要好好休息。那位太太已两次派人来搜寻你了！"





杜姆康根本不把伙夫的话放在心上，而是高喊三声，又吟唱起来：

我远离责怨者，
因为责怨令我烦心。
责怨本不算什么，
反倒使我感到欢欣。
我淡忘了他们的闲言，
因我的思乡情至深。
人言善待我，
我反觉折磨人。
欲摆脱这种折磨，
真是太难了；
我不想听那些责言怨语，
即使均出于情亲。

藏在近处的仆人听得清清楚楚。杜姆康刚吟唱完，仆人便出现在他面前。站在远处的伙夫在那里留心观看着他俩。

仆人说："先生，你好哇！"

杜姆康回答："你好！愿安拉赐福给你。"

仆人说："先生……"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仆人对杜姆康说："先生，你好哇！"

杜姆康回答："你好！愿安拉赐福给你。"

仆人说："先生，今天夜里，我是第三次到你这里来了，因为我们的女主人想见你一面，你愿意去见我的女主人吗？"

"这条母狗是打哪里来的，竟敢叫我？愿安拉诅咒她，惩罚她的丈夫！"

杜姆康把仆人也骂了一顿，而仆人又不敢还击，只是说他的女主人请杜姆康去，如果不愿意，就把一千第纳尔交给吟诗人。仆人的语气十分柔和，他说："孩子，我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让你迈开尊步，去见一见我们的女主人，肯定有好事等待着你，你会满意而归的。"

杜姆康听仆人这样一说，便在仆人和伙夫的簇拥下走去。伙夫边走边望着杜姆康，心想："不妙，不妙啊！好端端的一个青年，明天就要上绞刑架了！"

当他们走近努兹蔓休息的地方时，伙夫心想："假若官差说我鼓动杜姆康吟唱诗歌，那可就糟了！"

杜姆康跟随仆人来到努兹蔓的帐篷前。杜姆康等在帐篷外，仆人进帐禀报道："太太，你要的那个人，我把他带来啦！那是一个容貌英俊的青年，满脸富贵相。"

努兹蔓一听，心怦怦直跳。她说："你让他吟唱几首诗，我就近听一听。然后，你再问问他的姓名，从哪里来？"

仆人走出帐篷，对杜姆康说："你吟唱几首诗，让我们的女主人听一听吧！我们的女主人就在帐篷里。请你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从何处来，家在哪里？"

"我愿意回答。不过，问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被埋没了，我的足迹消失了，我的身体瘦弱不堪。我的故事若记录下来，足以打动天下之人。如今，我昏昏沉沉，不似醉酒，胜似醉酒，处境狼狈，不知如何是好，整日沉浸在忧思的海洋之中。"

努兹蔓听到这几句话，哭得更伤心了，连声呻吟不止。她对仆人说："你问问他，是否失散过一位一母同胞的亲人？"

仆人像主人嘱咐的那样问了杜姆康，杜姆康回答道："是的。我远离了所有的





亲人，最亲的就是我的姐姐，灾难将我和她分开了。”

努兹蔓听后，高兴地自言自语道：“安拉就要让他与亲人重逢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听杜姆康说："是的。我远离了所有的亲人，最亲的就是我的姐姐，灾难将我和她分开了。"

努兹蔓听后，高兴地说道："安拉就要让他与亲人重逢了！"

她又对仆人说："让他吟这些关于离别的诗歌给我们听听吧！"

仆人转达了女主人的吩咐，只见杜姆康流着热泪吟唱道：

但愿我能知道，
他们究竟占据了哪颗心？
我也想知道，
他们要走哪一条路？
他们的情况怎样？
平平安安还是已近鬼门？
因为情思牵连，
不禁乱了方寸。

他又吟唱道：

赞美取代了相互亲近，
世事平安情人反倒离远。
为何泪水沾襟？
只因思念情深。
敌人恨我钟于情，
他们的言论会有结果吗？
时光讥笑我们，
因为亲情深而泪水不干。





在永恒的乐园里，
我将被锁链束缚；
多福河水充裕，
让我痛痛快快沐浴一番。

之后，杜姆康止住眼泪，接着吟唱道：

求主默助我，
让我一访家园吧！
那里有我的姐姐，
她名叫努兹蔓。
在那里轻轻松松度时光，
实在愉快清闲；
四弦琴奏着美妙曲子，
家人们对杯把盏。
痛苦一时烟消雾散，
清清泉水缓缓润灌花园。

杜姆康吟唱完诗，在帐篷里静静听着的努兹蔓撩开帐篷，仔细察看。当她的目光落到杜姆康的脸上时，一眼便认出弟弟，情不自禁地喊道："弟弟……杜姆康！……"

杜姆康抬眼望去，一眼认出了姐姐，高声喊道："姐姐……努兹蔓……姐姐……"

努兹蔓扑了过去，将弟弟紧紧抱在怀里，姐弟俩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相聚了。在那万分激动的时刻，姐弟俩登时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仆人见此光景，禁不住大惊失色，忙拿来了一件斗篷，为二人盖上。等待片刻之后，姐弟俩慢慢苏醒过来。

努兹蔓欣喜不已，一切忧愁云消雾散。她吟唱道：

岁月立过誓言，
仍然要干扰我的神；
时光违背誓言，
如今能宽慰我的心。
好运圆了我的美梦，





亲者帮助我立身。
勇敢地站起来，
大胆去追求真善美吧！
追忆往事，
成功并非依赖天神。
多福河水永动，
淹没灾星群群。

杜姆康听后，紧紧拥抱着姐姐，幸福欢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吟唱道：

离散令我痛苦不堪，
眼泪簌簌下落。
立誓重逢之日，
“别离”一词再不出口。
那时欣慰无限，
喜泪不禁滚滚。
流泪本是寻常事，
悲喜有时实在难分。

姐弟俩在驼轿门前坐了一个时辰，努兹蔓对弟弟说：“站起来，到帐篷里去，给我讲讲你的经历吧！然后，我也给你讲讲我的遭遇。”

姐弟俩进了帐篷，坐稳之后，杜姆康说：“姐姐，还是你先讲吧！”

努兹蔓先从客栈分别讲起，讲到如何被贝都因老头儿骗去，之后又怎样把她卖给商人；商人把她买去之后，将她送到哥哥舒尔康那里，卖给了她的哥哥，哥哥将她释为自由人，并且与她订婚、结婚；后来，父王得知消息，写信给哥哥舒尔康，要他把她送往巴格达。

努兹蔓说：“感赞安拉，让我与你重逢了；这样，我俩可以像一块儿从父王那里出来一样，再一起回到他那里去了。”

之后，努兹蔓又说：“哥哥舒尔康把我许配给了这位侍卫官，让他把我送到父王那里去。这就是我的经历。弟弟，你把你离开我之后的情况讲给我听听吧！”

杜姆康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先讲安拉如何让他遇见了伙夫，伙夫如何陪他旅行，为他花钱，夫妇俩怎样白天、黑夜地对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





杜姆康说："姐姐，这位伙夫待我可好啦，为我做了许多善事，就连亲人，包括父亲也难以做到。我饿时，他就给我弄饭吃；让我骑牲口，而他步行。我在他的亲切关怀下，生活得舒适愉快。"

努兹蔓说："承蒙安拉意愿，我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他的恩情。"

努兹蔓一声呼唤，仆人应声而至，上前吻了吻杜姆康的手。努兹蔓吩咐说："好心人，拿着你的报喜赏钱吧！让我与弟弟重逢的人就在面前，你手里拿的那一袋钱就赏给你了。你快去把你的主人叫来！"

仆人欣喜不已，转身向侍卫官的帐篷走去。时隔不久，仆人领着侍卫官来到努兹蔓面前。

侍卫官走进妻子的帐篷一看，见一位男子坐在那里，一问即知是内弟。努兹蔓将姐弟遭遇从头到尾讲给丈夫听，然后说："侍卫官阁下，你娶的不是什么女奴，而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女儿努兹蔓公主。我是努兹蔓，这是我的胞弟杜姆康。"

侍卫官听过叙述，确信妻子讲的全是事实，自信自己成了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驸马，喜在心里，乐上眉梢，心想："好命啊！我有治理一方天地的希望了！"

侍卫官走到杜姆康跟前，祝贺他平安脱险，顺利与姐姐重逢，随后令仆人为杜姆康准备一顶帐篷，挑一匹好马供他骑乘。努兹蔓说："我们离巴格达很近了，我想与弟弟单独畅谈，一道休息，一起吃饭，直到回到京城。因为我与弟弟分别的时间太长了。"

侍卫官说："就照你想的办吧！"

随后，侍卫官吩咐仆役们送来蜡烛和糖果，还给杜姆康送来三套最漂亮的衣服。

侍卫官自感身份地位陡然提高，欣喜不已，正要转身向自己的帐篷走去时，努兹蔓说："快派仆人把那位伙夫找来，给他准备一匹好马，安排好他的午饭和晚饭，让他不要离开我们。"

侍卫官立刻派人叫来那个仆人，让他去办这件事，仆人说："遵命！一定照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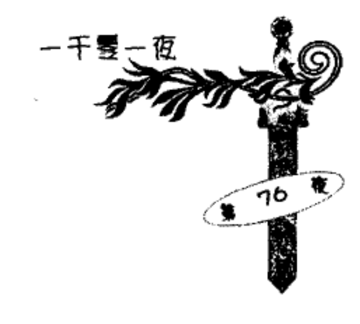
仆人带着几个助手四下寻找，终于在大队人马的尽头找到伙夫，只见他正在捆绑行装，准备逃走，而且泪洒面颊，生怕自己遇到不测。

因为要离开杜姆康，伙夫感到十分悲伤，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劝他不要那么任性，他就是不听我的话，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能怪谁？……"

话音未落，仆人已站在伙夫面前。伙夫见自己被几个仆役包围，脸色顿时变得蜡黄，周身颤抖，惶恐不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仆人带着几个助手四下寻找，终于在大队人马的尽头找到伙夫，只见他正在捆绑行装，准备逃走，而且泪洒面颊，生怕自己遇到不测。他因为要离开杜姆康感到十分悲伤，便自言自语地说："我劝他不要那么任性，他就是不听我的话，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能怪谁？……"

话音未落，仆人已站在他的面前。伙夫见自己被几个仆役包围，脸色顿时变得蜡黄，周身颤抖，惶恐不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伙夫高声说："你们不知道我为他做了多少好事！我猜想他一定在仆役们面前说了我的坏话，想让我和他一起去受罪。"

仆人喊了伙夫一声，然后说："你这个骗子，究竟吟诗歌的人是谁？吟诗歌的人明明是你的同伴，你为什么说你不知道是谁呢？从现在起，我一直陪你到巴格达，你的同伴该怎样，你就该怎样。"

伙夫一听，心想："我担心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他吟唱道：

担忧意中灾难降，
本属安拉终归真。

仆人呼唤助手，对他们说："把他从驴背上拉下来！"

助手们把伙夫拉下驴背，给他牵来一匹马，让他骑上。

伙夫骑着高头大马，众仆人左右护卫，浩浩荡荡走去。仆人对助手们说："你们不得动他一根汗毛！要敬重他，不得轻蔑他！"

伙夫见仆役们不离左右，自感活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

他望着那个仆人说："长官，我一无兄弟，二无亲戚，这个小伙子与我既不沾亲，我与他也不带故。我只是澡堂里的一个伙夫，发现他病倒在煤渣堆上……"

伙夫哭了起来，心中有一千零一种委屈。

仆人在伙夫旁边，对他的事只字不提，而是说："你和那个小伙子夜里吟唱诗





歌，搅得我们的女主人不得安歇，你还哭呢！我劝你不要为自己害怕担忧了！”

仆人开始暗暗讥笑那伙夫。

当他们打尖休息时，便有食物送来，仆人和伙夫用一只盘子吃饭。吃罢饭，仆人令助手们送些糖水，他喝一点儿，然后递给伙夫喝。虽然如此，伙夫仍然不时落泪，担心自己遭遇意外，因离开杜姆康而感到难过，因想到自己与杜姆康都在异乡奔走而忧伤。

侍卫官时而望望坐在驼轿里的王子杜姆康和公主努兹蔓，时而照看一下那位伙夫。

杜姆康和姐姐努兹蔓边谈边诉，一直行至离祖国仅有三天路程的地方。

夜晚来临，他们停下脚步，开始休息。

次日清晨，人们醒来，正要收拾行装启程上路时，忽见前方荡起冲天烟尘，顿时天昏地暗，如同漆黑夜晚。侍卫官大声喊道："暂停扎捆行装，且慢启程！"

说罢，侍卫官纵身上马，带上几名仆役，向尘烟处奔去。临近一看，只见烟尘下闪出一彪人马，其势如汹涌大海。大军看见他们，即分成两路包抄而来，每路足有五百骑兵。他们来到侍卫官面前，每五名骑士包围一名仆役。侍卫官问："出什么事啦？你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大军头领问侍卫官："你是何许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侍卫官回答道："我是巴格达和呼罗珊大地之主欧麦尔·努阿曼国王之子、大马士革总督舒尔康的侍卫官，现押运税款和礼物前往巴格达，面送总督阁下的父王欧麦尔·努阿曼国王陛下。"

大军一听，勇士们一个个纷纷摘下蒙面巾，号啕大哭不止。他们说："欧麦尔·努阿曼国王驾崩了！他是被毒死的。佟丹宰相在军中，你可以来见宰相。"

侍卫官一听，泣不成声。他说："多大的损失啊！我们这趟白辛苦了！"

侍卫官的仆役们也都哭了起来。

侍卫官被骑兵们带来见宰相佟丹，宰相问明情况，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撑起帐篷，就地扎营。

佟丹宰相坐在帐中，令侍卫官落座。宰相问其来由，侍卫官回答说，他是大马士革总督舒尔康的侍卫官，正押运税款和礼品前往巴格达。

宰相听侍卫官提及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儿子的名字，不禁老泪纵横。

宰相说道："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因中毒而死，由谁继承王位，众人意见不一，直至他们相互武斗起来。幸而朝中文武官员及四大法官出面劝阻，这才取得了一致看法。人们一致同意法官的主张，我们现在去大马士革，见国王的长子舒尔康，





请他回来继承王位，治理其父王统治的王国。不过，也有一些人希望国王的次子继位，他们说次子名叫杜姆康，他还有个姐姐，名叫努兹蔓，姐弟俩到希贾兹去朝觐，那如今过去三个年头，没有一个人得知他们的任何消息。”

侍卫官听完，知道妻子讲的情况千真万确，然而对国王之死感到痛苦万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高兴，尤其是杜姆康就在自己的身边，他要替代父亲的位置，担当巴格达的主宰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坐在帐中，令侍卫官落座。宰相问其来由，侍卫官回答说，他是大马士革总督舒尔康的侍卫官，正押运税款和礼品前往巴格达。

宰相听侍卫官提及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儿子的名字，不禁老泪纵横地说："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因中毒而死，由谁继承王位，众人意见不一，直至他们相互武斗起来。幸而朝中文武官员及四大法官出面劝阻，这才取得了一致看法。人们一致同意法官的主张，我们现在去大马士革，见国王的长子舒尔康，请他回来继承王位，治理其父王统治的王国。不过，也有一些人希望国王的次子继位，他们说次子名叫杜姆康，他还有个姐姐，名叫努兹蔓，姐弟俩到希贾兹去朝觐，那如今过去三个年头，没有一个人得知他们的任何消息。"

侍卫官听完，知道妻子讲的情况千真万确。侍卫官听说欧麦尔·努阿曼国王不幸去世，心中不胜难过；与此同时，他也为妻子及其弟弟杜姆康感到高兴，尤其是杜姆康已继承父亲的王位，要成为巴格达的主宰了。

侍卫官听宰相谈到国王驾崩的消息，当即向宰相表示深深惋惜。侍卫官说："相爷阁下，这故事真是奇中之奇了！相爷阁下，你有所不知，你们现在遇到了我，安拉可以免除你们的跋涉之苦，事情就会像你们期盼的那样，轻而易举，如愿以偿。因为安拉已把杜姆康和努兹蔓送到了你们面前，事情好办了。"

宰相一听，欣喜万分。他说："侍卫官阁下，你就把姐弟俩的事情对我讲讲吧！他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音讯全无呢？"

侍卫官谈到努兹蔓，说她已成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谈及杜姆康，从头到尾将其经历说了一遍。

侍卫官讲完，宰相派人将文武百官请来，向他们讲述这段故事，他们一个个欣喜若狂，惊叹事情如此凑巧。之后，文武百官一起来到侍卫官面前，向他行吻地礼。

宰相也向侍卫官走来，向他表示祝贺。

就在那一天，侍卫官举行盛大聚会，他和宰相佟丹坐上席，文武大臣按地位高低依次就座，然后送来玫瑰汁糖水，供官员们饮用。群臣们商议国家大事，决计让





手下人马先动身，慢慢前进，等大臣们议事完毕，再去追赶他们。那些人对侍卫官行过吻地礼，便纵身上马，在百面旌旗的引导下，启程上路了。

群臣议事完毕，一个个出帐纵身上马，追赶大队人马而去。

侍卫官来到宰相佟丹面前，说道："依我之见，我先走一步，赶在你们的前面，为国王准备一个适当的地方，向他报告你们到来的消息，就说你们已经选定杜姆康继承王位。"

宰相说："你的想法很好。"

侍卫官站起来，宰相也站了起来，以示对侍卫官敬重之意。随后，宰相向侍卫官赠送了礼物，期望他笑纳。接着，其他的王公大臣们也一一向侍卫官送礼，并为他祈祷祝福。他们异口同声对侍卫官说："希望你在杜姆康亲王面前多为我们美言几句，求他让我们继续留在自己的职位上。"

侍卫官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侍卫官命令仆役们迅速赶路，宰相吩咐后勤们随侍卫官前进，并嘱咐他们在离城一天路程的地方撑起帐篷，他们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侍卫官心花怒放，飞身上马，上路登程。他边走边想："多么吉庆的一次远行啊！"他突然觉得妻子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了。

侍卫官带着手下人，扬鞭急行，一直来到离京城还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命令就地安营休息。

仆役们一起动手，为杜姆康准备好了休息的地方。这时，侍卫官及手下人在远远的地方离鞍下马，吩咐仆役们前往努兹蔓的帐篷请求会面，获得准许后，侍卫官进帐见到努兹蔓和她的弟弟，报告说努阿曼国王驾崩，然后说群臣们一致拥戴杜姆康继承王位，并且祝贺杜姆康就任君王高位。

姐弟俩听到父王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大哭起来。

姐弟俩问："父王因何故突然离开人世？"

侍卫官说："宰相知道底细。明天，大军都将赶到这个地方。国王陛下，剩下的事情就是你要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了。如果你不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他们就会另行拥戴别人为王，到那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说不定还会把你杀掉呢，或者你们兄弟俩相争，王位还会落入他人手中。"

杜姆康听完，低下头去，久久没有说话。之后，他慢慢抬起头来，说："这件事，我接受了。"

因为他不能避开此事。但是，他认为侍卫官还会给他出些主意。

片刻过后，杜姆康说："可是，我如何对待我的长兄舒尔康呢？"



侍卫官说:“你的哥哥可以当大马士革总督嘛！你呢,就是巴格达的君王,下定决心,积极准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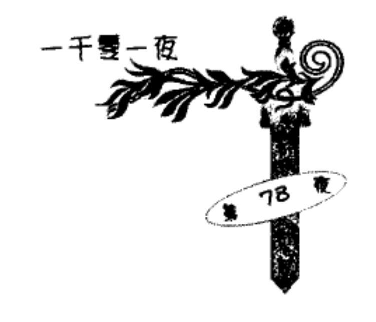
杜姆康接受了侍卫官的意见。

片刻后,侍卫官送来宰相佟丹带来的一套国王朝服和传世宝剑,然后离开那里,接着命令仆役们选择一处高地,撑起大帐,供国王接受文武百官朝拜时使用。侍卫官又命令厨役们备好丰盛宴席送到新国王面前,接着吩咐运水仆役们准备好水池。

一个时辰过后,各种准备工作刚刚结束,只见前方荡起一片烟尘,铺天盖地。片刻后,风卷去尘烟,出现大队人马,似大海怒涛席卷而来,看上去那是巴格达的军队,为首者便是宰相佟丹。他们都为杜姆康继承王位而感到高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侍卫官对杜姆康说："你的哥哥可以当大马士革总督嘛！你呢，就是巴格达的君王，下定决心，积极准备吧！"

杜姆康接受了侍卫官的意见。

片刻后，侍卫官送来宰相佟丹带来的一套国王朝服和传世宝剑，然后离开了那里。接着，侍卫官命令仆役们选择一处高地，撑起大帐，那是供国王接受文武百官参拜时使用的。侍卫官又命令厨役们备好丰盛宴席送到新国王面前，吩咐运水仆役们准备好水池。

他们刚刚撑好帐篷，忽见前方荡起一片烟尘，铺天盖地。片刻后，风卷去尘烟，出现大队人马，似大海怒涛席卷而来，看上去那是巴格达的军队，为首者便是宰相佟丹。他们都为杜姆康继承王位而感到欢欣鼓舞。

杜姆康身穿王服，腰佩传世宝剑迎接他们。

侍卫官送来一匹马，杜姆康国王骑上马，侍卫官及其仆役们紧跟国王身后，帐篷里的所有仆役全部出动，护卫着国王向大帐走去。

走进圆顶式的大帐篷，杜姆康国王端坐中央，将传世宝剑放在腿上。侍卫官站在国王面前，伺候国王。仆役们列队站在大帐长廊上，人人手握寒光闪烁的宝剑，个个英姿勃勃，威武雄壮。

片刻后，大队赶到，求见国王。侍卫官进帐禀报，杜姆康国王欣然允许，令他们十个人十个人地进帐朝见。

侍卫官转身出帐传达谕旨，将领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遵命！"

将领们立即列队站在长廊门外，等候朝见。

每进来十个人，侍卫官便为他们开道，领他们到杜姆康国王面前。他们看见国王，无不肃然起敬，国王也热情接见他们，向他们许下许多好事。他们祝福国王顺利平安，并为他祈祷，向他宣誓效忠，决不违抗国王的命令，然后恭恭敬敬向国王行吻地礼，礼毕退下。其后，又进来十个人，照样一番祝福、祈祷、行礼，然后退下。就这样，十个十个地朝见完毕，最后剩下宰相佟丹。





佟丹宰相步入大帐，走到杜姆康国王面前，行吻地礼，国王立即站起来，扶起老人，说："欢迎尊敬的相爷阁下！你是老前辈，你是我们行动的指路人。日后的一切筹划安排全靠你的惠手了。"

之后，侍卫官走出大帐，下令摆上筵席，犒劳全体将士，人们吃了个足饱。

宴会结束，杜姆康国王对宰相说："请相爷下令，全体将士就地安营扎寨，休息十天。我想与阁下单独谈谈，请把父王死因如实相告。"

宰相从命，然后对国王杜姆康说："那是一定的。"

说完，宰相走出大帐，令全军将士就地驻扎十天，将士们表示完全服从命令。宰相允许将士们休息游玩，但在三天之内，任何人不得进入杜姆康国王的宝帐。将士和仆役们表示完全服从宰相大人的命令，祝福杜姆康国王富贵长久。

佟丹宰相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等候国王召见，准备将发生的事情一一详细禀报。

杜姆康忍耐到夜幕降临，便去见姐姐努兹蔓。他对姐姐说："你已经知道父王离世，但不知死因，是吗？"

努兹蔓说："是的，我不知道父王是怎么死的。"

片刻过后，努兹蔓挂起一道绸帘，坐在幕后，杜姆康坐在帘外，派人去请宰相佟丹。

时隔不久，佟丹宰相来到杜姆康面前。

杜姆康说："宰相阁下，我想请你把父王的死因对我讲一讲。"

佟丹宰相开始从先王外出打猎回来讲起。

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打猎回来，进到城中，因为没有看到你们姐弟俩，问手下人你俩到哪里去了。国王得知你俩跟着人们到麦加朝觐去了，不禁感到忧虑，心中甚是不安，不时发脾气。一连半年时间，先王每见到一个过往的人，便向人打听你俩的去向和下落，但谁也不能向先王提供有关你俩的任何消息。

你俩走失整整两年之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先王那里，突然来了一个老太婆，看上去满脸虔诚相。她带着五个妙龄少女，真可谓一个个花容玉貌，闭月羞花，窈窕多姿，简直美不胜表；不但长相漂亮，而且人人会读《古兰经》，通晓哲学，熟知先贤史绩。

老太婆求见先王，先王欣然同意见她。

老太婆来到先王御座前，恭恭敬敬地行吻地礼，先王见其虔诚朴实，便让她靠近自己坐下。当时，我也坐在先王的身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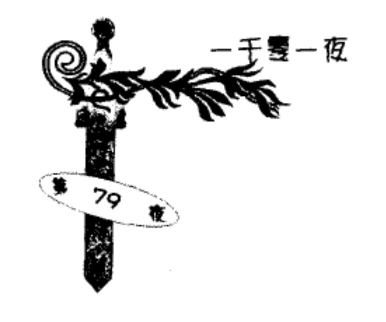


老太婆坐稳后，对先王说："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带来了五个少女，个个聪明美丽，而且善讲故事，会读《古兰经》，通晓多门学问，熟知各国历史与诸王史绩。我敢说，任何一位国王身边，都没有这样多姿多才的宫娥婢女，大王陛下，她们都已来到你的面前，随时准备为大王效力。俗语说得好：考试面前，方显贵贱高低。谨请大王当面考考她们。"

先王见五个姑娘果然人人灵气外露，花容月貌，心中不胜欢喜，便说："就请你们每位姑娘讲一段先贤的事迹给我听听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佟丹继续对杜姆康讲述先王的死因。

老太婆在先王身边坐稳后，对先王说："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带来了五个少女，个个聪明美丽，而且善讲故事，会读《古兰经》，通晓多门学问，熟知各国历史与诸王史绩。我敢说，任何一位国王身边，都没有这样多姿多才的宫娥婢女，大王陛下，她们都已来到你的面前，随时准备为大王效力。俗语说得好：考试面前，方显贵贱高低。谨请大王当面考考她们。"

先王见五个姑娘果然人人灵气外露，花容月貌，心中不胜欢喜，便说："就请你们每位姑娘讲一段先贤的事迹给我听听吧！"

这时，一位姑娘走上前去，向先王行过吻地礼，然后开始说："大王陛下，有教养的人理应避免多管闲事，具备多种美德，忠实履行义务，避免犯大错。而要保持这些品德，就要达到'一旦离开这些美德，就要丧失生命'这样一种境界。

"礼貌的基础就是高尚品格。大部分生命门路，其目的在于求得生存，而生存的目的则是崇拜安拉。因此，为王者应该从善如流，绝对不要违背教律。人最需要的是精心筹划，而帝王比老百姓更加需要周密筹划，因为老百姓在做某些事时是不考虑后果的。为了安拉，你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切。

"要知道，敌人就是对手；必当据理以争，战胜对手。至于对待朋友，与朋友相处，没有法官出面公断，只有依靠良好道德作为裁判。

"你为自己选择朋友，要在对方选择之后。倘若他是来世兄弟，那么，就让其表面上遵守教律，让其显示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他是今世兄弟，那么，就让他成为自由的、忠实的人吧！如果是这样，他既不会成为傻子，也不会成为坏人，因为傻子足以使其双亲逃避责任。骗子，不能取之作为朋友，因为'朋友'一词源于发自内心的忠诚，假若满口谎言，还有什么忠诚可言呢！如果你的朋友具有忠诚品质，则只管与之友好，不要与之中断关系。假若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使你感到厌恶的地方，须知即使如此，他也不是随意休弃的人。而朋友的心就像玻璃镜子，一旦碎裂，无





法复原。”

姑娘说到这里，引诗为证。她吟诵道：

切莫伤及心，
心伤愈合难；
一旦心受伤，
如同破镜难以重圆。

姑娘接着讲：“智者有训：忠言逆耳，进忠言者方为好友，方为善举。来自男子汉口中的赞扬，才是至美赞词。圣人有言：为奴者不应该忘记对安拉的感赞，尤其在健康和智慧两项恩惠方面。

“古人云：灵魂高尚，名声远扬。把小灾看得很重的人，安拉必降大灾折磨之。谁为所欲为，纵欲放肆，必将丢失权利。听谗言者，必失去朋友。谁猜想到善者，你就相信他想到的是你。过分争执者，必定犯罪。谁不提防欺侮，必遭受剑击。”

姑娘停顿片刻，继续讲道：“大王陛下，我现就法官的职责讲一讲。想必知道，只有弄清情况，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首先，法官对人应一视同仁。强者不应欺凌弱者，弱者能够讨得公道。法官应该要原告出示证据，弄明否认罪行的伪誓。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应当调解，但有一点须知：不得断合法为非法，或判非法为合法。你今天怀疑的东西，就应重新审核，以便纠正你的判断，从而回到真理上来。坚持真理是一种义务，回到真理上比坚持荒谬要好。

“其次，还要熟悉格言谚语，谙熟文章，调和争端，要把目光盯在真理之上。要把自己的事情托付给伟大的安拉。要从原告那里取得证据；有了证据，方可正确进行判决；如若不然，被告便会发伪誓。这便是安拉的裁决。

“法官必须找正直的穆斯林当证人。教法规定，法官掌握案情之后，安拉允许其根据表象进行判决。法官应当避免在十分饥饿和痛苦的情况下旅行自己的裁决职责。法官应当正视自己的职责，把判案看作沟通人与安拉的桥梁，为百姓负责，替安拉行道，竭尽忠诚，不愧对法官之名。

“泽哈里说到三条，一旦法官涉嫌之，理应免其职；其一，宽待坏人；其二，喜欢歌颂；其三，厌恶革职；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曾解除一个法官的职务，那个法官问：‘你为什么革我的职呢？’欧麦尔回答：‘有人告发你言过其实。’

“相传，亚历山大大帝对其法官说：‘我把一个神圣的职位交给你，便是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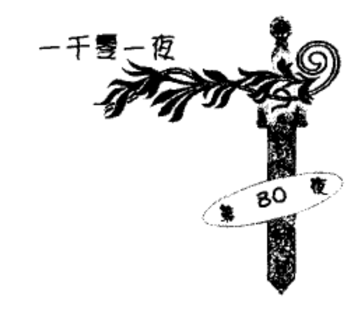


的鲁合、体面和尊荣寄托在了你的身上，你要用自己的心和智慧保住这个职位。’他对厨师说：‘你是我的身体的主宰，同时你也要慈悯自己。’他对文书说：‘你是我的智慧的调度师，在草拟文稿时，要牢牢记住我的言语。’”

第一位姑娘说完，向后退去，第二位姑娘走上前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继续对杜姆康讲述先王死因。

第一位姑娘给欧麦尔·努阿曼国王讲先贤的事迹：

“相传，亚历山大大帝对其法官说：‘我把一个神圣的职位交给你，便是将我的鲁合、体面和尊荣寄托在了你的身上，你要用自己的心和智慧保住这个职位。’他对厨师说：‘你是我的身体的主宰，同时你也要慈悯自己。’他对文书说：‘你是我的智慧的调度师，在草拟文稿时，要牢牢记住我的言语。’”

第一位姑娘说完，向后退去，第二位姑娘走上前来，一连向先王行了七次吻地礼，然后说：

“鲁格曼对他的儿子说：‘有三种人，只有在三种特定时刻，方才被人认识：动怒之时，才见温和者；战争之时，方识英雄；需要之时，方能认识兄弟。’常言道：‘暴君必后悔，纵然一时受到人们赞颂；受欺压者平安无事，即使常受人们埋怨。’

“伟大安拉有言：‘有些人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洋洋得意；对于自己未曾做过的事，爱受赞颂，你绝不要认为他们将脱离刑罚，其实，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①’穆圣有训：‘工作取决于意愿，然而并非人人都有意愿。’

“国王陛下，人身上最奇妙的东西就是心脏，因为它有从事工作的主动权。一旦心受贪欲刺激，会使人丧命；倘若心被忧伤控制，惆怅就会置人于死地。人盛怒之时，心受伤害愈重。人恐惧之时，会感痛苦缠心。人遇灾难之时，心急如焚。人得财时，心会默念安拉之恩泽。环境恶劣，则忧愁缠心。急躁劳心，人体渐虚。总而言之，养心之道在于感赞安拉，从事能够获得生活之资的工作，并为来世生活作准备。

“有人问学者：‘什么样的人情况最糟？’学者回答道：‘这样的人情况最糟：其贪欲压倒了仁义，虽志向高远，学识扩大了，而容人的气量变小了。’诗人盖斯

① 见《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88 节。





有诗为证：

> 可叹我此生，
> 一名装腔作势徒；
> 己未走正路，
> 反倒说人家迷途。
> 金钱与财产，
> 都是身外物。
> 隐藏在心中的事，
> 终究有一天会表露。
> 谋事若走后门，
> 必将把自己的终身误。
> 办事走正门，
> 才是人间的光明大路。

“关于修行之事，希沙姆·本·伯什尔说：‘我问欧麦尔·本·奥贝德：修行的实质是什么？’欧麦尔回答：‘关于修行的实质，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有训：真正的修行者，既不忘坟墓，亦不忘灾祸，崇高永存，轻蔑瞬息即逝之物，不相信自己明日还会活在人间，常常将自己列入死亡者中。’

“据传，艾巴齐尔曾说：‘我喜欢贫困胜过喜欢富有；我喜欢疾病胜过喜欢健康。’当时，听者们都一致祈求安拉慈悯艾巴齐尔。我则认为依靠安拉者，必然满足于安拉为其选择的处境。

“可靠人士说，伊本·艾卜在做晨礼时读《古兰经》：‘盖被的人啊，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你应当颂扬你的主宰，你应当洗涤你的衣服，你应当远离污秽，你不要施恩而求厚报，你应当为你的主而坚忍。当号角被吹响的时候……[①]’读到这里，伊本·艾卜倒地而死。

“据传，萨比特·巴尼终日啼哭，几乎将双眼哭瞎。人们为他请来一位医生，给他看眼睛，医生说：‘我为你看病，有一条你要听我的。’萨比特问：‘哪一条？’医生说：‘你不要哭！’萨比特说：‘长着两只眼睛不哭，眼还有什么用？’

“有一个人对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说：‘请你给我几条训示吧！’穆罕默德说：‘我嘱咐你：今世你要成为一名苦行所有者，来世要当一名贪心的奴隶。’那

① 见《古兰经》“盖被的人章”第1-8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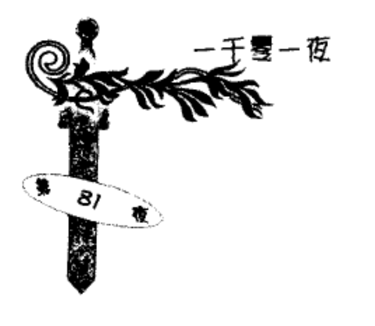




个人问：‘那是怎么回事呢？’穆罕默德答道：‘因为今世的苦行者会拥有今世和来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继续对杜姆康讲述先王死因。

第二个姑娘给先王讲："据传，萨比特•巴尼终日啼哭，几乎将双眼哭瞎。人们为他请来一位医生，给他看眼睛，医生说：'我为你看病，有一条你要听我的。'萨比特问：'哪一条？'医生说：'你不要哭！'萨比特说：'长着两只眼睛不哭，眼还有什么用？'

"有一个人对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说：'请你给我几条训示吧！'穆罕默德说：'我嘱咐你：今世你要成为一名苦行所有者，来世要当一名贪心的奴隶。'那个人问：'那是怎么回事呢？'穆罕默德答道：'因为今世的苦行者会拥有今世和来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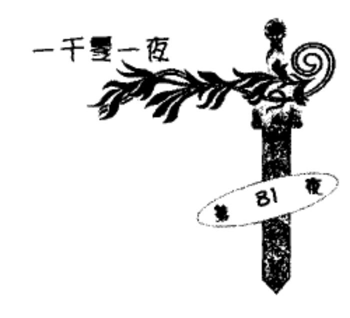
"奥斯•本•阿卜杜拉讲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以色列人中有弟兄二人，一天，哥哥问弟弟：'你做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弟弟说：'我路经鸡舍时，从鸡舍里偷了一只母鸡。后来，我又把母鸡扔到鸡舍里，但不是扔到原来的鸡舍里。这就是我做过的最可怕的一件事。那么，你做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哥哥回答弟弟：'我所做的最可怕的一件事，则是我做礼拜时，怕自己仅仅为了酬劳才做礼拜的。'兄弟俩的对话，父亲听在耳里，于是说道：'安拉啊，倘若他俩说的是实话，那就请不要把他俩召到你那里去吧！'有的智者说：'这两个孩子是最好的孩子。'

"赛义德•本•朱伯尔说：一次他遇到法达莱•本•奥贝德，他说：'请你给我几条训示吧！'法达莱说：'要保持这样两个习性：不以任何物与安拉等同；不伤害安拉创造的任何人。'

法达莱吟唱道：

不管你怎么想，
莫忘主恩天高地厚。
抛弃怨恩吧，





没有不可忍的事情。
人间有两件事要牢记在心：
其一不要崇拜多神，
其二千万莫伤害他人。

“他又吟道：

你今世旅行上路，
干粮没有带足；
来世遇同路人时，
发现人家的干粮袋鼓鼓。
你一定会后悔，
怎好与人家同路？
早知有这么一天，
当初就应该把干粮备足。

第二位姑娘说罢，第三位姑娘走上前去，向先王行过吻地礼，然后说：

“修行的门是非常宽广的，我只想列举先人的部分训示。有的学者说：‘我不以死亡为快乐，也不相信死亡中有什么轻松可言。但是，我却知道死神可以将人与工作隔离开来。所以，我希望加倍做好事，避免做坏事。’

“据传，阿塔•赛米勒写完遗嘱之后，周身颤抖不止，继之号啕大哭。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想干一件大事，那就是站在伟大安拉面前，按遗嘱做事。’正因为这一点，阿里•齐•阿卜丁•本•侯赛因每当起来做礼拜时，总是周身战栗。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道：‘你们知道我在向谁礼拜，和谁说话吗？’

“据传，苏福扬•苏里身边有位盲人，每当斋月[①]来临，总是出门和人们一起去做礼拜，一声不吭，慢慢腾腾。苏福扬说：‘世界末日来临之时，虔诚的穆民总会以非常的慷慨同常人区别开来。’苏福扬说：‘假若一个人像应该的那样心静神安，那么，他就会高兴地飞起来，向往升入天堂；与此同时，也会十分悲伤，害怕下到地狱。’据说苏福扬还说过：‘看暴君的面色是一项大罪。’”

① 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每年在伊斯兰教教历太阴年九月（即莱麦丹月）斋戒一个月，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称之为斋月。



第三位姑娘讲到这里，第四位姑娘走上前来，向先王行过吻地礼，然后说：

“大王陛下，请允许我谈谈先贤们的一些训示。据传，布什尔·哈菲说：‘我听哈立德告诫人们：你们要警惕多神教的意向！我问他何为多神教意向？他说，多神教意向就是做礼拜时，延长叩拜时间，致使异端思想扰心。’

“同样的学者说：‘善行足以遮掩恶迹。’有的学者说：‘我从布什尔·哈菲那里获得了一些真理的秘密。’布什尔说：‘孩子，我们不应该让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知识，像伊斯兰教的天命一样，每百人当中选出五人去学，也就够了。’易卜拉欣·本·艾德海姆说：‘我认为他的话很好，讲得很有道理。我正在做礼拜时，突然布什尔也做起礼拜来，于是我便跟在他的身后叩拜，直到宣礼员开始宣礼。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起来，对众人说：公众们，你们要警惕有害的实话，而有益的谎言则是无害的。迫不得已之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无所有之时，说话没有益处；而富有之时，沉默寡言也没有什么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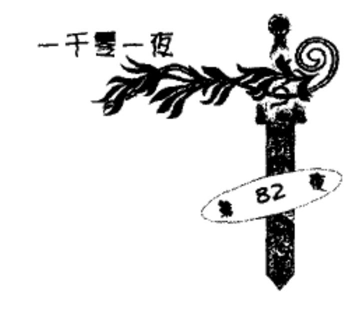
“易卜拉欣说，有一次，他见布什尔丢了一达尼克，[2]于是走去送给他一迪尔汗，布什尔说：‘我不要！’易卜拉欣说：‘这钱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布什尔说：‘我不能以来世的荣华换取今日的富贵。’

“布什尔·哈菲的妹妹去见艾哈迈德·本·汉伯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① 达尼克，辅币名，一迪尔汗等于六达尼克。



第八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继续对杜姆康讲述先王死因。

第四位姑娘说：

“同样的学者说：‘善行足以遮掩恶迹。’有的学者说：‘我从布什尔·哈菲那里获得了一些真理的秘密。’布什尔说：‘孩子，我们不应该让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知识，像伊斯兰教的天命一样，每百人当中选出五人去学，也就够了。’易卜拉欣·本·艾德海姆说：‘我认为他的话很好，讲得很有道理。我正在做礼拜时，突然布什尔也做起礼拜来，于是我便跟在他的身后叩拜，直到宣礼员开始宣礼。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起来，对众人说：公众们，你们要警惕有害的实话，而有益的谎言则是无害的。迫不得已之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无所有之时，说话没有益处；而富有之时，沉默寡言也没有什么坏处。’

“易卜拉欣说，有一次，他见布什尔丢了一达尼克，于是走去送给他一迪尔汗，布什尔说：‘我不要！’易卜拉欣说：‘这钱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布什尔说：‘我不能以来世的荣华换取今日的富贵。’

“布什尔·哈菲的妹妹去见艾哈迈德·本·汉伯乐，对他说：‘教长，我们都是这样一些人：夜晚纺织，白日外出谋生。或许巴格达当权者们的火把常从我们宅前经过，我们便借火把之光在屋顶上纺线。我们这样借光犯法违禁吗？’艾哈迈德问：‘你是何许人？’‘我是布什尔的胞妹。’艾哈迈德说：‘布什尔的亲人啊，我一直在从你们的心中探索虔诚。’

“有的学者说：‘若安拉欲为崇拜者带来好处，那么，必将为其打开工作之门。’马立克·本·迪纳尔从市场上走过时，看见他所喜欢的东西，便说：‘灵魂啊，你忍耐一下吧！我不能同意你的要求！’因为穆圣有训在先：‘逆愿而行，心平神安；纵欲为事，必招祸患。’曼苏尔·欧马尔说：‘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取道库法，前往麦加朝觐。正走在路上，忽然听见有人在深夜大声呼喊：伟大、尊贵的主啊，我本无意违抗你的意愿！我并非不了解你。但是，我过去曾有过大错，请求你宽恕我的过火行为；





因为我违抗你的意愿，完全处于无知！’

那之后，我听到一种不知是什么重物落地的声音，我听到那个大喊的人祷告完毕，朗诵起《古兰经》文：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主持火刑的，是许多残忍而严厉的天神，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令。[①]

“然后我便走去了。第二天清晨，我们上路后，见一送殡队伍，后面跟着一位年迈乏力的老太婆，我们向她打听死者的消息，她说那死者是位过路人，昨夜在她家投宿，见她的儿子边做礼拜边背诵《古兰经》文，肝胆俱裂，登时倒地而死。’”

第四位姑娘讲完，退了下来，第五位姑娘走上前去，向先王恭恭敬敬地行过吻地礼，然后说：

“请允许我向大王陛下述说先贤史迹。穆斯里迈·本·迪纳尔说：‘只要人的心术正，无论小错大错，均可得到宽恕。安拉的奴仆只要远离罪过，都会有光明前程。’他说：‘任何不接近安拉的安乐，都是灾难。今世的少享受使人忽视来世的多享受；来世的多享受，会使你忘掉今世的少享受。’”

“有人问艾卜·哈齐姆：‘什么样的人最顺利？’他回答道：‘终生服从安拉的最顺利。’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最愚蠢？’答曰：‘以别人的今世换取自己来世的人最愚蠢。’

“相传，先知穆萨来到麦德彦泉边，他说：‘我的主啊！我确需求你所降给我的任何福利的。[②]’穆萨求助于安拉，而没有向人们乞讨。当两位少女来时，穆萨便替她俩饮羊，而没有等牧人们离去。当两位姑娘回到家中后，便把此事告诉了她们的父亲舒阿伯。父亲对女儿说：‘也许他饿了。’稍顷，父亲对一个女儿说：‘你回泉边去，把那个人叫来。’姑娘蒙着面纱来到穆萨面前，说道：‘我的父亲的确要请你去，要酬谢你替我们饮羊的功劳。[③]’穆萨不喜欢别人酬谢他，不想跟姑娘去。那姑娘臀部丰满，风吹衣裙边，臀部显得更加诱人。穆萨怕有失礼举动，便闭起眼睛，然后对姑娘说：‘你在我后面走吧！’姑娘跟在穆萨身后向自己家走去。

“行至姑娘家，见到姑娘的父亲舒阿伯，晚饭已经备好……”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

①②③ 见《古兰经》“禁戒章”第6节，“故事章”第24节，“故事章”第25节。





第八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佟丹接着向杜姆康传述第五位姑娘的话："舒阿伯对穆萨说：'喂，穆萨，你为我的两个姑娘饮了羊，我想给你报酬。'穆萨说：'我是虔诚的圣门弟子，我不想用来世之功换取人间的金银。'舒阿伯说：'青年人，你是我的客人，款待来客是我的积习，请来客吃饭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风俗。'穆萨听老人这样一说，便坐下吃起饭来。之后，舒阿伯雇佣穆萨为他做八年工，其代价则是将一个女儿嫁给穆萨，而穆萨为舒阿伯做工就是姑娘的聘礼。《古兰经》上有言：'我必须以我的这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你，但你必须替我做八年工。如果你做满十年，那是你自愿的，我不愿苛求于你。①'

"一个人对他的一位久别重逢的朋友说：'我好想你哟！我有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朋友说：'我一直在忙于伊本•舍哈卜的事，没有时间出来。你认识伊本•舍哈卜吗？'那个人回答说：'认识！我与他是邻居，有三十年时间了，但我没跟他说过话。'朋友说：'你忘了安拉，故忘了邻居。假若你热爱安拉，必定也爱你的邻居。难道你不晓得应以邻为亲的道理吗？'

"侯泽法说，那年，他和易卜拉欣•本•艾德海姆一块儿进入圣城麦加。就在那一年，舍基格•伯乐希也到麦加去了。他们在环绕天房②时见面了。易卜拉欣问舍基格：'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舍基格回答道：'安拉给了我们收成，我们便有吃有喝。一旦闹起饥荒，我们就忍饥挨饿。'易卜拉欣说：'那么，伯乐赫的狗也要这样了！而我们有些不同：安拉赐收成给我们，我们便欢天喜地；当闹灾荒而挨饿时，我们亦表示谢意。'舍基格在易卜拉欣面前坐下来，然后说：'你是我的老师。'穆罕默德•本•欧穆朗谈道，有一个人问哈帖穆•艾斯穆：'你是怎样依靠伟大安拉的？'哈帖穆说：'分两方面：其一，安拉赐予我的糊口之资，别人无权享受，我对此感到心安理得；其二，我之所以成人，安拉一清二楚，因此我在安拉面前总有羞涩之感。'"

---

① 见《古兰经》"故事章"第 27 节。

② 环绕天房，伊斯兰教朝觐活动的一种宗教仪式。





第五位姑娘讲完，退了下去。

老太婆走上前来，向先王行七次吻地礼，然后说："大王陛下，关于修行方面的先贤训示，姑娘们都已讲到。我接着她们的讲解继续谈先人在这方面的训示。据说，伊玛目[1]沙菲仪将夜间分成三段：第一段用于学问；第二段用于睡眠；第三段用于深夜礼拜。伊玛目艾卜•侯乃法把半个夜晚的时间用于礼拜修行。当他走在街上时，有个人指着他对另一个人说：'他把整夜时间用于礼拜修行。'艾卜•侯乃法听后，说：'你们说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使我在安拉面前感到害羞。'打那之后，艾卜•侯乃法把整个夜晚用于礼拜修行。

"鲁巴伊说：'沙菲仪在斋月里读七十遍《古兰经》，礼拜时也是如此。'沙菲仪说：'十年之中，我吃大麦饼从不吃饱。因为饱食会使心变得冷酷，令聪慧减退，使人困倦，体弱无力，懒于活动。'

"据传，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赛克里说，一次他和欧麦尔谈话，欧麦尔说：'我没见过比穆罕默德•本•易德里斯•沙菲仪更卓越、更令人可敬、更善于辞令的人了。'欧麦尔还说，有一次，他曾和哈里斯•本•莱比卜•绥法尔一同外出。哈里斯是马兹尼的学生，他的声音十分悦耳。当时，哈里斯朗诵起《古兰经》文：'这是他们不得发言之日。他们不蒙许可，故不能道歉。[2]'欧麦尔说：'我看到沙菲仪面色顿改，周身战栗，惊恐不安，然后昏倒在地。'沙菲仪苏醒过来之后，说：'我求安拉护佑，使我远离骗子和粗心大意的人们。安拉啊，有识之士的心永远归顺你。安拉啊，请你高抬贵手，宽恕我的罪恶吧！以你那尊贵的面孔，容忍我的短处吧！'之后，欧麦尔站起身来，离去了。

"一位权威人士说，当他到达巴格达时，沙菲仪正好也在那里。他坐在河边小净，准备做礼拜时，忽然有一个人从他身边走过。那个人对他说：'小伙子，好好做小净，安拉今世和来世都会使你安乐幸福。'他回头望去，但见一群人跟在一个男子身后，于是他迅速做完小净，跟着那个人走去。那个人回头望望他，问道：'你有什么事情吗？'他回答：'是的。就请把安拉教导你的教给我吧！'那个人说：'你要知道：笃信安拉者，安然无恙；热心于自己宗教的人，遇险平安无事；今世刻苦修行者，来世如愿以偿。你还希望我多教你一些吗？'他说：'是的。'那个人说：'在今世，你要平心静气；对来世，你要充满希望；只要你事事忠实诚挚，你就能同所有得救的人一起得救。' 说完，那个人离去了。这位权威人士问别人：'这个人是

① 伊玛目，伊斯兰教用语。指清真寺的教长、穆斯林领袖、著名宗教学者、主持礼拜者等。

② 见《古兰经》"天使章"第35—36节。





谁？’别人告诉他：‘那就是伊玛目沙菲仪！’伊玛目沙菲仪说过：‘我希望人们从这种知识中受益；但有一条，不要把其中的任何东西归到我的身上。’……”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继续对杜姆康讲述先王的死因：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接着说：

“伊玛目莎菲仪说过：‘我希望人们从这种知识中受益；但有一条，不要把其中的任何东西归到我的身上。’他还说：‘我每看到一个人，总希望伟大的安拉赐予他以真理，帮助他宣扬真理。我每见到一个人，总希望宣传真理，而并不在乎这真理出自我的口中，还是出于他的口中。穆圣有言：假若担心自己的学识出现偏差，就请考虑一下：想讨谁的喜欢？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享受？害怕受到什么惩罚？’

“有人对艾卜•侯乃法说：‘信士们的长官，艾卜•贾法尔•曼苏尔任命你为大法官，给你一万迪尔汗的俸禄。’而艾卜•侯乃法听后并不高兴。他估计要给他送钱来的那天，他作完礼拜，便盖起被子，一言不发。之后，果然哈里发的钦差大臣带着钱来了。钦差大臣见到艾卜•侯乃法，对他讲明来意，而他却不跟钦差大臣说话。钦差大臣说：‘这钱是合法的。’艾卜•侯乃法说：‘我知道这钱是合法的。但是，我讨厌权贵的厚意渗入到我的心中。’钦差大臣说：‘你到了他们中间，只管提防他们的厚意就是了。’艾卜•侯乃法说：‘跳入大海，哪有不湿衣服的道理？’沙菲仪有诗为证：

> 灵魂理当听取劝告，
> 这样才能一生富贵平安。
> 贪婪之欲要不得，
> 因为它会招来祸患。

“苏福扬•苏里曾嘱咐阿里•本•哈桑•席勒米：‘你应该忠诚老实，不要欺骗撒谎，不要背信弃义，不要口是心非，不要大惊小怪。因为安拉总是要用这些习性中的一种指导人们做善事。你只应该向忠于教律的信士学习宗教知识，让你的朋友



和你一道放弃世俗快乐，勤于修行。你要时常记起自己的最终归宿，多求安拉宽恕，求安拉赐予你余生平安。当信士向你询问宗教事务时，你当竭尽忠言劝告。你千万不要背弃信士！背弃信士，便是背弃安拉及其使者。不要争论吵闹，清除一切不必要的猜疑，自然必定神安。要劝人行善，止人作恶，方能博得安拉的欢欣。要好好加强你的内心修养，安拉才会使你的外表端庄。你要原谅每一个求你原谅的人。不要厌恶任何一位穆斯林，要与和你绝交的人恢复交情。要宽恕亏待你的人，这样才能成为先知们的伙伴。要把自己的内心和外表全托付给安拉，就像知道自己死后复活，将要站在安拉面前接受审判那样敬畏安拉。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命运归宿无非二择其一：要么进天堂，要么下地狱。’”

老太婆讲到这里，退而坐在五个姑娘的身旁。

先王听罢她们的讲述，认定她们是当代最杰出的女性，加之见到姑娘们一个个花容月貌，文质彬彬，礼貌周到，便把她们留了下来，让她们住在罗马公主伊卜里梓住过的那座宫殿里。先王把她们待若上宾，给她们送去一切必需品。

老太婆在那里住了十天。先王每去看她，总见她静守房中，夜间礼拜，白日斋戒。因此，先王十分敬重老太婆。

一次，先王对我说：“我的宰相阁下，这位老太婆真是一位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啊！她已在我心目中占有很高地位。”

老太婆住下的第十一天，先王召见老太婆，要把那五个姑娘的身价交付给她。老太婆对先王说：“大王陛下，这几个姑娘的身价远远超出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我把她们送到这里，不是换取金银或珍珠宝石的，不论多还是少。”

先王一听，感到奇怪，然后说：“女施主，这些姑娘究竟值多少钱呢？”

老太婆说：“这些姑娘嘛，只要你斋戒一个月，白日斋戒，夜晚跪拜安拉，之后，这些姑娘就全归你所有了，你便可任意使唤她们。”

先王听罢，对老太婆的清廉、虔诚、道德十分敬佩。老太婆的地位在先王的心目中越发高了。先王说：

“感赞安拉！是安拉派这位妇道人家为我们做善事来了。”

之后，先王与老太婆商定就按照老太婆提出的条件斋戒一个月。老太婆对先王说：

“国王陛下，我为你祈祷祝福，希望你能得到她们。请你给我拿来一罐水来。”

先王令仆人给她取来一罐水，老太婆接过水罐，只听她对水罐唧唧咕咕念叨了一阵，然后坐了一个时辰，说了一串话，我们什么也听不明白。



之后，老太婆用一块布把水罐封盖好，递给先王，同时说："你斋戒十天后，在第十一天的夜里，你喝下这罐中之水。这罐水可以祛除你心中对于今世红尘的贪恋，使你心中充满光明和信念。明天，我就要去拜访我的兄弟们，他们都是智慧过人的占卜师，我很想念他们。第十一天过去后，我再来看你。"

先王从老太婆手中接过水罐，站起身来，回到宫中，专门收拾好一个房间，将那水罐放在那里，锁好门，把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白天里，先王照老太婆的嘱咐封斋。老太婆外出办自己的事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佟丹接着讲述先王的死因：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对先王说："你斋戒十天后，在第十一天的夜里，你喝下这罐中之水。这罐水可以祛除你心中对于今世红尘的贪恋，使你心中充满光明和信念。明天，我就要去拜访我的兄弟们，他们都是智慧过人的占卜师，我很想念他们。第十一天过去后，我再来看你。"

先王从老太婆手中接过水罐，站起身来，回到宫中，专门收拾好一个房间，将那水罐放在那里，锁好门，把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白天里，先王照老太婆的嘱咐封斋。老太婆外出办自己的事去了。

先王封斋满十日，第十一天时，他走去打开水罐，喝了罐中的水，顿觉心旷神怡。封斋的第二个十天开始时，那位老太婆果然按时而归，带来一包甜食，用绿纸包着，那绿纸简直就像嫩绿的树叶。

老太婆来到先王的面前，先王站起身来，说道："欢迎善良的女施主！"

老太婆说："大王陛下，我的那些占卜师兄弟们向你问好致意。我已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后十分高兴，并且托我把这包甜食带给你；这是来世的甜食，今天日落之后，你就可以进食了。"

先王高兴极了，说道："赞美安拉，使我有了能知幽冥世界的占卜师兄弟。"

之后，先王又感谢老太婆一番，吻了吻她的手，对她及五位姑娘敬重备至。

先王封斋第二十天头上，老太婆来到先王面前，对先王说："大王陛下，我已把你我之间的友好情意告诉了我的那些占卜师兄弟。我对他们说，我把姑娘们留在了像你这样的一位君王的身边。因为他们一旦见到这些姑娘，就会竭力为她们祈祷祝福。我想带她们到占卜师那里去，以便从他们那里为姑娘要到礼物。也许她们会带着大地上的宝中之宝来见你。到那时候，你已封斋完毕，可以为姑娘们的穿着打扮操心了，并且借她们为你带来的钱财，实现你的种种目标。"

先王听罢，忙对老太婆表示谢意，先王对老太婆说："我真担心我违背你的意





愿；如若不然，说句实话，我是不贪婪世上的任何珍宝的。你何时带她们走呢？”

“本月二十七日，我就带她们走。下月初，我便带她们回王宫。到那时，你已封斋完毕，她们获得了解脱，完全听候大王陛下的使唤了。凭安拉起誓，每一个姑娘的身价要高出大王陛下的王权价数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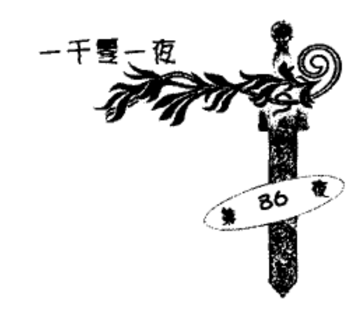
“善良的女施主，我是知道的。”

之后，老太婆说：“大王陛下，请你一定要从宫中选派一位你信得过的人陪同她们前往，以期得到占卜师们的信任，从占卜师那里获得吉庆如意。”

先王无意之中道出了老太太期盼的一切，说道：“宫中有位罗马籍王妃，名叫索菲娅，生有一男一女。不过，我那一男一女两年前失踪，迄今不知下落。女施主，你就让索菲娅陪同她们去吧，以求获得吉庆如意，但愿占卜师们祈求安拉给她找回一男一女，让他们母子、母女团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佟丹接着讲述先王的死因：

那老太婆说："大王陛下，一定要从宫中选派一位你信得过的人陪同她们前往，以期得到占卜师们的信任，从占卜师那里获得吉庆如意。"

先王无意之中道出了老太太期盼的一切，说道："宫中有位罗马籍王妃，名叫索菲娅，生有一男一女。不过，我那一男一女两年前失踪，迄今不知下落。女施主，你就让索菲娅陪同她们去吧，以求获得吉庆如意，但愿占卜师们祈求安拉给她找回一男一女，让他们母子、母女团圆。"

老太太说："你说得很对！"

先王继续封斋。老太婆对先王说："孩子，我就要到占卜师那里去了，请把索菲娅叫来吧！"

先王立即派人叫来索菲娅。时隔不久，索菲娅来了，先王把她交给了老太婆。

片刻后，老太婆走进自己的卧室，取出一个封口的杯子交给先王，并且叮嘱先王说："国王陛下，本月三十日那天，你要进澡堂沐浴。洗完澡，出了澡堂，你要独自进入宫中的一间幽室，喝下这杯中之水，足足睡上一觉，便可心想事成，如愿以偿。我谨祝你平安、健康、长寿。"

先王听老太婆这样一说，喜不胜收，连声表示感谢，热烈亲吻她的手。老太婆说："大王陛下，我已把你托付给了安拉。"

先王说："善良的女施主，我何时才能看到你呢？我真不想离开你。"

老太婆为先王祈祷祝福，然后带着姑娘们和索菲娅公主离开了王宫。

老太婆走后，先王继续封戒三日。月底到了，先王先进浴池沐浴，然后走出浴室进了宫中幽室，下令不准任何人打搅他。

先王步入幽室，反锁上门，喝下老太太给的那杯水，睡了起来。

我们一直在室外等着他，从早等到日落西山，不见先王从幽室中出来。我们想，也许国王洗澡太累了，加之一个月戒斋，夜晚叩拜，昼不进食，疲劳至极，故需





多睡一些时间。

我们耐心等到第二天，仍然不见先王走出幽室，我们便站在门外小声喊了喊，但听不到答声。我们忍耐不住了，大声喊起来，以期先王听见我们的喊声，询问有什么事情。可是，等来等去，仍不见先王答声。那时，我们再也忍耐不住，便撞开了门。进去一看，只见先王皮开肉绽，骨头都碎裂开了。见此光景，大家都惊呆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拿起那个杯子，发现盖子上有张纸，纸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为非作歹者，难免落孤独。这就是欺辱、奸污公主的罪恶之徒们的下场。我们想告诉每一位阅读此文之人：舒尔康进犯我国，勾引伊卜里梓公主；不仅如此，还将公主抢劫到你们的王宫，然后又让其随一黑奴回返，途中被黑奴杀害，尸抛荒野。这就是帝王之作为！有此作为者，必有此下场！你们不要控告任何人害了这贼王。害死他的不是别人，而是精明强悍的老娘——札特·达瓦希。

我现在已带着索菲娅公主远走高飞；我将把她送到她的父王艾弗里顿那里去。

我们一定要征服你们，把你们统统杀死！我们要夺取你们的家园！到那时候，除了十字架和标带的崇拜者的房舍之外，任何房舍都将断绝炊烟。

我们读完了这张纸条，知道那老太婆欺骗了我们，她的阴谋得逞了。我们禁不住高声呼喊起来，同时劈打自己的面颊，泪水簌簌下落，一个个哭泣不止，然而哭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在拥戴谁为国王的问题上，军中意见不一：有的人希望你当国王，有的人想立你的哥哥舒尔康为王。争执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我召集了一部分人，打算到你的兄长舒尔康那里去。我们在旅途中遇到了你。

这就是先王欧麦尔•努阿曼国王驾崩的经过。

佟丹宰相一口气把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死亡的原因讲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听完父王惨死的情况，杜姆康和努兹蔓哭了起来。侍卫官也落下悲泪。

侍卫官对杜姆康说：“国王陛下，切请节哀！眼下要振作精神，增强意志，奋力支撑你的国家，才是正道。谁留下你这样的后代，虽死犹生。”

这时，杜姆康方才止住了眼泪。随后，杜姆康下令在帐廊外搭起一宝座，以备在那里举行阅兵式。





杜姆康坐上宝座，侍卫官站在国王身后，宰相佟丹站在国王面前，文武大臣等国家要员依次站好。

杜姆康对佟丹宰相说："相爷阁下，请把先王的金库储备情况向我报告一下吧！"

"遵命！"

宰相随即将国库储备情况，包括贵重物资、珍珠宝石等，向国王报告了一遍，然后将国库的钱财清单呈递到了国王手中。

杜姆康国王拿了些金钱，分发给将士们，并赐予宰相佟丹锦袍一身，同时说："我做了国王，你仍然做我的宰相。"

佟丹宰相向国王行吻地礼，并为国王祈祷祝福。之后，国王向诸位大臣赐予锦袍。

杜姆康国王对侍卫官说："把从大马士革运来的税款和礼物交给我。"

侍卫官随即将钱箱和珠宝箱呈递给国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杜姆康国王拿了些金钱，分发给将士们，并赐予宰相佟丹锦袍一身，同时说："我做了国王，你仍然做我的宰相。"

佟丹宰相向国王行吻地礼，并为国王祈祷祝福。之后，国王向诸位大臣赐予锦袍。

杜姆康对侍卫官说："把从大马士革运来的税款和礼物交给我。"

侍卫官随即将钱箱和珠宝箱呈递给国王。国王接过金钱及珠宝，立即将之分发给将士们，一点儿未留。群臣们恭恭敬敬地向国王行吻地礼，祝福国王万寿无疆。

他们异口同声说："我们从未见过向群臣赐予这种贵重礼物的慷慨君王。"

之后，群臣与将士们各回帐篷歇息去了。

第二天清晨，杜姆康国王下令拨寨启程。

大队人马三日跋涉后，于第四天临近巴格达城。

他们进入巴格达，但见全城装饰一新，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杜姆康国王步入已故父王的宫殿，登上宝座，宰相佟丹、文武百官及大马士革侍卫官站在国王面前。这时，杜姆康国王令宫廷文书修书给王兄舒尔康，将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信末写道：

> 望兄阅信之后，即亲率大军启程，前来会师，以便讨伐异教徒，报仇雪恨。

杜姆康阅后将信叠封好，对佟丹宰相说："相爷阁下，这封信只有你亲自送往大马士革，交给家兄。不过，见到家兄后，说话要和气、亲切、文雅。请你对他说：'假若你想继承父亲的王位，保你如愿，你的弟弟甘愿前往大马士革，接任你的总督职位。'这本是我们已经商量妥了的意思。"

佟丹宰相离开王宫，即刻收拾好行装，随即率人马登程而去。





杜姆康吩咐下人为那位伙夫单独安排了一个好地方居住，一切陈设一应俱全，无不豪华之至。

不久之后的一天，杜姆康外出打猎去了。

几日后，杜姆康回到巴格达，几位朝臣向他敬献宝马良驹多匹，又送来妙龄女子数名，其俊秀美丽，难以用话语描绘。其中有一位少女，杜姆康极为喜欢，幽会之后，当夜结拜成亲，并且身怀有孕了。

过了一些时间，宰相佟丹由大马士革返回，禀报说舒尔康总督已经启程，不日即达京城，并且对杜姆康说："国王陛下，你当出宫迎接王兄到来！"

"我一定照你说的办！"杜姆康欣然答应。

杜姆康即率众朝臣，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了巴格达城，行走了整整一天，就地撑起帐篷，恭候长兄舒尔康到来。

第二天清晨，舒尔康率领的沙姆大军到了，但见将士们个个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人人朝气蓬勃，生龙活虎。

眼见大队人马临近，旌旗招展，杜姆康便率人马迎了上去。杜姆康看见舒尔康，想离鞍步行迎接哥哥，但舒尔康急忙赶来，不让国王下马，而是自己立刻离鞍下马，走了几步，来到弟弟面前。杜姆康亦离开马鞍，上前扑到哥哥的怀里，舒尔康紧紧抱住弟弟，二人一阵抱头痛哭。

过了一会儿，兄弟俩擦了擦眼泪，相互安慰一番，便各自上马，并驾齐驱，大队人马紧跟其后，于当天傍晚回到巴格达城。

兄弟俩相携进入王宫，安歇一夜。

次日清晨，杜姆康国王下令各地驻军迅速在京城集结，准备出征。

之后，他们等待的各路大军相继到来；每有一地军队到来，他们必然热情接待，答应来日重赏。此种情况，持续达一个月之久，各路大军相继进入巴格达集结。

舒尔康对弟弟说："把你这两年以来的经历对我讲一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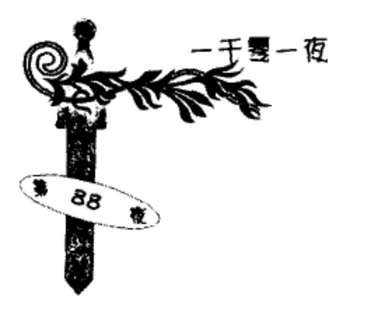
杜姆康把自己两年来的遭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特别讲到伙夫如何善待他。

舒尔康问："你没有报答他的恩情吗！"

"哥哥，至今尚未报答他的恩情。不过，等我征战回来，我是一定要报恩的，但愿安拉让我如愿以偿。"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杜姆康国王下令各地驻军迅速集结京城，准备出征。之后，他们等待的各路大军相继到来；每有一地军队到来，他们必然热情接待，答应来日重赏。此种情况，持续达一个月之久，各路大军相继进入巴格达集结。

舒尔康对弟弟说："把你这两年以来的经历对我讲一讲吧！"

杜姆康把自己两年来的遭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特别讲到伙夫如何善待他。

舒尔康对弟弟杜姆康说："你没有报答他的恩情吗！"

"哥哥，至今尚未报答他的恩情。不过，等我征战回来，我是一定要报恩的，但愿安拉让我如愿以偿。"

谈到这里，舒尔康得知妹妹努兹蔓说的全是真情实话。至于他与妹妹之间的那段往事，舒尔康一直守口如瓶，只是让侍卫官转达他对努兹蔓的问候。努兹蔓也让丈夫向哥哥问候，并问及女儿润仙的情况。得知女儿健康活泼，努兹蔓连声感赞安拉。

舒尔康去见杜姆康，商量出征之事。杜姆康对舒尔康说："贤兄，军队集结尚未完毕，各地的支前游牧族人也还没有到齐。"

之后，杜姆康下令加紧准备粮草和兵器。

杜姆康结亲已经五个月。他去见王后，嘱咐文书、总管凡事听候王后调动，并且亲自为王后安排好了生活。

各地的部队和支前游牧族人到齐了。就在沙姆大军到达后的第二个月，杜姆康统率大军出发了。鲁斯图姆统领迪拉姆军，白赫拉姆统领土耳其军，右军由舒尔康统领，左军由他的姐夫侍卫官统领。

杜姆康国王的大军行军一个月，每逢星期五，都要在某一个地方休息三日，因为人马众多，行动确实困难。

大军继续前进，艰苦行军四十天后，终于踏上罗马国土。罗马乡镇上的居民得知消息，纷纷逃往君士坦丁堡。国王哈杜布得到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立即去见札特·达瓦希老太婆。正是这位老太婆设计谋，进入巴格达，毒死了欧麦尔·努阿曼国



王，然后带着五个妙龄姑娘和索菲娅公主，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巴格达，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老太婆回到她的儿子罗马国王身边，自感没有危险时，便对儿子说："你该心满意足了！因为我已为你的女儿伊卜里梓报了仇，毒死了欧麦尔•努阿曼国王，还把索菲娅公主带了回来。现在，你快去见艾弗里顿国王，商量一下怎么办，因为我猜想穆斯林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哈杜布国王对母亲札特•达瓦希说："不要慌！等他们靠近我们的边境时，我们再准备不迟。"

他们立即调集大军，进行准备。当敌军压境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已经调集完大军，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他们立即前往君士坦丁堡会见艾弗里顿国王，为首者就是老太婆札特•达瓦希。

到达君士坦丁堡，艾弗里顿国王得知罗马国王哈杜布到来，立即出宫相迎。

艾弗里顿国王见到哈杜布国王，问过安好，继而问其来意，哈杜布便把母后杀死穆斯林国王及救出索菲娅公主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们对艾弗里顿国王说："穆斯林大军已经开进我国境内，我们希望你我双方联合在一起，共同抗击穆斯林大军。"

艾弗里顿国王一听，十分高兴，一来庆幸女儿得救，二来劲敌欧麦尔•努阿曼已经被杀。随即，艾弗里顿派人四下求援，同时向他们报告了欧麦尔•努阿曼国王被杀的原因。于是，基督徒大军迅速集结在艾弗里顿的旗帜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罗马大军组成了。之后，来自欧洲各地的援兵相继到来，有法兰西人、奥地利人、杜伯尔人、威尼斯人、基诺威人，还有艾斯法尔人。因为人数众多，城内一时显得狭窄拥挤，艾弗里顿国王命令大军开出君士坦丁堡。

罗马大军开出君士坦丁堡，连续行军十日，来到咸海附近的一道峡谷。大军在那里安营驻扎三天，当第四天他们正要启程时，忽然传来穆斯林大军迫近的消息，于是继续在原地驻扎了几天。

第七天，忽见前方荡起一缕烟尘，顷刻铺天盖地……

一个时辰过后，烟尘消散，天空绽露出来。矛头、铠甲闪闪发光，如同繁星，驱走了黑暗，照亮了闪现出伊斯兰大军和穆罕默德的旗帜。又见一彪骑士如同铠甲组成海浪汹涌澎湃，势如排山倒海，勇不可挡，又像是遮月的云彩，一朵朵飞掠而过。

两军相遇，如二海相搏，怒涛翻滚；又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伊斯兰大军首先出战的是宰相佟丹。他统领的沙姆大军有三万人马；助战的是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统领的土耳其军和迪拉姆军，共有两万骑兵。他们的身后





则是驻扎在咸海附近的数万英豪，身穿甲胄，酷似昏暗夜中的朗朗圆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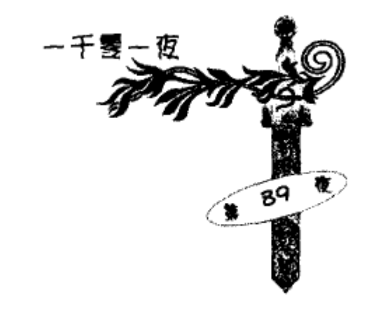
基督徒大军的将士们手举十字架，口中喊着耶稣和马利亚的名字。

再说老太婆札特·达瓦希，艾弗里顿国王出战之前，曾经去拜见过她。艾弗里顿对札特·达瓦希说："大难临头，这都是你招惹出来的，有何良策，如何安排是好呢？"

老太婆说："国王陛下，伟大的占卜师，我给你出个主意，想个点子，就是魔鬼也会自叹无能为力，哪怕是借助于它的死党。依我之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弗里顿国王出战之前，曾拜见过老太婆札特·达瓦希。艾弗里顿国王对她说："大难临头了！这都是你招惹出来的，有何良策，如何安排是好呢？"

老太婆回答说："国王陛下，伟大的占卜师，我给你出个主意，想个点子，就是魔鬼也会自叹无能为力，哪怕是借助于它的死党。依我之见，你先派五万大军乘船渡咸海，开往杜哈山，在那里安营扎寨，原地不动，静等伊斯兰大军。待他们出现在你们面前时，你们从海上出击，我们从陆上进攻，前后夹击，使敌人腹背遭打，这样，他们一个人也逃不掉，我们便可一劳永逸，事半功倍，安享太平了。"

艾弗里顿国王认为老太婆的主意很好，于是说："多谋善断的老人家，你的点子实在是高明啊！你真是未卜先知，大难临头，不能不向你问策。"

当穆斯林大军向基督徒大军发动进攻时，却见峡谷中的帐篷燃起了大火，刀飞剑舞，血肉横飞。

过了一会儿，巴格达、呼罗珊大军的十二万将士赶到了，统帅者就是杜姆康国王。扎寨于咸海的基督教大军发现杜姆康大军赶来，立即从海上发动进攻，紧紧追赶。

杜姆康国王看见基督徒大军开了过来，便一声呐喊道："安拉选择的先知的信徒们，向异教徒冲啊！"

穆斯林将士们听到主帅的召唤，个个顺从至仁至慈安拉的意愿，向异教徒冲杀过去，刀飞剑舞，杀声震天。

就在这个时候，舒尔康总督率领的十二万人马组成的伊斯兰大军赶到了。

基督徒大军却有一百六十万人马。穆斯林两路大军会师，斗志倍增，他们高声呼唤道："安拉襄助，我们必胜，异教徒必败！"

两军相遇，矛对矛，剑对剑。厮杀开始，战斗激烈。舒尔康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以一当千，奋力厮杀。





舒尔康策马在敌方人马中纵横驰骋，挥矛策马，如入无人之境，利剑闪着耀眼的寒光，只听他口中高喊着"安拉至大"，将异教徒人马赶回咸海岸边，只见他们一个个筋疲力尽，东倒西歪，如同醉汉。战斗一直进行到夕阳西下，基督徒大军损失将士四万五千人，而穆斯林大军仅折三千五百兵。

舒尔康总督是伊斯兰教的雄狮。那天夜里，他和弟弟杜姆康都没有睡觉，而是忙于向将士们报喜，看望伤员，祝贺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预祝他们在清算日获得嘉奖。

穆斯林大军庆祝他们的胜利，与此同时，希腊国王艾弗里顿、罗马国王哈杜布及其母后札特•达瓦希正在忙于收集将士们的意见。他们对部分将士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解了心头之恨。但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我们的人马众多，却吃了败仗。"

老太婆对将士们说："你们要接近耶稣基督，你们要坚持正确的信仰！除此之外，其余一切毫无意义。凭耶稣起誓，穆斯林军之所以有力量，靠的就是那个舒尔康！那是伊斯兰教的雄狮，又称'伊斯兰宝剑'。"

艾弗里顿国王说："我决计明天摆开阵势与敌军交战。我将派鲁卡•伊本•沙姆鲁特将军出战！有鲁卡出战，遇到舒尔康，定能将他斩于马下，并且使其他人也丧命沙场，直杀得敌军一个不剩！今夜，我决计焚'巨香'为你们祈祷，为你们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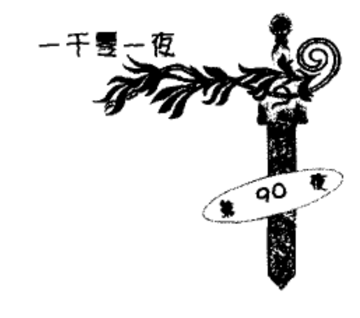
将士们听后，纷纷向国王行吻地礼。

艾弗里顿国王提及的"巨香"，其实是用操生杀大权的大主教们粪便做的。将士们纷纷争抢，兴高采烈，无不想取之沾福。大主教们在他们的粪便中加入麝香和龙涎香，然后用绸布包裹起来发往各地。"巨香"运到帝王们那里，帝王们竞相购买，顿时身价百倍。帝王们还派人去采购那种香，或用于婚礼上燃焚，或取之染涂眼睑，还有的用来医病，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可用来医治肚子痛。因为大主教们的粪便数量有限，不够各地用，故主教们也常把自己的粪便混在大主教的粪便中，做成"巨香"，运往各地。

次日天刚亮，勇士们争先恐后地拿起长矛刀剑。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弗里顿国王提及的"巨香",其实是用操生杀大权的大主教们粪便做的。将士们纷纷争抢,兴高采烈,无不想取之沾福。大主教们在他们的粪便中加入麝香和龙涎香,然后用绸布包裹起来发往各地。"巨香"运到帝王们那里,帝王们竞相购买,顿时身价百倍。帝王们还派人去采购那种香,或用于婚礼上燃焚,或取之染涂眼睑,还有的用来医病,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可用来医治肚子痛。因为大主教们的粪便数量有限,不够各地用,故主教们也常把自己的粪便混在大主教的粪便中,做成"巨香",运往各地。

次日天刚亮,勇士们争先恐后地拿起长矛刀剑,准备上战场了。

艾弗里顿国王带来了贴身主教和要臣,向他们赐予了衣袍,在他们的脸上画上十字,用"巨香"为他们熏沐。在为他们焚香时,将被人们称为"基督之剑"的鲁卡•伊本•沙姆鲁特叫来,也给他焚香熏沐,并把剩余的涂在他的面颊和胡子上。

鲁卡•伊本•沙姆鲁特是个勇敢骑士。在罗马帝国,没有比他更威武的英雄,其射箭术,无与伦比;他使长矛,更是熟练无比,威力无穷,被人们誉为"耶稣的宝剑"。不过他容貌丑陋,生着一张驴脸,面孔似猴子,貌似毒蛇;他那哭丧的表情,比离别亲人时的表情还要苦涩;他肤色漆黑,胜过黑夜;他口臭熏人,令人生厌;他背驼似弯弓。

鲁卡•伊本•沙姆鲁特来到艾弗里顿国王面前,吻了吻国王的双脚,然后站在国王面前。

艾弗里顿国王说:"鲁卡•伊本•沙姆鲁特将军,眼下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儿子、大马士革总督舒尔康率大军进犯我国,为我们带来威胁和耻辱。明天,我要派你迎战舒尔康。"

"我一定全力拼杀!"

随后,国王在鲁卡•伊本•沙姆鲁特的脸上画了个十字,并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次日天亮,鲁卡•伊本•沙姆鲁特离开艾弗里顿国王,骑上一匹白色战马,身着





红衣袍，手持三叉戟，俨然像遭难之日的夜间的魔鬼。

鲁卡•伊本•沙姆鲁特率基督徒大军出发了，好像他们在向火狱开进。他们当中的叫阵者高声呼喊着阿拉伯人，说道："穆罕默德的部队，赶快派你的'伊斯兰宝剑'、大马士革总督舒尔康出来与我们决一死战吧！"

话音未落，整个旷野上响起一阵嘈杂声，惊天动地，人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急促的马蹄声令两军闻而生畏，这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侯乃尼[1]之战，足令胆小鬼胆战心惊，纷纷引颈观望。

突然间，大马士革总督、欧麦尔•努阿曼国王之子舒尔康出现在阵前。

弟弟杜姆康眼见战场上的情景，耳听敌阵呼喊者的叫阵声，望着哥哥舒尔康，说："他们在喊你出阵决战呢！"

舒尔康说："若真如此，对我来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呀！"

他们听见有人叫阵道："除了舒尔康，我不与任何人决战！"

他们知道那就是罗马帝国赫赫有名的骑士英雄鲁卡•伊本•沙姆鲁特。此人已经立过誓言：要在战场上把穆斯林一扫而光，一个不留；如若不然，他就是最大的失败者。因为他的威名远扬，不管是土耳其人，还是迪拉姆人、库尔德人，闻听到他的名字，无不战战兢兢，肝胆俱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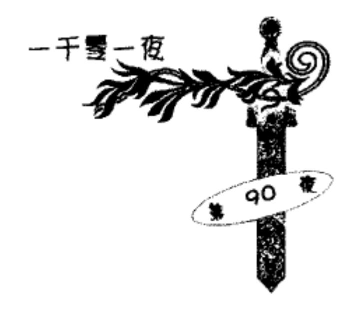
舒尔康飞身上马，像一头愤怒的雄狮，手握长矛，霎时间，骏马像狂奔的羚羊似的，直朝鲁卡冲了过去。舒尔康手中的长矛不住地颤动，活像一条长蛇，只听他口中吟道：

> 胯下白龙宝马，
> 由缰任其驰骋；
> 宝马奔腾从不惜力，
> 时时令我欣兴。
> 长矛手中握，
> 锐利至极无可比；
> 就像是死神，
> 总盘缠在长矛之柄。

---

① 侯乃尼之战，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征服哈瓦津部落的战斗。穆罕默德占领麦加后，东部的哈瓦津人不服，联合塔伊夫人（在今沙特阿拉伯境内）的达基夫部落共约两万余人，企图偷袭穆斯林。穆罕默德率一万二千人迎战于侯乃尼（在今沙特阿拉伯境内）山谷，故名。穆罕默德大获全胜，俘虏六千余人和不少牲畜、财物。哈瓦津和达基夫人退守塔伊夫，穆罕默德乘胜进军，后发生塔伊夫之战。





腰佩印度宝剑，
拔剑出鞘便见寒光闪烁，
就像闪电一样，
刹那间照得宇宙通明。

鲁卡•伊本•沙姆鲁特不明白这话中的含义，更不解这诗中的激情，只是用手摸一摸自己的面颊，以示敬重脸上的十字，之后又吻吻自己的手，继而挥动长矛，向舒尔康冲去。

鲁卡•伊本•沙姆鲁特像魔术师一样，一手将短矛抛起，顿时消失在众人眼前，旋即伸出另一只手将矛接住，之后向舒尔康投射而去；短矛飞出，活像羽箭，众人不禁哗然。这时，众人又为舒尔康担惊害怕。然而那短矛飞近舒尔康时，只见舒尔康把左手伸向空中，一把将短矛抓住，众将士见之，无不称奇叫绝。

舒尔康抓住飞来的短矛，轻轻摇动，抛向空中，又用右手接住，继而便是一声大喊，说道："凭创造七重天的安拉起誓，我一定要使这个逆贼臭名远扬！"

随即向鲁卡•伊本•沙姆鲁特投射过去。

鲁卡•伊本•沙姆鲁特见短矛飞来，也想像舒尔康那样露一手，于是伸手去抓空中飞来的短矛。就在这时，舒尔康立即抛射出第二支短矛，正好击中鲁卡脸上的十字，鲁卡当即翻身落马，顿时一命呜呼。

基督徒大军见鲁卡•伊本•沙姆鲁特倒在血泊之中，纷纷批打自己的面颊，连连发出悲叹哀号，急忙向大主教求救……

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舒尔康抓住飞来的短矛，轻轻摇动，抛向空中，又用右手接住，继而便是一声大喊，说道："凭创造七重天的安拉起誓，我一定要使这个逆贼臭名远扬！"

随即向鲁卡·伊本·沙姆鲁特投射过去。

鲁卡·伊本·沙姆鲁特见短矛飞来，也想像舒尔康那样露一手，于是伸手去抓空中飞来的短矛。就在这时，舒尔康立即抛射出第二支短矛，正好击中鲁卡脸上的十字，鲁卡当即翻身落马，顿时一命呜呼。

基督徒大军见鲁卡将军倒在血泊之中，纷纷批打自己的面颊，连连发出悲叹哀号，急忙向大主教求救。

他们大声喊道："十字架哪里去了？修道士们到何方修道去了呢？"

异教徒们围在鲁卡尸体的周围，摩拳擦掌，握紧剑矛，准备发起攻击，发誓要与伊斯兰大军决战。两军相互交织在一起，短兵相接，杀声喊声震天。剑飞矛舞，战马铁蹄踏着兵士的胸膛，双方将士只杀得臂疲腕累，仿佛马匹也被抽去了骨架，站立不稳。然而叫阵者仍在厉声喊叫，直到将士们个个筋疲力尽。战斗一直从早晨持续到夜幕降临，双方方才分开；因为厮杀激烈，英雄们个个像醉汉似的，行走摇摇晃晃，坐下东倒西歪。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染大地，死伤者不计其数；伤者与死者混在一起，死生难以分辨。

当晚，舒尔康会见弟弟杜姆康、侍卫官和宰相佟丹。舒尔康对杜姆康和侍卫官说："伟大的安拉为异教徒们打开了通向死亡的大门，万赞归于全世界的主。"

杜姆康说："我们感赞安拉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解除了忧愁。你巧接飞矛，当众置可恶的异教徒鲁卡·伊本·沙姆鲁特于死地，结果了那个可恶的异教徒，大长伊斯兰大军的威风，重挫基督徒大军锐气，天下后人必定一代一代牢记舒尔康的大名，业绩定为广大百姓传颂。"

舒尔康喊道："侍卫官勇士！"

"有！"侍卫官站起应答。





"你和佟丹宰相带上两万骑兵，向咸海方向进发，行进七法尔萨赫，然后加速前进，直抵咸海岸边，在离敌军两法尔萨赫的地方，选低洼地安营埋伏，只要他们下船登陆，你们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吵嚷声，听见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们与他们之间有屏障。当你们看见他们的大部队，就要像败兵溃逃那样离开原地后退，基督徒大军就会从海岸、帐篷等各个方面包抄你们。到那时，你们再行出击。侍卫官，当你看见一面写有'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字样的旗帜时，你就高举起绿旗，高声呼喊'安拉至大'，从背后攻打敌人。到那时，你要竭尽全力，不让敌人占领我们与咸海之间的那块土地。"

"遵命！"侍卫官答道。

商量完毕，他们开始了准备工作。行装整备完毕，侍卫官和宰相即率两万人马，乘夜色出发了。

翌日清晨，基督徒大军将士披挂出营，手持长矛利器，不多时，旷野山坡布满了勇士。牧师们高声呼唤着，为将士们鼓气加油。与此同时，海上的将士们光着头，将十字架挂在船的桅杆上，从各个方面迅速向岸边驶去。基督徒大军登陆后，将马匹卸到岸上，随即开始发动进攻。只见利剑闪着寒光，将士一起出击，矛刀刺向铠甲，火星四溅。骑士们前赴后继，脑袋与躯体分家。舌头吐露，眼睛失神，肝胆俱裂，利器刃摧，头颅飞落，臂断腕折，战马悲嘶，倒入血海。

伊斯兰大军高声祈祷，赞美至仁至慈的安拉及其使者穆罕默德，感赞安拉赐予他们的巨大恩惠。基督徒大军则赞颂十字架。战斗在激烈进行中，呐喊声、呻吟声、号哭声、刀枪剑戟与铠甲、盾牌的撞击声及战马的嘶鸣声响成一片。牧师、主教们的助战呐喊声格外高亢响亮，此起彼伏，使战斗显得更加激烈非常。

激战正在进行中，杜姆康和舒尔康勒马调头后退，仿佛伊斯兰大军随即后撤；看上去，像是败给了敌人。与此同时，基督徒大军以为伊斯兰大军真的败退了，加强攻势，拼命追击，试图与伊斯兰大军短兵相接，置伊斯兰大军于死地。

穆斯林大军将士们高声朗读《古兰经》的"黄牛章"[①]，战马踏着横卧在地上的尸体向后撤退。

基督徒大军的传令官高声喊道："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坚持正教的将士们，大主教的仆从们，你们已经胜利在望了！伊斯兰大军溃逃了，你们决不要让他们跑掉！你们要乘胜追击，穷追不舍！你们要用利剑挡住他们的去路，决不要放过他们！如若不然，就不配做圣母玛利亚之子耶稣的信徒！"

希腊国王艾弗里顿以为基督徒大军胜券在握，根本不知道那是穆斯林大

①《古兰经》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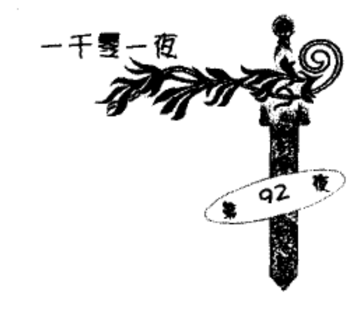
军的巧计，于是急忙派人去向罗马国王报喜。艾弗里顿国王在喜报中写道：

> 此次战役，我们之所以获胜，全凭大主教们的“巨香”在教徒们的胡须中散发的芬芳；十字架的信徒们，不管在场还是不在场，都领略到了这种芬芳。我以圣母玛利亚的基督教奇迹和洗礼圣水起誓，决不让敌兵留在这块土地上。我将监守这种意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差使带着这封信上路了。基督徒大军将士们相互高声喊道：“为鲁卡•伊本•沙姆鲁特报仇！为鲁卡•伊本•沙姆鲁特雪恨！”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希腊国王艾弗里顿以为基督徒大军胜券在握，根本不知道那是穆斯林大军的巧计，于是急忙派人去向罗马国王报喜。艾弗里顿国王给罗马国王写了一封信，差使带着这封信上路了。

基督徒大军将士们高声喊道："为鲁卡·伊本·沙姆鲁特报仇！为鲁卡·伊本·沙姆鲁特雪恨！"

罗马国王则号召为伊卜里梓公主雪恨。

就在这时，杜姆康国王对穆斯林将士高声喊道："安拉的虔诚奴仆们，举起长矛，挥舞利剑，向着异教徒冲杀！"

旋即，穆斯林大军向基督徒大军冲了过去，只见矛头飞舞，剑闪寒光，耳闻杀声四起，两军厮杀顿时惊天动地。

穆斯林大军的传令者高声呼喊道："安拉选定的先知的信徒们，你们要奋力消灭伊斯兰教的敌人！现在正是赢得慷慨、宽容的安拉喜悦的时刻，立功建业的机会到了！期望在清算之日得到解脱的人们，天堂就在剑影之下！"

将士回过头去，向基督徒大军冲了过去，顿见矛头飞舞，剑闪寒光，喊杂声惊天动地。

这时，舒尔康已带领人马切断了基督徒大军的退逃之路。舒尔康跃马挥剑，在敌阵中纵横驰骋，刺杀得心应手。

突然间，见一灵巧、勇猛的骑士在敌阵中杀出一条血路，但见其挥矛舞剑，顿时见地上遍滚人头，尸体横卧，异教徒们人人目瞪口呆，一个个伸长脖子，任勇士砍杀。那勇士腰佩双剑，一尖一宽；手握双矛，一长一短，实有万夫不挡之勇。正如诗人所云：

他佩带起宝剑时，
我曾对他说：
你的目光锐利过剑，





何须真锋帮你忙?
他却回答道:
眸中利剑只堪赠给美娘;
若给予世俗者,
爱情的滋味如何尝?

诗人又云:

浓浓的头发似雄狮,
沙场上方显英姿。
英俊少年手握长矛,
两箭也失去了威力。

舒尔康看见那位勇士,便说:“壮士,凭《古兰经》和安拉的至嘱起誓,但求安拉护佑你平安无事,力挫劲敌。壮士,请通报大名吧!你奇勇过人,奋杀顽敌,业绩丰硕,定能博得来世大福。壮士,你是何人?”

骑士答道:“你我昨日还在共商战事,怎么这样快就把我忘了呢?”

那骑士边说边摘下蒙面巾,露出英俊面容,忽见那不是别人,而是弟弟杜姆康。

舒尔康欣喜不已,但却忧虑在心。可是,当舒尔康看到大军腹背受敌的情势时,禁不住为弟弟担惊受怕,原因有二:其一,弟弟年纪尚幼,缺少保护能力;其二,弟弟的安危,关系到整个王国的兴衰。

想到这里,舒尔康忙对弟弟说:“国王陛下,你太冒险了!赶快贴近我的马!你腹背临敌,实在使我放心不下。你最好不要离开我们的大部队,可以借你的高明射箭术消灭敌人。要知道,你的身上维系着整个王国的安危。”

杜姆康说:“我要和你并肩作战。在你面前参战,我什么都不怕。”

说话间,伊斯兰大军开始从四面八方包围基督徒大军。穆斯林们奋力作战,粉碎了基督徒们的进攻,挫败了他们的斗志。艾弗里顿国王见罗马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痛惜不已,不时发出哀叹。

基督徒大军一片混乱,竞相向海边的战船逃去。就在这时,伊斯兰大军的一彪人马突然从海岸杀将出来,为首者就是文武双全的老相爷佟丹,只见他手起剑落,敌军一个个首级滚落在地。在后面追杀的是土耳其军统领白赫拉姆将军,率有两万精兵。基督徒军已处于伊斯兰大军的前后夹击之中。与此同时,伊斯兰



大军派出一支分队，急速向停在咸海的敌船冲去，捣毁船只，基督徒兵士们纷纷跳海自尽。基督徒军死者逾十万之众，只有二十条船狼狈向海上逃去。伊斯兰大军一举缴获了大批钱财、武器和物资。那一天，伊斯兰大军获得的战利品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中的收获都多得多，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大胜仗。伊斯兰大军还缴获了五万匹战马。穆斯林人人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庆贺安拉赐予他们的辉煌胜利，感谢安拉给予他们的巨大支持。

基督徒军逃回君士坦丁堡去了。

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人听到消息，传说艾弗里顿国王大胜穆斯林大军的消息。老太婆得知胜利消息，下令张灯结彩，装点城郭，迎接大军凯旋。

她得意洋洋地说："我早就知道，我的儿子哈杜布国王是不会失败的。他从不惧怕伊斯兰大军，而且一定能从基督徒的土地上把他们赶出去。"之后，老太婆命令张灯结彩，装点城郭。人们沉醉在一片欢乐之中，纷纷把盏畅饮，根本不知道前线究竟出了什么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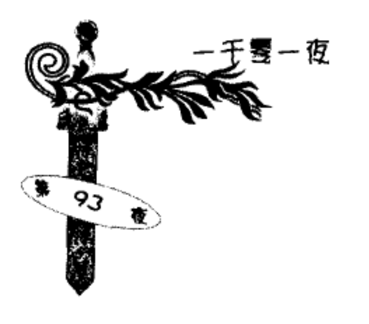
就在众人沉浸在欢歌笑语中时，忽然飞来一只乌鸦，在众人头上盘旋哀鸣。二十只侥幸逃出的船到来了，罗马国王哈杜布就是其中的一名败将。艾弗里顿国王在海岸边迎接他们，哈杜布国王向艾弗里顿国王讲了穆斯林大军遭遇的情况之后，一个个号啕大哭，泪如雨下，欢乐气氛顿时一扫而光，继之愁云密布天空，人人感到悲凉。他们告诉艾弗里顿国王，说鲁卡•伊本•沙姆鲁特将军不幸身亡，血洒疆场。艾弗里顿国王一听，方才恍然大悟，知道他们吃了败仗，事实既成，无计更改。悲伤气氛顿时笼罩天空，人人心灰意懒，个个悔恨交加，哭声四起，惊天动地。

哈杜布国王来到艾弗里顿国王面前，详细述说真实情况，说道："穆斯林大军佯装溃退，原来是个计谋。……哎，回来的兵马，就算是逃脱了死亡；没有回来的，再也回不来了！……"

艾弗里顿国王听哈杜布这样一说，登时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婆命令张灯结彩，装点城郭。人们沉醉在一片欢乐之中，纷纷把盏畅饮，根本不知道前线究竟出了什么新情况。

就在众人沉浸在欢歌笑语中时，忽然飞来一只乌鸦，在众人头上盘旋哀鸣。二十只侥幸逃出的船到来了，罗马国王哈杜布就是其中的一名败将。艾弗里顿国王在海岸边迎接他们，哈杜布国王向艾弗里顿国王讲了基督徒大军遭遇的情况之后，一个个号啕大哭，泪如雨下，欢乐气氛顿时一扫而光，继之愁云密布天空，人人感到悲凉。他们告诉艾弗里顿国王，说鲁卡•伊本•沙姆鲁特将军不幸身亡，血洒疆场。艾弗里顿国王一听，方才恍然大悟，知道他们吃了败仗，事实既成，无计更改。悲伤气氛顿时笼罩天空，人人心灰意懒，个个悔恨交加，哭声四起，惊天动地。

哈杜布国王来到艾弗里顿国王面前，详细述说真实情况，说道："穆斯林大军佯装溃退，原来是个计谋。……哎，回来的兵马，就算是逃脱了死亡；没有回来的，再也回不来了！……"

艾弗里顿国王听说穆斯林佯装败退是骗局，登时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

当艾弗里顿国王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不免心惊肉跳，害怕至极，于是向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叙说心事。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向艾弗里顿国王献计说："穆斯林军队兵强马壮，斗志昂扬，看来不用计谋，我们是无法打败他们的。我决计乔装打扮，混入穆斯林大军之中，就像毒死欧麦尔•努阿曼国王那样，用计除掉他们的大将舒尔康。如果我的计划成功了，管叫他们全军覆灭，这就叫擒贼先擒王。不过，行动之前，我还要找一百名去沙姆做过生意的基督教商人，要他们协助我一下。"

艾弗里顿听了老太婆这番话，非常兴奋，立即派人寻找一百名在沙姆做过生意的人，召他们入宫，对他们说：

"老太后札特•达瓦希准备为宗教而牺牲她的生命，阻止穆斯林给我们基督徒带来的灾难，她要带领你们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你们愿意为我们的宗教献身



吗？生还的人，将得到重赏；死去的人，上帝也会赏赐他的。”

“我们服从上帝的安排。”商人们齐声回答。

札特•达瓦希立刻开始准备工作。她收集药材，在水中浸泡，用开水煮成黑色，晒干后制成药膏。之后，她把药膏涂在脸上，披上一条长头巾，穿着一身花裙去见国王。国王及大臣们谁也认不出来者是何人。老太太除去伪装，人们才认出了她。

哈杜布国王当面夸赞道："妙哉，妙哉！像你这样的人，是我们基督徒不可缺少的！”

老太婆一听，信心十足，随即带着商人们离开君士坦丁堡，去追寻穆斯林大军实施她的阴谋诡计去了。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是个占卜师，精通妖术，口无实言，放荡不羁，诡计多端，寡廉鲜耻，背信弃义；口臭令人生厌，眼皮泛红，面颊蜡黄，一双烂眼，身生疥疮，发色灰白，腰弯背驼，鼻涕横流。尽管如此，这个老太婆却博览伊斯兰宗教书籍，曾朝觐天房。她的这种活动，目的在于熟悉伊斯兰教义，通晓《古兰经》文。

札特•达瓦希在耶路撒冷居住过两年，目的在于获得人类和精灵的计谋。她是一种瘟疫，她是一种灾难。她败坏信仰，根本不信任何纯正宗教。她喜欢搞同性恋；一旦迟误，却见形容枯萎。凡是她所喜欢的女仆，她都教她们哲理、格言。她常把番红花研成细末给她们，气味极香，令她们心神陶醉。哪个女仆听她的话，她就对哪个女仆好；谁要是不听她的话，她就设计谋，置之于死地。她就是这样对待伊卜里梓公主的贴身女仆麦尔加娜、丽哈娜和阿特里洁的。

伊卜里梓公主十分厌恶老太婆札特•达瓦希。不喜欢和她睡在一起。因为老太婆生有狐臭，气味熏人；脸上散发着腐尸的气息，皮肤比枣椰树纤维还粗糙。接近老太婆的人则富贵荣华，珠光宝气，而伊卜里梓则与此无缘。正如诗人所云：

站在富家门前，
自感卑微难忍。
而对着穷人，
却又显得盛气凌人。
其实钱多遮不住丑貌，
擦过香水臭气更难闻。

老太太离开后，基督教的大将们及其军队随即准备向伊斯兰大军进攻。

艾弗里顿国王去见罗马国王哈杜布。



哈杜布国王对艾弗里顿国王说："我们没有必要听大主教的命令，也不需要他们祝福祈祷了，而是要按照我母亲的意见去做。我母亲计谋高超，有足够的能力对付穆斯林，就按照她的意愿行事吧！穆斯林大军就要到了，他们很快就要包围我们的京城了。"

艾弗里顿国王听哈杜布这样一说，心中惊恐不已，忙写信给各地基督教徒，信中说："任何一位基督教徒和十字架集团的成员，尤其是守卫城堡的将士，都不应该迟缓，无论男女老幼，理当迅速集结京城。因为穆斯林大军已经踏上我们的国土。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准备抗敌。"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带着商人们来到京城郊外，给他们全都换上一身穆斯林商人打扮。老太婆带着一百匹骡子，驮着安塔基亚产的布匹，嵌织银丝的和宫廷用的绸缎一应俱全。她还随身带着艾弗里顿国王签署的通行证，证上写道：

> 兹证明这些商人来自沙姆，在我地经商，任何人不得阻拦他们，亦不得向他们征收什一税等，以期他们平安返回故乡和安全地带。因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国家繁荣的希望。他们绝非好战与败事之徒。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对随行人员说："我想策划一计，以便消灭穆斯林大军。"

"老太后，就按照你的想法下令吧！我们完全听候你的吩咐。耶稣基督一定会成全你的安排。"

老太婆穿起光滑柔软的白色毛料衣服，把前额擦得微红，显得很漂亮，然后抹上油膏，经过一番化装，看上去光彩照人。这个可恶的老太婆体态瘦弱，两眼深陷。此时此刻，她绑起自己的双腿，一直来到穆斯林大军营地。到了那里，方才解绑，绳索留下深深的印痕，她又在印痕处抹上血迹，并命令随行人员狠狠打她一顿，然后把她装在一口木箱里。

众随员说："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是太后，我们怎下得去手打你呢？"

老太婆说："求援之道，贵在及时，无可责备，无可埋怨。有道是，需要之时，禁律皆废。你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将我装在一口箱子里，将箱子和货物混在一起，让骡子驮着，向穆斯林大军营地进发。你们什么也不要怕。如果穆斯林将你们拦住，你们就把骡子、货物、钱财全交给他们，然后去找杜姆康国王，向他求援。你们对那位国王说：'我们曾在异教徒国家经商，他们不要我们任何东西，反而给我们发了通行证，以免有人拦截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如果他问你们在罗马帝国有何收获，你们就说：'我们解放了一位修道士，这就是我们的收获。那位修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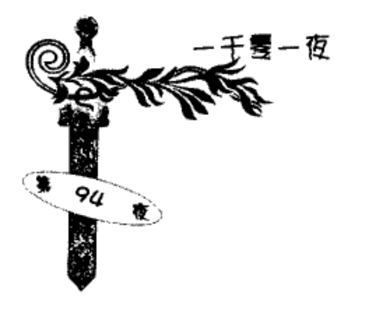


在地窖里被囚禁十五年，不知多次发出呼救声，结果没有一个人搭救他，受到异教徒夜以继日的折磨。我们虽然在君士坦丁堡住了很长时间，但一直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将手里的货物卖掉，然后又买了一些货物，继之收拾行装，决计启程回国。那一夜之中，我们一直谈论着启程上路之事。我们离开君士坦丁堡的那天清晨，看到墙上有一幅画像，走近细看，画中人动了起来。画中人说：'穆斯林们，你们当中有谁跟世界之主来往过吗？'我们回答：'那怎么可能呢？'画中人说：'安拉要我对你们谈谈，以便增强你们的信心，给你们以灵感，请你们离开异教徒国家，奔赴穆斯林大军营地。他们当中有一位当代英雄，那就是杜姆康国王，号称"安拉之剑"。杜姆康国王攻克了君士坦丁堡，杀死了基督教徒。只要你们走三天路程，就会看到一座修道院，名叫"麦塔尔修道院"。那座修道院里有间禅房，你们理应抱着诚挚的愿望和坚强的意志到禅房里去。因为禅房里隐居着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修道士，名叫"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是位虔诚的穆斯林信徒，他的尊荣和威严足以消除疑问和模糊概念。因受一些修道士欺骗，被囚禁在修道院的地窖里，时间已经很长。若能救出阿卜杜拉，将是最大功德了。'所以，我们把阿卜杜拉救了出来……'。这些话，你们记住了吗？"

"记住啦！"商人们同声说。

老太婆向随行人员交代了这番话之后，又说："如果杜姆康国王很乐意听你们讲，你们就对他说：'我们听了画中人说的那番话，知道那位修道士……'"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四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向随行人员交代见到杜姆康后，对他说："……杜姆康国王攻克了君士坦丁堡，杀死了基督教徒。只要你们走三天路程，就会看到一座修道院，名叫'麦塔尔修道院'。那座修道院里有间禅房，你们理应抱着诚挚的愿望和坚强的意志到禅房里去。因为禅房里隐居着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德尔威士[1]，名叫'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是位虔诚的穆斯林信徒，他的尊荣和威严足以消除疑问和模糊概念。因受一些德尔威士欺骗，被囚禁在修道院的地窖里，时间已经很长。若能救出阿卜杜拉，将是最大功德了。所以，我们把阿卜杜拉救了出来……'。这些话，你们记住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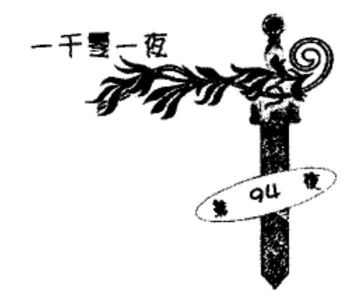
"记住啦！"商人们同声说。

"如果杜姆康国王很乐意听你们讲，你们就对他说：'我们听了画中人说的那番话，知道那位德尔威士是个大好人，也是真正的忠诚的信徒之一。'于是我们走了三天，看见了那座修道院，便拐了进去。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仍然按照商人的习惯，有卖又买。白天过去，夜幕降临，我们就向那间有地窖的禅房走去。行至门前，先听到那位德尔威士朗诵《古兰经》，然后听他吟道：

不料中了诡计，
胸中满惆怅。
有此遭遇无奈何，
心被愁海淹没。
倘若没有解脱之日，
等待我的只有死路一条。
久被困在灾难里，
还不如早一天死掉。
耀眼的闪电啊，

① 修道士





请你莅临我舍，
却听人人报喜讯，
个个面浮祥光。
可叹战事激烈，
牢狱紧闭着门窗；
离开这里谈何容易，
相见安有希望！
请给我带个信儿吧，
就对他们说：
罗马的修道院，
将我手脚紧紧捆绑。

你们只要把我送到穆斯林大军营地，我到了那里就知道如何设巧计令他们上当；到那时，定将把他们杀个一人不留。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

基督徒们听罢老太婆札特·达瓦希这番面授机宜的话语，纷纷亲吻她的双手，继之按照她的嘱咐，抄起荆棘条子，将老太太打了个遍体鳞伤，因为他们认为服从她的安排是他们的义务；随后，他们给老太婆戴上脚镣手铐，把她装在一口箱子里，让骡子驮着，向穆斯林大军营地进发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穆斯林大军的情况。

穆斯林大军在安拉的默助下，将敌人打得大败而逃，缴获了大量金钱和武器，大队人马停下脚步，开始休整，庆贺畅谈。

杜姆康对哥哥舒尔康说：“由于我们公正无私，相互团结一致，安拉默助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舒尔康，就请按照安拉意志，服从我的命令吧！”

舒尔康说：“一言为定。”

舒尔康拉住弟弟的手，说：“如果安拉赐予你一个男孩儿，我就把我的女儿润仙许配给他。”

杜姆康听后，十分高兴。将士们相互祝贺，为战胜敌人而欣喜若狂。

这时，佟丹宰相走到舒尔康跟前，对兄弟俩说：“二位君王，我们远离亲人和故土，不惜生命，为国效力，安拉默助我们战胜了敌人。依我之见，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将敌人围而歼之。如果你们同意，就请国王和总督率兵上船走海路，我领兵走陆路，包围基督徒京都，将他们置于死地。”





宰相佟丹反复鼓动将士们奋力战斗，并且吟诵古人的诗歌：

世上最快活的事，
莫过于纵马驰骋疆场。
挥剑斩杀顽敌，
喊声震天响。
信使蹁蹁来到，
传达情人的约言；
问他到何处去，
回答说迦南①好地方。

宰相佟丹又吟道：

念我平生志向，
我把作战视作母亲，
宝剑是我的兄弟，
长矛乃我之父亲。
披头散发冲入沙场，
笑迎拿命天仙降临；
仿佛捐躯准备，
陪伴着我的终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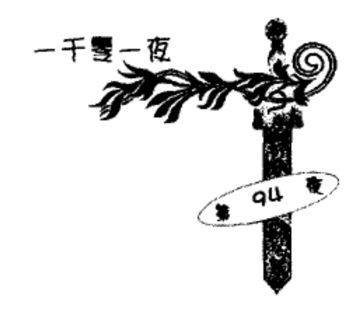
佟丹吟完，说道："赞美伟大的安拉默助我们打败了敌人，让我们获得了大批白银和黄铜。"

之后，杜姆康国王号令穆斯林大军拔营，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几日艰苦跋涉，穆斯林大军来到一片宽广草原，但见那里泉水流淌，草青树茂，花香鸟语，美景处处，野兽出没，羚羊戏耍。其时，他们已经跨过许多荒原，一连六天没有喝上水。当他们来到这片草原时，眼见泉水涌淌，果实累累，美丽的大地就像人间天堂，草青树茂，树枝仿佛喝了牛毛细雨酿成的香醇，呈微醉状，和着习习惠风，摇摇晃晃……他们看到这般景象，人人惊异，个个欢喜。

正像诗人所云：

① 迦南，即上帝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





花园景色美，
绿裙护卫着青翠。
目光投射之处，
小溪中流着清澈的水。
大树浓荫蔽日，
头顶上彩旗迎风飘飞。

另有诗人写道：

光入河水映红了面颊，
半分羞涩半分倩影。
露结枝条似银镯，
话像皇冠美中至圣。

杜姆康眼见绿树成荫、花香鸟语的草原，叫来哥哥舒尔康，说："像这样的好地方，在大马士革是找不到的。因此，大军就地停留三日，好好休息休息，

让我们的大军休整一下，养精蓄锐，准备日后一举消灭异教徒！"

这时，忽听远处传来喧闹声。杜姆康问："什么声音？"

探马外出侦察一番，回来禀报说："有一商队，自沙姆来，他们要在这里打尖休息。也许我们的大部队遇到了他们，或许他人拿一些他们带的货物。他们曾去罗马境内经商"

一个时辰过后，商人们走来，他们高声说："大王啊，救救我们吧！"

杜姆康国王见此情景，下令将他们带过来。商人走到国王面前，

国王问："出了什么事？"

商人们说："大王陛下，我们在异教徒国家经商多年，不曾有人抢我们的东西。到了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国家，怎么却有穆斯林兄弟抢夺我们的财物呢？当我们看到你们的大部队时，我们便投奔而来，虽然我们已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穆斯林兄弟们还是抢走了我们的东西。"

说罢，他们拿出希腊国王签发的通行证，递到杜姆康国王手里。

杜姆康国王接过通行证，看了看，然后对商人说："你们的货物，我们一定悉数送还你们。不过，你们不应该到基督教徒国经商。"





商人们说："国王陛下，本是安拉把我们引向了他们的国家，以便让我们得到任何入侵者所未曾得到的东西，就连你们在征战中也没有得到的东西。"

舒尔康问："你们得到了些什么？"

商人们回答道："关于我们的收获，我们只能跟你们单独谈。因为这件事情一旦在众人之间传开，有人会利用它，而置我们于死地，并将危害每一个去罗马帝国的穆斯林。"

这时，他们已把装着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的那口木箱隐藏起来。

杜姆康和舒尔康单独与他们谈话，他们把关于那位德尔威士的事情向二人叙说了一遍。

商人打扮的基督教徒们向杜姆康兄弟叙说完毕，都哭了起来，那兄弟俩也哭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基督徒打扮的商人们来到杜姆康国王面前，述说货物和钱财被穆斯林抢走的情况，并拿出希腊国王签发的通行证，递到杜姆康国王手里。

杜姆康国王接过通行证，看了看，然后对商人说："你们的货物，我们一定悉数送还你们。不过，你们不应该到基督教徒国经商。"

商人们说："国王陛下，本是安拉把我们引向了他们的国家，以便让我们得到任何入侵者所未曾得到的东西，就连你们在征战中也没有得到的东西。"

舒尔康问："你们得到了些什么？"

商人们回答道："关于我们的收获，我们只能跟你们单独谈。因为这件事情一旦在众人之间传开，有人会利用它，而置我们于死地，并将危害每一个去罗马帝国的穆斯林。"

这时，他们已把装着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的那口木箱隐藏起来。

杜姆康和舒尔康单独与他们谈话，他们把关于那位德尔威士的事情向二人叙说了一遍。

商人打扮的基督教徒们向杜姆康兄弟叙说完毕，都哭了起来，那兄弟俩也哭了。

他们把老太婆札特•达瓦希交代的那番假话向国王和总督述说了一遍，舒尔康对那位德尔威士顿生恻隐、慈悯之心，保卫伟大安拉的意志愈加强烈。

舒尔康问他们："你们已经把那位德尔威士救了出来，还是那位德尔威士现在仍在修道院里呢？"

商人们回答："我们已经把德尔威士救了出来，且杀掉了修道院的主人。因为我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害怕惹出灾难，便迅速逃离了那个地方。听可靠人士说，那座修道院里藏有数不清堪他尔[1]的珠宝和黄金。"

紧接着，商人们抬来那口木箱，打开箱盖，将那个可恶的老太婆从箱子里拉了出来，只见老太婆戴着脚镣手铐，因为又黑又瘦，看上去简直就像印度金莲花荚。

① 堪他尔，埃及重量单位，约等于 44.928 公斤。



杜姆康及在场的人看见那老太婆，以为她是个男子，是位忠实的信士，是一位出色的德尔威士，尤其她形容粗糙，前额上抹着油膏，看上去闪闪放光。又见她戴着镣铐，相信真受过酷刑，杜姆康及哥哥舒尔康都难过地哭了起来。

片刻过后，大家一起走向老太婆，亲吻老太婆的双手和双脚。杜姆康和舒尔康痛哭失声。老太婆向兄弟俩打了个手势，说道："不要哭了，请听我讲！"

杜姆康、舒尔康听从老太婆的劝告，止住了哭声。老太婆说："我甘心情愿受主的安排。我认为灾难临头正是安拉对我的考验。不能忍受灾难的人，就没有到达幸福天国的希望。我盼望回到我的国家，不惧怕临头的灾难，即使死在那些勇士们的马蹄之下。因为他们在为主而战，纵然牺牲在战场，依旧活在人们的心中。"

接着，老太婆吟道：

> 堡垒就是高山，
> 熊熊烈火已经点燃。
> 你本是穆萨[1]，
> 已迎来得道的时间。
> 赶快抛掉手杖，
> 莫要多思多看。
> 你也不必害怕，
> 因为绳与蛇原本无关。
> 战斗激烈进行之日，
> 再习书上的战史；
> 只有宝剑架在颈上，
> 那才是真正经典。

老太婆吟完诗，两眼洒出热泪，抹着油膏的前额闪烁着亮光。

舒尔康走上前去，亲吻老太婆的手，然后给她端来饭菜，老太婆拒绝进食。老太婆说："十五年来，我一直斋戒呀；如今，蒙国王陛下之恩，让我摆脱了俘虏生活，挣脱了火的折磨，我怎好在此时开戒呢？我一定要坚持到日落之后再吃饭。"

傍晚时分，舒尔康和杜姆康送来饭菜，并且对老太婆说："虔诚的德尔威士，请用餐吧！吃完饭后再好好休息一下！"

老太婆说："这是什么？这不是吃饭的时间，而是拜主的时间。"

① 穆萨，《古兰经》中记载的著名古代先知之一。《旧约全书》称摩西。



说完，她站在礼拜台上，一直礼拜、祈祷到夜过三更。一连三天三夜，老太婆只有在行礼、问候之时才坐一下。

杜姆康眼见此种情景，由衷相信了老太婆。他对舒尔康说："给那个虔诚的德尔威士单独撑起一顶帐篷，并派人好好服侍他吧！"

三天来，老太婆总在帐篷里做礼拜，杜姆康和舒尔康都相信她是个虔诚的德尔威士，不时称赞之。

第四天，老太婆开口要饭吃，于是，人们给她送来各种饭菜，色味俱佳，但老太婆仅就着盐吃了一张发面饼，然后决意斋戒。

夜幕降临，老太婆便做礼拜去了。

舒尔康对杜姆康说："这位男子不是完全弃绝世俗了吗？若不是因为征战任务在身，我一定与他形影不离，和他一道崇拜安拉，为安拉效力，直到归真之日。我真想和他一道进帐篷，与他交谈上一个时辰。"

杜姆康说："我也有同样想法。可是，明天我们就将攻打君士坦丁堡了，我们还没有过这样的时辰。"

佟丹宰相听后，说：

"我也想见见德尔威士，但愿能为我祈祷献身于圣战，归见安拉。因为我已厌恶世俗。"

夜幕垂降之后，他们一起来到老太婆的帐篷里，只见老太婆正在做礼拜。他们走近老太婆，因慈悯她而都哭了起来。老太婆却根本不回头看他们。半夜时分，老太婆做完礼拜，向他们走去，问候他们，并且问道：

"你们来我这里有事吗？"

他们回答道：

"虔诚的礼拜人，难道你没听见我们围着你哭泣吗？"

老太婆说："站在安拉面前的人，身已不在人间，故听不见人的声音，也看不见任何人。"

他们说："我们希望你给我们谈谈你被俘虏的原因，并在今夜为我们祈祷祝福；在我们看来，今夜交谈，机会难得，比擒获艾弗里顿国王还宝贵。"

老太婆听完他们的话，说道："凭安拉起誓，如果你们不是穆斯林首领，我是不会向你们谈任何事情的，只会向安拉述说。我现在就向你们讲我被俘的原因。

"你们有所不知，我本居住在耶路撒冷，和一些人一起修功参悟。我对他们一向谦诚敬重，因为安拉赐予我谦虚和朴实的美德，从无自高自大的表现。碰巧一天夜里，我走到大海边，发现自己已道乘修行到了能在水面上行走的境界，不由得沾



沾自喜起来，心想：‘谁能像我这样在水面上行走呢？’从那之后，我的心变得冷酷起来，开始喜欢旅行，安拉要用灾难折磨我了。我到了罗马帝国，在那里住了一年，走遍了各个地方。每到一处，必拜安拉。当我到达这里时，我就登上一座山，山上有座修道院，名叫‘麦尔塔修道院’。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看见我，走来亲吻我的手，并对我说：‘你一来到罗马帝国，我就看到了你。你使我十分向往伊斯兰帝国。’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修道院里的一间小黑屋里；我进了小屋，乘我不备之时，他把门锁上，便扬长而去了。

“我一个人在里边呆了四十天，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麦图尔•哈纳企图把我饿死在里边。后来，有一天，一位名叫迪格亚努斯的大主教来到修道院，与之同来的还有十个仆童和他的女儿。大主教的女儿名叫泰玛丝，花容月貌，举世无双。大主教进了修道院，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便把我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大主教听完，说道：‘快把他放出来吧！现在剩下肉，喂鸟也不够了。’他们打开黑屋子一看，见我正站在神龛前顶礼膜拜、诵经、赞颂安拉。见此情景，麦图尔•哈纳说：‘哦，这真是一位神汉！’众人一听，一起朝我走来。

“大主教迪格亚努斯及其一伙也朝我走来，继之把我狠狠打了一顿。那时候，我真想一死了之。我责备自己，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我自高自大、借安拉赐予的力量骄傲自矜的报应！喂，我的心灵啊，你沾沾自喜，自鸣得意，难道你不晓得骄傲会惹怒安拉？难道你不晓得自大会使人心冷酷，引人下多灾海[1]吗？’

“之后，他们给我戴上枷锁，又将我送进了那间小黑屋。那间屋子的下面有个地窖，他们把我关在地窖里，每隔三天，给我一张大饼和一杯水。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大主教到修道院里来一趟。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儿泰玛丝时，小姑娘才九岁；我被囚禁十五年之后，再见到泰玛丝，她已是二十四岁的大姑娘了。

“泰玛丝姿色绝美，不论在我国，或在罗马帝国，都找不到比她更漂亮的姑娘。姑娘已经自许给耶路撒冷总督。不过，她常女扮男装，骑马随父亲外出；虽貌美无双，但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个姑娘。

“她的父亲大主教迪格亚努斯把自己的钱财都存在那座修道院里。不仅仅是这位大主教，凡是有贵重财宝的人，都将财宝存放在修道院里。因此，我亲眼看见那里金银财宝如山，还有数不清的古玩、宝石。那些钱财宝贝，有谁比你们更配得到呢？你们何不赶快行动，取出那些银钱财宝，用在穆斯林身上，尤其是奖励那些为安拉而战斗的勇士们。

① 地狱。



“这些商人们到了君士坦丁堡，卖掉了他们的货物，安拉有意赐恩泽给我，墙上那幅肖像画便向他们讲述了这件事情。商人们赶至修道院，一顿严惩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又拽着他的胡子，让他领他们到囚禁我的地窖，将我救了出来，然后把他杀掉了。他们生怕出什么意外，别无他路，只有逃跑。明天夜里，泰玛丝姑娘照例要到那座修道院里去，她的父亲和仆人们也将随之前往。

“如果你们想去看一看，那就带着我去，我将把你们领到大主教迪格亚努斯的金银库所在的山上。因为我亲眼见过他们拿出金杯银盏喝酒，且看到歌女们给他们唱阿拉伯歌曲。啊，歌女们的声音实在悦耳动听，倘若用在朗诵《古兰经》上，那该多好！如果你们有这种想法，你们就进到那座修道院，埋伏在那里，等迪格亚努斯及其女儿泰玛丝一到，你们就把泰玛丝抓住；说句实话，泰玛丝姑娘许配舒尔康总督或杜姆康国王，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他们听老太婆这么一说，都非常高兴，只有宰相佟丹觉得老太婆的话不入耳。佟丹之所以耐着性子听，完全为了照顾国王的情面。听了老太婆的那番长长的谈话，宰相扭过脸去，显然是对那些话感到吃惊、怀疑。

老太婆又说：“我真担心大主教到来之后，看见这草原上驻扎着这么多军队，他就不敢进修道院了。”

杜姆康国王立即令大军开往君士坦丁堡。他说：“我想带一百名骑兵，另外再牵上多匹骡子，直奔山上，抢出修道院中的金银财宝。”

说完，随即派人去喊侍卫官及诸位将领。众将领来到面前，杜姆康国王说：“天亮后，你们立即出发，开往君士坦丁堡。侍卫官，由你替代我出主意想办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鲁斯图姆，由你替代家兄指挥作战。你们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不在大军中的消息。三天之后，我们就去追赶你们。”

说完，杜姆康国王精选了一百名勇敢骑兵。随后由杜姆康、舒尔康、佟丹宰相带一百名骑士、骡子多匹和装钱用的数口木箱向老太婆札特•达瓦希说的那座修道院进发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杜姆康国王等人听了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的那番长长的一段话，都非常高兴，只有宰相佟丹觉得老太婆的话不入耳。

老太婆又说："我真担心大主教到来之后，看见这草原上驻扎着这么多军队，他就不敢进修道院了。"

杜姆康国王立即令大军开往君士坦丁堡。他说："我想带一百名骑兵，另外再牵上多匹骡子，直奔山上，抢出修道院中的金银财宝。"

说完，随即派人去喊侍卫官及诸位将领。众将领来到面前，杜姆康国王说："天亮后，你们立即出发，开往君士坦丁堡。侍卫官，由你替代我出主意想办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鲁斯图姆，由你替代家兄指挥作战。你们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不在大军中的消息。三天之后，我们就去追赶你们。"

说完，杜姆康国王精选了一百名勇敢骑兵。随后由杜姆康、舒尔康、佟丹宰相带一百名骑士、多匹骡子和装钱用的数口木箱向老太婆札特·达瓦希说的那座修道院进发了。

第二天天刚亮，侍卫官来到大队人马前，命令他们启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谁都认为杜姆康国王、舒尔康总督和宰相佟丹和他们在一起行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已带领人马向修道院开去了。

舒尔康、杜姆康兄弟及宰相佟丹一行人马，一直走到日落时分。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安排完毕，她手下的基督徒随行人员来见过她，亲吻她的双手和双脚，老太婆命令他们按照她的意图行事，那些人悄悄地溜走了。

夜幕降临之时，老太婆对杜姆康国王及其随行人员说："你们和我一起上山吧！你们带的人要少一些。"

杜姆康及手下人听到老太婆的安排，只留下五名骑士守在山脚下。德尔威士打扮的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眼见自己的计谋步步得逞，显得精神格外抖擞。杜姆康见此情景，赞叹道："凭安拉起誓，这样精明的德尔威士，我压根儿还没见过！"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早就用信鸽向希腊国王艾弗里顿传去了情报，将发生的



情报一一写明。信的末尾写道：

> 欲请国王陛下立即派一万名罗马精兵强将，悄悄开到此山脚下，以防被伊斯兰大军发现，继而开进修道院，埋伏在那里，等待我带着穆斯林国王及其兄弟去修道院。我已骗过那国王兄弟二人，将带他俩前往，同行的还有宰相佟丹及一百名骑兵。我将把修道院里的十字架交给他们。我已下定决心杀死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因为此计的成功非以他死为代价不可。一旦此计成功，穆斯林们则一无立足之地，二无人为之炊火造饭，只有退回他们的老家去。至于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主教，也就只能为基督徒和十字架殉身献魂了。感赞之词始终归于耶稣基督。

信鸽飞回君士坦丁堡，养鸽人见之，立即取下那封信，呈送到艾弗里顿国王手中。国王读罢信，当即选定骑士，或配宝马良驹，或配明驼快骡，各自带上干粮，奔赴那座修道院。

杜姆康、舒尔康和宰相佟丹由德尔威士打扮的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带路，走进那座修道院，看见德尔威士麦图尔•哈纳向他们走来。老太婆说："把这个可恶的逆贼杀掉！"

众壮士一起涌上去，手起剑落，顿时结果了麦图尔•哈纳的性命。

老太婆带着他们来到"还愿堂"，但见那里珍宝无数，金钱成堆，比老太婆向他们描述的还要多。他们将金银财宝聚集起来，装入箱子里，打成驮子，准备用骡子驮走。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泰玛丝没有露面，也没有看到她父亲身影，因为他们害怕穆斯林大军。

杜姆康在修道院里等着泰玛丝，第一天、第二天过去了，仍不见人来。

第三天，舒尔康说："凭安拉起誓，我不知道我们的大部队的进军情况如何，实在放心不下。"

杜姆康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大笔钱，我认为泰玛丝和别的人，因为看到罗马大军惨败的情况，谁也不会到这座修道院里来了。因此，我们应该满足于安拉赐予我们的财富，立即离开这里，但愿安拉默助我们攻克君士坦丁堡。"

随后，他们下了山。老太婆因为担心他们看破她的计谋，没有阻拦他们。

杜姆康一队人马来到一条狭路，忽见万余名基督徒骑兵出现在那里；这就是老太婆札特•达瓦希阴谋埋伏下的大军。

基督徒看见杜姆康的人马，立即包抄，挥舞长矛，拔出利剑，厮杀开始。基督徒





们喊声阵阵，寒光闪烁，羽箭飞鸣。

杜姆康、舒尔康和佟丹宰相见这支异教徒如此人多势众，敌我众寡悬殊，禁不住发问道："究竟是谁把我们的行踪告诉这支大军的？"

舒尔康说："弟弟，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而是应该挥剑、射箭、厮杀，要下定决心，振作精神，奋勇向前！这条狭路，实际上是条羊肠小道，仅有两个出口。凭安拉和非阿拉伯人的先贤起誓，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狭窄，纵然他们有五千人马，我也定会把他们全部杀光。"

宰相佟丹说："即使我们有一万人马开入如此狭窄之地，也是无济于事的。不过，安拉会默助我们战胜异教徒的。我对这条狭路了如指掌，我知道这里有许多可以隐身之处。我随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征战此地，包围君士坦丁堡时，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这里有比冰雪还凉的冷水。我们应该振奋精神，趁基督徒大军尚未全部赶到，从这条狭路冲出去，如果敌人抢占山头，向我们投石，到那时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杜姆康一行人马迅速开始从狭路撤离。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见此情景，便开口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把自己许给了安拉，一心为安拉而战斗，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凭安拉起誓，我被囚禁地下达十五年之久，从未埋怨过安拉给我安排的命运。将士们，勇敢地为安拉而战斗吧！勇敢战斗者，天堂将是他的归宿地；不战斗者，不可能得到荣光。"

穆斯林将士们听完这位假德尔威士的话，心中的忧虑、愁思顿时烟消云散，一个个镇静下来，这时基督徒们开始向他们发动猛烈进攻，剑与矛向他们的脖颈刺来，有的人不幸倒了下去。

穆斯林们服从安拉的意志，与敌人展开激战，挥舞剑矛，向敌人猛冲狠刺。

杜姆康奋勇杀敌，大显身手，但见敌军五个、十个地人头落地，死者不计其数。正当此时，那个可恶的老太婆挥剑示意，为基督徒大军鼓气加油。胆怯者纷纷逃向老太婆，而老太婆则暗示他们去杀舒尔康。他们明白老太婆的暗示，一队又一队地冲向舒尔康，而舒尔康则挥刀舞剑，力克敌军，敌人一队又一队地败在舒尔康的刀剑下。舒尔康眼见自己随心应手，每每得胜，还以为沾了那个假德尔威士的老太婆的福。舒尔康心想："这位德尔威士得到了安拉的特别关照。正是他增强了我的斗志，以其真诚愿望助我战胜异教徒。基督徒们害怕我，不敢向我发动进攻，而是见我就逃跑，根本不敢与我交战。"

穆斯林将士们一直战斗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他们因遭劫和被石击，疲惫不堪，就在狭路上找了处山洞栖身休息。那天，他们当中共有四十五人捐躯。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便开始找那个假德尔威士、真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结果踪影全无，觉得很是难过。他们说："也许他已经牺牲了。"

舒尔康说："我们看见他用手势为勇士们鼓气加油，并为他们朗诵经文。"

正在他们谈论之时，可恶的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忽然出现，只见她提着基督徒的头领、大主教的首级。原来那位首领本是一个性情倔强的大汉，是中了一位土耳其籍士兵之箭而被安拉送往多灾海去的。基督徒军眼见自己的首领被射杀，一齐冲向那个穆斯林士兵，数口宝剑扬起，那个穆斯林战士迅速被安拉送入了天堂。可恶的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则趁机割下那位死首领的脑袋，来到舒尔康、杜姆康和宰相佟丹的面前。

舒尔康看见老太婆，一跃而起。他说："勇敢的穆斯林，赞美安拉，我终于看见了你。"

老太婆说："孩子，今天我本准备献身的，因此冲锋陷阵，深入敌军之中，而他们十分怕我。当你们分头杀敌时，我真有些嫉妒你们。于是，我便向他们的头领大主教冲了过去。他们这位头领有千夫不挡之勇，而我却上去削掉了他的首级，没有一个异教徒敢于挨近我。你们瞧，我把他的首级带到了你们面前……"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斯林将士们一直战斗到夕阳西下。正当人们寻找老太婆时，札特•达瓦希提着基督徒头领的首级来了。原来那位首领本是一个性情倔强的大汉，是中了一位土耳其籍士兵之箭而被安拉送往多灾海去的。基督徒军眼见自己的首领被射杀，一齐冲向那个穆斯林士兵，数口宝剑扬起，那个穆斯林战士迅速被安拉送入了天堂。

可恶的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则趁机割下那位死首领的脑袋，来到舒尔康、杜姆康和宰相佟丹的面前。

舒尔康看见老太婆，一跃而起。他说："勇敢的穆斯林，赞美安拉，我终于看见了你。"

老太婆说："孩子，今天我本准备献身的，因此冲锋陷阵，深入敌军之中，而他们十分怕我。"当你们分头杀敌时，我真有些嫉妒你们。于是，我便向他们的头领大主教冲了过去。他们这位头领有千夫不挡之勇，而我却上去削掉了他的首级，没有一个异教徒敢于挨近我。你们瞧，我把他的首级带到了你们面前，以便增强你们的斗志，好让你们奋勇挥剑杀敌，使安拉欢喜满意。我想和你们一道参加战斗。我想加入到你们的大军中去，即使他们已迫近君士坦丁堡城门之下。我将给你们搬两万名援军来，消灭这些异教徒。"

舒尔康说："穆斯林，谷地狭路已经被异教徒堵死，你怎样去搬救兵呢？"

老太婆说："安拉会蒙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我的身影；即使有人看见我，也不敢接近我。到那时，我会隐身于天地之中，安拉将替我消灭敌人。"

舒尔康说："德尔威士，你说得很对。我亲眼见识过你勇斗敌人的场面。你若能夜初前往，是再好不过的了。"

老太婆说："我立即动身，你若想跟我一道前往，不让任何人看见你，那就请马上行动。假如你弟弟也想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带上他，别人就再也不能去了。因为安拉宠爱者的影子只能掩蔽二人。"

舒尔康说："我不能丢下我的朋伴啊！不过，我弟弟杜姆康如果乐意前往，那





倒没什么不便，好让他挣脱这种困境。因为他是穆萨的堡垒，又是'安拉之剑。'如果他愿意，就让他带着佟丹宰相，或由他亲自挑选一个人，也好搬来一万援兵，助我们消灭这些敌人。"

一番商量之后，他们就此达成一致。片刻过后，老太婆说："你们慢些行动，我先动身，侦察一下那些异教徒的情况，看看他们正在熟睡，还是都醒着。"

舒尔康说："我们要和你一道出去，把我们的一切都托付给安拉了。"

"如果我依了你们，你们可不要埋怨我；出了事，只能自己埋怨自己。依我之见，我先行动，你们稍晚一步，让我先打探一下他们的情况。"

舒尔康说："好吧，你先去吧！不过，行动要快点儿，不要迟误，我们等着你回来报告消息。"

老太婆起身走了出去。

老太婆走后，舒尔康对杜姆康说："多亏了这位虔诚的德尔威士！假若没有这位神通广大的德尔威士，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杀死敌军那个大主教。这位德尔威士功劳非凡哪！由于那个大主教丧命疆场，异教徒大军一片混乱，元气大伤。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位勇猛善战、精明强悍的指挥官。他削下了那个基督徒的首级，使敌军大乱，帮了我们的大忙……"

他们正谈话时，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突然回来了。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来到杜姆康国王、舒尔康总督和宰相佟丹面前，得意洋洋地说："我敢担保你们能战胜基督徒大军！"

君王杜姆康、总督舒尔康和宰相佟丹连声感谢眼前这位假德尔威士，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又设下了新的计谋，等待他们上圈套。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问："当世大王杜姆康在哪儿？"

杜姆康应声来到老太婆面前。老太婆说："带着你的宰相，跟我走就是了。我们包围君士坦丁堡去！"

其实，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已把计谋通知了基督徒大军。基督徒大军的将士们听后，个个跃跃欲试，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他们转而又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杀死了我们勇敢无比的主教将军，我们非要他们抵命不可！"当老太婆说她将把穆斯林国王带来时，他们说："你把他带来之后，我们要把他送到艾弗里顿国王那里去，要他听候我们国王的发落。"

杜姆康国王安排妥当，便和佟丹宰相跟着老太婆出发了。老太婆对二人说："前进吧！愿安拉护佑你们。"

杜姆康和宰相回答："赞美安拉。"

此时此刻，命运之箭已向这位国王及宰相射来。

老太婆带着杜姆康和佟丹宰相走了不多时，来到一条狭路上，进入了基督徒大军的包围圈。基督徒大军看见他们，并没有上前阻拦，因为老太婆已叮嘱过他们。

杜姆康和佟丹宰相见基督徒军没有出来拦截他们，还以为基督徒的眼睛真被安拉蒙盖住了。佟丹宰相说："凭安拉起誓，这是为什么？莫非看的是这位德尔威士的面子？无疑这位德尔威士坐静到了神通广大的地步。"

杜姆康说："凭安拉起誓，我认为那些异教徒都是瞎子；我们能看见他们，而他们，根本看不见我们。"

二位正在连声赞美假德尔威士、真骗子老太婆的道乘修行恩德之时，基督徒大军向他俩冲了过来，将二人捆绑起来。他们问二人："还有人跟着你俩吗？我们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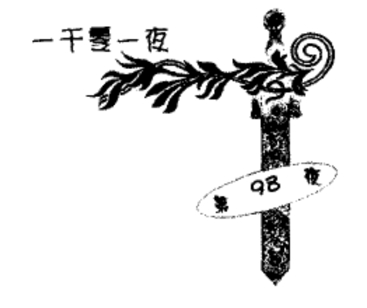
"难道你们看不见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人吗？"

"凭耶稣基督、德尔威士、教长和大主教起誓，我们只看到你们俩，没看见第三个人。"

杜姆康说："凭安拉起誓，这都是安拉对我们的惩罚呀！"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杜姆康国王和佟丹宰相正称赞那个假德尔威士、真骗子老太婆的道乘修行恩德之时，基督徒大军冲了过来，将二人捆绑起来。他们问二人：

“还有人跟着你俩吗？我们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

杜姆康和佟丹宰相回答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人吗？”

“凭耶稣基督、德尔威士、教长和大主教起誓，我们只看到你们俩，没看见第三个人。”

杜姆康说：“凭安拉起誓，这都是安拉对我们的惩罚呀！”

接着，基督徒军立即将二人绳捆索绑，交给兵士看管。二人这才相互叹息道：“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如今，比遭难更艰难的下场已经降临在我们头上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舒尔康的情况。

那天夜里，舒尔康在山洞里度过。次日天亮，他开始整顿部队，准备与基督徒大军决战。舒尔康为部下鼓劲，答应日后重赏将士。随后，将士们荷剑持矛，向着敌军冲去。

基督徒大军远远地望着穆斯林军，对他们喊道：“穆斯林们，我们已经俘获了你们的国王和掌管你们事务的宰相。你们如若再不撤兵，我们必将把你们全部消灭，一个不留。假若你们即刻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我们将带你们去见我们的国王，他将与你们进行和平谈判，准许你们平平安安返回你们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家园。你们不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伤害你们。如果你们有这种好的想法，你们必有好运降临；假若你们拒绝，那么，我们只有消灭你们。我们已经把话对你们说明，这也是我们对你们的最后忠告。何去何从，你们掂量吧！”

舒尔康听敌人这样对他喊话，确信弟弟杜姆康和佟丹宰相已被敌人俘虏，心中不胜万分难过，眼泪潸然下落，顿感周身酸软无力，自信非死不可。舒尔康心想：“究竟他俩被俘的原因何在呢？莫非他俩对德尔威士不礼貌，或者不听德尔威士的话？他俩究竟怎么啦？”

穆斯林勇士奋勇上阵，开始与基督徒大军厮杀了。基督徒中许多人死于穆斯林的剑矛之下。那一天，谁是真正的勇士，谁是胆小鬼，表现得一清二楚。战场上马蹄声碎，剑矛被鲜血染红。基督徒大军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向穆斯林大军猛扑过来。舒尔康率部下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争先恐后，直杀得整个峡谷中血流成河，尸横山坡。

夜幕降临时，双方才鸣金收兵，各回营地。穆斯林们返回山洞中，所剩人数已经不多。那一天，他们又有三十五名骑士阵亡，虽然他们杀死了几千敌人及其骑兵。

舒尔康眼见此情此景，非常难过。他对部将们说："你们看如何是好呢？"

部将们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听凭安拉的安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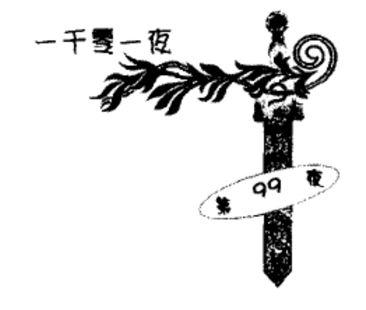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晨，舒尔康对部将们说："倘若你们再要出战，必将一个也剩不下。因为我们所余人员少，干粮少，水也不多了。依我之见，你们要拔剑出鞘，坚守山洞口，不让任何敌兵攻入。也许德尔威士已经到达穆斯林大军营地，不久即有万名援兵来解救我们，助我军杀退基督徒大军。兴许异教徒们根本没有发现德尔威士及其随行人员。"

"这个主意好！毫无疑问，这个办法行得通。"部将们异口同声。

说罢，穆斯林将士冲到山洞口，荷枪持剑，坚守山洞口，凡欲冲入山洞的异教徒兵士，均一一死在穆斯林剑矛下。他们监守洞口，奋力抗击敌人，一直坚持到红日西沉，夜幕降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斯林们返回山洞中，所剩人数已经不多。那一天，他们又有三十五名骑士阵亡，虽然他们杀死了几千敌人及其骑兵。

舒尔康眼见此情此景，非常难过。他对部将们说："你们看如何是好呢？"

部将们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听凭安拉的安排了。"

第二天清晨，舒尔康对部将们说："倘若你们再要出战，必将一个也剩不下。因为我们所余人员少，干粮少，水也不多了。依我之见，你们要拔剑出鞘，坚守山洞口，不让任何敌兵攻入。也许德尔威士已经到达穆斯林大军营地，不久即有万名援兵来解救我们，助我军杀退基督徒大军。兴许异教徒们根本没有发现德尔威士及其随行人员。"

"这个主意好！毫无疑问，这个办法行得通。"部将们异口同声。

说罢，穆斯林将士冲到山洞口，荷枪持剑，坚守山洞口，凡欲冲入山洞的异教徒兵士，均一一死在穆斯林剑矛下。他们监守洞口，奋力抗击敌人，一直坚持到红日西沉，夜幕降临。

夜幕垂降后，舒尔康再点部将，发现仅剩下二十五名勇士。

这时，基督徒大军的兵士们相互议论说："我们与穆斯林交战，已打得精疲力竭。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

有的基督徒战士说："继续打吧！他们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如果我们攻不进山洞，我们就放火烧。倘若他们缴械投降，尚可保全性命，就当我们手下的俘虏。假若他们顽抗到底，我们就把他们当作柴火，扔进火堆，以供目击者借鉴。这样，耶稣既不会慈悯他们的先辈，也不会让他们在基督的土地上立足。"

话音未落，基督徒将士们已经把柴火堆到山洞口前，顷刻之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舒尔康眼见洞口火焰熊熊，他及手下人都认为定死无疑。

正当此时，基督徒军中的一位主教将军出现了。他对示意烧死穆斯林的指挥官说："即使要杀死他们，也要在艾弗里顿国王面前开斩，以便让大王解心头之



恨。我们应该活捉他们，明天把他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让国王按自己的意愿处置他们。"

"这个主意好！"众基督徒士兵异口同声。

基督徒兵士冲进山洞，将已经被烈焰熏倒的穆斯林将士们捆绑起来，派人加以看守。

夜幕降临，基督徒大军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他们开始大吃大喝起来，饮酒作乐，直喝得个个酩酊大醉，人人东倒西歪，横躺竖卧。

舒尔康、杜姆康及穆斯林将士们被绳索捆绑关押在一起。舒尔康看见弟弟，悄悄凑上前去，说："你看我们想个什么办法逃脱呢？"

杜姆康说："凭安拉起誓，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如今，我们已经变成笼中之鸟了。"

舒尔康怒气盛极，长长地叹了口气，因为用力过猛，将绳索挣断，两手顿时得以自由活动，只觉得眼前一片光明。

舒尔康悄悄走近看守头目，见其已昏昏入睡，便伸手从看守的口袋里掏出枷锁钥匙，为杜姆康、宰相佟丹和其余被铐着的穆斯林们一一打开枷锁，然后快步走到杜姆康和佟丹跟前，悄声说："我想杀那三个看守，然后扒下他们的外衣，我们穿上，就成了罗马士兵模样，混在他们当中，谁也认不出我们来了。之后，我们相机行事，迅速去找我们的大队人马。"

"这个办法不行啊！"杜姆康说，"假若我们杀了他们，万一有人听到声音，基督徒们就会注意起我们来；到那时，他们会杀掉我们的。我看，我们最好先赶到狭路口外去。"

大家表示同意杜姆康的办法。

他们立即动身，悄悄行至狭路口外不远的一个地方，只见那里拴着一些马匹，骑手们都在熟睡之中。

舒尔康对弟弟杜姆康说："我们立即动手，每人牵一匹马。"

二十五人同时行动，各牵了一匹马。承蒙安拉默助，那些基督徒骑兵谁也没有觉察到，仍然都在沉睡之中。

接着，舒尔康轻手轻脚走近基督徒骑兵，悄悄拿起他们的利剑和长矛，策马扬鞭，直到每个将士既有坐骑，又有武器，然后纵身上马，飞驰而去。

基督徒将士们依旧在醉酒中。在他们看来，任何人都不可能为杜姆康、舒尔康及其穆斯林俘虏松绑，因此，他们插翅难逃。

杜姆康一行挣脱被俘的处境之后，策马扬鞭，不多时便来到了安全地带。这





时，舒尔康勒马回望，对将士们说："你们不要担惊受怕了！因为有安拉庇护我们，我们安然无恙。我有一个想法，但愿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什么想法？"将士们问道。

舒尔康说："我希望你们登上山顶，同声高喊'安拉至大'、'伊斯兰大军来啦！伊斯兰大军来啦！'我们也高声同时呼喊'安拉至大'。这时，醉意朦胧的基督徒大军就会乱作一团，认为伊斯兰大军真的来了，便会从四面八方进行包围；因为酒醉与睡意交加，他们会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互相混战，自相残杀。我们趁此机会，用他们的宝剑割下他们的首级，就像囊中探物，轻而易举，不战而胜！让他们自相残杀到天明。"

杜姆康说："这个主意不合适。我们最好一声不吭，连夜去找我们的大军。因为我们一喊'安拉至大'，敌人就会注意我们，然后追赶我们。我们可就一个也逃不掉了。"

舒尔康说："凭安拉起誓，即使他们注意到我们，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你们同意这个意见，因为这个办法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大家表示同意舒尔康的办法，旋即登上山顶，开始高声呼喊："安拉至大！安拉至大……"

整个大山和林木、巨石，因为敬畏伟大的安拉，亦同声呼喊着"安拉至大"。

基督徒将士们听到喊声，不禁一阵惊叫……。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杜姆康国王和舒尔康商量冲出基督徒军围困的办法，舒尔康说："我希望你们登上山顶，同声高喊'安拉至大'、'伊斯兰大军来啦！伊斯兰大军来啦！'我们也高声同时呼喊'安拉至大'。这时，醉意朦胧的基督徒大军就会乱作一团，认为伊斯兰大军真的来了，便会从四面八方进行包围；因为酒醉与睡意交加，他们会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互相混战，自相残杀。我们趁此机会，用他们的宝剑割下他们的首级，就像囊中探物，轻而易举，不战而胜！让他们自相残杀到天明。"

杜姆康说："这个主意不合适。我们最好一声不吭，连夜去找我们的大军。因为我们一喊'安拉至大'，敌人就会注意我们，然后追赶我们。我们可就一个也逃不掉了。"

舒尔康说："凭安拉起誓，即使他们注意到我们，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你们同意这个意见，因为这个办法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大家表示同意舒尔康的办法，旋即登上山顶，开始高声呼喊："安拉至大！安拉至大……"

整个大山和林木、巨石，因为敬畏伟大的安拉，亦同声呼喊着"安拉至大"。

基督徒大军将士听到喊声，不禁一阵惊叫，清醒过来，急匆匆相互喊起，拿起武器。他们说："敌人进攻我们了。凭耶稣基督起誓，穆斯林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趁敌人乱作一团，相互厮杀之机，穆斯林们冲过去，基督徒大军死伤人数只有伟大的安拉知道。他们果然在夜色中相互拼杀起来，死伤无数。

天亮之后，基督徒大军发现俘虏踪影不见。他们的将领们说："这种事情，就是那些俘虏们干的。赶快行动起来，追击他们，让他们吃吃苦头吧！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

基督徒大军知道上了当，随即一个个飞身上马，追击穆斯林们去了。

没过多时，基督徒军追上杜姆康的人马，立即将穆斯林们包围起来。

杜姆康见此情景，惊恐不安。他对舒尔康说："我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起抵抗。"





舒尔康一言不发。杜姆康冲下山去，其余的人高呼着“安拉至大”的口号，跟着杜姆康下了山，决心为安拉献身，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狭路相遇，拼杀开始，战斗激烈，穆斯林们一个个视死如归。

正当这时，远方突然响起“安拉至大”的喊声，惊天动地，回荡在峡谷中。杜姆康一听便知是自己的援军到了，顿时精神抖擞，斗志更旺。舒尔康带人向基督徒们冲杀过去，他们高声呼喊着：“安拉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大地在颤抖，就像是地震。基督徒大军散乱在山坡上，穆斯林追了过去，奋力刺杀，只见基督徒被杀得溃不成军，兵士人头纷纷落地。杜姆康带领左右冲锋陷阵，战斗一直进行到红日西沉。

当天夜里，穆斯林们相互祝贺，沉浸在胜利的欢悦之中。

第二天清晨，旭日照亮大地，只见迪拉姆军将领鲁斯图姆和土耳其军将领白赫拉姆两位将军赶到，个个如狮似虎，大队威武雄壮。

骑士们看见杜姆康国王，立即离鞍下马，上前问候，向国王行吻地礼。杜姆康对他们说：“穆斯林大胜，基督徒败北，可喜可贺。”

他们相互祝贺，期盼平安，期待清算之日获得嘉奖。

大将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之所以率手下人马赶来，原因在于他们率领穆斯林大军迫近君士坦丁堡时，发现基督徒大军已登上城墙，占据了城堡、要塞，在各个堡垒里都做好了准备，由此判断基督徒大军已经得知伊斯兰大军进攻京城的消息。守城的军队听到刀枪剑戟的撞击声和人喊马嘶声，看到了伊斯兰大军的旗帜。他们眼见尘土飞扬，马蹄声传入耳际，大队人马如乌云、似蝗虫，铺天盖地而来，继而听到穆斯林们诵读《古兰经》和赞颂安拉的呼声。伊斯兰大军迫近君士坦丁堡城下，基督徒大军人多势众，如同汹涌大海，已在城头严阵以待，而且男女老少都出动了。

原来这都是那个老奸巨猾、善于伪装、诡计多端的老太婆札特•达瓦希预先送去的情报计划筹谋好的。

伊斯兰大军见此情景，土耳其将领白赫拉姆对迪拉姆军将领鲁斯图姆说：“我们已经处在城头敌军的威胁之下，你们看哪，城楼上敌兵势众，简直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基督徒们的兵力比我们多百倍。看来定有奸细通风报信，透露了我们进军的情报，所以我们才面临着不计其数、难以征服的敌军守城。如今，我们的杜姆康国王、舒尔康总督及宰相佟丹又不在军中，敌军会因此向我们发动猛攻；弄不好，我们会插翅难飞，全军覆没。因此，依我之见，我们立即带领两万骑兵，前往麦塔尔修道院和穆鲁赫草原去找我们的兄弟和战友。你们若赞同我的主张，我相信



我们能够挣脱敌人的围困,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你们如不听我的,必然凶多吉少,日后可不要抱怨我。我们要快去快回。凡事要从坏处着想才是。"

白赫拉姆将军的意见立即为大家接受,随后挑选了两万名骑兵,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穆鲁赫草原和麦塔尔修道院进发了。

这就是两万名穆斯林骑士开来的原因。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用阴谋诡计,诱使杜姆康国王、舒尔康总督和佟丹宰相以及百名骑手落入基督徒大军手中之后,她抓住一匹马,对基督徒们说:"我想去追赶穆斯林大军,设法消灭他们。他们现在君士坦丁堡。我将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统帅已经丧命。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必然军心动摇,一片混乱,四分五裂,一蹶不振。之后,我再去见艾弗里顿国王和我的儿子哈杜布国王,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俩,他俩会立即向穆斯林发动进攻,举兵消灭他们,把他们杀个一干二净,不留一兵一卒。"

说罢,老太婆纵身上马,连夜赶路。

次日天亮时分,老太婆眼见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的大军出现在视野里,便急忙躲进树林,把坐骑藏在林中,自己走了出来。她边走边想:"也许穆斯林大军在君士坦丁堡一战吃了败仗,如今败逃回来了。"当她稍稍走近时,看清了旗帜,确信正是穆斯林大军,但看上去毫无丧气的样子,知道他们并非败逃而归,亦不是担心他们的国王和同伴出什么意外。

见此情景,老太婆加快了脚步,继而像疯狂的魔鬼一样,跑向穆斯林大军。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们说:"安拉的大军,去消灭魔鬼吧!"

白赫拉姆将军看见老太婆,立即翻身下马,上前行吻地礼,然后说:"安拉的友人,有什么消息?"

"大事不好啊!我们的壮士们获得了麦塔尔修道院的钱财宝贝后,正想开往君士坦丁堡时,不料突然出现一队基督徒人马……"

老太婆把那番话重复了一遍,有意以谣言惑众,恫吓穆斯林大军。她接着说:"大部分将士都已阵亡,仅留下了二十五人。"

白赫拉姆说:"德尔威士,你是何时与他们分手的?"

"就在昨夜。"

"赞美伟大安拉赋予你非凡能力,一夜之间,仅拄一根枣椰树枝,凭两条腿,能跨越这么远的路程。你真是蒙受天启的飞毛腿圣贤者。"

白赫拉姆听完老太婆的话,惊异不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随即纵马驰骋,并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我们的辛苦白费了。我们的国王及其通行者都已沦为俘虏,我们怎不忧伤?"



之后，穆斯林大军立即纵马飞奔，日夜兼程，全速前进。

拂晓时分，穆斯林大军赶至狭路口，见杜姆康国王、舒尔康总督正高声呼喊“安拉至大”，并连声赞颂安拉，白赫拉姆将军即率人马将基督徒军包围如同山洪暴发，将敌人卷向荒原。穆斯林大军呼喊声惊天动地，令敌人丧胆，使大山生畏。

天亮了，旭日照耀大地，杜姆康国王雄姿英发，出现在穆斯林大军面前；如前所述，他们相互祝贺，欢呼雀跃；将士们相继走来，向国王、总督行吻地礼。国王及舒尔康把山洞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将士们听后，无不惊异万分。

他们相互说：“我们赶快进军君士坦丁堡吧！我们的战友们正等在那里，我们的心挂念着他们。”

穆斯林大军簇拥着杜姆康国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启程向君士坦丁堡进发了。杜姆康国王为穆斯林们鼓劲打气，他吟道：

千谢与万赞，
理当归于安拉。
安拉默助我们，
成功在伟大事业上。
少年时道德主呵护，
曾流落做客异乡。
今仍然依靠主，
胜利才会有希望。
主给我钱财，
更赐我恩泽浩荡。
主给我利剑一把，
令我的勇气加倍增长。
主赐予我王荫，
帝业必万古兴旺。
赐我慷慨大志，
主的恩泽光芒万丈。
尽管前进路上千重困难，
均已平安闯过；
遵照主的旨意，
遇事与宰相商量。





感赞安拉恩重如山，
罗马大军兵败沙场。
英雄们凯旋荣归之日，
个个身着带血的戎装。
主赐予我胜利者英姿，
敌人退败步履踉跄。
把敌人消灭在山谷里，
但见敌尸四下横躺。
饮酒时又喝咖啡，
好像把着送命觞。
战舰全部归我，
我们的党旗帜在海上陆上飘扬。
又见一德尔威士来，
将我的功绩传遍城乡。
报仇本是我的宏愿，
声誉远播四面八方。
英勇将士遭敌杀，
鲜血洒在疆场；
他们的英名与河山长存，
英魂升入天堂。

杜姆康吟完诗，哥哥舒尔康祝他平安顺利，杜姆康则对哥哥的壮举表示谢意。之后，他们策马扬鞭，急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去与他们的大军会合。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杜姆康吟完诗，哥哥舒尔康祝他平安顺利，杜姆康则对哥哥的壮举表示谢意。之后，他们策马扬鞭，急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去与他们的大军会合。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与白赫拉姆、鲁斯图姆二位将军见过面后，回到树林中，牵出自己的马，纵身上马，扬鞭飞驰，一直来到包围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大军的驻地。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离鞍下马，牵着马来到侍卫官的大帐。侍卫官看见老太婆，立即站起身来，向她示意，然后说："欢迎虔诚的德尔威士！"

随后问起修道院的情况，老太婆编造了一番骇人听闻的假话，然后说：

"我真为鲁斯图姆、白赫拉姆二位将军担惊受怕呀！"

"此话从何说起？"侍卫官问。

"我遇到了他俩，让他俩率领着大军，我让他俩带着军队为杜姆康国王救驾去了。但是，二位将军只带着两万人马，而异教徒的人马要比他们的多得多。现在，我希望你马上派兵追他们去，以防他们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你们行动要快呀！"

侍卫官及手下将士听"德尔威士"这样一说，不禁个个周身乏力，纷纷哭泣落泪。

老太婆说："求助于伟大的安拉，忍受这巨大的灾难吧！在穆圣的民族中，有你们效法的榜样。天堂里有亭台楼阁，那是安拉为英勇献身的烈士准备的。人固有一死，但为主道而死是至高无上的。"

侍卫官听老太婆这样一说，连声为白赫拉姆将军祈祷。有位部将，名叫泰尔卡什，是白赫拉姆将军的弟弟。侍卫官立即挑选万名精兵，令泰尔卡什率领立刻上路，日夜兼程，赶至杜姆康国王所在的地方。

次日天亮，舒尔康见远处扬起一片烟尘，不禁为穆斯林军感到担心。他说："有一队人马正向我们开来。如果来者是穆斯林军，那么，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假若来者是基督徒军，那么，命中注定之事，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舒尔康走到弟弟杜姆康跟前，对弟弟说："你千万不要害怕！我将以我的生命





为你赎身，坚持抗击逆贼。如果这些人是伊斯兰大军，自然福上添福；假若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一定要同他们搏斗。但是，在我死之前，我想见那位虔诚的德尔威士一面，求他为我祈祷一番，让我殉身成仁。”

正当此时，军旗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旗上写着：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舒尔康高声喊问：“穆斯林们好吗？”

“很好！”来军异口同声回答，“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因为担心你们出什么意外。”

将领随即离鞍下马，上前向舒尔康行吻地礼，问道：“主公，国王、佟丹宰相、鲁斯图姆和我哥哥白赫拉姆都好吗？他们全都平安无事吗？”

“都好，都好！”舒尔康回答，“是谁把我们的消息告诉你们的？”

“是那位德尔威士。他说他遇见了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他派他俩来解救你们。他还说，基督徒大军包围了你们。而且说敌人人马比我们多。可是，我到这里一看，情况完全相反，你们是胜利者呀！”

舒尔康问：“那个德尔威士是怎样到你们那里去的？”

“步行去的……他一天一夜走了一个快马骑士十天走的路程。”

“那么，他一定是受安拉宠爱的修道人。他现在哪里？”

“我们把他留在我们的大部队那里了。他一直在鼓励我们同基督徒军作战。”

舒尔康听后感到高兴，感赞安拉护佑他们及德尔威士安然无恙，感赞安拉悯慈在战斗中捐躯的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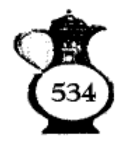
他们说：“这都是天意啊！”

他们交换情况后，立即策马上路了。

正当此时，突见前方荡起一缕烟尘，顷刻间天昏地暗……

舒尔康定神细看，说：“我真担心前方这队人马是基督徒大军，他们已经打败了伊斯兰军队，因为这烟尘势头极大，铺天盖地，把东方和西方的天空都遮住了。”

烟尘下出现一黑色烟柱，升腾直上，朝着他们移动而来，令人望而周身战栗，比世界末日来临还要可怕。舒尔康派几名骑士纵马前往侦察，以便探明原因。临近一看，但见来者是那位假德尔威士、真老太婆，骑士们离鞍下马，争相亲吻老太婆的双手。老太婆高声喊道：“优秀的民族，黑暗中的明灯啊，异教徒趁穆斯林们在帐篷里安歇时，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致使他们营地遭毁，备受折磨。你们赶快上





马去救穆斯林兄弟吧！”

舒尔康一听，不由得心惊肉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忙离鞍下马，上前亲吻老太婆的双手和双脚。杜姆康及将士们亦仿效舒尔康，争相向老太婆行礼、问候。但是，唯有佟丹宰相仍然稳坐鞍上，无动于衷。

佟丹宰相对舒尔康说："凭安拉起誓，我打内心里厌恶这个德尔威士。因为我知道，凡在宗教上夸夸其谈的人，无一不是为非作歹之徒。你们不要理睬他，还是追赶你们的伙伴去吧！这种人是不会得到安拉慈悯的。我曾随先王欧麦尔·努阿曼多次征战此地，对这里了如指掌。"

舒尔康说："不要这样胡乱猜疑吧！你没看见这位德尔威士一直在激励穆斯林们舞剑挥矛勇敢杀敌吗？他总是和我们一起战斗，鼓舞我们的斗志。不要背后说人家的坏话；背后说人家的坏话是会伤人的，说好人的坏话是有害的。你看哪，假若不是安拉喜欢他，决不会让他跟随我们长途跋涉，而是早就把他抛入苦海里去了。"

随后，舒尔康下令给假德尔威士、真老妖婆一匹努比亚[1]骡子，让他骑乘，并且说："虔诚的德尔威士，你骑这匹骡子吧！"

老太婆不肯上前接受舒尔康总督的奖励，拒绝骑乘骡子，表现出一种诚于追求苦炼的气质，她这样做，原来是为了达到某种路人不知的目的。他们不知道这位表现虔诚的德尔威士，正是诗人笔下的那种阴阳人：

心中藏奸计，
礼拜又戒斋；
奸计一旦得逞，
礼拜戒斋皆抛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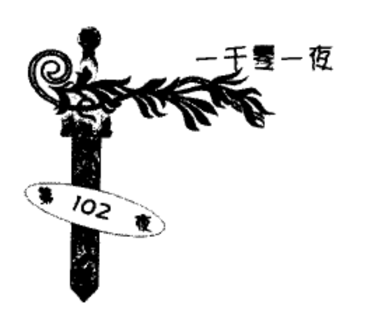
老太婆坚持在战马与士兵们当中徒步行走，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伺机扑向猎物。她还边走边高声朗诵《古兰经》，同时不住地赞美安拉。

舒尔康一行人马赶上伊斯兰大军时，见他们处境艰难，侍卫官正濒临着惨败的边缘，矛飞剑舞，敌我几乎同归于尽，形势危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

① 古努比亚国在今埃及南部，以产优良品种的骡子而著名。



第一百零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舒尔康下令给假德尔威士、真老妖婆一匹努比亚骡子，让他骑乘，并且说："虔诚的德尔威士，你骑这匹骡子吧！"

老太婆不肯上前接受舒尔康总督的奖励，拒绝骑乘骡子，表现出一种诚于追求苦炼的气质，她这样做，原来是为了达到某种路人不知的目的。

老太婆坚持在战马与士兵们当中徒步行走，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伺机扑向猎物。她还边走边高声朗诵《古兰经》，同时不住地赞美安拉。

舒尔康一行人马赶上伊斯兰大军时，见他们处境艰难，侍卫官正濒临着惨败的边缘，矛飞剑舞，敌我几乎同归于尽，形势危急。

情况之所以如此糟糕，原因在于穆斯林受骗上当。伊斯兰教的凶恶敌人老太婆札特•达瓦希一见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两位将军带着部队援救舒尔康和杜姆康去了，她便从穆斯林包围营地调出了泰尔卡什将军。她的这一调虎离山之计，目的在于分化、削弱穆斯林援军。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偷偷离开穆斯林大军营地，直奔君士坦丁堡城下，高声呼唤守城将领："喂，赶快放下一条绳子，把信吊上去，速送艾弗里顿国王和哈杜布国王！让他和我的儿子哈杜布国王过目，并让二国王照信中的叮嘱行事。"

守军立即放下一根绳子，老太婆将信拴在绳端上，信被送往王宫，信中写道：

智多星札特·达瓦希致艾弗里顿国王陛下：

我已替你们设下巧计，定可置穆斯林军于死地，请放心就是了。他们的国王和宰相已被我军俘虏，而且我已将此消息告诉了他们的军队，他们的锋芒顿时为之夭折，力量因此衰弱。我成功地骗过围城的伊斯兰大军，诱泰尔卡什率一万二千人马去救被俘者，故此间所剩兵力无几。万望你们于今日晚些时候，令所有人马，倾城而出，突袭穆斯林营帐，切记一道出战，将敌军斩尽杀绝。耶稣基督望着你们，圣母玛利亚关怀你们。我求耶稣基督不要忘记你的英雄壮举。

顺致安好。





艾弗里顿国王读过信，不禁欣喜若狂，立即派人去请札特·达瓦希的儿子哈杜布国王。

哈杜布国王听罢艾弗里顿国王读信，高兴异常，说道："你瞧，母后谋略高明，不似利剑，胜过利剑。她一出现，今日的恐惧便烟消云散了。"

艾弗里顿国王说："耶稣基督既不会忘记你母后功德，亦不剥夺你的谋略与吝啬。"

旋即，艾弗里顿国王立即命令主教们喊话发兵城外。消息顿时传遍君士坦丁堡，基督徒军和十字架兵团冲出城外，拔出利剑，高喊冲锋口号，向穆斯林大军发动攻击。

侍卫官眼见基督徒军出了城，立即高声喊道："罗马军攻来了！他们知道我们的国王不在军中，也许因此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的大部队救援杜姆康国王去了。"

侍卫官继续，高声喊道："穆斯林大军，正教的卫士们，你们若逃跑，那只有死路一条；倘若你们忍耐坚持，胜利一定属于你们！你们要知道，勇敢就是一时忍耐；任何事情都是一时困难，安拉很快来解困。安拉为你们祝福，安拉在用慈悯的目光望着你们。"

穆斯林大军齐声高呼："安拉至大！冲啊！……"

他们边高呼口号，边举矛拔剑，奋勇冲向敌人。霎时间，长矛飞舞，剑闪寒光，杀声震天，战斗激烈，血染山谷，尸横遍野。

基督徒大军中的神父、清廉者束紧腰带，高举十字架，为将士们鼓劲加油。

穆斯林们时而高呼"安拉至大"，时而高声朗诵《古兰经》。安拉的大军与撒旦的大军交战，只见脑袋离身，满地乱滚，天使有意考验穆斯林大军。

战斗一直继续到夜幕降临。基督徒大军企图将穆斯林大军置于死地，不肯收兵，继续包围穆斯林大军，试图一鼓作气置穆斯林大军于死地。两军一直激战持续到拂晓。

天亮了，侍卫官及手下将士纵马上阵，期望安拉默助他们战胜敌军。两军交锋，大战激烈。勇士坚定，猛烈厮杀；懦夫胆怯，望风而逃。胆小鬼有的逃去，有的丧命。两军交战，穆斯林军兵力单薄，难以抵挡基督徒的众多人马，不得已而撤出阵地。他们的部分帐篷落入罗马大军之手。

穆斯林军正决计撤退之时，突然间，舒尔康总督率领的穆斯林援军赶到了，但见旌旗招展，尘烟飞扬，人马众多，浩浩荡荡。舒尔康冲锋在前，杜姆康、佟丹宰相、大将鲁斯图姆和白赫拉姆及其弟弟泰尔卡什紧跟其后，奋力向基督徒军杀去，其



势如暴风骤雨，勇不可挡。

基督徒大军见此情景，不禁魂飞魄散。穆斯林的精英们相会了。烟尘四起，弥漫了整个天空和大地。

舒尔康与侍卫官热烈拥抱，感谢侍卫官坚忍不拔，顽强抗敌。侍卫官赞扬舒尔康总督的及时支援和帮助。穆斯林大军会师了，顿时欢声四起，信心倍增，齐心协力，向敌人发起猛攻，争先恐后为安拉立功建业。

基督徒军见穆斯林大军旌旗如林，旗子上全都写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禁不住一个个发出悲哀的叹息声，纷纷求救于大主教，呼唤圣母玛利亚，不住地在胸前画十字，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武器，停止了战斗。

与此同时，艾弗里顿国王和哈杜布国王率兵赶到，前者为右军，后者为左军；著名骑士拉威亚亦率部同来，担任中军。尽管他们眼见穆斯林大军威势吓人，胆战心惊，但他们还是列阵准备投入战斗。

穆斯林大军列阵以待，准备与基督徒军决战。这时舒尔康来到弟弟杜姆康跟前，说道："国王陛下，无疑基督徒军想和我们决战了。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不过，我有个想法，那就是让意志坚定的勇士打先锋。俗语云：巧妙安排是生活的一半。"

杜姆康国王说："此想法甚妙！你有何具体打算？"

舒尔康说："我打先锋，直撞基督徒大军中心；佟丹宰相在左，你在右，白赫拉姆将军担任右军后卫，鲁斯图姆将军担任左军后卫。尊敬的国王陛下，你只管守在军旗下，因为你是我们的支柱；我们首先依靠安拉，其次便是仰仗着你。我们必将竭尽全力，不让你受任何伤害。为保卫国王，我们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好！就这么办！"杜姆康国王说。

顷刻，剑拔弩张，寒光闪烁，杀声震天。

激战正在进行中，基督徒军中忽然闪出一名骑士，直朝穆斯林大军冲来。当骑士靠近穆斯林大军时，人们方才看清楚，那骑士骑着一匹骡子，奔跑如飞，轻松躲过矛刺剑击；骡子背披白绸鞍鞯，下铺一块克什米尔产毛毯。他们再仔细看那位骑士，却见是位老翁，白须长垂，表情严肃，身披白色铠甲。

老翁扬鞭策马来到穆斯林军前，喊道："我是作为使者向你们传信的，你们要保证我的安全，为我完成传信使命提供方便！"

舒尔康喊道："两军交战，不杀来使。你不要害怕！"

老翁离鞍下马，摘下脖子上戴的十字架，送到杜姆康国王面前，态度谦恭温顺，仿佛在求对方行善。

穆斯林们问道："你带来什么消息？"





老翁回答道："我是艾弗里顿国王的使者，我已劝告过国王停止伤人毁物的战争行动，向他说明最好的办法是制止流血，争斗仅在两位骑士之间进行。国王同意我的建议。国王有话要我转告贵军。他愿出阵与贵军头领厮杀，以保全军部下生命，并且希望穆斯林国王也像他一样出阵与之交战，以便为穆斯林众将士赎身。如果我们的国王丧命，那么，全体基督徒大军甘愿让出城池；倘若贵军首领失利，穆斯林军就应该立即撤退，不可留一兵一卒。"

舒尔康听完，回答道："请告诉你的国王，我们国王同意贵国国王的这个主张。毫无疑问，这个办法是公平的，不应该有什么异议。我是穆斯林骑士，我将出阵迎战你们的骑士。如果他当场将我杀死，他就算取得了胜利，穆斯林军非离开此地不可了。德尔威士阁下，请你回去转告你们的国王，就说决战在明天进行。如你所知，因我们刚刚到达这里，一路跋涉，人困马乏，待我们休息一下，再行决战，成功与否，也便没有什么怨言了。"

来使听罢，心中不胜高兴，转身跨上骡鞍，飞也似的回到艾弗里顿国王面前，传达了舒尔康的回话。

艾弗里顿国王听后，甚是兴奋，一切忧虑云消雾散，心想："这个舒尔康……确乎是穆斯林大军中最善于舞矛弄剑的勇士……假若我结果了舒尔康的性命，他们的大军便会心灰意冷，穆斯林必将溃不成军！"

艾弗里顿国王之所以如此得意，原因在于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已经给他来过信，信中提到舒尔康是穆斯林大军里的"王中王"、"勇中勇"、"冠中冠"，并且告诫艾弗里顿国王要小心舒尔康。

艾弗里顿是位勇武骑士，精通各种战法，善使多种利器，投石、射箭无不出色，铁棍、长矛得心应手，无所畏惧，勇冠群雄。他听说舒尔康愿意出阵与他较量，高兴得简直要飞起来，因为他自信自己勇猛无敌。那天夜里，他痛饮美酒数杯，一夜安睡。

次日清晨，两军摆好阵势，但见长矛林立，剑闪寒光，旌旗飘扬，呐喊声此起彼伏。

忽见一骑士出现在阵前，跨下宝马良驹，身披铁环甲衣，胸前挂着宝石护心镜，手持利剑一口，摆出不可一世、决一死战的架势，只见他撩开面罩，大声喊道："认识我的，就用不着我作自我介绍了；不认识我的，马上就会见到我。我是艾弗里顿，多蒙札特•达瓦希老太后的赐福。"

艾弗里顿话音刚落，穆斯林大军中的勇士舒尔康总督便出现了，只见他骑着一匹价值一千金币的白龙马，鞍鞯上镶嵌着珍珠宝石；手持一口印度宝剑，剑柄上亦嵌着宝石；看上去气宇轩昂，风度非凡，一切困难均不在话下。他在众骑士的目送下，策马急驰到两军阵前。

艾弗里顿高声叫骂道："你这个该死的！难道你以为你在同一个一击即垮的骑士在交战吗？"

旋即，两位骑士相互冲去，只见二勇士像相互撞击的两座大山，又像是相互冲击的两个大海。二勇士时近时远，时交时分，时进时退；有时像在嬉闹，有时显得格外认真；有时相互击打，有时互相刺杀。

两军望着两位交战的主将，有的说："舒尔康胜！"有的讲："艾弗里顿胜。"两位主将交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烟尘飞扬，一直战到红日西斜，白天即将消逝。

艾弗里顿国王呼唤舒尔康一声，然后说："凭基督耶稣和正确的信仰起誓，你虽是个能攻善守、机警果敢的英雄好汉，然而你也是个背信弃义的人。你的品质并不高尚，你的行动并不可赞。你的战法纯属英雄好汉者的战法，而你的部将却把你列入奴仆行列之中。看哪，他们为你牵来另一匹马，以便让你继续厮杀。凭我的宗教起誓，你的厮杀与击刺已使我感到精疲力竭。你如果还想与我于今夜交战，你就不要更换你的马匹和武器，也好在勇士们面前显示一下你的高贵和战法。"

舒尔康听艾弗里顿这样一说，不禁火冒三丈，心想部将怎会将自己列入奴仆行列。他回过头去，想去命令部下既不要给他换马，也别更换武器。

就在这时，艾弗里顿摇动飞镖，向着舒尔康射去；与此同时，舒尔康正回头望着，却不见一个人影，知道艾弗里顿存心欺骗，于是当即扭回脸，只见飞镖朝自己射来，他急忙低下头去，躲在前鞍头旁，飞镖落在了他那高挺的胸上。舒尔康的前胸被飞镖射中，只听他一声大喊，随即趴在马背上，昏迷了过去。

眼见舒尔康中镖，艾弗里顿非常高兴，自以为对手已经丧命，便高声呼喊基督徒将士，基督徒们顿时欢呼雀跃，而穆斯林将士们却因此哭泣落泪。

杜姆康国王见哥哥趴在马背上，眼看就要跌下马背，急忙派骑兵前往援助。穆斯林英雄们争相纵马朝舒尔康飞驰而去。跑在最前面的是佟丹宰相、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舒尔康与艾弗里顿交战，他回过头去，想去命令部下既不要给他换马，也别更换武器。就在这时，艾弗里顿摇动飞镖，向着舒尔康射去；与此同时，舒尔康正回头望着，却不见一个人影，知道艾弗里顿存心欺骗，于是当即扭回脸，只见飞镖朝自己射来，他急忙低下头去，躲在前鞍头旁，飞镖落在了他那高挺的胸上。舒尔康的前胸被飞镖射中，只听他一声大喊，随即趴在马背上，昏迷了过去。

杜姆康眼见舒尔康中了艾弗里顿的飞镖，以为哥哥已经死在马背上，立即派骑兵前往支援。穆斯林们争相纵马朝舒尔康飞驰而去。跑在最前面的是佟丹宰相、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他们上前扶起舒尔康，然后把他抬到杜姆康的身边，杜姆康叮嘱部将们好好照料舒尔康。

基督徒们开始向穆斯林军发动猛攻，两军交战，但见矛飞剑舞，烟尘弥漫，又闻喊杀声此起彼伏，与剑矛的撞击声响成一片。

宰相佟丹、大将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安排好舒尔康的事情，立即挥戈奔向战场，与基督徒展开搏斗。战斗异常惨烈，但见手起剑落，血肉横飞，脑袋搬家，大地被染成了鲜红色。

战斗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均感精疲力竭，方才各自鸣金收兵，回营安歇。

基督徒将士纷纷前来艾弗里顿国王面前，向国王行吻地礼。神父和清廉者们纷纷祝贺艾弗里顿国王战胜舒尔康。

时隔不久，艾弗里顿国王回到君士坦丁堡，坐在王宫的宝座上。片刻后，罗马国王哈杜布来见艾弗里顿，对艾弗里顿国王说："耶稣基督帮了你的忙，答应了我母亲给你做的所有祈祷。你要知道，舒尔康这位统领一死，穆斯林在这里也就再也呆不下去了。"

艾弗里顿说："明日我再出战杜姆康，便可分出胜负来了；我已向杜姆康挑战，倘若把他斩于马下，穆斯林军也只得退却而逃，打道回府了。"

当夜，基督徒大军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杜姆康回到帐篷里，唯一担心的事便是哥哥舒尔康的伤势。他来到舒尔康身





旁，发现舒尔康命已危在旦夕。于是立即派人去叫宰相佟丹、大将鲁斯图姆和白赫拉姆，以便进行商量。几位要人来到杜姆康国王面前，经过商议，一致同意请大夫为舒尔康医治镖伤。过了一会儿，他们哭了起来。他们边哭边说：

"像这样的情况，恐怕难以久留世间了。"

那一夜，他们都没合眼，一直守在舒尔康身边。

夜将尽时，假德尔威士、真奸细札特·达瓦希流着眼泪进了帐篷。杜姆康看见她，立即站起身来走了过去。老太婆伸手抚摩舒尔康，朗诵了几节《古兰经》，祈祷至仁至慈的安拉护佑舒尔康。他们一直守到东方透亮。

东方透亮时，舒尔康苏醒过来，睁开眼睛，舌头动了动，想要说话。见此情景，杜姆康国王十分高兴，说道："托德尔威士的福……"

舒尔康说："赞美安拉，我感觉好多啦！那个可恶的东西，竟然玩弄阴谋，向我暗发飞镖！幸亏我躲闪得快；不然的话，我的胸膛非被射穿不可。感赞安拉，救了我一命。我们的大军情况如何？"

杜姆康说："他们都在为你的伤势哭泣流泪。"

舒尔康说："我已经好了，请大家不必挂念。那位尊敬的德尔威士呢？"

这时，假德尔威士、真奸细札特·达瓦希就在舒尔康的身旁，杜姆康说："就在你的身边呀！"

舒尔康转脸望着老太婆，亲吻她的双手。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凑近舒尔康，说："忍耐是美德。孩子，你要忍耐一下！安拉定会报偿你的，因为安拉总是根据信士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而给报偿的。"

舒尔康说："请你为我祈祷吧！"

老太婆即刻为舒尔康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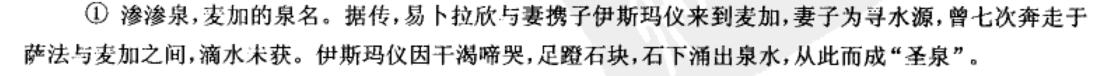
东方透出黎明的曙光，穆斯林大军挺起胸膛，走向战场。基督徒军也作好了厮杀的准备。

天大亮了，穆斯林军个个摩拳擦掌，人人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上前叫阵，要与敌军决一死战。

杜姆康国王和艾弗里顿国王都想出战，试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突然之间，杜姆康出现在战场上，紧随其后的是宰相佟丹、侍卫官和大将白赫拉姆。他们劝杜姆康国王说："国王陛下，我们愿替你出战，陛下不必亲自上阵。"

杜姆康国王对他们说："凭天房和渗渗泉[1]及伊斯玛仪驻足处起誓，我一定



① 渗渗泉，麦加的泉名。据传，易卜拉欣与妻携子伊斯玛仪来到麦加，妻子为寻水源，曾七次奔走于萨法与麦加之间，滴水未获。伊斯玛仪因干渴啼哭，足蹬石块，石下涌出泉水，从此而成"圣泉"。



要亲手斩杀这些妖贼！”

杜姆康冲入战场，舞矛弄剑，如同玩耍，致使骑士们无不感到震惊，双方将士都打内心里钦佩这位国王的高超武艺。他向右军冲去，杀出两条生路；又向左军冲去，也杀出两条生路。之后，立马战场中央，高声呐喊道：“艾弗里顿在哪儿？出来尝尝羞辱的痛苦折磨吧！”

艾弗里顿试图假装听不见杜姆康的喊声而退逃，但杜姆康决心不让其离开战场，继续高喊道：“国王陛下，你昨天同我哥哥厮杀，今天该与我相搏了。你那一点儿勇气，我根本不在乎。”

话音未落，杜姆康策马飞驰，手扬利器，就像激战中的沙漠骑士安塔拉[①]。杜姆康骑着一匹乌骓马，奔腾如飞，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 二目赛神眸，
> 扬蹄追赶天命。
> 毛色暗沉沉，
> 如同夜色黑洞洞。
> 嘶鸣响亮惊天地，
> 好似霹雳声。
> 奔跑与风相比，
> 风神甘拜下风。
> 纵然电闪比之，
> 亦会自叹弗如无能。

两位国王对战，各自向着对方冲去，双方小心翼翼，严防对方的利器刺着自己，各显绝招，时进时退，时攻时守，交手百余回合，不分胜负，致使观战的两军将士都感到不快，再也没有耐心看下去。

就在双方勇士失去观看耐心之时，杜姆康国王呐喊着向艾弗里顿冲去，只见他手起剑落，艾弗里顿国王人头落地，一命呜呼。

基督徒军将士见国王丧命，便奋起向杜姆康发动进攻。杜姆康纵马急驰，挥剑舞矛，直杀得敌人东倒西歪，血流成河。

穆斯林将士们高声呼喊着“安拉至大”的口号，赞颂安拉的呼声此起彼伏，向安拉祈祷的喊声连绵不断，勇士们奋力厮杀，又蒙安拉默助信士，羞辱异教徒，穆

① 安塔拉（公元525–615），古代阿拉伯著名骑士，七首《悬诗》的作者之一。





斯林们节节胜利。

佟丹宰相高声喊道："穆斯林勇士们，冲啊！为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报仇，为舒尔康总督雪恨！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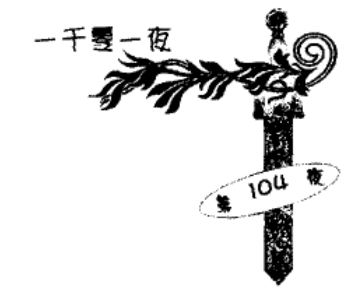
佟丹宰相身旁的两万名勇士顿时精神振奋，随着相爷的喊声，一齐向基督徒军发动猛攻。基督徒军见穆斯林大军攻势凶猛，纷纷调头逃窜。穆斯林将士们穷追不舍，但见剑光闪烁，矛头翻飞，基督徒军约有五万人倒在血泊之中，被俘者更多。基督徒军退至城门口时，因为人多拥挤，自相践踏，死伤者不计其数。生逃者急忙将城门关起来，然后登上城墙，以防丧命。

穆斯林大军凯旋而归，相继回到营地。杜姆康立刻去看哥哥舒尔康，发现哥哥情况很好，连忙叩拜安拉，感戴安拉的大能，向哥哥祝贺平安康复。

舒尔康对杜姆康说："我们全都沾了这位仁慈慷慨的德尔威士的福。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大胜，全依仗着德尔威士的祈祷；直到今天，老人家还在坐着为穆斯林将士们祷告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舒尔康以为胜利的取得多亏了那个德尔威士的祈祷。他对弟弟杜姆康说："我们全都沾了这位慈悲慷慨的德尔威士的福。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大胜，全依仗着那位德尔威士的祈祷；直到今天，老人家还在坐着为穆斯林将士们祷告呢！当我听到你们赞美安拉的喊声时，我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力量，知道你们战胜了敌人，打了一个漂亮仗。弟弟，快把你的情况向我叙说一下吧！"

随后，杜姆康将自己与艾弗里顿交战的情况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并且把艾弗里顿身首分家的经过告诉了哥哥，还说其将永远进入被安拉诅咒的行列之中去。

舒尔康听后，欣喜不已。他连声感赞弟弟的辉煌战绩，感谢弟弟的英雄举动。

假德尔威士札特•达瓦希听说艾弗里顿国王丧命，顿时脸色蜡黄，伤感泪珠欲夺眶而出。但是，老太婆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穆斯林们面前却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她是因为过分高兴而哭。她心想："好一个杜姆康啊，你杀死了基督徒的主心骨艾弗里顿国王！凭耶稣基督起誓，假若不像你杀死艾弗里顿国王那样送你的哥哥舒尔康一死，那么，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但她的心事一点儿不露。

杜姆康国王、宰相佟丹和侍卫官一直在舒尔康那里守着，直到大夫为舒尔康涂好药膏，伤口愈合之时。他们都为舒尔康的康复感到欣喜快慰。随后，他们把这个消息通报穆斯林全体将士，将士们欢欣鼓舞，欢呼雀跃。

他们说："明天，我们的总督就能率我们出战，和我们一道攻城了。"

舒尔康对将士们说："将士们，你们今天打了一个大胜仗，辛苦了！你们应该各回营帐，好好睡上一觉，不要熬夜了！"

众将士一致响应，各自回营邸休息，舒尔康身边只留下几个卫士，札特•达瓦希也留在了那里。

舒尔康和老太婆札特•达瓦希谈了一会儿，就睡觉了。几个卫士人人困倦不堪，相继进入梦乡，睡得像死人一样。

札特•达瓦希见舒尔康及几个卫士都已睡熟，帐中只有她一个人醒着，便悄悄





站起来，活像一头贪婪的狗熊，或像一种可怕的瘟疫，从腰里抽出一把浸了毒药的匕首；若把这把匕首放在顽石上，顽石也会被溶化。老太婆拔出匕首，俯下身去，一下削下了舒尔康的首级。之后，她又走到几个酣睡的卫士身边，一一削下他们的脑袋，以防他们告密。

札特•达瓦希走出帐篷，来到杜姆康国王的大帐，见卫兵们没有睡觉，随后向佟丹宰相的帐篷走去。

老太婆来到佟丹宰相的帐篷，见佟丹正在念《古兰经》。宰相看见老太婆，便说："欢迎虔诚的德尔威士！你好哇！"

老太婆听佟丹宰相这么一说，心中为之一颤，忙说："我之所以这个时候到这里来，原因在于我听了受安拉宠爱的人的声音。我这就要到安拉宠爱的人那里去了。"

话未说完，老太婆撒腿就跑。佟丹宰相心想："凭安拉起誓，今天夜里，我一定要追上这个德尔威士！"

宰相佟丹站起身来，跟了过去。老太婆觉察到了宰相跟踪，深怕阴谋败露，心想："如果我不耍诡计骗过他，我就要败露了。"想到这里，立即站住，转过身来，对宰相说："宰相阁下，我这就去找安拉宠爱的人，也好跟他认识一下。我认识他之后，求他允许你去和他见面，然后再回来告诉你，因为我担心你不经他允许而和我一道去见他，他一看见你，会责怪我的。"

佟丹宰相听老太婆这样一说，不好意思再追问什么，让老太婆走去，自己转身回帐篷里。他想睡觉，但睡不着，似乎觉得整个世界压在他的胸口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宰相心想："我何不到舒尔康总督那里坐一坐，和他谈到东方亮？"宰相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帐篷，向舒尔康的帐篷走去。

宰相走进舒尔康的大帐，只见满地是血，发现舒尔康和卫士们都被杀了，禁不住一声惊叫，许多将士被喊声惊醒。将士们迅速起来，见总督及卫士们都躺在血泊之中，一个个失声痛哭不止。

这时，杜姆康国王醒了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告诉他说："舒尔康总督及其卫士都被人杀啦！"

杜姆康快步来到舒尔康的大帐，见宰相佟丹还在喊叫，又看见哥哥的断头尸，顿时昏倒在地。

将士们边哭喊，边围着杜姆康转，一个时辰过去，杜姆康终于苏醒过来。杜姆康望着舒尔康的埋体[1]，一场痛哭。宰相佟丹、大将鲁斯图姆和白赫拉姆也哭了一场。侍卫官更是悲痛不已，喊叫不止。

① 尸首





过了一会儿，杜姆康国王要求大家节哀，他说："你们知道是谁残害了我的哥哥吗？怎么看不见那位远离世间红尘的德尔威士了呢？"

佟丹宰相说："除了那个可恶的德尔威士，谁还能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痛苦？凭安拉起誓，我自始至终打心眼里讨厌那个鬼清廉者。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打着宗教幌子沽名钓誉的人，毫无例外，无一不是狡猾的坏蛋！"

众将士一听，全都哭了起来，纷纷祈求安拉让他们把那个坏家伙抓住，因为那家伙根本不信仰安拉。

将士们将舒尔康的遗体埋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山谷里，他们都为失去这位精英而悲伤万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舒尔康总督及其卫士都被人杀了，大家无不悲痛万分。杜姆康国王要求大家节哀，他说："你们知道是谁残害了我的哥哥吗？怎么看不见那位远离世间红尘的德尔威士了呢？"

佟丹宰相说："除了那个可恶的德尔威士，谁还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痛苦？凭安拉起誓，我自始至终打心眼里讨厌那个鬼清廉者。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打着宗教幌子沽名钓誉的人，毫无例外，无一不是狡猾的坏蛋！"

众将士一听，全都哭了起来，纷纷祈求安拉让他们把那个坏家伙抓住，因为那家伙根本不信仰安拉。穆斯林将士们将舒尔康的遗体埋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山谷里，他们都为失去这位精英而悲伤万分。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骗过了佟丹宰相，快步行至君士坦丁堡城下，让卫兵放下一根绳子，把她吊进城去。她一口气跑到宫中，见到哈杜布国王，报告了杀死舒尔康的经过，哈杜布听后欣喜非常，衷心感谢母亲的智谋和公德。

接着，他下令全军坚守城堡，不许出城应战。

札特•达瓦希叮嘱过哈杜布，倒光肚子里的坏水之后，拿出笔墨和纸，给穆斯林军写了这么一封信：

札特·达瓦希致信全体穆斯林将士：

你们有所不知，请允许我向你们实话实说。我到了你们的国家，用我的卑劣手段欺骗了你们的尊贵之人。我曾在宫中毒死你们的国王欧麦尔·努阿曼。我还在山道战役中杀死了你们的许多将士。用我的智慧与谋略杀死的最后一批人，便是舒尔康及其卫兵们。假若时光助我，撒旦听从我的安排，我本可以杀死你们的国王和宰相佟丹。我就是那个披着德尔威士外衣，尽施阴谋诡计的假圣贤君子。如果你们想日后得到平安，那么，你们就得赶快拔营离去；假若你们想自取灭亡，那么，你们就继续驻扎此地，无须改弦更张。即使你们在这里驻扎上几年，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写罢信，为艾弗里顿哀悼三天。第四天，老太婆叫来一位大主教，令他把她写的那封信捆在羽箭上，射给穆斯林。

然后，札特•达瓦希走进教堂，痛哭失声，为失去艾弗里顿国王感到万分忧伤。她说："失去艾弗里顿这位英明国王，由谁来治国安民呢？我一定要杀死杜姆康和所有的伊斯兰将领！"

穆斯林大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周围，一连三日处于悲痛之中。第四天，将士们朝城墙望去，但见一主教手持一羽箭，箭尾上捆着一封书信。他们耐心等待片刻，大主教将箭射给了穆斯林大军。

宰相佟丹令部下拣来那封信，并读给他听。他听了信中的那些话语，禁不住泪如雨下，连声喊叫，对老太婆的奸诈狡猾深恶痛绝。宰相说："凭安拉起誓，我真打内心深处憎恶这个老恶鬼！"

杜姆康国王听后，问："这个老坏蛋，怎么能够使我们两次上当呢？凭安拉起誓，我不把她的阴户里灌上熔化了的铅水，不把她关在鸟笼子里，决不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用她的头发拧成绳子，把她吊死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

杜姆康国王想起了哥哥舒尔康，因此哭得更伤心了。穆斯林的将士们也都沉浸在痛苦之中。

与此相反，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基督徒将士们听到札特•达瓦希报告自己的行动结果，他们一个个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们因老太婆杀了舒尔康及其卫兵而感到欣喜，他们为老太婆平安返回而兴奋异常。

穆斯林将士们返回君士坦丁堡城下，杜姆康国王许下诺言：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城中的金银财宝，将平均分发给将士。

杜姆康边指挥战斗，边思念自己的哥哥舒尔康，眼泪不曾干过，因此身体渐渐消瘦下来，终于皮包骨头，简直就像烤肉用的钎子。

一天，宰相佟丹来到杜姆康国王面前，劝国王道："国王陛下，你只管放心就是了。令兄之死，是因为他的寿数已尽，万事皆由天而定，痛苦是无济于事的。诗人有言在先：

> 世间不该有的事，
> 谁也没法令其创生。
> 而该有的事，
> 躲也躲不成。





万事都有定时，
时到即发生。
无智少谋的人，
常常被鼓蒙。

“请陛下抛开号哭忧伤，振作精神，拿起武器，披挂上阵。”

杜姆康听完宰相的劝告，说道：“相爷阁下，家父、家兄接连被害，再加上我们远离故土，因此我心中总是闷闷不乐，怀念臣民之心尤为急切。”

宰相佟丹及在座的将军们听后都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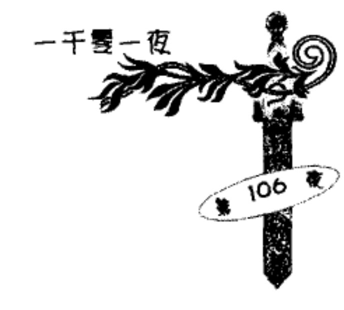
穆斯林大军继续包围着君士坦丁堡。

过了一些时候，巴格达派来信使，带来了重要消息，报告杜姆康国王的王后生下一男孩儿，由国王的姐姐、孩子的姑姑努兹蔓为小王子起了名，唤做“卡麦康”；因见小王子气宇非凡，一致认为日后必将成就大事。努兹蔓的信中还说：“我已吩咐学者和演说家们在讲坛上为你们祈祷祝福，顶礼膜拜。我们均平安快乐，而且年成望丰，风调雨顺。如今，你那位伙夫朋友过着十分宽舒的生活，身边有若干仆人使唤。但是，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你的情况。顺致平安。”

杜姆康国王极为高兴，对信使说：“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我的腰杆更硬了！还怕什么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六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穆斯林大军继续包围着君士坦丁堡。

过了一些时候，巴格达派来信使，带来了重要消息，报告杜姆康国王的王后生下一男孩儿，由国王的姐姐、孩子的姑姑努兹蔓为小王子起了名，唤做"卡麦康"；因见小王子气宇非凡，一致认为日后必将成就大事。努兹蔓的信中还说："我已吩咐学者和演说家们在讲坛上为你们祈祷祝福，顶礼膜拜。我们均平安快乐，而且年成望丰，风调雨顺。如今，你那位伙夫朋友过着十分宽舒的生活，身边有若干仆人使唤。但是，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你的情况。顺致平安。"

杜姆康国王极为高兴，对信使说："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我的腰杆更硬了！还怕什么呢？"

两天过后，杜姆康国王对宰相佟丹说："我想告别这种痛苦，为死于非命的家兄举行送葬仪式，朗诵《古兰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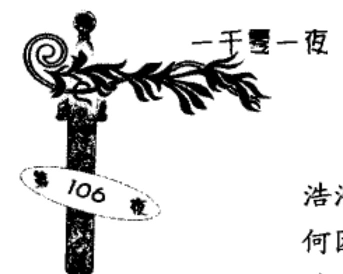
宰相佟丹说："陛下的想法很好！"旋即，宰相佟丹吩咐将士在舒尔康墓前搭起帐篷，让军中善于朗诵《古兰经》的将士集合在一起，有的诵经，有的赞颂安拉。杜姆康站在哥哥的墓前，泪水流淌，凄然吟道：

> 将士们告别贤兄，
> 悲泪洒满衣衫。
> 哭声动天兮，
> 悔罪在西奈大山[1]。
> 贤兄入坟茔兮，
> 墓似掘在我的心田。
> 众肩抬着尸床走，
> 并不是我的本愿。

---

① 传说穆萨（即《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只身在西奈山封斋静修四十天。期间，曾因请求面见安拉而遭遇山崩之险，穆萨连声悔罪。





浩浩明亮星，
何因被埋入土间？
墓至吉庆之地，
光芒全赖贤兄之颜。
将士们歌颂贤兄，
兄之业绩永垂人寰。

杜姆康吟罢诗，痛哭失声，在场者无不泪洒胸襟。接着，宰相佟丹走到舒尔康墓前，吟道：

君辞别今世红尘，
换得来世洪福。
先人相继去，
命运未见殊出。
君别今世去，
欢乐之事生在地府。
君战沙场上，
敌人胆气俱丧；
君一心求真理兮，
勇斗世间腐朽虚无。
主赐君以宝座，
在天堂永驻。
思君夜长难眠，
心中悲伤不胜表述。
但见东西方，
泪水均为君注。

佟丹宰相话音未落，已是泣不成声。接着，舒尔康的一位好朋友走上前去，肃立在墓前，泪水脱眶而出，连声赞颂舒尔康的功德，继之边哭边吟诵道：

君身入土里，
我的心何其忧伤！





世间的乞讨者，
日后该去何方？
君去兮我思念甚啊，
似体落魔鬼罗网。
且看我的面颊上，
泪写的字排成了行；
君读后当得慰藉，
天长日久不忘。
我凭主起誓，
君永在我的心上。
君德行高兮，
我此生不会忘。
每思君之恩德，
热泪不住往下淌。
我每当望他人时，
怀念君之思潮如涌。
情不自禁走去，
心将把君墓拜望。

那个人吟罢，泣不成声。杜姆康国王、佟丹宰相及全体将士声泪俱下，整个山野与穆斯林大军同沉浸在悲伤之中。

送葬完毕，他们回到营帐中。

杜姆康国王叫来宰相佟丹，二人开始商议作战事宜，一连几天几夜。

杜姆康仍然摆脱不掉忧伤痛苦的折磨。他对宰相佟丹说："相爷阁下，我很想听些古代帝王、先贤名士的言行趣闻，但求安拉消除我心中的忧伤与苦闷，使我摆脱泪水的困扰和折磨。"

宰相佟丹说："如果听古代帝王将相、先贤名士的言行趣事能解除陛下的忧闷，这倒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已故先王在世之时，我就是专司讲故事、诵诗文的。今天夜里，我就给陛下讲个恋人的故事，以便为陛下消愁解闷。"

杜姆康国王听佟丹宰相这样一说，心中高兴不已，只盼夜幕快些降临。

夜幕降临了。杜姆康国王吩咐部下点上灯烛，摆上各种食品和饮料，燃起香，国王大帐中香烟缭绕，灯火辉煌。之后，国王派人去请宰相佟丹、大将白赫拉姆和





鲁斯图姆、泰尔卡什以及侍卫官。

片刻后，诸位要员相继到来。杜姆康国王望着宰相佟丹说：“相爷阁下，夜幕已经降临，你答应给我们讲故事，就请实践约言吧！”

宰相回答道：“能为国王陛下及大将们讲故事，我非常高兴，全力效劳。”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夜幕降临了。杜姆康国王吩咐部下点上灯烛，摆上各种食品和饮料，燃起香，国王大帐中香烟缭绕，灯火辉煌。之后，国王派人去请宰相佟丹、大将白赫拉姆和鲁斯图姆、泰尔卡什以及侍卫官。

片刻后，诸位要员相继到来。杜姆康国王望着宰相佟丹说："相爷阁下，夜幕已经降临，你答应给我们讲故事，就请实践约言吧！"

宰相回答道："能为国王陛下及大将们讲故事，我非常高兴，全力效劳。"

佟丹宰相开始讲故事：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伊斯法罕山脉后面有一座城市，名叫哈杜拉城；那是哈杜拉王国的京城，国王名唤"苏莱曼"。

苏莱曼国王慷慨好施，公正无私，忠实善良，从善如流，仁慈厚道。因此，名声远扬，广为天下人称颂，各方英雄好汉纷纷投奔而来。

苏莱曼国王执政日久，国泰民安。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未娶妻，当然更无子嗣可谈，难怪他感到寂寞，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他有一位宰相，性情与他颇为相近，慷慨豁达，喜为善事。

一天，苏莱曼国王差人把宰相叫到自己面前，对宰相说："相爷阁下，你有所不知：我既无妻室，又无子嗣，不免有些寂寞愁闷之感。作为一个君王，怎好这样下去呢？为官为民者都以有妻室子女为快事，视之为天伦之乐。后继有人，国家才能强盛，事业才能发展嘛！先知有言明训：'你们结婚吧！你们生殖繁衍吧！复活之日，我会为你们感到自豪。'我的宰相阁下，在这方面，你对我有何明教及劝言呢？"

宰相听罢此言，两行热泪脱眶而出，忙说道："国王陛下，此等大事，系伟大造物主安排的范围，让我来谈，岂不是想让我激怒大王而下多灾海吗？"

苏莱曼国王说："宰相阁下，你要知道，假若一个国王随便去买个奴隶，既不知其门第，又不知其出身血统与禀性，拉来便入洞房，也许轻易怀孕，日后生一个伪善、暴虐的杀人犯，岂不和贫瘠土地长不出好庄稼是一个道理吗？生出那样的孩





子，会处处顶撞老子，令不行，禁不止，为非作歹，不堪教化，后患无穷。我决不能去买个女奴当妻子。我希望向一位公主求婚，其门第遐迩闻名，相貌如花似玉。你若能在穆斯林诸国王的公主们中间为我选择这样一位姑娘，我定前往求婚，继而大宴宾朋，举行隆重婚礼；如此明媒正娶，定可获得安拉的欢欣与赞同。”

宰相说：“安拉定会满足你的要求，令你如愿以偿。”

“怎会如此容易呢？”

“国王陛下，据我所知，白仪达王国的君主泽哈尔国王有一个女儿，生相俊秀，言语难以描述，举世无双。那姑娘长得完美无缺，身材匀称，一对明眸清亮如水晶，乌黑的头发长垂，腰肢纤细，臀部丰满。她走向你时，你的魂魄必定会被她夺去；她离开你时，你的神志将被她带走。国王啊，那位姑娘真堪称亭亭玉立，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呀！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世有窈窕淑女，
身材苗条羞煞柳枝。
美貌亦属绝代，
日月难比其姿。
涎水赛过香醇，
樱桃朱口含皓齿。
匀称的身段，
与天堂杨柳近似。
明眸一双会说话，
容颜俊俏堪为观止。
世上多少英男，
因之患病相思。
爱情路上，
艰险谁人知？
倘若她仍在人间，
依旧为我思之。
如果没有她，
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国王陛下，即使这首诗，也难以描绘出那位公主的姿色。依臣之见，陛下下





派一名阅历丰富、聪明干练、善于辞令的使臣，去见姑娘的父王，婉言向其父王表达求婚之意。那位公主的容貌与性情，确乎世间远近没有第二个，这样行事，我看伟大安拉定会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如愿以偿。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有言：'伊斯兰教是不主张禁欲的。'"

苏莱曼国王听了宰相的这番描绘、吟诵和劝解，顿感心花怒放，胸怀开朗，愁闷、忧虑为之一消。

苏莱曼国王走到宰相身边，说："宰相阁下，你这番话点燃起了我心中思恋那位美丽公主的熊熊烈火。我恨不得马上把她迎娶到宫中来。在群臣当中，唯宰相阁下智力过人，知理善言，此等使命，至关紧要，非你不能完成。你就立刻回相府安排一下，整理行装，准备明早上路登程，为我去向那位公主求婚吧！"

"遵命！"

宰相当即转回相府，准备适于馈赠帝王的礼品，诸如珍珠、宝石、玉器等价值高、分量轻、便于携带的名贵物品，还备下阿拉伯良种马、大卫铠甲、钱箱等难以用语言述说的贵重礼品。礼品装箱打包完毕，分门别类扎绑在骡背和驼背上，

由宰相率领的一百名男仆和婢女组成的庞大求亲队伍准备出发了。苏莱曼国王嘱咐宰相快去快回。之后，大队人马在数面旗帜的引领下，浩浩荡荡上路了。

宰相离去之后，苏莱曼国王忐忑不安，如坐针毡，日夜思恋着那位未曾见面的美丽公主。

宰相率领大队人马，日夜兼程，穿沙漠，跨荒野，终于来到一条河畔。这里距白仪达王国的京都仅仅剩下一天的路程了。宰相唤来他的一名贴身侍从，吩咐他快马去见泽哈尔国王，向国王报告宰相来访的消息。侍卫飞身上马，朝白仪达王国的京城赶去。

侍从进城时，说来也巧，泽哈尔国王正在城门前的花园里坐着赏花。泽哈尔国王无意中一扭脸，看见那位牵马进城的侍从，一眼便看出那是位异乡客，当即吩咐下人把侍从叫来。

异乡客来到泽哈尔国王面前，国王说："欢迎你，异乡来客！你打什么地方来呀？"

侍从回答："我是伊斯法罕山脉后面哈杜拉王国苏莱曼国王陛下的宰相的差使。"

泽哈尔国王一听，喜不胜收，热烈欢迎来使，随后将之带入王宫。

泽哈尔国王问差使："你是在何处与宰相分手的？"

差使答道："我是在河畔与宰相分手的。宰相可望明日抵达京城。安拉赐福予国王陛下，并慈悯令尊令堂在天之灵。"





苏莱曼国王权势浩大，远近闻名。出于敬重之意，泽哈尔国王令宰相率部分朝臣并带大部分侍卫和文武官员、国家要人，浩浩荡荡地出城迎接苏莱曼国王的宰相一行。

宰相在河边驻足休息到夜半，然后传令大队人马，启程向白仪达王国京城进发。

天亮了，旭日东升，晨光照亮了平原和山冈。苏莱曼国王的宰相无意中朝前望去，但见泽哈尔国王的宰相率众多文武官员迎面走来；就在离京城仅有几法尔萨赫的地方，远方来客与迎宾队伍相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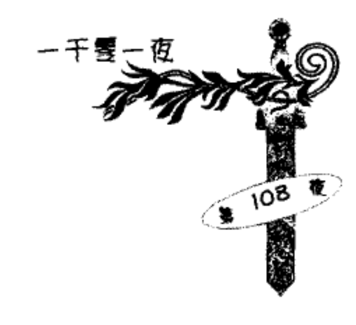
苏莱曼国王的宰相自信完成任务有望，心中十分高兴，上前向迎接他的人们致礼问候。他们继续前进，不久到达王宫。进了宫门，来到第七道长廊；因为这里距国王宝座已经很近，故必须下马，方可入内。

苏莱曼国王的宰相离鞍下马，步行走进一座高大宫殿，只见殿堂中央放着一张杜松木宝座，满镶珍珠宝石，下有四条象牙腿，上铺金丝绣花绿缎垫，顶悬缀着珠玉的罗纱帐。泽哈尔国王正襟危坐宝椅之上，文武官员分站两旁。宰相走到泽哈尔国王面前，稳定神情之后，开始侃侃而谈，语言流畅，姿容自然，辞令得体，颇得泽哈尔国王赏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接着讲故事：

宰相在河边驻足休息到夜半，然后传令大队人马，启程向白仪达王国京城进发。

天亮了，旭日东升，晨光照亮了平原和山冈。苏莱曼国王的宰相无意中朝前望去，但见泽哈尔国王的宰相率众多文武官员迎面走来；就在离京城仅有几法尔萨赫的地方，远方来客与迎宾队伍相见了。

苏莱曼国王的宰相自信完成任务有望，心中十分高兴，上前向迎接他的人们致礼问候。他们继续前进，不久到达王宫。进了宫门，来到第七道长廊；因为这里距国王宝座已经很近，故必须下马，方可入内。

苏莱曼国王的宰相离鞍下马，步行走进一座高大宫殿，只见殿堂中央放着一张杜松木宝座，满镶珍珠宝石，下有四条象牙腿，上铺金丝绣花绿缎垫，顶悬缀着珠玉的罗纱帐。泽哈尔国王正襟危坐宝椅之上，文武官员分站两旁。宰相走到泽哈尔国王面前，稳定神情之后，开始侃侃而谈，语言流畅，姿容自然，辞令得体，颇得泽哈尔国王赏识。

这位宰相望着泽哈尔国王，欣然吟诵道：

身披铠甲至此，
原来为了施舍。
挂着护身符，
魔力深藏在眼窝。
斥责者呀，
请不要抱怨我！
我深爱着他，
从来没有动摇过。
可怜我的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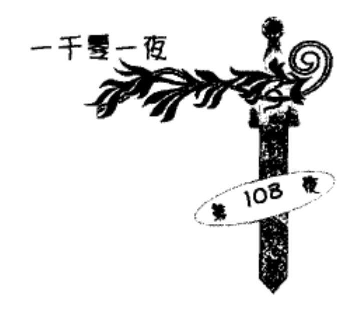


也背叛了我。
困神眷恋凝视着他，
对我却无话说。
唤声我的身，
切莫独自生活！
只管跟着他，
哪怕怠慢我。
赞美泽哈尔国王，
我听后才感到快乐。
我凝视着他，
也许会招来他的厌恶；
若为他祝福，
同伴自然会多。
期待新王出，
无疑信仰软弱。

宰相吟完，泽哈尔国王把他叫到面前，对他极为敬重，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微笑着与之亲切交谈，一直谈到东方大亮。宫仆们送上丰盛的早餐，宾主们吃饱喝足之后相继离去，宫殿里只留下一些贴身宫女。

宰相见官员们已经离去，便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泽哈尔国王行过吻地礼，然后说："尊敬的大王陛下，臣此次前来，只为了一件事：臣以为此事对陛下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是作为伊斯法罕山脉后面的哈杜拉王国国王苏莱曼的使臣，代表他向公主求婚的。我们的国王公正无私、慷慨好施，仁慈厚道，从善如流。我们的国王为陛下送来了许多礼物，珍宝马匹，男仆女婢，应有尽有。敝国国王愿娶陛下公主为王后，不知意下如何？"

魔力深藏在眼窝。
斥责者呀，
请不要抱怨我！
我深爱着他，
从来没有动摇过。
可怜我的心啊，



也背叛了我。
困神眷恋凝视着他，
对我却无话说。
唤声我的身，
切莫独自生活！
只管跟着他，
哪怕怠慢我。
赞美泽哈尔国王，
我听后才感到快乐。
我凝视着他，
也许会招来他的厌恶；
若为他祝福，
同伴自然会多。
期待新王出，
无疑信仰软弱。

宰相吟完，泽哈尔国王把他叫到面前，对他极为敬重，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微笑着与之亲切交谈，一直谈到东方大亮。宫仆们送上丰盛的早餐，宾主们吃饱喝足之后相继离去，宫殿里只留下一些贴身宫女。

宰相见官员们已经离去，便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泽哈尔国王行过吻地礼，然后说："尊敬的大王陛下，臣此次前来，只为了一件事：臣以为此事对陛下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是作为伊斯法罕山脉后面的哈杜拉王国国王苏莱曼的使臣，代表他向公主求婚的。我们的国王公正无私、慷慨好施，仁慈厚道，从善如流。我们的国王为陛下送来了许多礼物，珍宝马匹，男仆女婢，应有尽有。敝国国王愿娶陛下公主为王后，不知意下如何？"

宰相说完，静静地等待着泽哈尔国王的回答。

泽哈尔国王听罢使臣的话，站了起来，俯下身去，向来使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吻地礼。在场的人无不因大王对来使如此谦恭感到惊奇不已。之后，泽哈尔国王一番盛赞苏莱曼国王，继之仍然站着说："尊敬的宰相阁下，请听我说！我们都是苏莱曼国王的臣民，我们常为此而感到荣幸。我的女儿也是苏莱曼国王的女婢；有苏莱曼国王做我的支柱和靠山，这更是我求之不得的。"

随后，泽哈尔国王召法官和证人进宫，证明苏莱曼国王委托其宰相办理求婚





事宜，泽哈尔国王高高兴兴地为女儿订婚。之后，法官和证人依法办好订婚手续，签好婚约，然后祝贺泽哈尔国王和使臣圆满完成任务，旋即辞别而去，这时，宰相站起来，派人去取珍宝等礼品呈赠给泽哈尔国王。

泽哈尔国王笑纳大批礼物后，一方面着手为女儿做出嫁准备，另一方面款待来使宰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宫门外车水马龙，宫院中人如穿梭，宫中的一切无不使人感到赏心悦目，整整热闹了两个月时间。

新娘子所需要的一起准备停当，泽哈尔国王下令在京城外搭起帐篷，准备庆典。继之，将陪嫁公主的绫罗绸缎珍宝古玩、金银细软装箱，另选罗马和土耳其婢女若干名作为公主的陪嫁。接着，特别为新娘子准备了一顶新花轿，上面镶嵌着无数颗珍珠宝石，由四十匹骡子拖着行进；那花轿简直就像一座堂皇楼阁，而楼阁的主人就像一位天仙，轿室就像天堂里的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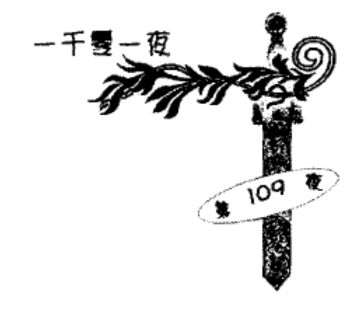
金银财宝等嫁妆放上骡子和骆驼背，全部扎绑结实，送亲队伍出发上路了。泽哈尔国王陪着大队人马走了三法尔萨赫，然后告别女儿、宰相及其同行者，满心欢喜地返回京城。

宰相带着泽哈尔国王的公主，日夜兼程，穿荒野，马不停蹄，人不离鞍。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零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接着讲故事：

新娘子所需要的一起准备停当，泽哈尔国王下令在京城外搭起帐篷，准备庆典。继之，将陪嫁公主的绫罗绸缎珍宝古玩、金银细软装箱，另选罗马和土耳其婢女若干名作为公主的陪嫁。接着，特别为新娘子准备了一顶新花轿，上面镶嵌着无数颗珍珠宝石，由四十匹骡子拖着行进；那花轿简直就像一座堂皇楼阁，而楼阁的主人就像一位天仙，轿室就像天堂里的宫殿。

金银财宝等嫁妆放上骡子和骆驼背，全部扎绑结实，送亲队伍出发上路了。泽哈尔国王陪着大队人马走了三法尔萨赫，然后告别女儿、宰相及其同行者，满心欢喜地返回京城。

宰相带着公主，大队人马，日夜兼程，越沙漠、穿荒原，马不停蹄，人不离鞍。在离京城还有三天路程时，宰相派人策马向苏莱曼国王报告新娘子到来的喜讯。

差使从命，飞身上马，迅速赶至京城，向苏莱曼国王报告了喜讯。苏莱曼国王听后兴奋不已，当场赐予给差使锦袍一身，然后下令大队人马出城迎接新娘子及送亲队伍，并嘱咐他们要用旌旗开道，气氛要热烈，规格要特别高，以示敬重之意。

仆役们完全服从国王的命令，而且马上派出传令员，沿街高声呼喊："公众们，无论姑娘、媳妇，还是老太太，都要出门，迎接国王的新娘子！"

整个京城，万人空巷，排队夹道欢迎新娘子。一些大人物为新娘子着想，商量好新娘子入王宫的时间，正好遇上文武官员们张灯结彩，装点城郭，他们都站在原地，让送亲的队伍通过。只见仆人们在前开道，婢女们两厢护轿。当新娘子一出现时，大队人马立即从左右两侧围拢上来。新娘子坐的轿子继续朝前行进，渐渐接近了王宫大门。这时候，人们无不争相引颈看新娘子。但听锣鼓喧天，号声响亮，彩旗招展，香气飘溢，人欢马叫，热闹非常。大队人马来到了宫门下，仆役们走上前去，将轿子由便门抬入宫中，但见新娘子的衣饰和首饰闪闪放光，把宫中的一切照得通亮。

夜幕垂空，仆役打开门窗，然后依次站在大门的两旁。这时，新娘子走了进来，在众宫女的簇拥下，就像众星捧月，又像串珠上的一颗珠玉。



新娘子走进厅堂，那里已经为她摆上一张镶嵌着珍珠宝石的杜松木宝座，新娘子大大方方地坐在宝座上。

苏莱曼国王走进来，一看新娘子花容月貌，爱在心中。隆重婚礼举行完毕，新娘新郎入洞房，洞房花烛之夜，新人双双尽兴，自不用言。苏莱曼国王的寂寞、愁闷从此云消雾散。

苏莱曼国王与泽哈尔国王的千金结为伉俪，幸福美满。洞房花烛之夜，王后便身怀有孕喜。

蜜月过后，苏莱曼国王端坐宝座，料理朝政，关心臣民，从不懈怠。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九个月过去了。婚后第九个月的月末，王后临盆，鸡鸣时分阵痛开始，上了产床，多蒙安拉默助，王后顺利生下一个男婴，满脸大富大贵之相。接生婆们小心翼翼地接出婴儿，剪断脐带，包裹停当，点上眼药，然后派人向国王报喜。

苏莱曼国王听说添了一个男孩儿，欣喜不已，忙重赏报喜人银钱若干。随后，快步赶往母子那里，俯身亲吻儿子的眉心，惊叹儿子生相标致，正好切合诗人的描绘：

> 雄狮天生威严，
> 巨星居于帅座中间。
> 现身大军之中，
> 兵剑皆展笑颜。
> 莫恋颜如玉，
> 马背才是梦中船。
> 何须晚断奶，
> 敌人的血最为香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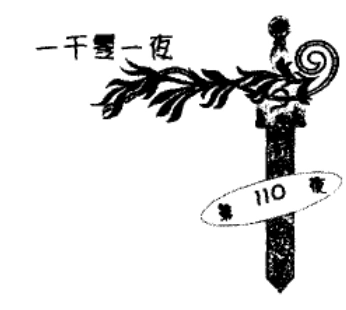
国王为王子起名叫塔基·穆鲁克·哈郎，请来乳母哺育，小王子在特别精心的照护下成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塔基·穆鲁克已经七岁了。就在这年，苏莱曼国王请来学者，令他们教王子学书法，习格言，读书识字。仅仅两年时间，王子便学到了应该懂得的知识。

当王子的学问达到父王对他的要求时，苏莱曼国王立即给王子请来了法学家，同时请来专门教师，教王子骑马射箭等武艺。就这样，塔基·穆鲁克一直学到十四岁，成了一名文武双全的美少年，出外办事，人见人爱，每每受人称赞，甚至有的人看见他武艺超群，赋诗歌诵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接着讲那个故事：

国王为王子起名叫塔基·穆鲁克·哈郎，请来乳母哺育，小王子在特别精心的照护下成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塔基·穆鲁克已经七岁了。就在这年，苏莱曼国王请来学者，令他们教王子学书法，习格言，读书识字。仅仅两年时间，王子便学到了应该懂得的知识。

当王子的学问达到父王对他的要求时，苏莱曼国王立即给王子请来了法学家，同时请来专门教师，教王子骑马射箭等武艺。就这样，塔基·穆鲁克一直学到十四岁，成了一名文武双全的美少年，出外办事，人见人爱，每每受人称赞，甚至有的人看见他武艺超群，赋诗歌诵他。塔基·穆鲁克王子确乎武艺高强，貌美出众。正如诗人所云：

上前拥抱他，
忽觉醉于馨香；
如同嫩柳条，
随风轻轻飘荡。
此醉非因酒，
因为看见酿酒郎。
酿酒郎美男子，
故而令我醉心肠。
凭安拉起誓，
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只要活在世，
美景永刻在心房。





生时深深爱着他，
死后卧之墓旁。

塔基·穆鲁克年满十八岁，已是个完完全全的男子汉了。他身体越来越健壮，粉红色面颊上的那颗美人痣周围长出了黑黑的胡子，美人痣像龙涎香豆一样点缀着面颊和胡子，使小伙子显得更加英俊。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英俊的优素福，
堪称美男子之王。
只要他一出现，
恋人皆紧张。
就请随我来吧，
一赏他的俏丽面庞：
那颗巧生的黑痣，
映得满面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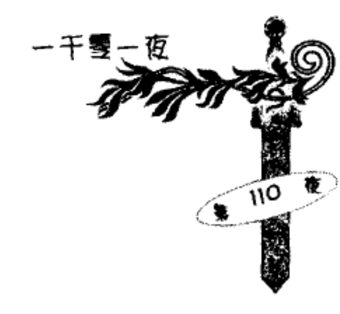
诗人又写道：

想君没有见过，
比此更美的图景：
青青的美人痣，
点缀在粉色面容；
黑色眼珠下的两颊，
白里透着嫩红。

诗人还说：

美人痣去拜火，
未曾被火烧。
世间更有怪之事，
有人用眼光传道；
明明是妖术师，





却口称信真经。
腮上胡须生，
只缘被苦梦困扰。

诗人又云：

有人问及生命之水，
究竟从何处流淌？
此问真出奇，
君可见过羚羊？
水淌在羚羊唇上，
胡须挂在唇下方。
穆萨遇见羚羊，
欲得心发慌。

他有许多好朋友，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都希望他能继承父亲的王位，日后成为称霸一方的君王，而他们也在他身边混个官职，显赫一时。

王子渐渐喜欢外出打猎，一刻也不肯停歇，简直入了迷。苏莱曼国王怕王子在野外遇到什么不测，一再劝其放弃打猎活动，但王子根本听不进去。

有一天，王子吩咐仆人们预备十天的干粮，仆从们唯命是从。一切准备停当，王子带着仆从们外出了。他们在荒野上走了四天，来到一片绿草地，那里野兽出没，树木繁茂，清水流淌。塔基·穆鲁克对仆从们说："你们赶快动手，把网撑在这里，把围猎圈子扩大一些，我们的碰头地点在围猎圈尽头处。"

仆从们服从命令，架起猎网，并且扩大了围猎圈。结果许多野兽和羚羊被围在圈内。俗语云：困兽犹斗。果然不假，许多野兽狂奔乱跳，甚至冲着马头窜来，但见猎狗、猎鹰争相扑去，弓箭手们相继射中了多头野兽。当他们围到终点时，许多野兽落网，只有一少部分野兽逃掉了。

塔基·穆鲁克王子下到水中，捞出猎物，分成几份，将稀有的野兽留给父王，并立即派人送到王宫，另外的一些则分给朝中文武官员。

那天晚上，塔基·穆鲁克王子就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清晨，眼见许多商队朝他们走来，商队中有奴隶、仆人，也有商人，在有水草的地方打尖休息起来。塔基·穆鲁克王子看见他们，便对一个仆从说："你去打



听一下这些人的情况，问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停留！”

那个仆从立即转身走了过去，问他们：“告诉我，你们都是些什么人？赶快告诉我。”

他们说：“我们是商人，在这里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的家还远着呢！我们之所以敢在这里停歇，因为我们对苏莱曼王国的人十分放心。我们知道，每个到了苏莱曼王国的人，只管放心就是，安全确有保障。我们带着名贵布匹，是特意带给塔基·穆鲁克王子殿下的。”

仆从听罢，转身回到王子面前，将商人的话一一禀报。王子说：“既然他们为我带来了东西，我就不回城了，也不离开这里，就地看一看他们带来的货色。”

说完，王子策马去见商人，仆从们紧随其后。来到商队歇脚处，商人们立即站起来，祝福王子顺利平安，荣华富贵。这时，他们已经为王子搭起了一顶宝座，上面缀着翡翠宝石。塔基·穆鲁克坐在宝座上，仆从们左右伺候。王子唤来商人，令他们把带的货物全部拿给他看。商人们争相摊开自己的货物，王子一一过目，从中挑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照价付过钱，然后走出缎帐，纵身上马。

塔基·穆鲁克正要离去之时，无意中一回头，见商队中有一位美男子，衣着整洁，款式别致，额似花朵，面如满月；不过，令人不解的是，那青年容貌失常，面色蜡黄，似乎在经历着一场离别亲人之苦。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接着讲那个故事：

仆从听罢商人们的话后，转身回到王子面前，将商人的话一一禀报。王子说："既然他们为我带来了东西，我就不回城了，也不离开这里，就地看一看他们带来的货色。"

说完，王子策马去见商人，仆从们紧随其后。来到商队歇脚处，商人们立即站起来，祝福王子顺利平安，荣华富贵。这时，他们已经为王子搭起了一顶宝座，上面缀着翡翠宝石。塔基•穆鲁克坐在宝座上，仆从们左右伺候。王子唤来商人，令他们把带的货物全部拿给他看。商人们争相摊开自己的货物，王子一一过目，从中挑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照价付过钱，然后走出缎帐，纵身上马。

塔基•穆鲁克正要离去之时，无意中一回头，见商队中有一位美男子，衣着整洁，款式别致，额似花朵，面如满月；不过，令人不解的是，那青年容貌失常，面色蜡黄，似乎在经历着一场别亲之苦。只见那青年泪流满面，边哭边吟道：

别离时间太久，
我痛感惆怅塞满心。
每当思念朋伴，
腮边总是被泪水淹没。
离别朋友之后，
终日自叹孤独之身；
什么事都不想干，
心中的希望全然消隐。
唤声朋友啊，
请你站一下吧！
给我一日时间，
用谈心祛除我的病根。



青年吟罢诗，又哭了一阵儿，随后晕了过去。

塔基·穆鲁克望着青年，觉得很奇怪。青年苏醒过来，用失神的目光凝视着王子，随口吟道：

要留心她的眼睛，
她的眼日夜不眠。
谁中了她的目弹，
难免遭灾患。
她困倦时，
目光亦可斩断利剑。
她言语虽然轻柔，
但须小心受她欺骗。
世上的烈性酒，
能令神志乱。
别看她的皮肤，
像丝绸一样柔软；
然而真相与涂饰，
相距是多么遥远！
喜好香气之人，
怎么不见芳香之源？

王子塔基·穆鲁克见此情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朝青年走去。

青年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见王子站在自己的头前，急忙站了起来，向王子行了个吻地礼。

王子问："你为什么没有向我展示你的货物呢？"

青年答道："主公啊，因为我带的货物中实在没有适于殿下用的东西。"

"你一定要让我看看你的货物才是，并且要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因为我看到你哭得很伤心。假若你受了什么委屈，我会为你伸冤；如果你欠了什么债，我可以替你偿还。我见你难过成这个样子，不禁心急如焚哪！"

说着，王子塔基·穆鲁克吩咐仆人摆上一把镶金嵌银的象牙檀木椅，又铺上一块丝毯，让青年坐在丝毯上。王子说："把你的货物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吧！"





"主公，别谈这个了！因我的货物中没有适于王子用的东西。"

王子坚持地说："你一定要拿出来让我看一看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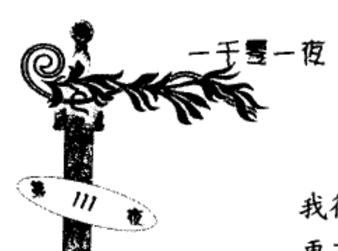
接着，王子令仆从们强行拿来青年带的货物。青年看见那些货物，眼泪夺眶而出，又是哭诉，又是长吁短叹，声音一阵高一阵低。青年吟道：

眼含娇媚美，
体态轻盈似燕，
唇洒醇香甜如蜜，
情柔意绵格外亲。
心存希望高声呼唤，
意出拜见影成真。
有缘梦中会，
纵有怕意亦感安稳。

青年吟罢诗，打开自己的货包，把货物摊展在王子塔基•穆鲁克面前，一件一件地让王子仔细观看，王子拿出一件金丝织的衣衫，价值两千第纳尔，刚一打开，便见一块绸布从金丝衣里掉了下来，青年手疾眼快，拣起来塞在自己的大腿下面。青年张皇失措地吟道：

什么时候才能愈合，
我那颗受伤的心？
金牛宫的七颗星，
比你距我还近。
远离加上背弃，
忧思终日缠方寸。
拖延外加耽搁，
岁月空耗尽。
背弃与远离使我痛苦，
相见亦不感温馨。
你不接近我，
如此遥远怎相亲？
你待我有失公正，





我得不到你的慈悯；
更不能指望你救急，
我在你处难藏身。
我不解这万般道理，
只因心深爱你们；
致使我一时糊涂，
不知该向何方前进。

王子听他吟出这样的诗句，不禁惊异万分，也不知原因何在。王子见他把那块绸布藏在自己的大腿下面，便问道："那是一块什么东西？"

青年回答："主公，这是块布，与殿下无关。"

"让我看一看哪！"

"主公，之所以不乐意让殿下看我的货，就是因为这块绸布，我实在不能让你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接着讲那个故事：

青年吟罢诗，打开自己的货包，把货物摊展在王子塔基•穆鲁克面前，一件一件地让王子仔细观看，王子拿出一件金丝织的衣衫，价值两千第纳尔，刚一打开，便见一块绸布从金丝衣里掉了下来，青年手疾眼快，拣起来塞在自己的大腿下面。

王子见他把那块绸布藏在自己的大腿下面，便问道："那是一块什么东西？"

青年回答："主公，这是块布，与殿下无关。"

"让我看一看哪！"

那青年对塔基•穆鲁克说："主公，之所以不乐意让殿下看我的货，就是因为这块绸布，我实在不能让你看。"

"我一定要看！"

王子再三坚持要看，青年方才从大腿下取出那块绸布，随后便哭了起来。青年边哭边吟道：

请不要责备他，
斥责会使他伤心。
你的话很对，
他却完全听不进。
你赐我明月一轮，
东升照着人间凡尘。
生活有意告别我，
生活是多么清新。
我却感到不快，
决无意告别生活自身。
别离的那天，
你的情何其诚真！





难抑离别泪水，
简直似大雨倾盆。
借口之衣已破，
请允许我来缝纫。
我不得安睡，
他也睡不安稳。
岁月自有意向，
试图驱赶走贫困。
但愿时光救你我，
改变我们的穷苦命运；
赶走惆怅和忧愁，
你我同杯共饮。

青年吟罢诗，塔基•穆鲁克王子说："我看你的情况很不正常。请告诉我，你为什么看到这块绸布便哭泣落泪呢？"

青年听王子提到绸布，深深叹了口气，说道："看见这块罗帕，不免想到这块罗帕的主人及绣花姑娘，这里有一段奇妙曲折的故事。"

说着，青年展开罗帕，只见上面绣着两只羚羊，其中一只用金线绣成，另一只则是银线绣的，而银线绣的羚羊脖子上戴着一个用金线绣的项圈和三块黄玉石。

王子塔基•穆鲁克眼见那精美的绣工，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赞美万能的安拉，让人学会如此高超的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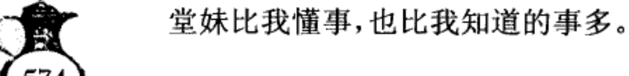
王子很想听听青年的故事，于是说："跟我讲讲你与绣羚羊的姑娘的故事吧！"

青年开始讲自己的婚恋故事。

主公有所不知，我父亲本是一位巨商，膝下只有我这么一个独生子。我有个堂妹，其父早年去世，她从小在我家生活，和我一起长大；我俩两小无猜，直到长大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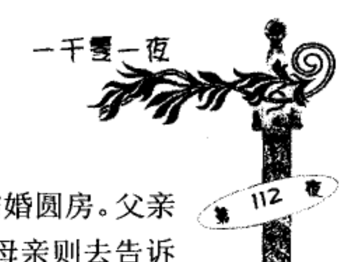
堂妹的父亲在世时，曾与我父亲商妥，待我和堂妹长大成人后，结为百年之好。

有一天，我父亲和我母亲谈起此事，我父亲对母亲说："今年，我们就给阿齐兹和阿济泽正式订婚吧！"商妥之后，父亲便开始筹备订婚仪式的用品。尽管父母亲已做了这样的安排，而我与堂妹仍然睡在一张床上，根本没想到结婚之事，对父母的安排一无所知。



堂妹比我懂事，也比我知道的事多。





婚礼所需要的东西准备齐全之后，就只待举行订婚仪式，然后结婚圆房。父亲打算把订婚礼安排在礼拜五的聚礼之后，他去通知他的商界朋友，母亲则去告诉她的妇女伙伴们和亲朋。

礼拜五那天一早，人们开始帮助我家打扫客厅，擦拭石台阶，铺上地毯，装饰四壁，然后摆放上所需要的一切家什。

聚礼完毕，宾朋们相继到来，父亲忙送去茶点糖果，招待客人们。万事齐备，就只等写婚书了。

在此之前，母亲要我去洗澡，给了我一身最漂亮的衣服。我洗完澡，穿着那套漂亮的衣服，走出澡堂。那套衣服香气四溢，我走到哪里，哪里都能闻到香味。我想到清真寺去，忽然又想起一位朋友，于是决定去找他来参加订婚仪式。当时我心想："所有这几件事，要在聚礼结束之前完成。"

我走进一条没有走过的胡同，因洗澡出汗，那套漂亮衣服都沾在了身上，香气被汗腥气味盖过了。我见胡同口上有条石凳，拿出了绣花手帕垫上，然后坐下来休息。天太热了，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因把手帕铺在座位上，也就不能用来擦汗了。我想用袍角擦汗，正要提袍角时，不料一块白罗帕自天上飘飞而降。

那白罗帕轻柔赛过微风，看见它，比看见病人康复还要舒畅。我伸手抓住罗帕，抬头朝天空望去，但愿知道这罗帕自何处飘来，不料看见的却是个妙龄女子，就是绣这幅羚羊图的那个姑娘。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接着讲自己的婚恋经过：

我走进一条没有走过的胡同，因洗澡出汗，那套漂亮衣服都沾在了身上，香气被汗腥气味盖过了。我见胡同口上有条石凳，拿出了绣花手帕垫上，然后坐下来休息。天太热了，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因把手帕铺在座位上，也就不能用来擦汗了。我想用袍角擦汗，正要提袍角时，不料一块白罗帕自天上飘飞而降。

那白罗帕轻柔赛过微风，看见它，比看见病人康复还要舒畅。我伸手抓住罗帕，抬头朝天空望去，但愿知道这罗帕自何处飘来，不料看见的却是个妙龄女子，就是绣这幅羚羊图的那个姑娘。只见那位姑娘把头探出铜窗，正望着我。她一发现我抬着头看她，便伸出手指，放在自己的嘴上，来了个飞吻，然后把食指和中指并拢，放在胸前的两座乳峰当中，仅过片刻，便缩回头去，将窗子关了起来。

姑娘离去了，却给我的心里送来了一把火，使我周身发热，她的目光给我带来万千愁思，因为我没有听到她说什么，也不明白她的手势意味着什么，因此不知如何是好，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我再次抬头朝窗子望去，见窗子依旧紧关着。我在那里一直等到夕阳西沉，既没听见任何声音，也未看到一个人影。

我失望了，认为看不到姑娘了，就站起身来，打开罗帕，但觉香气扑鼻，顿感精神抖擞，心情豁然开朗，如同置身天堂。随后，我将香罗帕摊在手上，不料从中掉出一片折纸。我拣起来，打开一看，发现是张香信笺，芬芳四溢，清心怡神。那香笺上写着这样几行诗：

寄书情郎哥，
诉一诉我心中愁苦。
字迹显然合书道，
笔细行距稀疏。
情哥开口问我：



为何如此用心书？
笔道细欠力量，
亦难以看清楚。
瘦弱苗条的身子，
字体也酷似我。
情侣托鸿雁，
书写也不见特殊。

我读完这几行诗，再仔细审视香罗帕，发现一角上写着这样几行诗：

腼腼腆腆却成书法家，
手执笔棍在面颊上书写两行；
新月见之急忙躲避，
轻轻摇曳羞煞柳条细长。

那香罗帕的另一个角上也有几行诗：

腼腼腆腆执风写字两行，
墨色玉石点在苹果上；
茂密花园里欢声阵阵，
醉不在脸酒中隐藏。

看过香罗帕上的诗句，我的心中燃起熊熊烈火，思恋之心更加强烈。

我拿起香罗帕和香纸笺回到家中，不知道怎样和那位姑娘联系和交往，对情场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当我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堂妹正坐在家里哭。当她看见我回来时，立刻擦去眼泪，朝我走来，帮我脱下衣服，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并且告诉我说："家中来了许多宾客，有王公、商人，还有法官和证人也都来了。他们吃过饭，又坐了一阵子，一直等着你回来写婚书，就是不见你回来。一等再等，不见你的身影，他们失望了，便一个一个地离去了。"

堂妹又对我说："因为你久久不回来，你父亲非常生气，立誓来年才给你我订婚。因为他为今天的事花去了很多钱。"

堂妹关切地问我："你今天究竟有什么事，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呢？究竟原因何在呢？"

我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给她讲了一遍，还向她提起了香罗帕。堂妹拿起香纸笺和香罗帕，读了读上面的诗，禁不住泪水淌到腮边。

她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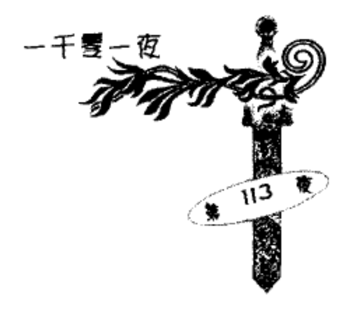
谁说初恋之事，
皆出于双方自愿？
应该说这是假话，
常常是被迫结姻缘。
被迫并不算耻辱，
真相不该遮掩。
逼婚也很完美，
这其中没有什么缺陷。
即使有时万幸，
自愿也并非美满；
因为可能藏奸计，
也许落入圈套中间；
任人随意指东西，
心灵方才得安。

她接着吟道：

你若愿意，
不妨直述苦闷；
或谈恩情与仇恨，
忧与喜一同入心。
彼此水火不容，
或许有益或许招损。

她又吟道：





陪伴着他如同过节，
甜蜜的口常开。
但闻芳香四溢，
污气皆得以除排。
卑劣下贱之心，
决不容许存在。

堂妹吟罢诗，问我：“那位姑娘对你说了些什么？对你又有什么表示呢？”

我告诉堂妹：“那姑娘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指头放在嘴上，然后又把食指和中指并拢，放在胸前，指了指地，就把头缩了回去，随即关上了窗子。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她；而她，则把我的心带去了。我在那里一直坐到红日西沉，等待她再次探出头来，但她没再露面。我感到失望，便离开了那个地方。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这使我感到苦闷，我希望你能帮我一把。”

堂妹抬起头来，说：“堂哥，假若你要我的眼珠，我会剜出来送给你。你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帮助你。她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也一定帮助她。她爱上了你，同时你也爱上了她。”

我问堂妹：“她的手势作何解释呢？”

堂妹说：“她把手指放在嘴上，意思是说你在她的躯体中居于灵魂的地位，希望和你交往。香罗帕则是情侣之间互相致意的标志。香纸笺的意思是说她深深爱上了你，而她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贴在前胸，则是说要你两天之后到她那里去，以便借你的容貌消除疲劳。堂哥呀，她爱上了你，她信得过你。这就是我对她的手势的分析和解释。假若我能够出面，一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俩聚在一起。我会用我的袍角为你们打掩护。”

我听堂妹这样一说，连声感谢她。我心想：“我忍耐两天！”

我在家里坐了两天，不出不进，不吃不喝，头靠在堂妹的怀里，而她则不住地安慰我，为我开心解闷。堂妹对我说：“你要振作精神，鼓足勇气，穿好衣服，放心大胆地按时赴约。”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对塔基·穆鲁克王子述说自己的婚恋经过：我的堂妹对我说："她把手指放在嘴上，意思是说你在她的躯体中居于灵魂的地位，希望和你交往。香罗帕则是情侣之间互相致意的标志。香纸笺的意思是说她深深爱上了你，而她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贴在前胸，则是说要你两天之后到她那里去，以便借你的容貌消除疲劳。堂哥呀，她爱上了你，她信得过你。这就是我对她的手势的分析和解释。假若我能够出面，一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俩聚在一起。我会用我的袍角为你们打掩护。"

我听堂妹这样一说，连声感谢她。我心想："我忍耐两天！"

我在家里坐了两天，不出不进，不吃不喝，头靠在堂妹的怀里，而她则不住地安慰我，为我开心解闷。堂妹对我说："你要振作精神，鼓足勇气，穿好衣服，放心大胆地按时赴约。"

说完，堂妹站起来，为我更衣熏香。我果然振作精神，鼓足勇气，迈步出了家门，向那条胡同走去。我走进胡同，坐在那条石凳上。一个时辰过后，那窗子打开了。我抬眼望去，真的看见了那位姑娘，不料我晕了过去，不省人事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苏醒过来，抖了抖精神，鼓了鼓勇气，再次抬头看那位姑娘，结果我又一次昏迷过去。当我第二次苏醒过来时，看见姑娘手里拿着一面镜子和一块红手绢。当她看见我时，立即挽起袖子，张开五指，用手掌和五指拍了拍胸脯，然后用手举起那面镜子，往胡同照了照，接着拿起红手绢，缩回身去，又露出头来，把红手绢垂向胡同，连连垂下、提起三次，最后提上去，拧了拧，缠在了手上，又点了点头，便缩回头去，关上了窗子。

姑娘隐去了。她一句话没有说，留给我的是无限惆怅，使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明白她那些手势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在那张凳子上一直坐到天黑，近夜半时分，我才回到家中。

回到家里，我见堂妹手托下巴，眼里正淌着泪水。她边哭边吟道：





不知羞在折磨你，
这与我有何相干？
你是柔嫩枝条，
怎能弃在一边不管？
唤声机灵人呀
你近如我的心与肝。
纯洁的爱情，
怎好弃之而背叛？
人美在于心里，
不同于手中的宝剑。
你曾赋予我，
爱情的沉重负担。
要知我体弱羸瘦，
力微无法支撑衣衫。
曾因相互之间出言不逊，
我哭红了双眼。
钟情之目内藏利剑，
可见寒光闪闪。
但盼我的心，
与你的心一般。
可叹我身子单薄，
不及你的一半。
你的容颜俊俏，
早已入众女子之眼；
我为此感到忧虑，
侍卫们也感作难。
人们常赞美优素福，
那是十全十美少年。
美究竟有多少，
其实谁也说不清；
但见追求者们，
一个个泪涌如泉。





谁会知我心上忧虑?
我真怕你失去体面。

我听罢她吟诵的诗歌,更加惆怅难言,忧思万端,急忙躲到房间的角落里去。堂妹立即走来,为我脱去衣服,用衣袖给我擦脸,然后问我:“你究竟怎么啦?”

我把当天在胡同里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向她述说了一遍。

堂妹说:“堂哥,姑娘把手掌和五指放在胸前,意思是说五天之后请你去见她。用镜子往胡同里照,又把头探出窗子,意思是要你坐在染匠店里,等她派的差使来见你。”

听堂妹这么一说,我的心中燃起熊熊烈火。我说:“堂妹,你解释得完全正确。因为我看见那条胡同里确实有一家犹太人开的染坊。”

旋即,我哭了起来。

堂妹说:“堂哥,你坚强一些!静静心,定定神!别的小伙子谈恋爱,一等就是两年时间,都能够经受得住情火的炙灼,而你仅须等上五天,怎么就急成这个样子呢?”

堂妹好言好语安慰我,给我端来饭菜,我仅吃了一口。其实我很想吃,但吃不下去。从那天起,我食水不进,夜不成寐,脸色发黄,容颜憔悴。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恋情的煎熬,这是第一次受到情火的灼烧。我瘦弱下来,堂妹也因我而变得面黄肌瘦。为了给我开心解闷,每天夜里,她都给我讲情侣之间的故事,直到将我送入梦乡。当我醒来之时,每每看见她为我守夜,腮边总是挂着泪珠。

就这样,五天的时间好容易才熬过去了。

第六天清晨,堂妹早早起来,为我烧好水,让我洗完澡,又给我穿好衣服,然后对我说:“快去找那个姑娘去吧!安拉会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如愿以偿,顺利找到意中人。”

我出了家门,径直来到那条胡同。那天是星期六,我见染匠店关着门,便在门前坐到晡礼时分,未见一个人影。我又在那里坐到红日西沉,昏礼[①]时刻来临,仍未听到任何动静,不知不觉夜幕降临,既不见人,亦未听见任何消息,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不禁害怕起来。于是我站起身,醉汉似的离开那里,摇摇晃晃,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回家中。

一进家门,我看见堂妹阿济泽一手抓着墙上的橛子,一手摁在自己的胸口上,边淌眼泪边吟道:

① 昏礼,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的第四次礼拜,在太阳刚落后举行。





可怜的阿拉伯女子，
你究竟在想什么？
女子说亲人与花木，
全都扎根在希贾兹。
若有商队经过，
让我借他们的一丝炊烟，
托之转达我的情怀，
禁不住泪落花枝。
我的情和爱，
在世间独一无二；
怎好把这种情感，
与罪恶等量观之。

堂妹吟罢诗，回过头来望我，见我正垂泪，便擦去自己腮边的泪水，走过来，用衣袖为我拭泪，继之微笑着对我说："堂哥，安拉有意赠礼给你，你何不在心上人那里过夜，以求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呢？"

听她这样一说，我飞起一脚，踢在了她的胸口上，只见她当即倒下，前额碰到了堂柱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流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对塔基•穆鲁克王子讲自己的婚恋故事：

我约会那位姑娘未果而归，一进家门，看见堂妹阿济泽一手抓着墙上的橛子，一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边淌眼泪边吟诵了一首诗。

堂妹吟罢诗，回过头来望我，见我正垂泪，便擦去自己腮边的泪水，走过来，用衣袖为我拭泪，继之微笑着对我说："堂哥，安拉有意赠礼给你，你何不在心上人那里过夜，以求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呢？"

我听她问我何不在心上人那里过夜，十分生气，当即飞起一脚，踢在了她的胸口上，只见她当即倒下，前额碰到了堂柱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流淌。但她一句话没说，迅速站了起来，烧了些纸灰，敷在伤口上，然后取了块布，将伤口包扎起来，随后擦去滴在地毯上的血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过了一会儿，堂妹走到我跟前，微笑着用温柔的语调对我说："堂哥，凭安拉起誓，我刚才说的话不是拿你开心，也无意讥笑那位姑娘。刚才我还觉得头疼，现在却感到轻松多了。请告诉我，今天的情况怎样？"

我便把那天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堂妹听。我讲完后，自己哭了起来。堂妹对我说："堂哥，你的目的达到了，你的希望实现了。这就是姑娘愿意的迹象。她之所以不出面，是想考验考验你，想知道你是否有耐心，是否真心爱她。你的欢乐就要来临，悲伤也已隐去，明天不妨还到原地去等，看姑娘对你有何表示。"

堂妹开始安慰我，而我却愁上添愁，忧上加忧。过了一会儿，堂妹给我端来饭菜，我抬脚将饭盘踢翻，碗碟碎片落了一地。我说：

"每一个谈情说爱的人，都是疯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堂妹说："堂哥，凭安拉起誓，这都是爱情的征兆啊！"

堂妹哭了，泪水横淌。她拣起落在地上的碎碗片，又扫净掉在地上的饭菜，然后和我并排坐下来。

我祈祷安拉让明天快快到来。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出门去找那位姑娘了。我快步走进那条胡同，坐在那条石





凳上。突然间，窗户开了，姑娘笑眯眯地探出头来，旋即隐去，姑娘又出现在窗口，只见她手里拿着镜子、口袋、一盆花草和一盏灯。她首先把镜子装在口袋里，扎上袋口，扔在房中，然后把头发披在脸上，接着把灯放在花草上。片刻过后，她把这一切东西全拿走，关上了窗子。

眼见这种情景，我完全捉摸不透她那扑朔迷离的暗示意味着什么，我的心都碎了。她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而我对她爱慕之情更加强烈，对她更加钟情、迷恋。

之后，我怀着一颗痛苦的心，哭着原路转回家里。

进了家门，只见堂妹阿济泽正面壁坐着。愁闷、忧虑、嫉妒在灼烧着她的心；可是，当她发现我一心迷恋上了那个姑娘时，出于她对我的纯真的爱，她只言不吐露自己心中的真情。

我望望堂妹，但见她头上有两处伤痕：一处是那天在堂柱上碰的；另一处在眼睛上，因为哭得太厉害，眼皮都肿起来了。她的情况很不好。她边哭边吟道：

离去的人儿，
永远居于我的心中。
无论走到哪里，
终究是我的救星。
安拉总是伴着你，
何惧灾难重重！
你走后我深感孤独，
止不住泪水纵流。
但愿我能知道，
君在西还是居东？
我欲饮清澈水，
却见眼泪杯中盛。
世间万事都甜美，
唯有分离痛苦由衷。

堂妹吟完诗，回头看见了我，忙擦去眼泪，站起身，朝我走来。因为难过，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沉默了片刻之后，堂妹说："堂哥，你这次去见姑娘，情况怎样啊？"

我把情况如实相告。堂妹听后说："你耐心等一等，你俩相会的时刻就要到了。





你的愿望就要实现。姑娘把镜子装入口袋中，意思是你要等到红日西沉。姑娘把头发披散在脸上，意思是说你到夜幕降临之后再去找她。她举着花盆，意思是说你去之后，要进胡同后的那座花园。至于她把灯放在花盆上，意思则是说你进了花园，径直朝前走，哪里有灯光照明，你就往哪里去，然后坐在灯下等她，因为她太爱你了。"

我听了堂妹的这番话，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

我对堂妹说："你给了我多少次希望啦？我却每每达不到目的。我认为你的解释没有什么正确的地方。"

这时，堂妹笑了。她说："你应该忍耐一下！等过今天，红日西沉，夜幕垂降之后，你的希望就能实现了。这话千真万确，一点儿不假。"

之后，堂妹吟道：

> 时节如逝水，
> 愁苦不会长久。
> 世上的难为之事，
> 时到易如反掌。

堂妹吟罢，朝我走来，柔声细气地安慰我，但没给我端饭来，恐怕我发脾气，期望我顺从她。

她走来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只是给我脱衣服。她说："堂哥，你坐下，我跟你谈谈，让我们一直谈到天黑。天黑之后，蒙安拉默助，你就能看到你的心上人了。"

我没有扭脸看她，一心等着夜色降临。我祈祷说："安拉啊，快让夜幕垂降下来吧！"

夜色终于降临了。堂妹哭得十分伤心，她把一粒纯麝香丸递给我，并且对我说："堂哥，你把这粒香丸含在口里。你见到意中人，向她提出要求，在她满足了你的愿望时，你就给她吟诵这首诗……"

堂妹吟诵道：

> 世上的恋人们，
> 请你们告诉我：
> 小伙子一旦被姑娘恋上，
> 他该如何行动？





堂妹吟罢,吻了吻我,并且要我立誓,只有和情人分手时,才能吟诵这首诗。我急忙回答堂妹:“遵命!遵命!”

晚饭时分,我出了家门,一直走到那座花园,发现园门大开着。我迈步跨进园门,见远处有亮光,便冲着光亮走去。走近一看,见那里有座凉亭,圆顶是象牙、檀木结构,顶上悬挂着吊灯,厅中有圆形座椅,上面铺着金银线绣花的丝毯。灯下还摆放着一个金蜡台,上面插着一支盛燃的大蜡烛。凉亭的中央有一座喷水池,池边上镶嵌着各种装饰图案。水池旁边摆放着一桌丰盛筵席,全用丝巾盖着。桌旁摆放着一只大缸,缸中满盛醇酒。酒缸旁的桌子上放有镶金嵌银的水晶酒杯;还有一个蒙着绸罩的大银盘。我掀开罩巾一看,见盘中盛着各种水果,有无花果、石榴、葡萄、椰子、佛手柑、香橼、橙子等,还有各种馨花,如玫瑰花、桃金娘、水仙花等,顿感香气扑鼻,口中涎水直淌。

眼见此景,我欣喜不已,兴奋极了,忧愁不翼而飞,惆怅心情云消雾散。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里不见一个人。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对塔基•穆鲁克讲自己的婚恋故事：

晚饭时分，我出了家门，一直走到那座花园，发现园门大开着。我迈步跨进园门……看到满盘的各种水果和鲜花，欣喜不已，兴奋极了，忧愁不翼而飞，惆怅心情云消雾散。

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里不见一个人，既看不见一个男仆，也瞧不见一个女婢，竟没有人看管这丰盛筵席。我在那圆形椅子上坐下来，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

一更天过去了，不见美人影；二更、三更天过去了，美人仍未出现。我觉得肚子极饿，因为过分钟情，我已多时不曾进食。眼见此情此景，我开始相信堂妹对那位姑娘的暗号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休息了一下，感觉饿得难受，餐桌上那些美味勾起了我的食欲。到了那个地方，自感心静神安，想吃东西了，便走到餐桌前，揭开罩巾；但见当中的一个大瓷盘里放着四只红烧鸡，色香味俱佳；大盘周围放着四个钵碗，一个盛着甜食，一个盛着糖石榴子，一个盛着白面点心，一个盛着酸甜奶制品。我吃了些奶制品和一块儿肉，又拿起白面点心吃了一些，然后奔甜食而去，吃了一勺又一勺，接着吃了些鸡肉，方才觉得肚子填饱了。随后感到四肢乏力，懒得熬夜，洗了洗手，不知不觉困神来临，头靠着靠枕，进入了梦乡，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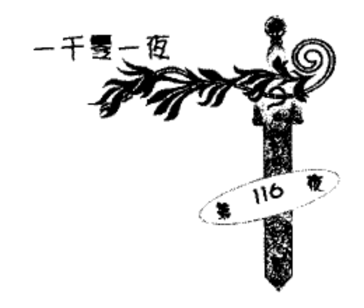
当我醒来之时，火辣辣的阳光已照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已经几天没尝过熟睡的滋味了。

我睁开眼睛，见我的肚子上堆着盐和木炭，急忙站起身来，掸了掸衣服，继之左右望了望，却一个人影未见。我发现自己睡在大理石上，什么东西都没铺。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痛苦极了，泪水直淌腮边，深为自己感到遗憾。我离开那里，转回家中。

我回到家中，见堂妹正捶胸哭泣，雨一般的泪花模糊了她的双眼。她吟诵道：

惠风起自天来，
荡起绵绵情丝。





微风尽兴地吹吧!
丝丝情意各有运命。
情意若得珍惜,
有情人日后必成眷属。
几日不见情哥面,
欢悦一扫而空。
但求得知情哥真意,
心可融在情中?

堂妹看见我,迅速站起身来,擦去眼泪,走到我的面前。她用温柔的语气对我说:"堂哥,你正处于热恋之中,安拉有灵,让你爱上了你所爱的人。我哭泣,我难过,原因不在于不忍与你分离,有谁会埋怨我呢?不过,安拉不会因为我而责怪你。"

堂妹微笑着望着我,微笑中夹带着怨气。她对我那样殷勤,给我脱下衣服,摊展开来。她说:"凭安拉起誓,这是得到了心上人的气息呀!堂哥,今天的情况怎样,请对我讲一讲吧!"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一细告,她又微微地笑了,微笑中依旧夹带着怨气。她说:"我心里感到难过。谁使你心里不好受,是不得安生的。这个女子傲气十足;堂哥,凭安拉起誓,我真担心你会受她的气。堂哥,你有所不知,撒在你身上的盐,意思是说你在沉睡时,就像要腐烂的食物一样令人厌恶,应该用盐防腐,以免变质。因为你自称钟情之人,而沉睡与钟情是大不相宜的,是情人之大忌,说明你的爱情是虚伪的,她的爱情也是虚伪的。她看到你在睡觉,没有把你叫醒;假若她真爱你,她定会叫醒你的。至于身上的木炭,意思是说因为你把爱情看成是虚假的,故安拉用炭抹黑你的脸;说你不是个志向远大的人,只有燕雀小志,一味贪吃、贪喝、贪睡。这就是我对她那些暗示的解释。但求安拉能够让你摆脱开她。"

我听完她这番话,禁不住捶胸顿足地说:"凭安拉起誓,你的分析,解释很对。我的确睡着了,而钟情者是不能睡的。我害了自己,再没有比吃和睡对我危害更深的了。时到如今,我该怎么办呢?"

之后,我哭得更伤心了。我对堂妹说:"你赶快给我指条路吧!你慈悯我,安拉会报答你的;如若不然,我只有死路一条。"

堂妹是非常喜欢我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对塔基•穆鲁克王子讲自己的婚恋故事：

我听完堂妹解释姑娘的暗示的意思后，禁不住捶胸顿地说："凭安拉起誓，你的分析、解释很对。我的确睡着了，而钟情者是不能睡的。我害了自己，再没有比吃和睡对我危害更深的了。时到如今，我该怎么办呢？"

之后，我哭得更伤心了。我对堂妹说："你赶快给我指条路吧！你慈悯我，安拉会报答你的；如若不然，我只有死路一条。"

堂妹是非常喜欢我的。

堂妹对我说："我很愿意为你想办法，我一定尽心尽力。可是，堂哥，我给你说过多次，假若我能够出入家门，我一定让你俩在最短的时间内见面，而且将用我的衣角为你们遮目。我之所以这样行事，都是为了让你高兴。但愿安拉默助，让我为你们俩之间的事尽最大努力。不过，堂哥，你要听我的，服从我的意愿，你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坐在那里；晚饭时间到来时，你还要坐在原地，不要吃任何东西，因为吃了东西会困倦、欲睡的。你千万不要睡觉！当夜过二更时，你心上的人儿就会来见你，安拉会保佑你不受她的伤害。"

我听堂妹这样一说，心中高兴，祈求安拉尽快降下夜幕。当我准备离开家时，堂妹说："你见了她的面，你要给她吟诵前面提到的那首诗。"

"我一定记住、完全照办。"我顺从地回道。

我走出家门，直奔那座花园而去。

我走进花园，但见那个地方布置得和先前一样，大餐桌上摆着美味食品，清凉饮料，水果种种，鲜花芬芳。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闻到香味四溢的饭菜，不免垂涎三尺，很想美餐一顿。我几次遏制自己的食欲，但不见效，于是站起身来，走到餐桌前，掀开餐罩，见那里放着一大盘鸡，周围摆着四碗菜。

我每样吃了一些，又吃了点儿甜食和肉，还喝了些蜜米羹；因米羹颇合我的口味，我拿起调羹，喝了个足饱。我吃饱喝足之后，拿了枕头，放在头下，合上眼睛；当时我心想：我不能睡觉，只是靠一靠枕头，合合眼……





我合上了眼睛，进入了梦乡。

当我醒来之时，已是日上三竿。我发现我的肚子上堆放着四样东西：大踝骨、小木棍、椰枣核和稻豆子树籽。那个地方既没有什么家什，也不见任何其他东西，好像那里昨天不曾摆放过任何东西似的。

我站起身来，扔掉那四样东西，走出花园，满肚子是气地回到家中。

回去一看，见堂妹正长吁短叹，她吟道：

> 体弱心力衰竭，
> 泪水淌在面颊上。
> 情人错也难免，
> 好人为事凭良心。
> 堂兄之情充满我的心，
> 泪珠令我眼伤。

我厉声呵斥堂妹，还骂了她一顿，她哭了。

片刻过后，堂妹擦干眼泪，朝我走来，吻了吻我，然后把我抱在她的怀里，而我却把她推开，自我责备起来。

堂妹说："堂哥，好像你夜里又睡觉了，是吗？"

我回答说："是的。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肚子上放着四样东西：大踝骨、小木棍、椰枣核和稻豆子树籽。我不知道那个姑娘究竟为什么这样行事。"

接着，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继而走到堂妹跟前，对她说："堂妹，你给我分析、解释一下那位姑娘的暗示吧！请告诉我该怎么办，帮我一把，让我摆脱这种处境吧！"

堂妹说："我愿意帮助你。她放在你身上的小木棍，意思是说你人来了，但心没有来，好像她在对你说：'谈情说爱，不能这样行事；你根本没把自己置于恋人行列之中。'那椰枣核，意思是说，假如你真是一位恋人，那么，你的心中会燃烧着爱情的火焰，根本不会去尝睡梦的那种甜美，因为爱情之甘甜像燃烧在心中的火焰。至于稻豆子树籽，则是向你暗示情人的心已被夺走，要你拿出圣约伯[1]的耐心去忍受与她离别的痛苦。"

听完堂妹的分析与解释，我的心中顿时如火一般，痛苦难耐，禁不住狂叫道："我的运气薄呀，因此安拉安排我熟睡一夜之久。"

① 圣约伯，希伯来人的先知，忍耐的典型。





之后，我对堂妹说："堂妹，从可怜我能活下去这一点出发，你就给我想个主意吧，也好让我跟她联系上，见见面。"

堂妹不禁泪水涟涟。她说："阿齐兹，我的好堂哥，我心烦意乱，满肚子的话，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我想，今天夜里，你还是到那个地方去，千万不要再睡觉；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你的目的就能达到。这就是我的想法。祝你顺利！"

我说："但愿安拉护佑我，要我不再睡觉。我一定照你的吩咐行事。"

堂妹站起来，走去端来饭菜，对我说："吃吧！现在就吃个饱，以免你再想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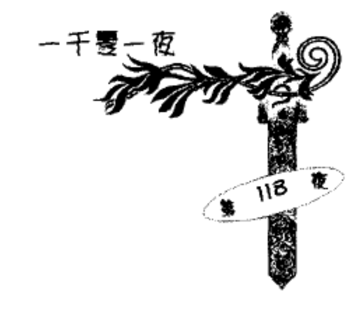
我吃了个足饱。夜晚来临时，堂妹走去给我拿来一套漂亮衣服，让我穿上，提醒我要向姑娘吟诵那首诗，并且告诫我千万不要贪睡。

一番叮嘱之后，我与堂妹告别，直奔那座花园而去。

我进了花园，还是坐在那张椅子上，望着那座花园。夜色暗下来，我用手指撑着眼皮，不住地摇晃着脑袋，坚持熬夜，以防困神侵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讲自己的经历:

堂妹一番叮嘱之后,我与堂妹告别,直奔那座花园而去。

我进了花园,还是坐在那张椅子上,望着那座花园。夜色暗下来,我用手指撑着眼皮,不住地摇晃着脑袋,坚持熬夜,以防困神侵扰。微风送来饭菜的香味,我觉得肚子更饿了,于是走到餐桌前,掀开餐罩,每种菜都吃了一口,还吃了一块儿肉;然后走到酒缸前,心想只喝一杯,于是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自感克制不住自己,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一口气喝下了十杯。凉风吹来,我微睡似的倒在了地上。

我又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当我醒来之时,发现我身在花园外,我的肚子上放着一把快刀和一枚铁币,不禁周身颤抖,心惊肉跳。

我一骨碌爬起来,拿起快刀和铁币,回到家中。我听堂妹说:"在这个家中,我是一个痛苦的、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女人,只有眼泪和哭泣伴随着我。"

我走进屋门,便倒在了地上,快刀和铁币脱手而落地,我晕了过去。

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便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向堂妹述说了一遍。我对堂妹说:"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失败了。"

堂妹见我哭得很伤心,更加为我感到难过。她对我说:"我是爱莫能助啊!我劝你不要睡觉,你没听我的劝告。我的话对你不起任何作用。"

我对堂妹说:"看在安拉的面上,我求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刀和铁币含义吧!"

堂妹说:"那枚铁币,意思是说姑娘立下誓言:凭安拉和她的右眼起誓,假若你下次再来,还是睡觉的话,她一定要用这把刀把你杀死。堂哥,我真为你担忧,你一定要对她的狡诈保持戒心。我心里非常为你难过、痛苦,语言难以表达。你要知道,你再去她那里,不要睡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实现你的愿望。与此同时,你也应该知道,假如你去她那里,照样睡觉,她就会把你杀掉。"

"堂妹,我该怎么办呢?看在安拉的面上,我求求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吧!"

"我是乐意帮助你,只要你听我的,服从我的安排,你定会如愿以偿。"

我急忙说:"堂妹,我听你的,我服从你的命令。"





堂妹说："等出发时间到来时，我再跟你说。"

堂妹把我搂在怀里，然后把我扶到床上，给我盖好被子，她守在我身旁，直到我两眼发涩，进入梦乡。

堂妹拿着扇子，坐在我的身旁，为我打扇，直到送走夕阳，堂妹才将我叫醒，我睁开朦胧睡眼，见堂妹还坐在我的身旁，手里摇着一把扇子，哭个不止，泪水都把衣襟浸湿了。

堂妹见我醒来，擦去自己的眼泪，给我端来一些吃的东西，我不想吃，也吃不下去。堂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听我的，服从我的安排吗？"

听堂妹这样一提醒我，我没有违抗她，于是开始吃东西了。堂妹把食物送到我的嘴里，我慢慢咀嚼，直到吃饱；她又给了我一些葡萄汁喝。我吃饱喝足，堂妹给我洗了洗手，又用香帕给我擦干手，然后洒了点儿玫瑰水。这时，我才精神饱满地坐了起来。

天色黑下来，堂妹给我穿好衣服，对我说："堂哥，今夜你要特别注意，整夜都不要睡觉。那位姑娘在夜将尽时才来找你呢！愿安拉护佑你，让你今夜与她相会。不过，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的叮嘱啊！"

话音未落，堂妹哭了起来；因为她哭得太伤心，使我心里难过。我问她："你对我还有叮嘱吗？"

堂妹一字一句地说："当你离开那位姑娘的时候，你要吟诵那首诗！千万莫忘记呀！"

我高高兴兴地离开堂妹，向那座花园走去。

我走进花园，坐在那张椅子上；这次与上两次不同，我的肚子饱饱的，任何香味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我安安稳稳地坐下来，熬到夜过二更。

那一夜，对我来说实在太长了，简直就像一年时间那样长。三更天过去，雄鸡鸣叫了，我因熬夜已感到肚子饥饿，就站起来，走到餐桌前，吃了个足饱，喝了个尽兴，顿时感到头沉，想睡觉了。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我立即站起身来，洗了洗手，漱了漱口，心里提醒自己："夜将尽，眼看天就要亮了，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突然之间，那位姑娘出现了，在十个婢女的簇拥下走来了，如同众星捧月。那位姑娘身穿金丝绣花绿缎衣，似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正如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 情妹翩跹而至，
> 春装合体绿色艳；
> 衣扣轻松解，





青丝一抹披满肩。
借问尊姓大名，
听其对君言：
曾烙火印痕，
在情人的心坎。
我向她诉苦道：
爱情啊多么悲惨！
她却回答说，
顽石怎能听到人言！
纵然心似顽石，
倒也不用嫌：
万能安拉既在，
石上定可溢清泉。

姑娘看见我时，她笑了。她说："你一夜没睡觉，怎么这样精神焕发呢？你一夜熬红了眼，我就知道你已是个热恋中的人了。凡是争春的热恋之人，都是通宵达旦忍受恋情的考验。"

之后，她转向婢女，向她们使了个眼色，她们便离去了。她随即走到我跟前，将我搂在她的怀里，吻我，我也吻她；她咂我的下唇，我咂她的上唇。接着伸进手去摸她的腰，我俩一块滚到了地上。她解开了裤腰带，我把脚伸进她的两腿之间，我俩相互搂住脖子，打滚嬉闹，说说笑笑，抱脚携腰，直到关节全部放松，飘飘欲仙，各入梦境。那一夜，令人开心怡神，快乐忘忧。正如诗人所云：

生平曾度良宵，
却未曾举一杯半盏。
困盹远离眼帘，
脚镯挨近了耳环。

次日清晨，我想离开那里时，姑娘拉住我的手，对我说："等一下，我有件事情告诉你，有一事要叮嘱你一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一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对王子讲自己的经历：

那位姑娘转向婢女，向她们使了个眼色，她们便离去了。她随即走到我跟前，将我搂在她的怀里，吻我，我也吻她；她咂我的下唇，我咂她的上唇。接着伸进手去摸她的腰，我俩一块滚到了地上。她解开了裤腰带，我把脚伸进她的两腿之间，我俩相互搂住脖子，打滚嬉闹，说说笑笑，抱脚携腰，直到关节全部放松，飘飘欲仙，各入梦境。那一夜，令人开心怡神，快乐忘忧。

次日清晨，我想离开那里时，姑娘拉住我的手，对我说："等一下，我有件事情告诉你，有一事要叮嘱你一下。"

我站住了脚。姑娘拿出这块香罗帕，摊展在我的面前。我见罗帕上有这样一幅羚羊图，不禁惊奇万分，于是我拿起罗帕，与姑娘相约每天夜里到花园凉亭下相会。

当姑娘把绣有羚羊图的香罗帕递给我时，她对我说："这是我妹妹绣的。"

我问姑娘："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我妹妹叫努尔霍黛。你要好好保存这块罗帕。"

我告别了姑娘，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她，一时忘记了吟诵堂妹要我吟诵的那首诗。

当我欢天喜地、步履轻快地回到家中，见堂妹躺着。堂妹见我回来了，赶忙起来，淌着泪水朝我走来，亲吻我的胸膛，问我："你按我的叮嘱吟诵那首诗了吗？"

我说："我只是注意这幅羚羊图，把吟诗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把香罗帕扔在堂妹面前。堂妹站起来，又坐下去，再也忍不住，泪水潸然淌落，吟诵道：

快分离的人们，
请你们把脚步放慢。
仅仅一次拥抱，
怎可将你们欺骗？





时间的本质就是背叛，
分别总是相伴的终点。

堂妹吟罢，对我说："堂哥，把这块罗帕送给我吧！"我就把香罗帕送给了我的堂妹。堂妹拿起罗帕，摊展开来，观看上面绣的羚羊图。

我赴约会的时间到了，堂妹对我说："去吧！祝你顺利平安。不过，当你离开她那里时，千万要对她吟诵我先前对你说过的那首诗。你已有好几次把此事忘掉了。"

我对堂妹说："你再给我吟诵一遍吧！"

堂妹给我吟诵了一遍，我便离开家，直奔花园去了。我进了花园，发现姑娘正在等着我。姑娘看见我，朝我走了过来，亲吻我，让我坐在她的怀里。之后，我们吃饱喝足，就像昨天晚上那样，一阵拥抱、交欢之后，共同陶醉在无比的欢乐之中，直到东方吐亮。

天亮之时，我对姑娘吟诵道：

世上的恋人们，
请你们告诉我：
小伙子一旦被人爱上，
他该怎么做？

姑娘听罢我的吟诵，顿时眼泪汪汪，吟诵道：

隐私应该保密，
守口当如瓶。
处处要忍耐，
事事必须顺从。

我背下姑娘吟诵的诗。堂妹的帮助，使我如愿以偿，我为此欣喜不已。

我离开那位姑娘，回到家中，见堂妹躺在床上，而我的母亲坐在她的身旁，正为她伤心落泪。我走到床前，母亲怒斥我："你这个当哥哥的真该死！你妹妹病成这个样子，你怎好丢下她不管呢？"

堂妹看见我，抬起头，坐了起来，对我说："堂哥，你对她吟过那首诗吗？"

"吟诵过了。"我说，"那姑娘听了那首诗，哭了起来。之后，她吟诵了另一首





诗，我还背了下来呢！”

“你背一背，让我听一听呀！”

我把姑娘吟诵的诗背了一遍，堂妹听罢，不禁泪水满面，堂妹吟诵道：

忍耐确乎是美德，
美德有何收获？
到头来心中烦躁，
情痴空无所得。

堂妹吟罢，又对我说：“你再去同那位姑娘幽会时，你就对她吟诵刚才听到的这首诗。”

“我听你的！”

当天晚上，我照例去花园幽会那位姑娘。我与她亲吻拥抱，亲密无间，水乳交融，欢情难言。当我想离开她时，向她吟诵了那首诗：

忍耐确乎是美德，
美德有何收获？
到头来心中烦躁，
情痴空无所得。

她听完这首诗，泪如泉涌，吟诵道：

保密没有耐心，
除去死别无他路可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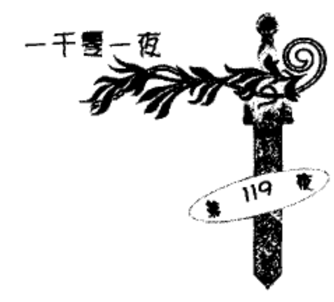
我背下了这首诗，然后转回家去。

回到家中，见堂妹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我母亲坐在她的身旁。堂妹听到我的说话声音，睁开眼睛，说：“堂哥，你向姑娘吟诵过那首诗了吗？”

“吟诵过了。”我回答，“当那位姑娘听了我的吟诵时，哭了起来。她向我吟诵道：

保密没有耐心，
除去死别无他路可走。





堂妹听我这样一说，再次昏迷过去。当她苏醒过来时，吟诵道：

> 我们完全听从，
> 然而已近死期。
> 禁绝联系的人呀，
> 请接受我的敬意。

夜色降临后，我照习惯到那座花园去赴约会。步入园门，发现那位姑娘在等着我。我们坐下，又吃又喝，寻欢作乐，然后一觉睡到大天亮。

临别时，我向姑娘吟诵了我堂妹吟诵过的那首诗。姑娘听罢，大叫一声，神情烦躁不安。姑娘说："凭安拉起誓，吟诵这句诗的那位女子已经无常[①]。"

话音未落，姑娘哭了。她对我说："你这个该死的！你与吟这首诗的女子有何亲戚关系？"

我告诉姑娘："她是我的堂妹。"

"你撒谎！假若她是你的堂妹，凭安拉起誓，你一定会像她爱你一样爱她。是你害了她！安拉会像你害她一样将你置于死地的。凭安拉起誓，假若你有这位堂妹，我决不会让你接近我的。"

我对姑娘说："你给我的暗示，都是我的堂妹为我破译的；我的一切作为，都是我的堂妹为我出主意，为我进行安排的。"

"她了解我们的情况？"姑娘问。

"是的。我们的事情，她完全了解。"

"安拉会像你摧残你堂妹的青春那样断送你的韶华。"

姑娘又对我说："快去看看你的堂妹吧！"

我顿觉心事沉重，离开姑娘，快步赶往家中。当我走进我家的胡同口时，便听到凄惨的哭声。我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我："阿济泽，阿济泽……我们发现她死在了门后……"

我急步进了家门。母亲看见我，对我说："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她的错误都在你这个当堂哥的身上。安拉是不会宽恕你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① 死去(死亡)，死了。





第一百二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讲自己的婚恋故事：

姑娘对我说："快看看你的堂妹去吧！"

我顿感心事沉重，离开姑娘，快步赶往家中。当我走进我家的胡同时，便听到凄惨的哭声。我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我："阿济泽，阿济泽……我们发现她死在了门后……"

我疾步进了家门。母亲看见我，对我说："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她的错误都在你这个当堂哥的身上。安拉是不会宽恕你的！"

我父亲来了，我们一起为堂妹料理丧事，出殡送葬。掩埋好之后，又在坟前念了《古兰经》，守墓三天，然后返回家中。堂妹的死，使我非常难过。我来到母亲身边，母亲对我说："我想知道，你究竟是怎样对待你的堂妹的，致使她胆裂丧命。孩子，我时刻都在问她的病因，她却没有告诉我，没对我明说。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告诉我你是怎样对待她的吧！"

我对母亲说："我没有对她怎么样。"

母亲说："安拉会找到你为你的堂妹报仇的。她什么都没对我说，而是把一切情况埋在心中，心甘情愿无常。她快咽气时，我就在她身边。她睁开眼睛，对我说：'大娘，安拉注定我和堂哥不能成亲，我不斥责他那样对待我。安拉要把我从这个世界带到永恒世界去了。'我对她说：'孩子，你会好的。'我问起她的病因，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一笑。后来，她对我说：'大娘，如果我堂哥还想去他常去的那个地方，请告诉他，当他离开那个地方时，要他不要忘记说两句话：忠实是美德，背叛是丑行。这表明了我对堂哥的关心。我生前和死后都关心着他'。后来，她把要送给你的一件东西递给我，并且叮嘱我，只有看到你哭她时，才能把这件东西交给你。现在，这件东西在我手中。只有当我看见你像她说的那样大声哭她的时候，我才能把东西给你。"

"妈，让我看看那件东西吧！"我恳求道。

母亲没有满足我的要求。之后，我只想自己的事情了，没再去考虑堂妹的死。





因为我的心早已不在她身上，我只是巴不得整天整夜都跟我那心上人呆在一起。

又逢夜幕降临时，我直奔花园而去。进了园门，看见我心爱的姑娘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到来。她一看见我，便立即跑上前来，搂住我的脖子，问我堂妹的情况。我告诉她说："堂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在她的墓前已念过《古兰经》，搭救她的鲁合。她已经归真四天，今天是第五夜了。"

姑娘听罢，一声高叫，哭了起来。她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是你害了她！假若你能在她死之前让我认识她，我定会报答她做的好事。她为我效了力，做了好事，把你送给了我。如果没有她的努力，我是不能与你相见的。我真为你感到担心，怕你因她遭遇到什么不幸。"

我对姑娘说："堂妹去世之前已经表示我与她没有什么关系了。"

之后，我把母亲告诉我的那些情况一一告诉姑娘。姑娘说："凭安拉起誓，你回家见到你母亲，一定要看看她手里的那件东西。"

我说："母亲告诉我，我堂妹临终前叮嘱我，假若要到常去的那个地方去，就要说这么两句话：忠实是美德，背叛是丑行。"

姑娘听完，说道："愿安拉慈悯你的那位堂妹。她已把你从我的手中拯救出来。我本存心害你；现在，我既不想害你，也无意看管你了。"

我感到奇怪。我问她："你我之间已有情谊，你打算怎样处置我呢？"

姑娘说："你已爱恋上了我；可是，你的年龄还小，天真无邪，你不晓得我们女人的狡猾和欺诈。假若你的堂妹还活着，她定会帮助你的。你之所以平安无事，原因在于她把你从危险之中救了出来。现在，我要嘱咐你，千万不要同像我们这样的女人谈话，无论是年纪小的，还是年纪大的。你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要忘记！因为你还不了解女人的奸猾和欺骗性。为你分析、解释暗示的堂妹已经谢世；我真担心你再次陷入灾难时，因你的堂妹不在人间，而找不到搭救你的人。"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对塔基•穆鲁克王子讲述自己的经历：

姑娘对我说："你已爱恋上了我；可是，你的年龄还小，天真无邪，你不晓得我们女人的狡猾和欺诈。假若你的堂妹还活着，她定会帮助你的。你之所以平安无事，原因在于她把你从危险之中救了出来。现在，我要嘱咐你，千万不要同像我们这样的女人谈话，无论是年纪小的，还是年纪大的。你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要忘记！因为你还不了解女人的奸猾和欺骗性。为你分析、解释暗示的堂妹已经谢世；我真担心你再次陷入灾难时，因你的堂妹不在人间，而找不到搭救你的人。"

姑娘停顿片刻，又对我说："你那位堂妹是多么不幸啊！假若我能在她去世之前认识她，那该多好啊！如果那样，我还能够报答她给予我的恩惠。愿至仁至慈的安拉慈悯她！她保住了自己的心事，什么都没有吐露。如果不是她，你是见不到我的。我想让你办件事！"

"什么事呀？"

"领我去她的坟地看一看，我要在她的墓前吟诗上坟。"

"但愿安拉默助，我们明天就去。"

那天夜里，我就和姑娘睡在一起。

一个时辰过后，姑娘对我说："你堂妹活着时，你就把她的情况告诉我，那该多好啊！"

"堂妹叮嘱的那两句诗，即'忠实是美德，背叛是丑行'，是什么意思呀？"

姑娘没有回答我。

次日清晨，姑娘起了床，拿来一袋钱，对我说："起来吧！带我去看你堂妹的坟墓，我不仅要赋诗上坟，而且要为她建个圆顶墓庐，祈求安拉慈悯她。我要把这些钱用来为她求恕搭救。"

"遵命！"

说罢，我在前面带路，姑娘在后面紧跟。一路上，她边走边施舍。她每施舍一次，便说：





“这是为搭救阿济泽而进行施舍的。阿济泽直到归真时也没有吐露自己的心事，没有说出自己的爱情的秘密。”

袋子里的钱施舍完了，我们也来到了坟地。

姑娘看见我堂妹的坟墓，便扑了上去，一阵失声痛哭。之后，她掏出铁笔和袖珍锤子，在堂妹坟前的石头上，工工整整地刻下这样一首诗：

走过茂密花园，
来到一座荒冢前；
坟头上的白头翁，
七朵花儿开得正艳。
借问这是谁家坟？
大地开口对我言：
请你礼貌些，
死者生前曾失恋。
求主慈悯你，
钟情殉身的好青年。
主接你进乐园，
让你魂居天堂。
失恋确乎不幸，
坟墓诚为可怜；
屈辱土一把，
凄凉于万物之间。
如果我有能力，
定把绿树栽满园，
让滚滚淌的眼泪，
浇得白花艳。

姑娘又是一阵痛哭。之后，她站起身来，我也随着她站了起来，继而朝那座花园走去。

姑娘对我说：“看在安拉的面上，我求你千万不要和我中断联系。”

“遵命！”我回答得干脆利落。

自那之后，我常常到她那里去。每当我在她那里过夜时，她总是对我那么热





情、周到、大方、慷慨，又每每问起堂妹生前对我母亲讲过的那两句话，我也就毫不迟疑地给她重复一遍。我在她那里照样吃喝、拥抱、接吻，更换成薄衣。因为终日处于欢乐、享受之中，我渐渐心宽体胖起来，没有忧虑，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牵挂，把堂妹完全忘在了脑后，深深沉浸在了享乐之中，不知不觉一整年过去了。

新年元旦那天，我到澡堂沐浴，理发修面，换上了一套漂亮衣衫。我出了澡堂，喝了一杯酒，闻到我那套衣衫上散发出来的诱人香味，那种种忧虑、灾难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夜幕降临时，我想去幽会心上人；当时，我醉意朦胧，简直不知道该向哪里去。我出了门，醉意把我引入了奈基布胡同。我正在那条胡同里走时，忽然间一位老妪走来，她一手端着蜡烛，另一只手拿着一封卷着的信……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个叫阿齐兹的青年对塔基·穆鲁克王子讲自己的经历：

因为终日处于欢乐、享受之中，我渐渐心宽体胖起来，没有忧虑，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牵挂，把堂妹完全忘在了脑后，深深沉浸在了享乐之中，不知不觉一整年过去了。

新年元旦那天，我到澡堂沐浴，理发修面，换上了一套漂亮衣衫。我出了澡堂，喝了一杯酒，闻到我那套衣衫上散发出来的诱人香味，那种种忧虑、灾难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夜幕降临时，我想去幽会心上人；当时，我醉意朦胧，简直不知道该向哪里去。我出了门，醉意把我引入了奈基布胡同。我正在那条胡同里走时，忽然间一位老妪走来，她一手端着蜡烛，另一只手拿着一封卷着的信。我朝她走去，但见她边落泪边吟诵道：

欢迎信使进我家门，
送来了喜讯，
又带来了悦耳的话语，
足以令闻者开心。
倘信使喜欢礼袍，
相赠决不悭吝。
辞别的时刻到了，
真是叫人伤心。

老太太看见我，对我说："孩子，你认识字吗？"

"老奶奶，我还能认些。"我回答道。

"给你这封信，替我念一念吧！"

我接过信，打开之后，念给老太太听。那是游子从异乡寄回来的平安家信，信





中问候了多位老人。

老太太听罢，十分高兴，连声为我祈祷祝福。她对我说："安拉会像解除我的忧烦一样为你排忧解难。"

说完，老太太拿着信走了。我因为憋着尿，赶快找了个地方小解。小解完后，整理好衣服，正要走时，那位老太太又朝我走来，上前亲吻我的手，对我说："小主人，安拉祝你青春常在！我期望你跟着我走几步，到那座门那里去一趟。我把你念的信，向他们说了说，可是他们不相信我。跟我去一趟，把信读给他们听一听。你千万要答应我的请求。"

我说："这封信有什么故事吗？"

"孩子，这封信是我的儿子捎来的；我的儿子外出做生意已有十年没有音信了，我们都已经失望，以为他已经死在异乡。就在这时候，我们收到了儿子的来信。他有个妹妹，因哥哥没有音信，她白天黑夜地哭。我对她说，他平安无事，而她却不相信。她说：'你只有把念信的人带到我的跟前，亲口告诉我，我才会相信、放心。'孩子，多愁善感的人总是喜欢胡乱猜想。你就快随我来，去念念这封信吧！你站在吊帘后，让他妹妹在门里听，以便消除她的疑虑。谁能为穆斯林解决一个难题，谁就能避免一次灾难。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说：'谁能今世为他人排除一个灾难，安拉就能在复活日为他排除七十二个灾难。'我来找你，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老太太，我听从你的安排。"

随后，我跟着老太太走去。

走了没多远，便来到一座大门前，但见大门包着红铜皮。我站在门外，只听老太太用波斯语喊了一声，便见一位姑娘迈着轻快的步子从门内的走廊走出来，只见她裤管高卷，露出了白皙细嫩的大腿，诱人心动，正如诗人所云：

腿像白玉石柱子，
显现在情人面前；
意在动君心，
令思潮涌动联翩。
再献上杯中酒，
举至君的嘴边；
玉柱加香醇，
让君陶醉入甜眠。





姑娘的脚腕儿上戴着镶嵌着宝石的脚镯，上衣撩到腋下，衣袖挽着，露出白嫩的手腕，两腕上戴着金手镯。她的双耳上戴着珍珠耳环，脖子上挂着宝石项链、头戴紫金冠，上面镶嵌着无数颗宝石。她的内衣角外露着，仿佛在干什么家务活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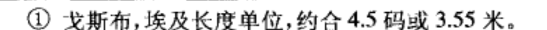
那姑娘一看见我，就用甜润、流畅的语调说道："母亲，这就是那个来为我念信的人吗？"

那语调之甜美，是我从未听到过的。

老太太回答道："是的，正是来给我们念信的。"

老太太伸出手，把那封信递给我。这时姑娘距我们尚有一戈斯布[①]远。我伸出手接信，头和肩已经靠近门。就在这一刹那，老太太用头将我的后背一顶，我的手一抓门框……当我回头看时，发觉自己已进了院子，站在了走廊下。那位老太太手疾眼快，立即将大门关了起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① 戈斯布，埃及长度单位，约合4.5码或3.55米。





第一百二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齐兹继续对塔基•穆鲁克王子讲自己的经历：

那姑娘一看见我，就用甜润、流畅的语调说道："母亲，这就是那个来为我念信的人吗？"

那语调之甜美，是我从未听到过的。

老太太回答道："是的，正是来给我们念信的。"

老太太伸出手，把那封信递给我。这时姑娘距我们尚有一戈斯布远。我伸出手接信，头和肩已经靠近门。就在这一刹那，老太太用头将我的后背一顶，我的手一抓门框……当我回头看时，发觉自己已进了院子，站在了走廊下。那位老太太手疾眼快，立即将大门关了起来。站在走廊上的姑娘朝我走来，一把将我搂在她的怀里，继之将我摔倒在地，骑在我的身上，使劲地用手挤压我的肚子，致使我失去知觉。之后，她又紧紧攥住我的手，因为攥得太紧，我无法挣脱，接着将我带走。

这时，那位老太太来了，手里端着一只蜡烛在前面带路。走过七道走廊，将我带入一座大厅，那大厅里有四根柱子，精美壮观，令人难以想像。

姑娘让我坐下，对我说："睁开你的眼吧！"

因为被她挤压得过于厉害，我一时感到十分难受。

我睁眼一看，只见那大厅四壁全用大理石砌成，地上铺满华贵地毯，靠枕、坐椅摆列整齐，还放着一张黄铜长椅和一张赤金宝座，宝座上镶嵌着贵重宝石，看上去只有帝王才配坐上去。姑娘对我说："喂，阿齐兹，你究竟想死，还是想活？"

"我当然想活！"我回答道。

"如果你想活，那就要和我结婚成亲；只有这样，你才能免遭那个女妖的伤害。"

"女妖？哪个是女妖？"

姑娘笑了。她说："到今天为止，你同那戴丽莱一起混了一年零四个月，你还不晓得哪个是女妖？……安拉诅咒那个坏女人！凭安拉起誓，世上再没有比她更狡猾多端的人了。在你之前，她害死过多少人，干过多少无耻勾当！你和她一起混了这么长时间，她为什么没有害死你，或者打搅你？你为什么能够平安无事呢？究竟





原因何在？”

听姑娘这样一说，我感到十分吃惊。我问：“小姐，你怎么认识她？”

“我认识她就像时光认识灾难。我希望你对我讲一讲你与她之间的交往，以便弄清你能在她手中得以平安的原因。”

我把与戴丽莱之间的交往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姑娘讲述了一遍，还把堂妹阿济泽的情况讲给她听。听说我的堂妹已不在人世，姑娘用拳击掌，深表惋惜，泪水盈眶。她说：“阿齐兹，安拉会因为你失去了她而给你补偿的。正是由于你的堂妹，你才没有受那个女妖的伤害。若没有你的堂妹相助，恐怕你早已不在世上了。我真担心你中那女妖的诡计，遭受那女妖的伤害。可是，我却不能对你明讲。”

我说：“凭安拉起誓，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

姑娘摇摇头，然后说道：“当今世上，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像阿济泽那样的好姑娘了。”

“姑娘临死时，仅留下两句话，即：忠实是美德，背叛是丑行。”

姑娘一听，立即对我说：“阿齐兹，凭安拉起誓，正是这两句话，把你从戴丽莱那个女妖的手中救了出来；正是有了这两句话，那女妖才没有杀你。你堂妹生前保护了你，死后还在保护着你。凭安拉起誓，说句老实话，我早就想和你相会，哪怕仅仅一起呆上一天。我的这种愿望，此时此刻才得以实现，我终于安排了这么一个巧计，才把你请到了我的家中。你呀，阿齐兹，你的年纪尚轻，不知道女人的狡猾，更不懂老年人的智谋。”

“凭安拉起誓，对这一切，我真是一无所知。”

“你就放心好啦！归真的人，有安拉慈悯；活着的人，有安拉关怀。你是一位美男子，我只希望你遵照安拉及其使者穆罕默德的训示行事。不管你要多少钱，需要多少绸缎，我都会迅速如数给你送到眼前。我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我这里有吃有喝，全不用发愁。我只希望你像公鸡那样，就心满意足了。”

“公鸡？公鸡怎样呢？”我惊异地问。

姑娘双手一拍，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之后，她坐起来，说：“难道你连公鸡能做什么也不了解？”

“凭安拉起誓，我真不知道公鸡能做什么。”

“公鸡嘛，就干三件事：吃、喝、交尾！”

听她这样一说，我害羞了。我迟疑片刻，然后说：“哦！原来这就是公鸡的作为？”

“是呀，公鸡就会这些！现在，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振奋精神，增强意志，成为一头健壮的公牛。”



姑娘说罢，击了击掌，呼喊道："妈，来吧！"

话音未落，老太太便带着四个证人来到女儿面前，随后，老太太点着了四支蜡烛。

证人进来，向我问了安好，坐了下来。姑娘站起身，放下面纱，委托证人为她办理婚书事宜，并且证实她自己已先后收下聘礼，折合钱共计一万迪尔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继续对塔基·穆鲁克王子讲自己的经历：

姑娘说："公鸡嘛，就干三件事：吃、喝、交尾！"

听她这样一说，我害羞了。我迟疑片刻，然后说："哦！原来这就是公鸡的作为？"

"是呀，公鸡就会这些！现在，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振奋精神，增强意志，成为一头健壮的公牛。"

姑娘说罢，击了击掌，呼喊道："妈，来吧！"

话音未落，老太太便带着四个证人来到女儿面前，随后，老太太点着了四支蜡烛。

证人进来，向我问了安好，坐了下来。姑娘站起身，放下面纱，委托证人为她办理婚书事宜，并且证实她自己已先后收下聘礼，折合钱共计一万迪尔汗。证人们写好婚书，姑娘支付了酬金，他们便离去了。

之后，姑娘脱下衣裙，换上金丝绣花薄衫，拉着我的手，走进装饰华丽的洞房，将我领到了床上。她说："我们的婚姻合法合理，没有任何可指责的，也没什么可害羞的。"

接着，她仰面躺在床上，让我趴在她的身上，之后她撒娇地喊了起来。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而她则低声呻吟着，听我摆布，百依百顺，泪水涟涟……这使我想起了诗人的描述：

撩开石榴裙，
但见玉门眼前竖；
狭窄如同喉咙，
又像谋生路。
进到一半之时，
耳边闻叫苦；
借问意下如何，





回答余部赶快进入！

她说："亲爱的，就请你尽兴欢乐吧！我是你的女仆，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就请你全部拿去吧！"

我不时地听到她的呻吟声，还听到她的喊声。我们拥抱、亲吻、呼叫……我们的喊声传到了路边，我们共享天伦之乐，美满而尽兴，一觉睡到大天亮。

天亮了，我想出去一趟，妻子笑着朝我走过来，说："你以为你是到澡堂洗澡，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吗？你不要错把我当成戴丽莱。你已是我的合法丈夫了，你如果是喝醉了酒，那就清醒一下吧！你要知道，你所在的这个大院，一年之中，院门有一天是打开的。你不妨到大门那里看上一看。"

我走到大门那里一看，大门果然关着，而且钉上了钉子。我回来告诉妻子，说院门被钉死了。妻子说："阿齐兹，我们这里有的是粮食米面，食糖肉类齐全，鸡羊无数，还有各种水果，足够我们食用数载。自今夜开始，一整年之后，院门方才开启。"

"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我无可奈何地说。

"这对你有何妨害呢？我已经告诉过你，你只要有雄鸡的本领就行了！"

妻子笑了，我也笑了起来。

我服从了妻子的安排，像雄鸡一样住在她那里，只知道吃、喝和交尾。

不知不觉，十二个月过去了。一年刚满，妻子生下一个孩子。

新年元旦，我听到大门开启的声音，又见许多人带着糕点、面粉和糖进了院门。我想出去看一看，妻子忙说："等到天黑下来，你再出去吧！"

我好容易等到天黑，正想出去时，妻子拦住我，说："凭安拉起誓，只有你发誓今夜关门之前回来，我才准你出门。"

我答应关门前回来，并且手摁宝剑和《古兰经》立誓，她还以离婚相威胁，方才让我出了大门。

出了门，我径直朝那座花园走去。

走进花园，我发现那里的景况没有什么变化。心想："我有一整年时间不到这里来了。如今突然来访，园门依旧洞开，不晓得戴丽莱姑娘是否仍在。现在正是初夜，回家看母亲以前，我一定要进花园看一看。"我边想边进了花园，来到了那张坐椅前。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五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齐兹继续讲给塔基•穆鲁克王子听：

我好容易等到天黑，正想出去时，妻子拦住我，说："凭安拉起誓，只有你发誓今夜关门之前回来，我才准你出门。"

我答应关门前回来，并且手摁宝剑和《古兰经》立誓，她还以离婚相威胁，方才让我出了大门。

出了门，我径直朝那座花园走去。

走进花园，我发现那里的景况没有什么变化。心想："我有一整年时间不到这里来了。如今突然来访，园门依旧洞开，不晓得戴丽莱姑娘是否仍在。现在正是初夜，回家看母亲以前，我一定要进花园看一看。"我边想边进了花园，来到了那张坐椅前。

我抬头一看，戴丽莱姑娘真的坐在那里，低着头，手托着下巴，面无血色，两眼凹陷。她看见我，便说道："赞美安拉！安拉护佑你康泰平安！"

她想站起来，但因为太高兴了，一时力不从心。

看见她，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来，向她走去，亲吻了她一下。我问："你怎么晓得我这个时候会来看你呢？"

"我并不知道你这时会来。凭安拉起誓，在整整一年当中，我不曾尝过睡梦的甜美，而是天天晚上在这里熬夜，等待着你的到来。自从我送给你一套新衣服，你离开我，并且答应再来看我的那一天起，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我等了一夜，不见你来；又等第二夜，仍不见你来；再等第三夜，仍然看不见你的身影。我一直还在等着你；情人嘛，就是如此。你一年时间没来看我，原因何在呢？"

我把自己的情况向她述说了一遍。

当她得知我已结婚时，脸色顿时蜡黄。

我对她说："我今晚来看看你，天亮之前还得回去。"

她说："她耍了个阴谋，和你结为夫妻，关了你整整一年时间，难道她还不满足，反倒以离婚相威胁？她怎好让你天亮之前回去，连我和你的母亲都不让你看一





看呢？我在她之前就认识你，而且一年没有见面了，她怎好不让你在我这里休息一夜呢？安拉慈悯你的堂妹阿济泽。她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楚。她让你认识了我，她是为你而死的。我本有能力把你囚禁起来，将你置于死地；只因我猜想你会回来，便放走了你。”

说罢，戴丽莱哭了，然后用愤怒的目光凝视着我。

见此情景，我周身战栗，害怕极了，简直成了火上的豆子。她说：“你已成家，而且有了孩子，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半点儿用场了，不宜与我呆在一起；因为只有光棍儿才能和我共枕同欢。已婚男子，于我无用。你为那个婊子而把我出卖了。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让她因为你而感到忧伤，让你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她。”

话音未落，戴丽莱一声大喊，十个婢女应声赶来，随后将我摔倒在地，将我死死摁在地上。戴丽莱站起身，手拿一把刀，对我说道：“我要像宰山羊那样把你宰掉。这就是给你的最轻惩罚。你那样对待你的堂妹，只能得到这样的报应。”

我被婢女们摁在地上，脸挨着地，又见戴丽莱这个女妖手中握着明晃晃的尖刀，自信非死不可，忙连声求饶。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给杜姆康国王讲的故事还没有完，杜姆康国王和几位将军听得津津有味。

青年阿齐兹继续给塔基•穆鲁克王子讲自己的经历：

戴丽莱一声大喊，十个婢女应声赶来，随后将我摔倒在地，将我死死摁在地上。戴丽莱站起身，手拿一把刀，对我说道："我要像宰山羊那样把你宰掉。这就是给你的最轻惩罚。你那样对待你的堂妹，只能得到这样的报应。"

我被婢女们摁在地上，脸挨着地，又见戴丽莱这个女妖手中握着明晃晃的尖刀，自信非死不可，忙连声求饶。

求饶没有任何结果，她们反倒对我更加狠毒。戴丽莱令婢女们把我捆绑起来，让我仰面朝天，她们坐在我的肚子上，揪住我的脑袋。随后，两个婢女站起身，抓住我的脚趾头；另两个婢女坐在我的腿上。接着，戴丽莱这个妖女命令两个婢女抽打我，打得我死去活来，最后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

当我苏醒过来时，心想："就是把我杀掉，也比这样打要好受。"我想起堂妹的话，她说："安拉会保佑你免遭她的伤害。"我大声呼喊，失声痛哭，直哭得声音嘶哑。

这时，戴丽莱抽出尖刀，对婢女们说："你们闪开，让我……"

就在这时，安拉默助我说堂妹叮嘱我的那两句话："忠实是美德，背叛是丑行。"

妖女戴丽莱一听，大声说道："阿济泽，安拉慈悯你的青春！你生前爱护你的堂兄，死后仍在关心着他。"

片刻过后，她对我说："凭安拉起誓，这两句话救了你的命！不过，我一定要给你留下点儿痕迹，以便激怒那个不让你来看我的女人。"

说罢，一声喊叫，婢女们应声侍立面前。她对婢女们说："骑在他的肩上，用绳子将他的腿绑起来！"

婢女们照命令行事。她则拿来一口铜锅，架在火上，倒上麻油。此时此刻，我被





吓得已是魂不附体。戴丽莱来到我的身旁，扒下我的裤子，用绳子扎住我的阴囊，把绳子头递给两个婢女，发令说："使劲拉绳子！"

那两个婢女用力一拉，我只觉得一阵剧烈疼痛，失去了知觉。接着，妖女戴丽莱举起刀，割下了我的生殖器，霎时之间，我变成了女性。她用沸油烫过我的伤口，又敷上了些药粉。

当我醒来之时，伤口已经停止流血，戴丽莱灌了我一杯酒，然后对我说："现在，你去找那个和你结了婚、不肯让你跟我过一夜的女人吧！安拉慈悯你的堂妹；正是她救了你一条命。假若你不说出她那两句话给我听，我会把你宰掉的。现在，你想谁就到谁那里去吧！我这里嘛，只留下我割下来的那件东西。如今，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不需要你了。站起来，摸着你的脑袋，滚吧！好好记着你的堂妹的恩情吧！"

说完，她又踢了我一脚。

我站起来，却走不动路。我一步一步地挪动，好容易才回到妻子家门前。我见院门开着，不由自主地倒在了门前，昏迷过去了。恰巧我的妻子出来，把我抱进屋里，这才发现我变成了女性。我睡着了，睡得很沉。

当我从沉睡中醒来之时，发现自己躺在那座花园门口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阿齐兹继续讲下去：

我站起来，却走不动路。我一步一步地挪动，好容易才回到妻子家门前。我见院门开着，不由自主地倒在了门前，昏迷过去了。恰巧我的妻子出来，把我抱进屋里，这才发现我变成了女性。我睡着了，睡得很沉。

当我从沉睡中醒来之时，发现自己躺在那座花园门口外。

我挣扎着站起来，心中不胜烦恼。我离开那里，走回家去。进了家门，见母亲正为我痛哭流泪。母亲边哭边说："孩子啊，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呀？"

我走近母亲，一下子扑到母亲的怀抱里。母亲看见我，发现我情况不正常，脸色黄中带黑。

我想起堂妹，想到堂妹为我做的好事，确信堂妹是非常爱我的，我哭了起来。母亲也和我一道哭了起来。母亲说："孩子，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听说父亲去世，我更加愁思满怀。我哭个不止，直到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我苏醒过来时，看见堂妹生前坐过的地方，又哭了起来；因为哭得死去活来，再次昏迷了过去。我一直哭到半夜，母亲对我说："你父亲已经去世十天了。"

"除了堂妹，我谁都不想。我堂妹才是真正爱我的，而我却亏待了她，真是罪有应得。"

"你怎么啦？"母亲问。

我把所发生的事情向母亲述说了一遍。母亲听罢，一直哭了一个时辰。之后，母亲走去给我拿来吃的东西，我吃了一点点。吃过喝过，我又把我的全部经历向母亲说了一遍，母亲听后，说道：

"感赞安拉！虽然你受了些苦，性命还是保住了。"

母亲给我的伤口敷药调治，我终于恢复了健康。母亲对我说："孩子，我现在去取堂妹给你留下的那件东西，那件东西是属于你的。你堂妹生前说，只有见你想起她时，才能把这件东西给你。如今，你已为堂妹感到难过，终止了除她以外的所有人的关系。现在，我看到了你的这个长处。"





说完，母亲站起来，走去打开一个箱子，取出这块绣有羚羊图的香罗帕；这就是我送给她的那块香罗帕。

我打开罗帕，见上面题着这样一首诗：

让我站在情海里，
你却稳坐椅子。
我睁着眼睛熬夜，
你们沉浸在梦乡。
梦境是多么甜蜜，
耳目与心俱快慰。
即使我融入你们当中，
也只能慰藉你们的神灵。
你们曾立誓言，
爱在你们心中隐藏；
中伤者何其多，
闲言碎语害人至深。
看在安拉的面上，
我呼请列位兄弟，
请在我的墓碑上，
刻下“此处埋孤魂”字样。

读罢这首诗，我痛哭失声，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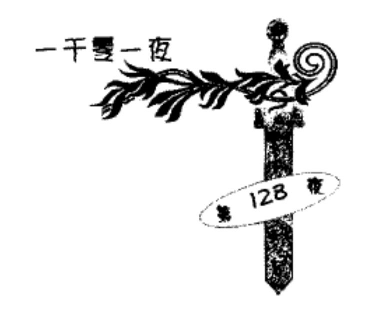
我发现罗帕里掉出一片纸来，上面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堂兄：

你知道，我使你与我脱离了关系，祈求安拉使你与你所心爱的人儿和光同尘，心心相印。如果戴丽莱待你有什么不好之处，你就不要再去她那里，也不要去别的女人那里。感赞安拉，让我走在了你的前面。我谨祝你平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齐兹发现罗帕里掉出一片纸来，上面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堂兄：

你知道，我使你与我脱离了关系，祈求安拉使你与你所心爱的人儿和光同尘，心心相印。如果戴丽莱待你有什么不好之处，你就不要再去她那里，也不要去别的女人那里。感赞安拉，让我走在了你的前面。我谨祝你平安。你要好好保存这块绣有羚羊图的香罗帕，不要随意丢弃它。每当你外出时，这幅羚羊图总能给我以非同寻常的慰藉。你对绣这幅羚羊图的姑娘大加赞扬，你应该远离她，不要让她接近你，更不能同她结亲。万一你无法摆脱她，那么，在她之后，你就不要再接近别的女人。你要知道，绣这幅羚羊图的姑娘，每年都要绣这样一幅羚羊图，寄往远方，以期进行自我张扬，宣传她的技艺高超。你的那位名叫戴丽莱的情人，她拿到这块绣有羚羊图的香罗帕时，就会让人们看，并且还对人们说道："我有个妹妹，会绣羚羊图。"她说的全是谎话，安拉会揭穿她的谎言。

我之所以这样叮嘱你，原因在于我死之后，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显得十分狭窄，也许你会因此而漂泊在外，流落他乡，听人说起绣羚羊图的姑娘，因而想认识她。

堂兄，你要知道，绣这幅羚羊图的那位姑娘是卡夫尔岛王国国王的女儿——一位堂堂的公主。

你的堂妹　　阿济泽

我读过这封信，明白了其中的含义，禁不住泪洒胸襟。见我哭泣，母亲也哭了起来。母子对哭，直到夜幕垂降。

一年之中，我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

一个年头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城里的商人们置办货物，准备远行经商，我加入





到了他们的商队中。母亲示意让我远去经商，她对我说："去跑一跑吧！也许旅行能把你从这种悲伤中解脱出来。你走上个一年、二年、或三年，当商队回来时，也许你的心胸就会豁然开朗了。"

母亲还说了许多安慰我的话，直到我备好货物，与商人们一道上路。

旅途中，我的泪水不曾干过。每到一个下榻的地方，我总是把这块香罗帕摊展在面前，仔细端详这幅羚羊图，思念起我的堂妹，就像现在你看到的样子，我泪水潸然下落，哭个无休无止。

我堂妹太爱我了。她是因为我而苦闷丧生的。她给我的都是好处，为我做的皆是善事，而我却伤害了她的心。

我在外周游已满一年，只待商人们回返时，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回去，一年漂泊的生活，我心中的忧虑反倒有增无减，尤其是路经卡夫尔岛王国时，心中更是忧闷不堪。

卡夫尔岛王国由七个岛组成，那里有一座水晶城堡。国王名叫舍赫尔曼。他有个女儿，名唤杜妮娅。据说，这幅卓美的羚羊图，就是那位公主绣的；你手中的这幅羚羊图就是她的许多作品中的一件。

得知这一情况，我的思恋之情有增无减。我完全沉浸在了思虑与火烧的海洋之中。我为自己而落泪，因为我变得像女性一样，失去了男人的一切，没有用了。自从离开卡夫尔岛王国那天，我一直泪眼迷离，心中痛苦不堪。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中。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安全回到家中，死在母亲怀里？我已厌恶了这个世界。

阿齐兹讲到这里，哭了起来，不住地长吁短叹，诉说心中痛苦。他望着羚羊图，泪水直淌腮边。他吟诵道：

有人对我说：
你一定能够解脱！
我不耐烦地回答道：
要等到何年何月？
人说等些日子吧，
我嫌世上怪事太多。
冰冷的托词人呀，
谁能保我久活？





他又吟诵道：

自从分别之日，
我的悲泪淋漓不止。
自己的泪流尽时，
又找别人去借泪，
此情只有安拉得知。
人劝我忍耐，
说胜利者总归是我；
这话又从何说起？
我要再次发问：
忍耐已尽何去觅之？

王子塔基•穆鲁克听了阿齐兹的故事，惊奇不已。他听说杜尼娅公主那样美丽，心中燃起烈火。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二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佟丹接着给杜姆康国王讲故事：

王子塔基•穆鲁克听了阿齐兹的故事，惊奇不已。他听说杜妮娅公主那样美丽，心中燃起烈火。王子对阿齐兹说："凭安拉起誓，你的经历是他人不曾经历的。不过，这一切都是安拉安排好的，人无力变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阿齐兹问。

"请你对我讲一讲，你是怎样看到那位绣羚羊图的公主的呢？"

"王子殿下，我是用计谋到公主那里去的。我随商队进了她的国家。一天，我外出游逛，走进一座树木繁茂的花园。花园的看门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翁，我问他：'老人家，这座花园是谁家的？'老人说：'这是杜妮娅公主的。我们就在她的宫殿里当差。她要到园中游玩时，便从一个便门进来，观看景致，闻闻花香。'我说：'老人家，你就行个方便吧！让我到花园里坐一坐，等公主经过时，也好看她一眼。'老人说：'那倒没什么。'听老人这样一说，我便给了他一些钱，对他说：'老人家，给我买点儿吃的东西去吧！'老园丁很高兴，接过钱，将园门打开，领我进了花园。

"我跟着老园丁一直走到一个景色十分优美的地方，老人给我端来一些水果，对我说：'你在这里坐一坐，我去买东西，一会儿就回来。'老人家离去仅一个时辰，便买回来了烤羊肉，我俩一起吃了个足饱。

"这时候，我很想见见那位公主。我们正坐着时，园门突然开了。老人对我说：'小伙子，快躲一躲！'我站起身，走去藏在一个地方，但见一位黑肤色的太监探进头来，问：'老人家，你那里有没有外人？'老园丁回答：'没有哇！'太监说：'把门关上吧！'老人走去关门。

"就在这个时候，杜妮娅公主出现在便门口……看见公主时，我还以为是月亮从天上落在了地上，惊异、爱慕之情顿生心底，我思恋她，如同口渴的人思水。过了约一个时辰，公主把门关好，便离去了。这时，我才走出花园，返回住处。

"王子殿下，我心里明白，我无缘与公主接近，更不能成为国王的驸马。因为



我已被阉割，和女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心想：'她是一位公主，而我只是个商人，如何与她结缘攀亲呢？'

"我的伙伴们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我也和他们一道开始作准备，然后和他们一道向这座城市走来。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时，碰巧遇到了王子殿下。

"王子殿下，我就是这样见到公主的。"

阿齐兹一口气把遇见公主的经过讲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塔基•穆鲁克王子听了阿齐兹的叙说，禁不住心中悄悄爱上了杜妮娅公主。之后，王子纵身上马，带上阿齐兹，向父王的京城进发了。进了京城，王子为阿齐兹单独安排了一座房子，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全部备齐，方才离去，回到自己的宫殿里，泪水直淌到腮边，因为他只是听到了公主的美貌，没有亲眼看见公主。王子因此患了相思病。

国王来了，见王子面黄肌瘦，知道儿子心中忧闷，于是问道："孩子，你怎么啦？怎么面容如此憔悴？把心事告诉我吧！"

王子把思恋杜妮娅公主的事从头到尾向父王讲了一遍，讲起自己如何只听说而没有看见那位公主，便爱上了她。父王对王子说："孩子，她的父亲是一位国王，那个王国离我们十分遥远，你就不要想这件事了，到你母亲的宫殿里去看看吧！那里有五百宫女，个个如花似玉，你喜欢哪个，就娶哪个为妻好啦！如果哪个宫女都不合你的意，你就向一个比杜妮娅公主还漂亮的公主求婚！"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继续给杜姆康国王讲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王子把思恋杜妮娅公主的事从头到尾向父王讲了一遍，讲起自己如何只听说而没有看见那位公主，便爱上了她。父王对王子说："孩子，她的父亲是一位国王，那个王国离我们十分遥远，你就不要想这件事了，到你母亲的宫殿里去看看吧！那里有五百宫女，个个如花似玉，你喜欢哪个，就娶那个为妻好啦！如果哪个宫女都不合你的意，你就向一个比杜妮娅公主还漂亮的公主求婚！"

塔基•穆鲁克王子说："父亲，除了杜妮娅公主，我谁都不要；杜妮娅公主绣的羚羊图罗帕，我亲眼见过。我只要杜妮娅；如果娶不上她，我就逃往荒原，殉情自尽。"

父王说："孩子，你给我些时间，容我派人去见她的父王，为你求婚，就像我当年向你母亲求婚那样，让你如愿以偿。倘若他不同意这门亲事，我就发重兵攻陷他的国土，把他的一起全归我的名下。"

说完，派人叫来青年阿齐兹，问道："孩子，你认识到卡夫尔岛王国去的路吗？"

"认识！"阿齐兹答道。

"我想让你陪着我的宰相到那里去一趟。"

"我十分乐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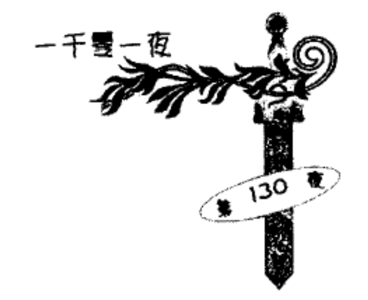
国王随即召宰相进殿，对宰相说："王子有意向卡夫尔岛王国公主求婚，你去拜见那位国王，办理此事吧！"

"遵命！"宰相欣然回答。

王子塔基•穆鲁克回到自己的宫中，忐忑不安，如坐针毡，嫌时间过得太慢，巴不得当日就把杜妮娅公主娶到宫中，尽享洞房花烛之乐。他好不容易才熬到天黑，虽感疲乏无力，但却在床上翻来滚去，睡不着觉。他吟道：

每当夜幕垂降，
我的泪水便如涌潮。
心恋着远方女子，





胸中欲火燃烧。
若向夜公打听我，
夜公必将把实话告：
处境确实可怜，
心总是被情思缠绕。
夜下望着天上繁星，
无眠不觉天已拂晓。
珠泪滚滚下落，
滴在面颊如同冰雹。
我孤独无人陪伴，
亲戚朋友缺少。

王子吟罢，昏迷过去了。

翌日天亮，国王来到王子寝宫，见儿子面容更加憔悴苍白，便一番好言安慰，并且许下诺言，很快就可以使儿子如愿以偿。

国王离开王子那里后，即令宰相及阿齐兹准备行装和礼物，尽快上路登程，赶赴卡夫尔岛王国。

宰相和阿齐兹整装完备，带上国王安排好的大批贵重礼品，一行人马便浩浩荡荡上路了。

宰相一行人马日夜兼程，艰苦跋涉了数日之后，方才临近卡夫尔岛王国，在一条河畔停下休息。

宰相即派差使去见卡夫尔岛国王，禀报他们前来拜访的消息，差使出发仅有半天时间，但见卡夫尔岛国王的侍卫和王公们迎接他们来了，他们相遇在距京城仅有一法尔萨赫的地方。

宰相一行在他们的热情照料引领下，顺利到达王宫，拜见国王，献了礼物。他们在王宫住了四天。第五天，宰相拜见国王，来到国王面前，便将自己的来意说了个明明白白。

听罢宰相叙说使命，国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的女儿不想出嫁。国王低下头去，眼望着地面，沉思片刻之后，抬起头来，对一名宫仆说：

“你去找杜妮娅，把你听到的话告诉她，把宰相阁下的来意跟她说一说。”

公仆离去，没过多大一会儿，便回到国王面前。宫仆说：“国王陛下，我已见过杜妮娅公主，把我听到的那些话一一告诉了公主。公主听罢，勃然大怒，举起棍子





就朝我打来，简直想打破我的脑袋，我慌忙逃了出来。她还对我说：‘假如父王强迫我出嫁，我就把要同我结婚的那个人杀死，然后自杀。’”

舍赫尔曼国王听了宫仆的报告，旋即召见宰相和阿齐兹。宰相和阿齐兹向国王问安致意之后，国王对二位使者说：“十分抱歉，我的女儿不想出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尔曼国王听了宫仆的报告，旋即召见宰相和阿齐兹。宰相和阿齐兹向国王问安致意之后，国王对二位使者说："十分抱歉，我的女儿不想出嫁。"

宰相和阿齐兹及其随行人员听国王这样一说，毫无收获。

宰相一行人马，跋涉数日，方才回到本国京城。他们见了国王，将出使卡夫尔岛王国的情况如实报告。国王听罢，即令将领们集结军队，准备兴兵讨伐卡夫尔岛王国。

宰相立刻向国王进言，说："国王陛下，千万不要兴兵讨伐！杜妮娅公主拒绝出嫁，错过不在舍赫尔曼国王身上。杜妮娅公主听说我们前往求婚之事，派人告诉她的父王，说：'假若父王强迫我出嫁，我就把要同我结婚的那个人杀死，然后自杀。'"

国王听宰相这样一说，为儿子塔基•穆鲁克担惊害怕起来。他说："假若我发兵打败了舍赫尔曼国王，纵使把杜妮娅公主抢来，她也是会自寻短见的……发兵又有何益呀？"

随后，国王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儿子塔基•穆鲁克。

王子塔基•穆鲁克得知此事，便对父亲说："父亲，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我想亲自去找公主，与她取得联系；纵然为此身死，我也在所不惜。"

父王说："你怎么去呢？"

"我将打扮成商人前往。"

"如果你已下定决心，非去不可的话，那你就带上宰相和阿齐兹。"

父子商量妥当，国王从家藏中拿出一些贵重的东西，并为儿子准备下十万第纳尔的货物。

夜幕降临，王子塔基•穆鲁克和阿齐兹一道来到相府，在那里过夜。王子的心早就被人夺去，食不甘味，夜不成寐，遐想联翩，沉浸在相思的海洋之中，神魂全都飞向意中人那里去了。他边落泪边吟道：





借问苍天与大地，
何时才能相见？
我期待着面面相对，
诉说我的真切情思。
我日思夜想你，
嫌夜太长而天亮太迟。
我不曾尝过梦香，
万物不知度日凄苦。

王子吟完诗，不知不觉哭成了个泪人。阿齐兹也动了感情，与王子一道哭了起来，随之想起堂妹阿济泽，二人一直哭到东方大亮。

次日晨，塔基•穆鲁克穿起行装辞别母后，母亲问到他的事情，他把实际情况一一说给母亲。母亲给了他五万第纳尔当盘缠，并祝他一路平安，顺利见到意中人。

王子告别母后，来到父王面前辞行。父王允之上路，又给了他五万第纳尔，并且令侍仆们在城外给王子搭一顶大帐篷。

塔基•穆鲁克王子一行在大帐中歇息两日后启程上路了。王子与阿齐兹十分亲近。他对阿齐兹说："阿齐兹兄弟，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

阿齐兹说："我也一样。我甘愿为你效犬马之劳，纵使死在你的脚前，我也在所不辞。不过，王子殿下，我的心总是惦念着家中老母。"

王子说："待我们大功告成之时，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宰相紧紧跟随着王子，嘱咐他要振作精神，鼓励他要忍耐路途艰难。阿齐兹在一旁不住地朗诵诗歌，谈史说文，以消除旅途寂寞。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跋涉了两个月时间。

在塔基•穆鲁克王子眼里，这路程实在太漫长，心中的爱情之火越烧越烈，而惆怅、迷惘也日甚一日。当他们接近卡夫尔岛王国京城时，王子兴奋不已，心中的愁闷云消雾散。

他们进了京城，都是一身商人打扮，王子也身着商人服装。他们来到一个名为"商人之家"的地方，其实那是一个大客栈。塔基•穆鲁克问阿齐兹：

"这就是商人住的地方？"

阿齐兹说："这不是我和商队曾住过的那个地方，但比那个地方更好。"





他们在那个客栈住了下来，把货物放入仓库之中。

他们在那里休息了四天，宰相要给他们租个更大的宅院，他们表示同意。

宅院租好，他们全搬了进去，大家都很高兴。宰相和阿齐兹开始安排塔基•穆鲁克的事情了。

塔基•穆鲁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宰相来到塔基•穆鲁克和阿齐兹面前，对他俩说："你俩要知道，假若我们像这样住下去，我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我想了个主意，但愿能帮助我们如愿以偿。"

二人说："你就看着办吧！你年纪大，见识多，经历的事情也多，一定有好办法，就请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我们听吧！"

宰相对塔基•穆鲁克说："依我之见，我们在布匹市场给你租一个店铺，你坐在那里做买卖就是了。因为不管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离不开布。你坐在那里，尤其你长相这么漂亮，定有好事来临。至于阿齐兹，就让他当你的助手，守在店里就是了。"

塔基•穆鲁克一听，当即说："这个主意好极了！"

说着，取出一套商人服装，穿在身上向大街走去，仆从们紧跟其后。他给他们每人一千第纳尔，让他们筹办开店之事，他们一直来到布匹市场。商人们见塔基•穆鲁克生得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禁不住一个个惊异不已，于是奔走相问："莫非守卫天堂[①]的里德旺[②]打开了天堂门，从中走出了这个貌美出众的小伙子？"

也有的人说："也许他是一位天使！"

王子一行走近商人们，向他们打听市场长老的店铺，商人们争先引领王子一行去见市场长老。

当他们接近市场长老的店铺时，长老及其商人朋友们主动站起身，上前迎接来客，对来客敬重备至，尤其对宰相更加毕恭毕敬。因为他们看到那位宰相不仅年纪大，而且仪表严肃，身后还跟着两个青年人。商人们窃窃私语，相互议论道："毫无疑问，这位老者是两个青年人的父亲。"

宰相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问道："哪位是市场长老阁下？"

"就是这一位！"商人们异口同声。

宰相仔细打量他们指着的那个人，只见那是一位老者，仪态庄重，严肃大方，俨然一副呼奴唤婢之主形象。

---

① 天堂，亦称"天国""乐园"，与"火狱"相对，为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信后世的重要内容。

② 里德旺，相传是天堂的守门天仙。



长老走上前，向来客致意问安，恭敬备至，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身边。长老问：“有什么事要我效力吗？”

宰相说：“是的，确有事求助于长老阁下。我已上了年纪，膝下有两个孩子，我常带着他俩奔走各地，每到一处，必定住上一年半载，让他俩看看那个地方的风光，结识一些当地朋友。如今，我们来到贵城，要在这里住上一些时候，希望长老阁下能为我们物色一个店铺，地段要好，以便让这两个孩子在那里经营生意，饱览本城风情，学会做买卖和待人接物的本事。”

长老说：“那好办，好说！”

长老望了望两个孩子，打心眼里觉得喜欢，因此十分高兴。这位市场长老素来喜欢热闹，重男而轻女，眼见这两位容貌俊美的小伙子，心想：“赞美伟大的造物主，用精液造就了这么两个美男子！”接着，长老站起来，走到二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听候二人使唤。

经过一番努力，长老在市场中段，为王子塔基·穆鲁克和阿齐兹找到了一家铺面，既宽敞，又体面，装修上乘，铺内的货架全是象牙和檀木的。长老把钥匙交给商人身份的宰相，并说：“安拉有意给你的两个孩子吉庆如意，兴隆发达。”

宰相接过店铺钥匙，带着塔基·穆鲁克王子和阿齐兹一起向那里走去。他们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店中，然后命令仆从们将他们带的货物和布匹全部搬运到店铺中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佟丹宰相讲的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经过一番努力，长老在市场中段，为王子塔基•穆鲁克和阿齐兹找到了一家铺面，既宽敞，又体面，装修上乘，铺内的货架全是象牙和檀木的。长老把钥匙交给商人身份的宰相，并且说道："安拉有意给你的两个孩子吉庆如意，兴隆发达。"

宰相接过店铺钥匙，带着塔基•穆鲁克王子和阿齐兹一起向那里走去。他们把行李放在店中，然后命令仆从们将他们带的货物和布匹全部搬运到店铺中去。

那个大店铺简直就是一座大仓库。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搬运到了店中，随后回客栈休息过夜。

次日清晨，宰相带着王子和阿齐兹前往澡堂。他们进了浴池，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换上漂亮衣服，两个小伙子的容貌变得更美了，正如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喜讯急传至，
万众面绽笑颜；
手触玉体柔软，
好像生于水与光之间；
细腻滑溜罕见，
如同麝香取自樟脑田。

他们洗完澡，走出了澡堂。

市场长老听说两个小伙子进澡堂沐浴，便坐在澡堂门外等候，突然间，他看见两个人出了澡堂，简直变成了两只羚羊：面颊粉红，两眼乌黑，体态匀称，像挂满果实的树枝，又像两轮皎洁的圆月。长老说："孩子们，你们的澡洗得痛快吧！"

塔基•穆鲁克王子用甜润的语调回答道："假若你能和我们一起沐浴，那该多好啊！"

王子和阿齐兹上前亲吻长老的手，领着长老向店铺走去，以示对老人家的敬





重。因为他是市场上的大人物，而且对他俩照顾备至，为他俩租到了相当理想的铺面。

进了店铺，市场长老见二人兴致勃勃，欣喜不已，他望着二人，吟道：

心寻自家门，
无奈只得借合力。
令人兴奋之事，
皆生自动力。
旋转的穹宇之间，
万物均动是至理。

二青年听罢长老吟诵的诗歌，决心下次请长老一道去澡堂沐浴。

塔基·穆鲁克王子和阿齐兹是在澡堂里与宰相分手的。当市场长老第二次进澡堂时，宰相听到了他的声音，便从单间里走出来，与长老在澡堂大厅中央会面，请他进入单间，长老愉快从之而进。王子为长老擦身，长老连忙表示谢意，而阿齐兹则给长老倒水，长老连声感谢。宰相说："这两个孩子，也是长老阁下的孩子，你就不要客气了。"

长老说："安拉永久把这两个好后生留在你的身边。因为你们的到来，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吉庆和幸福。"

说完，老人家吟唱起来：

山野一片葱绿，
处处鲜花开。
万众齐声欢呼，
欢迎贵客来。

他们连声感赞长老的美意。塔基·穆鲁克王子继续为长老擦身，阿齐兹为长老添水。此时此刻，市场长老身觉已登上天堂，连声为两个青年祝福祈祷。之后，长老坐在宰相身边，以便和宰相交谈。然而，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看塔基·穆鲁克和阿齐兹。

片刻过后，侍仆送来毛巾，他们擦了身子，穿好衣服，出了澡堂。

宰相走到市场长老跟前，说："长老阁下，澡堂是世间的好地方啊！"





长老说:“安拉赐予你及你的儿子幸福安康。你们能背诵一些雄辩家在澡堂子里吟诵的诗吗?”

塔基•穆鲁克王子说:“我能背一首诗。”

王子背诵道:

澡堂里舒适无比,
却见人丁甚稀。
天堂虽好人厌住,
下多灾海更合宜。

塔基•穆鲁克背完诗,阿齐兹说:“我也来背诵一首诗。”

长老说:“背一背,让我听一听啊!”

阿齐兹吟诵道:

孤孤零零的一座房舍,
坚硬的石头堆成了花;
四周点燃起火炬,
房舍显得更高雅。
看上去像是多灾海,
其实比天堂还妙;
房舍中多日月,
长夜亦不缺少光华。

阿齐兹吟诵完,市场长老对两个青年的口才及记忆力敬佩不已。长老说:“凭安拉起誓,你俩的口才超群。请听我吟诵一首诗吧!”

说罢,长老和着乐曲,欣然吟唱道:

火神啊火神,
乐趣在于折磨人;
谁知火神脚下,
多少人落魄失神?
我有心里话,



惊叹房舍一座;
乐趣仍旧在,
只是仍在房四周的大火。
世间的快乐日子,
应当还于那些痛苦者。
泪水好像雨注,
但愿冲倒房舍和墙垛。

长老望着两位小伙子那动人的眼神,又兴致勃勃地吟唱道:

我走近那座宅院,
门卫站在我的面前,
热烈欢迎我,
笑意挂满了脸。
我先去看天堂,
然后又将多灾海观。
衷心感谢里德旺,
看在安拉面。

他们听完长老吟唱的诗,无不惊奇万分。市场长老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他们表示感谢,答应改日再去,然后径直返回自己的寓所,想好好休息一下,消除洗澡后的疲劳。他们吃饱喝足,在自己的寓所里度过了十分高兴、欢乐的一夜。

次日天亮,他们起了床,先做小净,再做礼拜,后吃早饭。

晨阳东升,店铺开门,市场热闹起来。王子塔基•穆鲁克和阿齐兹走出客栈,行至市场,打开店门,但见仆役们已把店铺布置得漂漂亮亮,满铺丝毯,靠墙摆放着两把椅子,每把值一百第纳尔,上铺金边圆皮垫,一派皇家风姿。

塔基•穆鲁克王子坐在一把椅子上,阿齐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宰相端坐在店铺中央,侍仆们站在他们面前。

店门开了,顾客蜂拥而至,争相购买货物,布帛销售最好,塔基•穆鲁克的名声传遍京城。尤其是这位王子的美貌,更是广为人知,有口皆碑。他们经营的日子里,顾客日日盈门,络绎不绝,生意兴隆,名播京城大街小巷。

宰相走到王子身边,叮嘱他好好保密,千万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并且嘱咐阿





齐兹好好照顾王子，以免出现意外麻烦。之后，宰相自己回到住处，以便安心筹划一切，也好尽善尽美地完成此次远行任务。

塔基•穆鲁克王子与阿齐兹在店铺中谈天。王子说："但愿杜妮娅公主会派人来……如果那样，那该多好啊！"

塔基•穆鲁克王子朝也盼，晚也盼，只盼有人从杜妮娅公主那里来，到他的店铺里买东西，一连数日数夜，不曾尝睡梦之甜美，完全沉浸在强烈的单相思之中；故日见体态消瘦，面色憔悴，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眼见一个皓月般的美男子变成了一个黄病儿。

一天，塔基•穆鲁克王子坐在店中，忽见一老太婆走来，身后跟着两个女仆。老太太走到王子店铺前，站住了脚。她见塔基•穆鲁克身材匀称，容貌俊秀，不由得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伙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佟丹宰相继续给杜姆康讲王子与公主的故事：

塔基·穆鲁克王子朝也盼，晚也盼，只盼有人从杜妮娅公主那里来，到他的店铺里买东西，一连数日数夜，不曾尝睡梦之甜美，完全沉浸在强烈的单相思之中；故日见体态消瘦，面色憔悴，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眼见一个皓月般的美男子变成了一个黄病儿。

一天，塔基·穆鲁克王子坐在店中，忽见一老太婆走来，身后跟着两个女仆。老太太走到王子店铺前，站住了脚。她见塔基·穆鲁克身材匀称，容貌俊秀，不由得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伙子。她掸了掸自己的衣袖，赞叹道："赞美伟大的造物主，用普普通通精血造就了这么漂亮的青年，足令天下世人羡慕。"

老太太仔细端详王子一番之后，又惊叹道："这哪里是凡人，简直是位高贵的天使！"

说完，老太太走近王子，向王子问安致意，王子恭恭敬敬地还了礼，随后站起身来，微笑着迎接来客。

所有这些举动，都是按阿齐兹的指点进行的。接着，王子让老太太坐在自己的身边，让她休息一下。老太太问王子："孩子，英俊、完美的小伙子，你是本地人吗？"

塔基·穆鲁克王子用甜润、柔和的语调答道："老太太，凭安拉起誓，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解闷。"

"欢迎，欢迎！来客必得敬重！你带来了什么布料哇？把好东西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吧！我想，漂亮的青年必定会带来漂亮的货色。"

塔基·穆鲁克王子听老太太这样一说，心跳陡然加快，但不明白话中的含义。阿齐兹急忙给王子使了个眼色。王子对老太太说："我这里的货，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这些货物都是供帝王将相、王后公主用的。你想为谁买东西，就请告诉我，我一定会拿出合用的货色让你看。你想给谁买衣料呢？"

王子这样问，目的在于了解老太太的意图。老太太说："我想给舍赫尔曼国王的女儿杜妮娅公主选块布料。"





塔基•穆鲁克王子听老太太提到他的意中美人的名字，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阿齐兹说："去把最好的货色拿来！"

阿齐兹拿来一包布，摊展在王子面前。王子对老太太说："老太太，请挑选适合于公主的衣料吧！这种名贵衣料，别的店里没有，只此一家经销。"

老太太挑了价值一千第纳尔的衣料，问道："一共多少钱？"

老太太边问，边用手指头挠自己的大腿。王子说："就这么一点儿东西，我还会跟您这样的贵客讲价钱吗？赞美安拉让我有幸与您相识。"

老太太说："赞美安拉给了你这样标志的容貌。谁能躺在你的怀里，和你同枕共眠，尤其是她也像你一样貌美，那才真叫有福气的女子呢！"

塔基•穆鲁克王子听罢，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笑得前仰后合。王子说："老太太，您真会说话！"

老太太问："小老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塔基•穆鲁克[1]。"

"哦！这个名字是国王们的名字啊！可是你却身着商贾服装。"

阿齐兹接过话茬儿：

"他的家人和喜欢他的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他，足见人们对他寄托着无限希望。"

老太太说："你说得对！人们会因你们的貌美心善而嫉妒你们。但是，安拉会为你们排除嫉妒者带来的灾难的。"

说着，老太太拿起衣料告别了店主，边走边想着店老板的英俊面容和匀称身材。

老太太径直回到王宫，来到杜妮娅公主面前。老太太对公主说："公主，我给你买来了漂亮的衣料。"

"让我看看呀！"杜妮娅说。

杜妮娅公主看过衣料，喜在心中，高兴地说："阿姨，这衣料真是漂亮呀；在这京城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衣料。"

老太太说："公主，卖衣料的老板比这衣料还漂亮呢！好像是天堂的守门人里德旺一时疏忽，一个天使走出了天堂大门。我真希望他今天夜里就来王宫，睡在你的怀里。那真是个标致的小伙子，人见人爱。他带着这些布料来到本城，意在落脚解闷。"

杜妮娅公主听老太太这样一说，禁不住笑了起来。她说："该死的老太婆，亏

① 塔基•穆鲁克，意为"国王的冠冕"。





你说得出口。你简直在胡说八道，没有头脑。”

过了一会儿，公主又说：“把衣料拿来，让我好好看看。”

老太太把衣料递给公主，公主仔细观看，发现东西很少，而价钱却很贵，对衣料的质量和花色由衷喜欢，因她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布料。

老太太对公主说：“我的公主啊，假若你看见了布店的老板，定会说他是世上最漂亮的男子。”

公主问：“你是否问过他，如果他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就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给他解决困难呢？”

老太太点了点头，回答道：“你真是有先见之明啊，我的公主！凭安拉起誓，他肯定有用人的时候！谁能不遇到点儿难事呢？”

“你到他那里去一趟，向他问候安好，就说我为他来到本城感到高兴；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们愿意帮助他解决任何困难。”

老太太立刻转身返回塔基•穆鲁克王子的店铺。

塔基•穆鲁克望见老太太进了店铺，高兴得心怦怦直跳，立刻站起身来，拉住老太太的手，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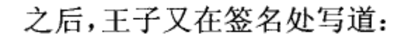
老太太坐下来，休息片刻，把杜妮娅公主的话向王子说了一遍。塔基•穆鲁克王子一听，高兴极了，心胸豁然开朗，暗自想：“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他对老太太说：“我写封信，请你带给公主，然后再把回信带给我，行吗？”

“我能办到！”老太太欣然答应。

王子听老太太满口答应，马上对阿齐兹说：“去拿墨、纸和铜笔来！”

阿齐兹拿来笔墨和纸，塔基•穆鲁克写了这样一首诗：

寄书意中美人，
叙说别离后的苦愁：
一表心中欲火盛，
二述思念情甚，
三告耐心已经竭尽，
四描恋情浓厚，
五问何时得以相见，
六盼相会心愿即酬。


之后，王子又在签名处写道：





这封信出自一位被囚禁在思恋监牢中的爱情俘虏之手。这囚徒只能通过友情交往才能得释,哪怕是在幻梦之中,因为他正遭受着相思的折磨之苦。

写到这里,塔基·穆鲁克热泪盈眶,又写了这样一首诗:

挥毫书写这封信,
泪水不住流。
安拉恩泽高厚,
相见时日总会有。

信写毕,折起来,封好口,递给老太太。王子对老太太说:“请把这封信送给杜妮娅公主。”

“遵命!”老太太答应得痛痛快快。

王子给老太太一千第纳尔,并且说:“请接受我这一点儿薄礼。”

老太太接过钱,为王子祝福祈祷,然后转身离去,径直去见杜妮娅公主。

杜妮娅公主见老太太急匆匆回来,忙问道:“阿姨,他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事?”

“公主,他让我给你捎来一封信,我不知道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老太太边说边掏出信递给杜妮娅公主。公主接过信看罢,生气地说:

“这是从哪儿到哪儿,谁跟谁呢?一个商人,怎好给我写信呢?”

说着,开始批打自己的面颊,然后又说:“要不是我害怕安拉惩罚我,我非把这个商人钉死在他自己的店铺里不可!”

老太太忙问:“究竟信里写了些什么,致使你动这么大的肝火呢?莫非里面有什么控告、辱骂或要你付布料钱之类的话语?”

“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这信里全是谈情说爱之类的话语。这些事都是你惹出来的!不然的话,这个鬼商人怎敢向我倾吐此类的话语?”

老太太好言劝慰道:“我的大公主,你身居深宫大院,除了长翅膀的飞鸟,谁又能到你这里来?他们责备也好,谩骂也好,都只能算作狗吠,于你毫无伤害与妨碍。我虽然给你带回这封信,但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就请宽谅我,不要多责备了!不过,我有个好主意,你不妨给他回封信,用死威胁他一下,告诫他不要再说这种梦话,他也就会至此止步,不敢再胡闹了。”

公主说:“我真担心给他写了回信,倒会使他得寸进尺。”





"他看到回信中的威胁话语，必定会痛改前非的。"

"好吧！去拿笔、墨和纸来吧！"

老太太取来纸、墨和铜笔，公主挥笔落纸，写下这样一首诗：

> 自诩为痴情人，
> 相思夜下常无眠。
> 单相思无所得，
> 只能望天空兴叹。
> 可怜的高傲人，
> 怎能赢得明月之恋？
> 古今多少追月者，
> 哪位曾经如愿？
> 求月的狂徒呀，
> 我想向君进一言：
> 悬崖理当勒马，
> 以免身跌万丈深谷间。
> 日后如若再出此语，
> 遭严惩只待我有空闲。
> 安拉取来精血，
> 造人立于世上。
> 至仁至慈的主宰，
> 才是日月的光明之源。
> 我凭主立誓，
> 此处决无戏言：
> 你若再说此类话，
> 我就把你钉在树干。

公主写完诗文，折叠起来，交给老太太，并嘱咐说："你把这信交给他，还要对他说：'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遵命！我的大公主！"

老太太接过信，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安睡一夜。次日天明，老太太便怀揣着公主的回信，直奔塔基•穆鲁克王子的店铺。





塔基·穆鲁克王子见老太太一大早来到店铺，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王子急忙站起身迎接，上前将老太太搀扶进店铺，让老太太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老太太从怀里掏出公主的信，递给塔基·穆鲁克王子，说："你看看，信上写的是什么吧！"

片刻后，老太太又说："杜妮娅公主看了你给她的信，大发脾气。幸亏我及时安慰她，跟她说好话，开玩笑，这才把她逗乐了。公主可怜你这个开店铺的商人，这才回了你这么一封信。"

塔基·穆鲁克王子连声感谢老太太，吩咐阿齐兹取来一千第纳尔赏给老太太。

王子读过信，禁不住泪水潸然下落，老太太见他哭得这样伤心，问道："孩子，这信里写了些什么东西，致使你泪水纵横，泣不成声呢？"

王子说："公主说要把我打死钉在树干上，禁止我再给她写信。假若我不给她写信，那倒不如归真了更好，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再写封回信，请你交给她；她要怎么样，随她的意吧！"

老太太说："凭你青春少年起誓，我愿意和你一道冒险，尽我的全部力量，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达到你的目的。"

"老人家，我会给你报偿的，决不让你白跑腿。您经验丰富，明白事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任何困难到了你的手里，都会轻而易举，迎刃而解。安拉是万能的。容我先对你表示谢意。"

说罢，王子令阿齐兹取来笔、墨和纸，挥笔写下这样一首诗：

何以用死相威胁，
使我不得开心颜。
人生谁无死，
死后才能得安。
求生不得生之时，
不如无常更甜。
请留心情痴吧，
孤独无人相援。
我是你的奴隶，
正遭受着被俘之难。
呼请列位恩公，
求你们慈悯奴才。





我渴望成为自由人，
情痴情有可原。

王子写完，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哭了起来，以至老太太也跟着哭起来。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接过信，说道："你只管放心就是了，我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王子给杜妮娅公主写完回信，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哭了起来，以至老太太也跟着哭起来。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接过信，说道：“你只管放心就是了，我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说完，老太太站起身，告别塔基•穆鲁克王子，转回王宫去见杜妮娅公主。老太太发现因看了塔基•穆鲁克王子的那封回信，杜妮娅公主气得面色苍白，形容憔悴。老太太把塔基•穆鲁克王子的这封信递给公主，公主更加愤怒，对老太太说：“难道我没对你说，这个商人会得寸进尺吗？”

老太太说：“一封信算什么，他怎敢对你有什么贪求呢？”

“你回去告诉他，就说：你若再敢写信，公主就砍掉你的脑袋。”

“你还是给他写几句话吧！我带上你写的东西去见他，也许他真会害怕大祸降临的。”

老太太拿来笔、墨和纸，杜妮娅公主写了这样一首诗：

粗心大意的人啊，
你闯下了大祸！
你前次行动一无所得，
怎敢再次冒险？
可怜的狂妄之徒，
你真是不自量力！
明月都没有你的份儿，
与勾陈[1]之星更无缘。
你怎敢生贪心，
妄图与本姑娘见面？

① 勾陈，即勾陈增四，系小熊星座上的一颗三等星。阿拉伯人常以此比喻遥远不可达到之处。





更令人难以理解，
你竟然想看我的身段！
你当害怕我的权势，
赶快放弃此等意念！
一旦大难临头，
到时后悔嫌晚。

公主写完，折叠好，交给老太太，要她给那个商人送去。

老太太手握公主的信，来到塔基•穆鲁克王子的店铺。王子见老太太来到店中，立刻站起身迎了上去。王子说："赞美安拉！你一定给我带来了吉庆幸福。"

老太太说："接着，我的孩子！这是回信。"

塔基•穆鲁克王子接过信，打开一念，禁不住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真希望有人现在就送我一死，因为归真了倒比我现在的这种处境快活。"

随后，王子拿来笔、墨和纸，挥笔写下这么一首诗：

唤声意中人，
请不要疏远我！
要知道我的真情，
深不可测。
我的生活情趣甚浓，
谁又能胜过我？
我性情和蔼可亲，
即使友人远离我。

王子写罢，折叠封好，递到老太太的手里，同时说道："我白白劳累您老人家啦！"

随后吩咐阿齐兹给老太太一千第纳尔。然后对老太太说："大妈，这封信必将带来两种后果：要么联系取得完全成功，要么彼此彻底分手。"

老太太说："孩子，凭安拉起誓，我一心盼望你心想好事，好事成。我真心希望她与你结配成双。你是月亮，皎洁放光；她是太阳，光芒万丈。假若我不能让你们俩结为百年之好，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我毕生不会耍阴谋、搞欺骗，忠诚老实，所以如今已达九十高龄。我怎能连两个青年男女的婚事都促不成呢？"



接着，老太太为王子祈祷祝福一番，并要王子放心，然后便离去了。

老太太把王子的信塞在自己的发髻里，一路小跑，径直来到杜妮娅公主的闺房。老太太坐下来，开始用手指挠头，同时说道："公主，我求你给我捉捉头发里的虱子，因为我好久没有洗澡了。"

杜妮娅公主挽起袖子，露出两肘，站起来将老太太的发髻解开，为老太太捉虱子。突然间，一片纸从老太太的发髻里掉了出来，公主看见那片纸，便问："这片纸是什么呀？"

老太太装糊涂说："好像我在那个商人的店铺里坐着时，这片纸粘在了我的头发上。快给我，让我把它送回店铺里去。"

公主却没有把那片纸递给老太太，而是拣起来，顺手打开，读了读上面写着的诗句，顿时大发雷霆。公主大怒道："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这都是你出的坏点子！若不看在你照顾我长大成人的面上，我非狠狠打你一顿不可。看来，这个商人在有意折磨我；而这一切麻烦，都是你带来的。这个商人是从哪儿来的？他真是大胆，竟敢找本公主的麻烦。我一个姑娘家，闹出这样的事来，多不体面，多不光彩呀！一旦事情传出去，亲戚朋友不笑话我才怪呢！"

老太太语气温柔地说："你父王权势大，盖过天，谁敢议论你这位大公主的是非。别多虑，给那个小伙子写封回信吧！"

"阿姨，那个年轻商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言及这等事。我下令把他杀掉，恐怕这不是办法；倘若任他行事，正如我说过的，他会得寸进尺的呀！"

"不碍事的！给他写几句就是了。也许他看过你的信，就不再多事了。"

老太太给公主拿来笔、墨和纸，公主提笔写道：

我斥责了你多少遍，
你的愚蠢活动仍无休止。
我严正地劝诫你，
曾给你写了几行诗。
你的贪心甚重，
正在遭到禁止。
我有意保守秘密，
目的在于提高你的兴致。
把你的情掩盖起来吧！
切勿到处张扬之。





你多言多语，
难免遭到我的怠慢；
旧话不要重提，
以免报丧乌鸦至；
不然死期忽来临，
遗骨就葬于此。
后悔责任自负者，
退出情网正当时。
爱情的宝剑，
已经远远离开你的家址。
家人不团圆，
垂泪也就嫌迟。

公主写完，折叠起来，交给老太太。老太太接过信，揣在怀里，一路快行，直奔王子的店铺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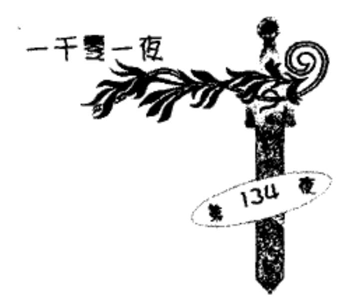
到了店铺，老太太迫不及待地把信递到塔基·穆鲁克王子的手中。王子读后，自认为杜妮娅公主高傲无比，无法与她交往，忙求宰相另想良策。宰相说："依我之见，你只有写信骂她一顿，并求安拉诅咒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法子。"

塔基·穆鲁克王子对宰相的主意心领神会，叫来阿齐兹，吩咐道："阿齐兹兄弟，你来执笔，替我写封回信给杜妮娅公主吧！"

阿齐兹挥笔写道：

求安拉派五老，
救我摆脱祸殃。
你究竟想考验谁呢？
为何让我尝惆怅？
安拉大智大慧，
深知我正遭烈火烫。
情人远离开我，
想求慈悯也是奢望。
我度过了多少失眠之夜，
体瘦如柴失去了健壮。





我深深恋着他，
心怀情意山高水长。
主啊救救我吧！
求主是我的希望。
我想忘掉意中人，
情深实在难遗忘。
不知不觉之中，
我的耐心已经耗光。
不让我获得爱情的人，
听我把心里话讲：
面对如此多灾难，
我怎能安然无恙？
莫非幸福与我无缘？
莫非我非要离开故乡？
远远离开亲人，
奔向遥远陌生的地方？

阿齐兹写罢，交由王子过目。王子看后，大为高兴，连声叫好。随后折叠封好，转身交给站在一旁的老太太。

老太太接过信，塞在发髻下，转身离去，直奔杜妮娅公主的闺房。

来到公主面前，老太太从发髻里抠出那封信，递给公主。公主打开一看，不禁大怒道："给我带来的这所有麻烦，都来自这个老太婆的发髻下！"

继之大喊一声，男仆女婢们来了一大群。公主发令道："把这个诡计多端、奸诈狡猾的老婆子给我绑起来，脱下你们的鞋子，给我打！"

霎时间，鞋底子像雨点一样落在老太太的身上，一直把老太太打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过了好大一会儿，老太太方才苏醒过来。杜妮娅公主对老太太说："你这个刁老婆子，凭安拉起誓，若不是我害怕安拉惩罚我，我非要了你的命不可！"

公主又对仆人们说："再给我打！"

一阵鞋底子的劈啪声，老太太再次被打昏过去。公主命令奴仆们把老太太拖出去。奴仆们从命，拖的拖，拉的拉，把老太太仰面朝天拉到了大门外。

老太太慢慢从昏迷中醒过来，用尽全力站起来。走一会儿，站一会儿，终于挨





到了家里。

次日天亮，老太太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向塔基•穆鲁克王子的店铺走去。

老太太好容易才走到王子的店铺，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塔基•穆鲁克。王子听后，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大妈，叫您受苦了。事皆前定，谁弱谁又强呢？是的，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

老太太说："你只管放心就是，让你与她结合成美满伉俪，把那小娘子送到你的府上，不在乎她把我打得死去活来那桩事。"

塔基•穆鲁克说："大妈，请你告诉我，那位公主为什么这样讨厌男人呢？"

老太太沉思片刻，回答道："因为她做过一个梦，梦境告诉她必须厌恶男人。"

"她做了个什么梦呢？"王子好奇地问。

"一天夜里，公主在熟睡中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猎人在地上张起罗网，在四周撒上麦粒，然后隐藏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坐等鸟雀上网。时隔不久，只见一群鸟雀落下，啄食麦粒，其中两只鸽子，一雌一雄。雌鸽朝网子看去，突然发现雄鸽的一条腿被缠在网上，正奋力挣扎，致使其余鸟雀大惊失色，慌忙飞逃而去，只有那只雌鸽飞了回来，一阵盘旋之后，落在地上，然后飞近网子。好像猎人没有注意到鸽子落网挣扎的情况，依然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未动。雌鸽开始奋力啄食缠住雄鸽腿脚的网眼，然后使劲地用嘴帮助雄鸽挣脱了罗网，双双飞上了蓝天。之后，猎人走来，重新把罗网支好，远远地隐藏起来。一个时辰未过，群鸟又落下啄食麦粒，雌鸽不慎落网，众鸟纷纷惊飞而逃，其中包括那只雄鸽，可是它没有再回来救雌鸽，结果猎人赶来，抓住了雌鸽，宰掉美餐了一顿。这时，杜妮娅公主从梦中惊醒过来。她说：'每一个雄性，都像这只雄鸽，没有半点儿好处；所有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丝毫用途。'杜妮娅公主就是这样开始憎恶男子的。"

老太太说罢，塔基•穆鲁克王子说："大妈，我想看公主一眼，哪怕豁上一死，我也在所不惜。大妈，你还是给我出个主意，想个办法，让我看她一眼吧！"

老太太说："孩子，我告诉你，杜妮娅公主的宫殿旁有座御花园，景色如画，那是公主嬉戏、散心之地。公主每个月都要出殿门一次，在花园里玩上十天。她散心、消遣的时候已经到了。等她想到花园里去时，我就来通知你，以便你去和她见面。你要注意，千万不要离开花园，兴许她看见你的美貌，会一见倾心，悄悄爱上你。你要知道，相会是爱情的最大机缘。"

"大妈，我听你的。"

王子说罢，便和阿齐兹一起，离开店铺，领着老太太，向自己的寓所走去，以便





让老太太认认他们住的地方。

送走老太太，塔基•穆鲁克王子对阿齐兹说："阿齐兹兄弟，我已不需要店铺了。我开店的目的已经达到，店铺里的一切全送给你。你随我长途跋涉，别亲离乡，就用这店铺立业谋生吧！"

阿齐兹接受了王子的赠送，二人坐下来谈天。塔基•穆鲁克王子又问及阿齐兹的经历及家境，阿齐兹一一细说。然后，二人来找宰相，把王子的打算如实告诉了宰相。宰相问："怎么进行呢？"

王子说："我们这就到御花园去吧！"

他们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带着三个仆人，径直向御花园走去。走近御花园，但见那里树木繁茂，河水清澈，鲜花盛开，景色如画。他们见园丁坐在门前，忙上前致礼问安，园丁恭恭敬敬还礼。宰相掏出一百第纳尔递给园丁，并且说："劳驾给我们买些吃的东西吧！我们是外乡人，我带着这两个孩子，想让他们到花园里观赏一下，开开心。"

园丁接过钱，对他们说：

"请进去玩玩看看吧！就当作你们自己的园林，随你们的意吧！你们先坐，等我给你们买吃的东西去就是了。"

园丁朝市场走去，宰相和王子、阿齐兹抬脚迈步走进了御花园。

一个时辰刚过，园丁买回烤羊肉和发面饼，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一起吃饱喝足，洗过手，坐下来聊天。宰相问园丁："园丁兄弟，请告诉我：这花园本是你的家产，还是你租来的呢？"

老园丁回答道："这不是我的，而是杜妮娅公主的御花园。"

"你每个月拿多少工钱？"

"只有一第纳尔。"

宰相凝神注视着花园，见那里有座高高的宫殿，但是一座旧宫殿。宰相说：

"老园丁兄弟，我想做一件好事，让你记住我的好处，永久不忘。"

"你想做什么好事呢？"老园丁问。"你拿着这三百第纳尔……"

老园丁一听说给他这么多金币，连忙接过来，同时说："你打算做什么好事，就只管干吧！"

宰相说："但愿伟大安拉默助我们在这里做件大好事。"

说完，宰相和王子一行离开老园丁，返回住处，一夜安睡无话。

翌日清晨，宰相雇来上等粉刷匠、雕刻师各一名，并且嘱咐他们备好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带着他们来到御花园，吩咐他们粉刷、装修那座旧宫殿。经过一番粉





刷、油漆，宫殿面貌焕然一新，五彩缤纷，耀眼夺目，光华照人。之后，又运来黄金和天青石。

宰相对雕刻师说："在大厅的中央，要雕一尊猎人，张起罗网，一只雌鸽落网，正在用嘴啄网，试图挣逃。"

雕刻师按照宰相的旨意，很快雕刻成功。宰相又吩咐他说："在大厅的一面墙上画一幅猎鸽图，描绘雌鸽落网，猎人抓起雌鸽宰杀的情景。在其对面的一面墙上，要画一幅猛禽捉鸟图，描绘一只巨大猎鹰用爪子抓住了一只雄鸽。"

雕刻师心领神会，如期完成了宰相吩咐的任务。

宫殿装修工程完成后，宰相及王子、阿齐兹告别老园丁，回到自己的住处，开始坐着聊起天来。

王子塔基•穆鲁克对阿齐兹说："好兄弟，给我唱首歌，让我们开开心吧！但愿你的歌声能消除我心中的愁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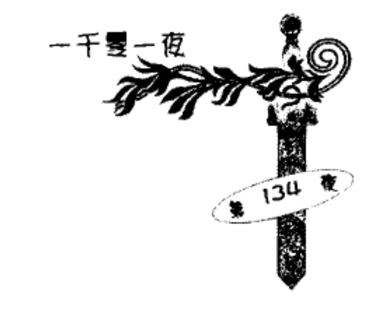
阿齐兹欣然答应，于是唱道：

钟情者愁苦多，
我已独自尝。
泪流如同雨注，
顷刻间化为海浪。
不知不觉容颜衰老，
瘦骨嶙峋不成样，
谁想探情海之事，
就请看我的遍体鳞伤。

阿齐兹泪流满面，又吟唱道：

既不恋明亮眼睛，
又不曾吻唇和脖，
奢谈情场有什么快乐，
那简直是信口开河。
情海中自有秘密，
圈外人没有评说资格。
我恋情人心切，





主亦难熄我心中欲火。
时时思念情人，
夜夜失眠多。

阿齐兹抬头望了望塔基·穆鲁克王子，见王子听兴正浓，于是接着吟唱道：

名医阿维森纳[1]称，
情欲解除自有方：
歌声能祛疾病，
交欢可驱惆怅。
容我进一言：
情之犹豫焉有解方？
古人都念此理，
非此恐系呓语狂。

王子听罢，对阿齐兹的文采与歌喉钦佩不已。王子说："阿齐兹兄弟，你的歌喉确乎驱散了我心头上的愁云。能再为我唱一曲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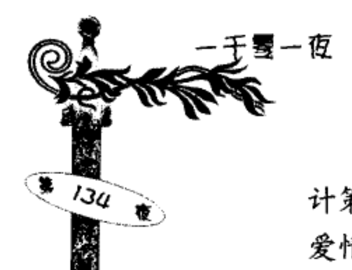
"遵命！"

阿齐兹当即兴致勃勃地高声唱道：

我本以为金银贵重，
可换到真正爱情；
如今方才得知，
求爱千万莫要惜身。
与你亲近，
不仅仅需花重金；
你的情意深厚，
欲换取还要加上灵魂。
金银不足惜，

① 阿维森纳（980–1037），即伊本·西那，中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幼承家教，10 岁时能背诵《古兰经》和文学名著，18 岁已成为著名医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与屈原、莎士比亚和达·芬奇并列为"世界文化四大名人"。





计策谋略也不珍贵。
爱情是巢窝和港湾，
足以躲避风神。
欲得你的真情意，
我将头藏在衣襟下；
我居于爱情巢窝，
常栖其中不时出进。

且说老太太被杜妮娅公主毒打之后拖出门外，老太太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挣扎着回到家中。次日到店铺见过王子，将不幸遭遇诉说了一遍，又跟着王子去认过他们的住处，然后回到家里，自此没有出门。

杜妮娅公主到御花园里散心，通常必须有老太太的陪伴。公主想到御花园散心，这才想到老太太，于是派人去把老太太请来，一番好言安慰，主仆和好如初。杜妮娅公主说："阿姨，我想到御花园里去消遣消遣，也好观赏一下那里的树木花果，以求舒心怡神。"

"听候公主安排。不过，我想回家一趟，换件衣服，转眼就回来。"

"去吧！千万不要迟误了我的游园安排。"

"不会误公主的事的。"

老太太转身离开公主闺房，一口气跑到塔基·穆鲁克王子的住处，见到王子便说："孩子，快点准备一下，穿上你的最漂亮的衣裳，立刻赶往御花园。见了老园丁，向他问好，然后藏在御花园里就行了。今天有好事等着你！"

"听明白了！"王子欣喜若狂。

老太太与王子商量好联系暗号后，便回王宫杜妮娅公主那里去了。

老太太走后，宰相和阿齐兹给他塔基·穆鲁克王子穿上一套最漂亮的衣服，价值五千第纳尔，又给他扎上一条金腰带，上面镶嵌着珍珠宝石。穿戴完毕，王子便向御花园走去。

王子来到御花园门口，见老园丁坐在那里。老园丁看见塔基·穆鲁克，立即站起身来，热情迎接，毕恭毕敬，随即打开园门，对王子说："请进花园观赏风景吧！"

老园丁不知道杜妮娅公主要来游园。塔基·穆鲁克王子进园不久，忽听一阵喧嚷声传来，旋即见众仆婢涌进便门。

老园丁一见那么多男仆女婢走来，慌忙去找塔基·穆鲁克，告诉他公主就要游园来了。老园丁有些紧张，发愁地问："杜妮娅公主来了，我该怎么办呀？"





塔基•穆鲁克王子说："不要紧，别害怕！我找个地方藏起来，也就罢了。"

老园丁叮嘱王子要藏得严实些，千万不要露出破绽，说完就离去了。

杜妮娅公主在老太太和男仆女婢们的簇拥下进了御花园。老太太心想："有这么多仆人跟在身后，目的难以达到。"就对公主说："我的公主呀，我想给你出个主意，保证能让你心旷神怡，心定神安。"

"有什么好主意，只管说就是了。"公主显得很高兴。

"公主，你看仆人这么多，你现在用不着他们，有他们跟在身后，心情哪能轻松呢！依我之见，还是把他们打发走吧！"

"你说得很对。"

说罢，公主往后一挥手，群仆相继散去。片刻过后，只有老太太陪着杜妮娅公主缓缓漫步游览。

藏在暗处的塔基•穆鲁克王子一直在偷看美丽的杜妮娅公主，而公主全然不知。王子每当看到公主那诱人的姿色，总觉得眼花缭乱，神魂颠倒，不能自已。

老太太陪着公主，边走边谈，一直行至宰相雇人刚刚粉刷、装修过的宫殿门前。公主走进宫殿，见到大厅里的雕像和壁画，情不自禁地细细欣赏起来。她看见鸟、猎人和鸽子，便说："赞美安拉，这不就是我睡梦中所见到的那种情景吗？"

公主看着鸟、猎人和罗网，感到十分惊异。她说："阿姨，我原来总是埋怨男人，憎恶他们。可是，你瞧瞧这个猎人，他怎样把这只雌鸽宰掉；而雄鸽子幸而脱险，想来救雌鸽子，不幸中途落入猛禽爪中而丧命。"

老太太佯装不理会公主说的那些话，只是用些无关紧要的话支吾她，二人一直走近塔基•穆鲁克隐身的地方。老太太给了王子一个暗示，让他在宫殿的窗子下散步。

正当此时，杜妮娅公主无意中一回头，看到了塔基•穆鲁克王子，她仔细观察小伙子的相貌、身材和仪表，然后对老太太说："阿姨，从哪里来了这么一位美男子？"

老太太故作镇静，答道："不清楚。但看上去，像是哪位大国王的王子。长得可真算标致、英俊，漂亮到家了。"

杜妮娅公主一见倾心，往日的那种执拗、傲气、任性顿时云消雾散，不知何处而去，心与神完全被小伙子的俊秀容貌、匀称身材、非凡气质所吸引，欲火在心底燃起，情不自禁地说："阿姨，这个青年真健美呀！"

老太太立即答话："公主，你说得很对！"

老太太随即暗示塔基•穆鲁克离园回去。王子怀着对杜妮娅公主的强烈迷恋和一腔炽燃着的爱情之火，缓缓走到园门，告别老园丁，返回寓所。

塔基•穆鲁克王子没有违抗老太太的旨意。他回到寓所，便告诉宰相和阿齐兹，说是老太太示意让他离开御花园的。

宰相和阿齐兹沉思片刻，然后异口同声地说："老太太让你回来，一定有利于你；不然的话，她是不会匆忙打发你离开公主的。"

塔基•穆鲁克王子离去之后，杜妮娅公主的心为爱火所征服，竟然一眼看上了那个美男子，迷恋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述。公主对老太太说："我真想不出如何再与那个小伙子见面的办法，只能求你给我出个主意了。"

老太太说："但求安拉护佑公主免遭魔鬼纠缠。你本不喜欢男人，怎么又一下子迷恋上了那个小伙子呢？不过，凭安拉起誓，像你这样的妙龄公主，又生得这样俊俏，除了那个漂亮小伙子，谁也配不上你。"

公主说："阿姨，快救救我，让我和那个小伙子见见面吧，事成之后，我赏给你一千第纳尔，外加一件价值千金的锦袍。倘若你不设法让我见到他，你的老命也难以保住。"

老太太说："你先回宫去，我去设法安排你们见面。公主，为使你满意，我将不惜这条老命。"

杜妮娅公主向自己的宫中闺房走去，而老太太则一路小跑，直奔塔基•穆鲁克王子那里。

王子见老太太急匆匆跑来，立即站起身来，敬重、客气之至，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老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孩子，办法成功了！办法成功了！"

接着，她把杜妮娅公主的情况告诉了王子。王子问："什么时候见面？"

"明天！"

王子随后赏给老太太一千第纳尔和一副价值千金的首饰。老太太接过钱和首饰，站起来离去了。

老太太径直来到杜妮娅公主的闺房，公主迫不及待地问："阿姨，你有那个小伙子的消息了吗？"

"我已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明天我就把他带到你这里来。"

公主一听，心花怒放，当即实践诺言，赏给老太太一千第纳尔和价值千金的锦袍一件。老太太接过钱和锦袍，高高兴兴地返回家中。

这一夜，老太太睡得特别香甜。次日清晨，老太太赶到塔基•穆鲁克王子的住处，让他男扮女装，并对他说："你跟在我的身后，走路要学女人的样子，走得不要太急，要目不斜视，不要看跟你说话的人。"





"我听明白了。"

一番叮嘱之后，老太太前面走，王子一身女子打扮在后面紧跟。一路之上，老太太边走边对王子面授机宜，以使王子遇事不慌。二人来到王宫门前，先后进门，穿过走廊，走过七道门。当老太太走到第七道门时，对王子说："你要鼓起勇气来！我喊一声：'丫头，进去吧！'你千万不要迟缓，快步进去。进了走廊，向左边拐，就能看到一座大殿，殿内有门多道，直通殿外。你数过五道门，那第六道门就是你应该进去的地方。进了那道门，你心中想的美人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塔基•穆鲁克王子忙问："大妈，你到哪儿去呢？"

"我哪儿也不去。不过，我也许迟来一会儿，和大太监说说话。"

说罢，老太太走去，王子跟在后面，一直到大太监守卫的那道门。大太监见老太太带着个姑娘，便问老太太："跟着你的这个婢女是谁？"

老太太答道："这是个丫头。杜妮娅公主听说她会做活，想把她买进宫里来。"

大太监说："我不认识这个丫头。国王有令，进这道门的人，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前面走，王子在后面跟，一直到大太监守卫的那道门。大太监见老太太带着个姑娘，便问老太太："跟着你的这个婢女是谁？"

老太太答道："这是个丫头。杜妮娅公主听说她会做活，想把她买进宫里来。"

大太监说："我不认识这个丫头。进这道门的人，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老太太生气地说："大太监，据我所知，你是个有理智、有教养的人。如果你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可要告诉杜妮娅公主了，就说你阻拦她的宫女进宫。"

说着，老太太大声喊道："丫头，进去吧！"

塔基•穆鲁克王子听到老太太一声呼唤，鼓足勇气，抬脚进门，并且按照老太太的吩咐，进了走廊。

大太监见此情景，一声未吭。

塔基•穆鲁克王子数了五座门，走进第六座门，抬头一看，只见杜妮娅公主正站在那里等着他。

公主一见王子，立即认出了他，上前一把将他搂在怀里，王子也紧紧抱住了公主。

片刻过后，老太太来了，随后设法支走了婢女们。杜妮娅公主对老太太说："阿姨，你去守门！"

那里只剩下公主和塔基•穆鲁克王子，二人亲吻拥抱，腿搭腿，直至拂晓时分。

天亮了，杜妮娅公主关上门，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照平时那样坐下来。片刻之后，婢女们来到公主面前，完成日常任务之后，公主开始和她们闲谈，过了一会儿，公主说："宫女们，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想独自休息一会儿。"

婢女们听公主这样一说，相继离开公主，走出房门。婢女们刚走，老太太来了，带着一些吃的和喝的。杜妮娅公主、塔基•穆鲁克王子和老太太一起吃喝起来。他们边吃边谈，一直欢聚到傍晚来临。

天色暗下来，老太太告别杜妮娅公主和塔基•穆鲁克王子，像头一天一样，为他俩关好门。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





塔基•穆鲁克王子到杜妮娅公主那里去后，一个月未回，宰相和阿齐兹知道王子不会离开王宫了，而且坚信不疑。阿齐兹说："相爷，情况既然如此，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呀！我们怎么办呢？"

宰相说："孩子，这个事很难办啊！假若我们不回去报告他的父王，他肯定会埋怨我们的。"

二人决定回去禀报国王，立即收拾行装，启程回返哈杜拉王国，一心争取早日见到苏莱曼国王。

宰相和阿齐兹穿山谷，越荒原，日夜兼程，人不休息，马不停蹄。数月艰辛跋涉，终于平安返回哈杜拉王国京城。

二人进到王宫，见到苏莱曼国王，把塔基•穆鲁克王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国王禀报，并且说，自打王子进了杜妮娅公主的闺房，他们再也没有听到王子的消息。

苏莱曼国王一听，禁不住方寸大乱。国王思虑片刻，立即宣布王国处于紧急状态，命令大军集结，安营京城郊外，搭起帐篷。苏莱曼国王端坐帅帐，各路大军相继向京城郊外集结。

因为苏莱曼国王公正无私，从善如流，故而颇得臣民爱戴，也因此一呼百应，大军迅速集结完毕。

苏莱曼国王一声令下，大军在他的统帅下向卡夫尔岛王国进发，去解救塔基•穆鲁克王子。

杜妮娅公主和塔基•穆鲁克王子一见钟情，不知不觉半年过去，相互之间的爱情日渐加深。随着时光的推移，塔基•穆鲁克王子对杜妮娅公主的爱慕、迷恋之情与日俱增，终于向公主倾诉实情了。塔基•穆鲁克王子说："亲爱的心上美人，不瞒你说，每当我在你这里多住一天，我对你的迷恋、爱慕之情便增长一分。因为我的目的还未完全化为现实。"

"我亲爱的，你想怎样呢？假若拥抱、接吻以及同眠共枕还不能使你心满意足的话，那就照你的意愿行事好啦！安拉并没有在我们中间安排第三者呀！"公主娇嗔道。

塔基•穆鲁克王子急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想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公主有所不知，我本不是商人，而是一位当世国王的儿子，我的父亲就是苏莱曼国王。父王曾派宰相出使贵国，在你父王面前，为我向你求婚。你得知来使





求婚消息之后，表示不愿成亲出嫁。”

接着，塔基·穆鲁克王子把事情的前因、经过和后果，从头到尾向公主详细讲述了一遍。王子又说：“我现在想回父王那里，以求父王再派使者前来面见你父王向他求婚。”

杜妮娅公主听罢，高兴不已。因为这正合公主的心意。二人商量妥当，不觉困意来临，一夜安睡，直到次日晨光东升。

与此同时，舍赫尔曼国王端坐宝殿，国家要员及大臣们两厢站立。突然，一个银匠走进大殿，手捧一只大匣子，径直来到国王面前，将匣子打开，从中取出一只价值万金的漂亮盒子，里面满装用红绿宝石、翡翠玛瑙制成的精巧名贵首饰，就连帝王也难得一见。舍赫尔曼国王见了，惊其精美，赞不绝口，望了望阻拦老太太进门的大太监，说道：“卡福尔，把这些首饰送到杜妮娅公主那里去吧！”

大太监上前接过匣子，转身走向杜妮娅公主的闺房。来到房前，见房门紧闭，老太太睡在门槛上，于是高声喊问：“喂，怎么到现在还睡呢？”

老太太从睡梦中惊醒，很是害怕，忙说：“请稍等，我这就去取钥匙。”

老太太站起身来，逃走了。

大太监久等不见老太太回来，不知其去向，便推开房门，走了进去。进内屋一看，见杜妮娅公主正搂着塔基·穆鲁克睡觉，一时自觉难堪，不知如何是好，想转身出门去禀报国王。就在这时，杜妮娅公主醒来，见大太监站在房中，脸色顿时蜡黄，忙说：“卡福尔，天机不可泄露啊！”

大太监回答：“我对国王陛下……怎好有话不实说呢！”

大太监转身离去，随手将房门关好。他来到舍赫尔曼国王面前，国王问：“把首饰都交给公主了吗？”

大太监回答道：“没有……这不是吗，还在我的手中。国王陛下，我不好对陛下隐瞒任何事情。刚才，我看见杜妮娅公主的闺房里有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和公主睡在一张床上，两个人正相互紧紧搂在一起……”

国王立即下令把二人带来。

杜妮娅公主和塔基·穆鲁克来到国王面前，国王大怒道：“此等丑事，成何体统？”

国王抽出宝剑，欲将塔基·穆鲁克王子置于死地，杜妮娅公主立即上前护住王子，苦苦哀求父王：“父王想杀他，就先把我杀掉吧！”

国王厉声呵斥公主，然后令仆役将公主送回闺房。国王望着塔基·穆鲁克，说：“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好大胆呀！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父亲是何人？怎敢闯进宫来





欺侮我的女儿？”

塔基·穆鲁克回答道：“国王陛下，你要知道：你杀了我，我归真了，你及你的臣民都会后悔的。”

“此话从何说起？”国王问。

“国王有所不知，本人乃苏莱曼国王的儿子；如今，父王已亲率人马，正在开往贵国京城的途中。”

舍赫尔曼国王听王子这样一说，就想迟杀他几日，先关在牢里，以期证实一下这个小伙子的话是否当真。

舍赫尔曼国王的宰相说：“大王陛下，依我之见，宜将这个小伙子赶紧杀掉，因他欺侮了堂堂公主，真可谓大逆不道，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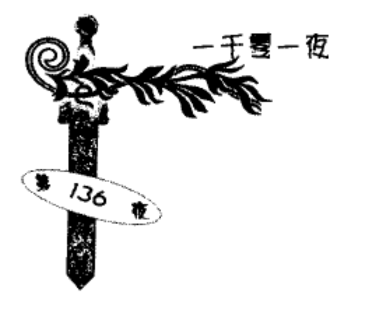
国王听罢，随后喊道：“刽子手，削下这个逆子的首级！”

刽子手上前抓住塔基·穆鲁克，将他紧紧捆绑起来，然后举起宝刀，但迟迟不肯下手，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了一位又一位，以期暂缓执行。这时，国王厉声呵斥道：“你要和他们商量到什么时候？假若你再商量下去，我就割下你的脑袋！”

刽子手再次高高举起宝刀，胳肢窝下的毛都露了出来，正要用力往下砍时，忽听外面传来一阵呐喊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尔曼国王听罢宰相的话，随后喊道："刽子手，削下这个逆子的首级！"

刽子手上前抓住塔基·穆鲁克，将他紧紧捆绑起来，然后举起宝刀，但迟迟不肯下手，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了一位又一位，以期暂缓执行。这时，国王厉声呵斥道："你要和他们商量到什么时候？假若你再商量下去，我就割下你的脑袋！"

刽子手再次高高举起宝刀，胳肢窝下的毛都露了出来，正要用力往下砍时，忽听外面传来一阵呐喊声……

国王对刽子手说："且慢动手！"

随后，派人出宫打探消息。差使走去，片刻之后便回到国王面前，禀报说："国王陛下，我看见城外有一路大军，旌旗招展，万马奔腾，简直就像大海波涛，铺天盖地而来，声势浩大，山摇地动，但不知来自何方……"

舍赫尔曼国王闻之大惊，恐怕失去江山和财宝。他望着宰相，问道："我们的大军没有出城抵抗吗？……"

话未说完，侍卫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使臣们，其中就有苏莱曼国王的宰相。使臣们向舍赫尔曼致意问好，国王站起来迎接使臣们，让他们靠近自己坐下，问他们为何事而来。苏莱曼国王的宰相站起来，走到舍赫尔曼国王面前，说："国王陛下，此次驾临贵国国土的是一位堂堂大国之王，与先王们都不一样。"

"他是何国君王呀？"舍赫尔曼国王问。

"他就是哈杜拉国的国君苏莱曼国王。哈杜拉王国地域辽阔，伊斯法罕山脉都在王国境内。苏莱曼国王公正无私，善待臣民，疾恶如仇，蔑视强权，他的儿子就在贵国京城。那位王子是他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假若他能见到王子平安无事，这正合他的意愿，国王陛下必得重谢和赞扬；如果不幸在贵国失踪或遇有什么不测，他必将大动干戈，踏平此方山河，将这里化为一片荒漠废墟，让猫头鹰、乌鸦在这里盘飞、鸣叫。我的使命已经完成，谨向国王陛下致安。"

舍赫尔曼国王听罢来使这番话，不仅方寸大乱，由衷地担心自己的国家被攻





破，臣民随之遭殃。于是，立即召来文武大臣、国家要员、侍卫宫仆，怒喝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快去找那个王子！"

此时此刻，塔基·穆鲁克王子仍在刽子手的手中；因利刃悬在头上，王子惊恐失措，面色惨白。

一位来使无意中一回头，见王子正在利刃威胁之下，当即扑了过去。随之，其余来使一拥而上，为王子松绑，亲吻王子的手和脚。王子这才睁开眼睛，认出了相爷和阿齐兹；因见到相爷和好友过度兴奋，随即晕了过去。

舍赫尔曼国王一时感到困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已知道异国大军正为眼前这个小伙子而来，心中惊慌害怕不已。过了一会儿，国王才站起来，走到塔基·穆鲁克王子跟前，亲吻王子的头，同时热泪盈眶。国王对王子说："孩子，对不起，请原谅。请不要责怪我，可怜我白发苍苍，年迈昏庸，千万不要摧毁我的国家。"

塔基·穆鲁克王子靠近舍赫尔曼国王，亲吻国王的手，说："国王陛下，没有什么。在我的心目中，陛下居于我父亲的地位。不过，我想提醒陛下一声，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意中人杜妮娅公主。"

国王说："你只管放心，不要为公主担忧，她只会高兴的。"

国王随后向塔基·穆鲁克王子道歉，好言安慰再三。之后，舍赫尔曼国王和苏莱曼国王的宰相交谈了一阵，答应给宰相一大笔钱，要他不要把看到的情况向苏莱曼国王报告。接着舍赫尔曼国王吩咐自己的大臣们带塔基·穆鲁克王子去洗澡，给他换上最漂亮的朝服，将他迅速送回来。

大臣们闻声即动，带着王子进了浴池，洗毕换上国王为他指定的朝服，然后将王子带回了大殿。

王子来到舍赫尔曼国王面前，群臣们全都站起来，以示敬重这位王子，所有的人都为王子效力。塔基·穆鲁克坐下，与父王的宰相及阿齐兹亲切交谈，将发生的事情和离别后经历一一详告。

宰相和阿齐兹一起说："我们见你一去不回，便回去将事情禀报了你的父王陛下，说你进了杜妮娅公主的闺房，一去没有出来，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国王听后，便亲率大军前来这里救你。随后，我们也来到了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到这里来。"

塔基·穆鲁克王子对宰相和阿齐兹说："你俩办的全是好事，谢谢你们！"

就在同一时刻，舍赫尔曼国王来到杜妮娅公主的闺房。国王见公主在为塔基·穆鲁克王子泣哭，拿着一把宝剑，将剑柄竖在地上，剑锋朝上，直对胸口，正欲倒向剑刃，同时高声说："我非自尽不可……我心上人去了，我也不活着了！"

国王见女儿如此情形，大喊道："公主，使不得，使不得呀！你可怜可怜你的父





王吧！可怜可怜亲人吧！”

国王走到女儿面前，对女儿说：“孩子，千万不能因为父王的一时糊涂而为你带来不幸啊！你若有个好歹，父王怎忍受得了呢？”

接着，国王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公主，并且说她的心上人是苏莱曼国王的儿子，想与她结为伉俪。国王对女儿说：“订婚、结婚之事全按你的意愿行事吧！”

杜妮娅公主听了父王这番话，微微地笑了。她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他是王子吗？我要让他把你钉在一块不值两第纳尔的木头上。”

国王说：“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可怜可怜你的父王吧！”

“你快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我马上就去。”

国王迅速离开女儿的闺房，来见塔基•穆鲁克王子，把那番话告诉了他，然后和他一块向公主闺房走去。

公主一看见塔基•穆鲁克王子，便当着父王的面，与王子热烈拥抱、接吻，同时说：“把我想归真了！”

之后，杜妮娅公主望着父王，说：“父王，谁会疏忽、怠慢这样一位白马王子呢？”

舍赫尔曼国王离开那里，到苏莱曼国王的宰相及使臣们那里去了。他要宰相转告苏莱曼国王，就说塔基•穆鲁克王子很好，过着最快乐的生活。舍赫尔曼国王下令给苏莱曼国王的大军安排营寨，运送粮草，并挑选宝马百匹、快驼百峰和百名美女以及男仆、女婢各百人，一并作为礼物献给苏莱曼国王。之后，舍赫尔曼国王率领文武大臣和众侍卫出城迎接苏莱曼国王的大队人马。

苏莱曼国王得知舍赫尔曼国王出城相迎，立即前往迎候。宰相和阿齐兹向苏莱曼国王转达了舍赫尔曼国王的问候，苏莱曼国王欣喜不已，说道：“赞美安拉成全了我儿子的意愿！”

苏莱曼国王上前与舍赫尔曼国王热烈拥抱，然后让舍赫尔曼国王坐在自己的身边，两位国王开始亲切交谈。

过了一会儿，端来饭菜，宾主吃饱喝足，随后又送来甜食。没过多少时候，塔基•穆鲁克王子来了，只见这位英俊王子身着华丽王服，更显得神采奕奕，利落潇洒。

苏莱曼国王看见自己的儿子，立即站起来，走去亲吻儿子，在座的人全都站了起来。塔基•穆鲁克王子坐下来，大家谈笑风生，气氛十分热烈。苏莱曼国王对舍赫尔曼国王说：“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希望现在就去请法官和证人，立即为我的儿子





与陛下的公主正式订婚，签写婚书。”

舍赫尔曼国王欣然说道：“听从您的安排。”说罢，立即派人去请法官和证人。

法官和证人到齐，写就婚书，苏莱曼国王的随行大队人马沉浸在了欢乐之中。

随后，舍赫尔曼国王起驾回宫，为杜妮娅公主出阁置办嫁妆，安排婚礼庆典。

塔基·穆鲁克王子对父王说：“阿齐兹兄弟是位很高尚的人。他为我效力极大，伴我出远门，从来不辞劳苦。正是他帮助我实现了平生宏愿，一直陪伴我完成了全部任务。阿齐兹兄弟远离家园和亲人，随我漂泊两年时间。如今，我们所在的地方距他的家乡很远，我想给他一批货物，送他一些金银，让他当作资本经商。”

苏莱曼国王答应了王子的请求。

“多谢王子殿下！”阿齐兹说。

随后，王子准备了一百驮上等布匹和一笔现钱，送阿齐兹返回故乡。王子对阿齐兹说：“阿齐兹，我的好兄弟，这是我送给你的薄礼，请收下吧！”

阿齐兹高高兴兴地收下，恭恭敬敬地行了吻地礼，并向苏莱曼国王再三行吻地礼。

塔基·穆鲁克王子骑上骏马为阿齐兹送行，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十里路。王子叮嘱阿齐兹回家看看之后，马上再回来，阿齐兹说：“王子殿下，要不是因为家有白发老母，我真不想离别王子。凭安拉起誓，我希望不断地听到你的音信。”

阿齐兹告别塔基·穆鲁克王子，踏上了归程。

回到家中，阿齐兹见母亲在院子里为他修了一座墓，老母亲正披头散发地坐在墓前，边哭泣边吟道：

> 看在安拉的面上，
> 请坟墓告诉我：
> 我儿的容颜现在如何？
> 莫非已经憔悴瘦弱？
> 坟地本非花园，
> 更没有苍穹巍峨；
> 何故圆月明亮？
> 何因鲜花这样多？

吟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吟道：



曾经世间沧桑，
从来忍耐位于德之首。
如今失去爱子，
谁人能够忍受？
每每想到我的儿子，
禁不住伤心泪四溢。

老人稍稍停顿，然后又吟道：

一日经过坟地，
拜扫亲人墓。
坟墓寂静无声，
究竟是何故？
似听亲人开口说：
我已化为泥土；
如今已成石头，
有问无法答复。
净土溶了我的容颜，
一切皆已忘记；
与亲人不在同世界，
相互隔着厚土。

母亲吟完诗，这时阿齐兹来到母亲面前。老母亲忽见儿子出现在眼前，上去把儿子搂在怀里，问儿子为何这么长时间没有音信。阿齐兹把别后情景，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说给母亲，并且说：塔基•穆鲁克王子给了他许多银钱，还送给他一百驮布匹。母亲听后，破涕为笑，禁不住喜泪盈眶。

阿齐兹想起那个妖女戴丽莱，心中不胜难过。就是那个妖女残酷地阉去了他的睾丸，使他变成了人妖。想到这里，阿齐兹悲从中来，一时惆怅无言。

塔基•穆鲁克王子送别阿齐兹，回到宫中。舍赫尔曼国王已将婚礼所需要的一切筹备齐全，婚礼即日隆重举行，宫中一片节日喜庆气氛。夕阳西沉，洞房花烛，塔基•穆鲁克王子和杜妮娅公主共枕同眠，尽享天伦之乐，美滋滋，乐融融，不必



细述。

婚礼完毕，舍赫尔曼国王开始为公主和女婿以及女儿的公公做送行准备。国王备下干粮、礼物和古玩若干，马驮驼载，大队人马上路登程。舍赫尔曼国王与新郎、新娘及苏莱曼国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不知不觉三天三夜过去了。舍赫尔曼国王仍坚持再送一程，苏莱曼国王再三劝之速返京城，舍赫尔曼国王方才挥手与客人们告别。

王子夫妇及苏莱曼国王一行，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经过数月艰辛跋涉，方回到哈杜拉王国京城。王子塔基•穆鲁克和公主杜尼娅喜结良缘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京都，人们奔走相告，纷纷走出家门，装点城郭，张灯结彩……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王子夫妇及苏莱曼国王一行，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经过数月艰辛跋涉，方回到哈杜拉王国京城。王子塔基•穆鲁克和公主杜尼娅喜结良缘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京都，人们奔走相告，纷纷走出家门，装点城郭，张灯结彩，迎接新人。一时间，大街小巷，人流如潮，车水马龙，整个哈杜拉城沉浸在一派节日气氛之中。

回到宫中，苏莱曼国王端坐宝座，王子塔基•穆鲁克一旁站立。继而国王举行大赦，广施博济，并且颁诏，宣布立塔基•穆鲁克王子为王太子，日后继承王位，万众为之欢呼。随后，苏莱曼国王再次为王太子举行隆重婚礼。宫中侍女们围在喜娘杜妮娅公主身旁，为她梳妆打扮，霎时间，公主衣饰华美，雍容华贵，宛如天上仙女下凡来到人间，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宫中鼓乐齐鸣，贺喜的人们络绎不绝。如此，王宫中整整热闹了一个月。

王太子塔基•穆鲁克携新娘杜妮娅公主拜见过父王和母后，美满夫妻便双栖太子宫，相敬如宾，开始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宰相佟丹一口气讲了几个长长的动人故事，杜姆康国王听后感到十分高兴。他对宰相说："相爷阁下这样的人物，常陪帝王出入，谈笑风生，令人赞叹。阁下善解帝王旨意，远见卓识，定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定国安邦，不愁没有用武之地。"

岁月不居，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之中，穆斯林大军包围君士坦丁堡城已四年之久。穆斯林将士怀念祖国，已对围城和夜以继日的战斗感到厌倦。

有一天，杜姆康国王派人召来白赫拉姆、鲁斯图姆和泰尔卡什等几位将军，对他们说："诸位大将军，我们驻扎此地已有四年光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攻城无果，我们的军事目标未能实现。不仅仅如此，我们的忧烦却有增无减。我们来到这里，本是为先王报仇雪恨的，不期家兄舒尔康在此死于非命，岂不是愁上加愁、灾上添灾吗?所有这些灾难，全来自于假德尔威士、真老妖婆札特•达瓦希。我们上了当，受了欺骗。正是她在我们的国土上害死了先王，劫走了索非亚王妃。这个老





妖婆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对我们施计谋，害死了我的长兄。我已下定决心，非报此仇不可！诸位将军有何见教呀？”

他们都明白杜姆康国王的意图，但谁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沉默无语。

大帐内寂静无声。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佟丹宰相的身上。这时，佟丹宰相走到杜姆康国王跟前，说：“国王陛下，依臣之见，我们再在这里驻扎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好处。我看我们最好班师回国，在国内驻扎一段时间，然后返回，日后再来征服这些基督教徒。”

杜姆康国王说：“这个意见很好！因为将士们都很想念家中妻儿老小。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念我的儿子卡麦康和我的侄女润仙。因为我的小侄女润仙现在大马士革城，对其近况我一无所知，故更感放心不下。”

将士们听杜姆康这样一说，个个欣喜，人人高兴，连连为宰相佟丹祝福祈祷。

杜姆康随即吩咐传令员传达命令，决定三日后拔营启程，班师回国。于是，穆斯林将士们开始做还乡准备。

第四天一大早，敲过杯盏，大队人马开始行动，旌旗开道，遮天蔽日。行进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佟丹宰相，杜姆康国王在大队当中，侍卫官走在杜姆康国王的旁边。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日夜兼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经过数日跋涉，终于回到京城巴格达。国人为他们的归返感到高兴，心头上的愁云为之一消。将领们各自返回家中。

杜姆康回到王宫，见到小王子卡麦康。小王子已经年满七岁，生得聪明可爱，已开始学骑马射箭。

杜姆康稍稍休息片刻，便带着王子卡麦康入澡堂沐浴。沐浴完毕，国王上朝处理朝政大事。宰相佟丹及文武官员前来朝拜国王，恭恭敬敬地向国王行吻地礼。

礼毕，杜姆康国王想起了那位救他的澡堂伙夫……

杜姆康国王立即差人宣澡堂伙夫进殿朝见。想到那位澡堂伙夫，杜姆康一时心情难以平静。当年，杜姆康流落他乡，堂堂王子不如庶民，辗转漂泊，朝不保夕，正是那位澡堂伙夫把他接到家中，朝夕伺候，这才得以生存下来。

伙夫进了王宫，来到杜姆康国王面前。杜姆康国王看见伙夫走来，立即站起身来，并让伙夫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杜姆康早已把伙夫从善的事迹讲给宰相佟丹。因此，宰相和文武百官对伙夫格外敬重。

伙夫因为吃得好，心宽体胖，又粗又壮，脖子像大象的脖子，肚子像海豚的肚子。伙夫因足不出所居之户门，变得糊里糊涂，连杜姆康国王的相貌都认不出





来了。

杜姆康国王走到伙夫跟前，笑容可掬地向他问好，而伙夫却没有什么表示。国王问："难道你这么快就把我忘掉啦？"

这时，伙夫方才仔细端详杜姆康国王，最后还是认出来了，立即站起来，问道："亲爱的好兄弟，谁让你当上国王的？"

杜姆康国王冲着伙夫一笑。宰相走了过来，向伙夫讲述了详细情况，然后说："他原是你的兄弟和朋友，现在成了天下君王。你一定能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好处。我现在叮嘱你，假若国王问你要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要一件大东西；因你在国王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伙夫说："我担心说出要一样东西，他不给我，或没有能力满足。"

佟丹宰相说："如今他是一国之君，你有何要求，尽管开口。你希望什么，他就会给你什么。"

伙夫说："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向他要一件我心中想要的东西；我每天都希望他给我那件东西。"

宰相说："你只管放心就是了，凭安拉起誓，你就是想替代他的长兄担任大马士革总督，他也一定会立即命你走马上任。"

这时，伙夫站起来了。杜姆康国王马上示意他坐下，但伙夫拒绝坐下。伙夫说："我求安拉护佑！我在你这里闲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杜姆康国王说："没有啊！这种日子至今尚有，因为你救了我的命。凭安拉起誓，不管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满足你的，你只管说出来就是了。"

伙夫说："主公，我担心我要一件东西，你不给我，或无力给我。"

杜姆康国王笑了，他说："你就是要半壁江山，我也与你共有这个国家。你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只管提出来就是了。"

伙夫说："我希望你颁一道诏书，封我为耶路撒冷的伙夫魁首。"

杜姆康国王一听，不禁笑了起来，在场的大臣们也都笑了起来。

杜姆康国王说："你就提点儿别的要求吧！"

伙夫说："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我提出一项要求，担心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或没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不是这样吗？"

宰相向伙夫使了个眼色，伙夫不是说想成为耶路撒冷的清道夫头，就是想成为大马士革的垃圾大王，致使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宰相朝伙夫背上拍了一下，伙夫扭头看着宰相，问道："你是什么人，竟敢打我？我有什么罪过？正是你说的，要我想要什么，只管说出来。"





伙夫停顿片刻，说道："就让我回我的老家吧！"

杜姆康知道伙夫在说着玩，于是忍耐了一会儿，走到伙夫面前，对他说：

"好兄弟，你就提一个与我的国王地位相称的要求吧！"

伙夫说："我想替代你的长兄出任大马士革总督。"

杜姆康国王立即签发了委任状。国王对宰相佟丹说："看来，只有相爷陪同他去上任最合适。你如果想回来，请把我的侄女润仙带来。"

"恭敬不如从命！"佟丹宰相一口答应。

宰相带着伙夫下去了，开始作走马上任的准备工作。杜姆康国王吩咐伙夫预备新宝座和朝服，并且对大臣们说：

"谁拥戴我，就请向我的大恩人赠送大礼吧！"

杜姆康封伙夫为"泽卜莱康总督"，加号"勇士"。

一个月时间飞闪而过，一切准备工作完成。泽卜莱康总督在宰相的陪同下向国王告别。见泽卜莱康总督到来，杜姆康国王站起来，走上前去，二人相互热烈拥抱。国王叮嘱这位即将上任的新总督要善待民众，并嘱咐他好好操练兵马，准备两年后出征作战。

泽卜莱康总督将杜姆康国王的叮嘱牢记在心，念念不忘善待民众。之后，杜姆康国王又给这位新总督配备文武官员若干名，拨给他奴仆五千。

泽卜莱康总督告别杜姆康国王，大队人马上路登程。侍卫官及大将白赫拉姆、鲁斯图姆、泰尔卡什率众将士为泽卜莱康总督送行，三日后方才返回巴格达。

泽卜莱康总督及宰相一行人马继续前进，数日艰苦跋涉，平安抵达大马士革。

新总督上任的消息早已传到大马士革，人们奔走相告，无人不知杜姆康国王派来了一位新总督，名叫泽卜莱康，称号为"勇士"。人们得知此消息，立即装点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出门相迎。

泽卜莱康总督进了大马士革，登上城堡，坐上总督宝座。宰相佟丹站在一旁伺候，向总督介绍百官及他们的官阶。百官们依次晋见新总督，亲吻新总督的手，祝福新总督安康。泽卜莱康总督向他们一一赐予官服及礼物，然后打开银库，犒赏官兵，不分官位高低，人人得一份赏金。新总督为官公正，勤于政事，善待民众。

一切政务就绪之后，新总督开始为送行前任总督舒尔康的女儿润仙姑娘去巴格达做准备。他为润仙姑娘特制一顶丝绒轿子，向宰相佟丹赠送了一笔钱。宰相佟丹对新总督说："总督阁下，你上任不久，用钱的地方是很多的。日后如果国家征战或别的什么方面需要钱粮，我们将派人前来征收税款。"

佟丹宰相启程那天，泽卜莱康亲手把润仙姑娘送上一顶丝绒驼轿，并派十名





女仆随行，伺候照顾她。

宰相佟丹带着润仙姑娘离开大马士革，泽卜莱康总督回到总督府料理政务。这位新总督牢记国王的叮嘱，十分注意军事训练，时刻等待着杜姆康国王一声令下，踏上征战之路。

宰相佟丹带着润仙姑娘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小城拉哈拜。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前进，终于临近巴格达城。宰相佟丹派人进城禀报杜姆康国王，报告宰相一行即将回到京都。

杜姆康国王听罢差使报信，立即策马出城相迎。

见国王亲自来迎，佟丹宰相想下马步行，但杜姆康执意不让其离鞍，于是君王与宰相并驾齐驱，向京城前进。国王问及泽卜莱康总督近况，宰相禀报说情况很好。宰相告诉国王说他的侄女润仙也在大队人马当中，杜姆康国王听后十分高兴。国王对宰相说："相爷阁下，你一路辛苦，休息三天之后，再入朝问政吧！"

宰相说："多谢陛下恩典！"

宰相告别国王，回到相府。杜姆康国王则回王宫去了。

润仙姑娘刚满八岁。杜姆康国王看见侄女润仙，高兴极了；与此同时，也为侄女的父亲舒尔康死于非命感到由衷悲伤。随后，杜姆康国王送给侄女许多华贵衣服和大量首饰，让她与儿子卡麦康一起生活、玩耍。

润仙姑娘生相标致，天真可爱，伶俐活泼，而且勇敢无畏，明白事理，善于思考。而卡麦康，则慷慨大方，但不大考虑事情的后果。姐弟俩十周岁时，润仙姑娘开始练习骑马，和堂弟一道练习击剑、刺杀，直到每人年满十二岁。

杜姆康国王的征战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把宰相佟丹叫到面前，说："相爷阁下，我已下定决心干一件事情，想先讲给你听，请你发表意见。"

"国王陛下，要干什么事呢？"

"我决心宣布我的儿子卡麦康在我健在之时登上王位，我则外出征战，直到天年竭尽，你看如何？"

佟丹宰相立即向杜姆康国王施吻地礼，然后说："尊敬的国王陛下，你一向见地高明。陛下的想法很好，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

"一则卡麦康王子年龄太小，二则父王健在就宣布王子登极，恐怕将使父王折寿。这就是臣的看法，恕我直言。"

"相爷阁下，我将把小国王托付给我的姐夫侍卫官。因为侍卫官已成了我们的人，位同于我的兄弟。"



“既然陛下主意已定，那就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吧！我们将服从陛下的命令。”

杜姆康国王即派人召集文武百官，指着儿子卡麦康对他们说：“众爱臣，我的儿子卡麦康。诸位知道，他已是当代勇猛骑士，虽年纪尚小，但已善于骑射和刺杀，武艺过人，无人能与他相比。我宣布他为国王，由侍卫官担任摄政王。”

侍卫官说：“国王陛下，臣万分感谢陛下的栽培之恩。”

杜姆康国王又说：“侍卫官阁下，我的儿子卡麦康和侄女润仙是堂姐弟，自幼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我将润仙许配给卡麦康，请在座诸位爱臣为此作证。”

之后，杜姆康即把王权及无数银钱转交到卡麦康名下，宣布退位。

杜姆康离开大殿，径直去见姐姐努兹蔓，将此事告诉了姐姐。努兹蔓听后，十分高兴，忙说：“卡麦康、润仙都是我的孩子。但愿伟大的安拉使你长寿，永远陪伴着他俩。”

杜姆康说：“姐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愿望已经实现。孩子有了依托，我没有什么牵挂了。不过，姐姐，孩子毕竟年纪尚幼，有劳你和他的母亲多多关照。”

姐弟谈心，回忆往事，一连几天几夜。杜姆康把儿子和妻子完全托付给了姐姐及姐夫侍卫官。

之后不久，杜姆康一病不起，自觉寿数已尽，大限即将来临。侍卫官开始摄政，替年幼的国王执掌大权。

一年过去了，杜姆康终究未能再起。他差人把儿子卡麦康和佟丹宰相叫到病榻前，对卡麦康说：“孩子，我死之后，宰相便位同你的生身之父。我在今世的愿望已经实现，即将离开尘世，走入永恒世界。不过，心中尚有一件憾事，只能盼安拉通过吾儿的双手去消除了。”

卡麦康问：“父亲，什么遗憾事呢？”

“孩子，你的祖父、先王欧麦尔·努阿曼和你的伯父舒尔康总督，先后都是被一个名叫札特·达瓦希的老太婆害死的。倘若我生前不能报此仇，你一定不要忘记，若得安拉默许和相助，一定要代父报仇雪恨。你千万警惕那个老太婆的阴谋诡计，不可忽视。吾儿切记听相爷佟丹的话，他是三朝元老，见多识广，实乃王国不可缺少之巨柱，有事多向相爷请教。”

“父亲的话，我记住了。”卡麦康频频点头。

杜姆康泪流满面。此后，杜姆康的病更加重了。朝政大事全落在侍卫官一个人身上，颁诏书，发禁令，如此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

杜姆康一直被病魔折磨，长达四年之久。侍卫官摄政，国人皆拥戴这位公正的摄政王，纷纷为之祈祷祝福。

卡麦康忙于骑马、舞矛、射箭。润仙也和卡麦康一样，整日从早到晚与卡麦康一起习武操练。

一日，夜色降临，润仙回到母亲那里，卡麦康也去见母亲，见母亲坐在父亲床头，边哭边伺候父亲。

次日清晨，卡麦康和堂姐依旧外出习武操练，杜姆康卧在病榻，忍着病痛，边哭边吟道：

我的力量已竭尽，
寿数也快临终。
卧在病榻上，
呻吟一声接一声。
当年事业多么辉煌，
在族中尽享尊荣。
有机实现心愿，
往往捷足先登。
富贵已成过去，
地位低下伴身轻。
但得感谢前世荫，
期子掌管朝政；
间或挥剑舞长矛，
杀敌建奇功。
安得报仇雪耻，
慰我此平生。

杜姆康吟完诗，头靠枕头上，进入了梦乡。他在梦境中看见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请你只管放心就是了！你的儿子继承王位，掌管国家，万民从之……"

突然，杜姆康从梦中醒来，心中感到欣喜异常。没过几天，杜姆康一命归真，整个巴格达城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无论老少，也不论贵贱，无不落泪哀号。

一段时间过去，仿佛杜姆康此人根本不曾存在过；与此同时，卡麦康的处境也发生了巨变，巴格达人都不理睬他了。巴格达人把杜姆康及其妻儿完全忘到了脑后。

卡麦康的母亲见此情景，深感自己处于最低贱的地位之中。她说："我一定要





去找摄政王侍卫官去，求他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们这孤儿寡母。”

这位寡母走出家门，来到已当上摄政王的侍卫官家中，见侍卫官正坐在床上。卡麦康的母亲走进侍卫官的妻子努兹蔓的房间，对她说：“人一死，也就没有朋友了，安拉也就不再需要我们了。你们仍然执掌着政权，平等对待官和民。你曾亲眼见过，并且亲耳听过我们过去家财万贯，荣华富贵，生活富裕，一呼百应……如今，时过境迁，世态炎凉，就连日月都与我们作对为敌了。在我们行善之后，我今天来找你，是求你行善的。一个人归真了，其妻儿就会一落千丈。”

说完，这位寡母吟道：

拿命天仙显出奇迹，
寿数终而人未离去。
时光有吉有凶，
欢乐与灾难共生。
我有意告别贵人，
亲友却被大灾围攻。

努兹蔓听到这诗歌，想起弟弟杜姆康及其儿子卡麦康，于是走近弟媳，对她说：“我本来很穷，如今富裕起来。凭安拉起誓，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你现在需要帮助。我们之所以没有帮助你，原因在于怕你多心，误以为我们送给你点儿什么是在向你施舍；虽然我们今日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来自你的丈夫。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说完，努兹蔓给了弟媳许多华美衣服，并且在宫中为她单独安排了一座房子，紧靠着努兹蔓住的宫殿，让弟媳及侄儿卡麦康住了下来，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努兹蔓还把王服送给卡麦康，另为孤儿寡母派去奴仆、婢女供他们使唤。

时隔不久，努兹蔓向丈夫侍卫官讲到弟媳的境遇，侍卫官不禁热泪盈眶，对妻子说：“你若想看看你身后的世间人情，那就请看看别人身后的处境吧！这样，就请你好好诚待你的弟媳吧，让她由穷变富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向丈夫侍卫官讲到弟媳的境遇，侍卫官不禁热泪盈眶，侍卫官对妻子说："你若想看看你身后的世间人情，那就请看看别人身后的处境吧！这样，就请你好好诚待你的弟媳，让她由穷变富吧！"

这便是努兹蔓及其丈夫、杜姆康妻子的情况。

岁月不居，日月如同穿梭。不知不觉，数年闪过，卡麦康和堂姐润仙姑娘长大成人了，简直就像两条结了果子的树枝，或者像是天空中的两轮圆月。姐弟俩都年满十五岁了。润仙成了一位最漂亮的大姑娘，容貌俊俏，杨柳细腰，胸脯丰隆，体态苗条，涎似甘泉，唇比醇香。正如诗人所云：

> 仿佛醇酒的香味，
> 自姑娘的涎水而来。
> 珍珠似的葡萄，
> 从姑娘的唇边采摘。
> 弯弯曲曲枝条上，
> 葡萄串摇摇摆摆。
> 衷心感谢造物主，
> 技绝在人们意料之外。

安拉集宇宙万物之美于润仙姑娘一身，她的身材足以让杨柳枝条害羞，玫瑰花都会向她的粉红面颊摇头乞怜。她的口水足以令酒的醇香自叹失色，使闻者有心旷神怡之感。正如诗人所云：

> 姑娘巧集天下美，
> 浓妆艳抹总相宜。





明眸含箭可射穿情人心，
帝王的宝剑也难与之相比。

卡麦康也已长成一位英俊少年。他不仅容貌俊秀完美无缺，举世无双，而且两眼中透出一股英雄气概，令人羡慕倾心。下巴和腮边已显出胡楂，日后必成为一位美髯公。正如诗人所云：

英姿潇洒世无双，
腮边已现黑胡楂。
明眸可与羚羊比，
内藏利剑人皆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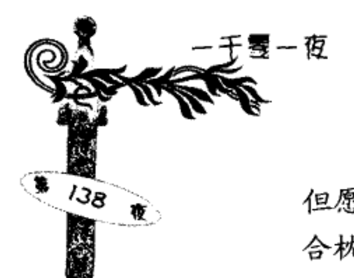
诗人又云：

虚构的情人之心，
敏捷而富有灵性。
又见情侣心里，
撑起红帐篷；
见之无人不惊，
住处色调怎么火红？
且观衣饰美，
浑身绿色丝绒。

一个节日里，润仙姑娘出门访问亲友，众婢女簇拥着她，但见她容颜俊俏，美压群芳；玫瑰色的面颊，足令百花嫉妒；樱桃小口绽露着永恒的微微笑意；此时此刻，她真像天空中的一轮圆月。卡麦康则在她的周围打转，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不禁心花怒放，诗兴大发，脱口吟道：

寂寞惆怅的心呀，
何时才能复原？
吻不到粉唇，
何日才能绽笑颜？





但愿花烛夜，
合枕共赏婵娟；
情投意合乐融融，
畅叙心中大愿。

润仙姑娘听罢卡麦康吟诵的诗歌，满面怒色，连声斥责，并且威胁说要给卡麦康以最严厉的惩罚。卡麦康听后，非常生气，一怒之下，转身离去。

润仙姑娘回到家中，对母亲诉说卡麦康如何无礼，母亲对她说："你的堂弟不过是个孤儿，也许对你不怀有什么恶意。他虽然吟了那么一首小诗，并没有伤害你的地方。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免传到摄政王耳里，使你的堂弟处境艰难，甚至面临丧命的危险。"

卡麦康爱上润仙姑娘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巴格达，一时满城风雨，女人们窃窃私语，议论卡麦康。

自那天起，卡麦康心中闷闷不乐，终日心神不安，如坐针毡，忧虑彷徨，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情况，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卡麦康有心为自己申辩，但又恐怕惹怒润仙姑娘。于是他自吟道：

一旦性情突变，
责备之词满口生。
我一时不知所措，
惧怕之意漫心中。
人言忍耐是最高美德，
不巧忍耐者耳聪目明。
就像青年人一样，
忍受烙印之苦而为祛病。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三十九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卡麦康爱上润仙姑娘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巴格达，一时满城风雨，女人们窃窃私语，议论卡麦康。

自那天起，卡麦康心中闷闷不乐，终日心神不安，如坐针毡，忧虑彷徨，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情况，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卡麦康有心为自己申辩，但又恐怕惹怒润仙姑娘。

侍卫官当上了摄政王，人们称之为“萨珊国王”。

萨珊国王听说卡麦康爱上了润仙姑娘，对当初他俩生活在一起深感后悔。他对妻子努兹蔓说：“把芦苇与火种放在一起，那是最危险的事情之一。男男女女混在一起，眉来眼去，互送秋波，卿卿我我，情深意绵，没有不出事的。你的侄子卡麦康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不要再让你的女儿去见他了，要阻止他俩见面，要把女儿关在家里才是。”

努兹蔓说：“聪慧多谋的国王，你说得很对。”

第二天，卡麦康来见姑妈努兹蔓，向姑姑问过安好。姑母回礼之后，对卡麦康说：“孩子，我有话想对你说；不过，我对你说这些话，完全是出于无奈。”

卡麦康说：“姑妈，你有什么话要说呀？”

“萨珊国王知道你爱上了润仙，下令不让你与润仙见面了。你若需要什么东西，我就派人从后门出去，把东西送给你。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来找润仙了。”

卡麦康听完姑妈的话，什么也没有说，转身回到母亲的身边，把姑妈的话对母亲说了一遍。

母亲听后，说：“我知道你爱上润仙的事情传遍了大街小巷。如今我们母子俩寄人篱下，吃的喝的都是人家给的，怎好再贪恋人家的姑娘呢？”

卡麦康直言不讳：“我想与她结亲，因为她是我的堂姐，只有我最配娶她为妻。”

母亲说：“不要乱说了！假若萨珊国王听到这句话，人家连今天的晚饭也不给我们吃了，我们只有沿街乞讨。因此你将沉入痛苦、忧愁的海洋里。假若我们流落他乡，早就饿死了，或者饱尝沿街乞讨之辱。”





卡麦康听母亲这么一说，心中更加惆怅，随后吟诵道：

> 请不要抱怨，
> 愁苦之言难以分辨。
> 我的心向着恋人，
> 从没有说过二话。
> 不要让我再忍耐了，
> 我的忍耐已经用完；
> 凭天房起誓，
> 我已与忍耐无缘。
> 怨言实在伤我的心，
> 劝众人心改意转。
> 我凭安拉起誓，
> 情真方才换得意绵。
> 为什么要阻止我，
> 去把情人的面来见？
> 我凭主立誓，
> 我绝非负心之汉。
> 请告诉责难者，
> 切莫多抱怨！
> 我的恋情始终寄于堂姐，
> 此生决不改变。

卡麦康吟完诗，对母亲说："我在姑妈的心目中没有地位了，而且在本族中也失去了地位。既然这样，我在这里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索性离开王宫，到京城郊外安身，与贫苦人一起住着好啦！"

自此以后，卡麦康的母亲开始出入萨珊国王家中，领取自己和儿子衣食用品。

有一天，润仙姑娘来见卡麦康的母亲。她说："婶母，我堂弟他还好吗？"

卡麦康的母亲说："卡麦康心中闷闷不乐，整天哭泣落泪。他打内心里爱你，他深深地陷在你的情网之中。"

润仙听后，哭了起来。她说："凭安拉起誓，我并不是因为讨厌他而疏远他，只是怕敌人加害于他。我思念他胜过他思念我。若不是他说话那么随便，行为那样放





肆，父王是不会禁止他找我玩的。不过，日子还长着呢！不论什么事，忍耐都是不可缺少的美德。说不定有那么一天，让我们分别的人会让我们重聚。”

说罢，润仙姑娘含着眼泪，吟诵道：

堂弟听我一言，
我有情感埋在心。
情况近似于，
爱情之神附你身。
我有情未曾表露过，
你可曾示于人？

卡麦康的母亲听完润仙姑娘吟诵的诗，连声向姑娘表示谢意。

润仙姑娘离去后，母亲把润仙来访的消息告诉了卡麦康，卡麦康听了，更加思念润仙。他说：“就是拿两千仙女，也休想换走这样的好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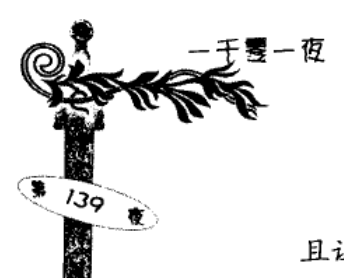
卡麦康吟诵道：

我凭安拉起誓，
决不听那些责备之言。
理应保密的事，
不可吐露于人前。
怠慢交往的人，
已远离我的眼。
人家都在安睡，
我却彻夜不能成眠。

几天几夜过去了，卡麦康忐忑不安，心烦意乱，如坐针毡，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十七岁生日。卡麦康显得更加健壮英俊，雄姿勃发。

一天夜里，卡麦康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想：“眼前我的身体日渐消瘦，我的愿望为什么不能实现呢？这样的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我除了没有地位和金钱之外，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呢？不过，安拉会使人如愿以偿的。我应该让我的鲁合离开这个国家，要么死掉，要么实现自己的愿望。”

卡麦康下定决心，随后吟诵道：



且让我的心啊，
激烈跳动在胸间。
世上的屈从之事，
本与心无缘。
我的心与肝，
就像一部经典；
虽然篇名俱在，
却行行都是珠帘。
请看我的堂姐，
多像一位天仙啊！
仿佛天堂守门人有意让路，
使她自天降人寰。
她的双目中藏着利剑，
令敌人生命保全难。
为救我的鲁合，
想探探天多高远。
非法事千万不能做，
哪怕是为了实现心愿。
一朝满意归来，
勇敢冲上战场，
奋力与敌人搏斗，
送敌人皆入阴间。
到那时满载战品，
高唱凯歌还。

卡麦康吟罢，立即爬了起来，穿上粗布衣裳，头戴一顶用过七个年头的破毡帽，带着一张三天前剩下的发面饼，趁着漆黑夜色，出了家门。

夜色漆黑，卡麦康走出了家门，摸索着行至巴格达城门下，站在那里，静待天明。

漫长的黑夜好容易过去了，东方透出鱼肚白，城门开启了，卡麦康第一个走出了城门，开始穿山谷，越荒原，整整走了一个白天。





夜幕降临，寡母找儿子，却不见儿子身影，心中不胜难过，顿觉天低地窄，一切乐趣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位可怜的寡母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了十天，没有听到儿子卡麦康的任何消息，不禁忧心如焚，泪如雨下，边哭边高声呼喊道："我的儿啊，我唯一的慰藉！你离开了我，离开了家，留给我的全是痛苦和忧虑。孩子啊，我到何方去呼唤你呀？哪里又能让你安身立命呢？"

这位寡母长长地叹了口气，吟道：

孩儿离母去，
我抑不住泪水涟涟。
别离就像弯弓，
向我射来一支冷箭。
儿越空旷大沙漠，
只留下老母抵挡万难。
戴着项圈的鸽子，
啼鸣在夜间，
吐露的全是催促之情，
我劝鸽子不要这样急。
凭生命起誓，
鸽子定知道我处境凄惨。
于是不染红腿，
也脱掉了颈上项圈。
亲人远去后，
留下的全是苦难：
忧愁缠绕着心，
终日觉舍寒。

自此之后，这位寡母不吃不喝，泪流不止。她的哭声传遍四方，她的悲痛尽人皆知。人们纷纷说："杜姆康啊，杜姆康，你何不睁开眼睛看看你儿子卡麦康今日的处境？"

又有的人说："卡麦康的父亲从善如流，公正廉明，不愧为一代英豪，怎么如今他的儿子却离开祖国，四方漂泊去了呢？"

还有的人说："卡麦康是我们国王的王子，也是先王欧麦尔·努阿曼的亲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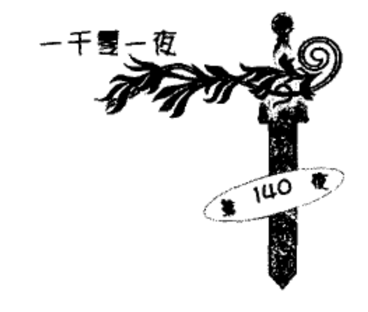
子，怎么如今连立足之地也没有，流落到他乡去了呢？”

这些话终于由大臣们的口中传到了萨珊国王的耳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卡麦康离家出走的消息传遍开来，人们纷纷说："杜姆康啊，杜姆康，你何不睁开眼睛看看你儿子卡麦康今日的处境？"

又有的人说："卡麦康的父亲从善如流，公正廉明，不愧为一代英豪，怎么如今他的儿子却离开祖国，四方漂泊去了呢？"

还有的人说："卡麦康是我们国王的王子，也是先王欧麦尔·努阿曼的亲孙子，怎么如今连立足之地也没有，流落到他乡去了呢？"

这些话终于由大臣们的口中传到了萨珊国王的耳里。萨珊国王听到这些话，不禁大发雷霆。但他想起杜姆康国王所做的好事，想起国王杜姆康临终托孤及善待他的叮嘱，可如今卡麦康已经出走，心中不免感到难过。他说："我一定要派人去把他找回来。"

萨珊国王立即派泰尔卡什将军率百名骑士四下寻找卡麦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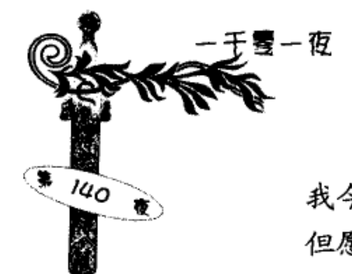
十天过后，泰尔卡什一行人马返回，禀报萨珊国王，说："我们既没有找到卡麦康的踪影，也没有打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萨珊国王听后，不禁感到十分难过。卡麦康的母亲得知寻找情况，更是坐卧不宁，心烦意乱，因为卡麦康已经离去二十天时间了。

卡麦康走出巴格达城，禁不住感到茫然，不知该向何方而去。他在旷野上漫游了三天，既未看见一个行人，也没有见过一位骑士，深感寂寞，睡不着觉，终夜失眠，思念乡亲之情渐甚。一路上，他以野菜充饥，捧河水解渴，炎热之时在树阴下乘凉。

卡麦康离开原来行走的那条路，沿着另外一条路，又走了三天。第四天，卡麦康来到一个绿草如茵、植物繁茂的地方。这块土地因为和着斑鸠、鸽子的鸣声饱饮了云中的甘露，故山冈碧绿，旷野景色秀丽。卡麦康眼见此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父亲的家园，难抑去国怀乡之忧思，凄然吟道：





我今出远门，
但愿有归返之日。
何日是归期，
今我不得而知。
我本遭驱赶，
灾难降落无计可施。

卡麦康吟罢，拔了把野菜，填了填肚子，洗完小净后，做了礼拜，然后坐下休息。

卡麦康在那个地方整整呆了一天，夜幕降临时，便躺下睡觉了。一觉醒来，正是夜半时分，忽听有人吟唱诗歌：

什么是生活？
希望之光不住闪烁，
唇出缠绵话语，
美貌双双相对坐。
情人美丽倩影，
深刻在我的眼里；
要我离开情侣，
除非让我夭折。
新朋与故友，
聚首之日多么欢乐！
怀春女与钟情郎相会，
共享乐趣更多。
春暖花开日，
美景处处不胜说。
唤声狂欢的人们，
且观眼前好景色：
大地美似锦，
清澈流水荡微波。

卡麦康听了，一阵愁绪涌上了心头，顿时泪如泉涌，直淌腮边，心中燃起熊熊



烈火。他站起身来，凝神朝吟诵传来的方向望去，只因夜色漆黑，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他心神不安，于是离开原地，移步谷地低处，沿着溪边走去。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那个吟诗的人叹了口气，又吟唱道：

如果要保密，
把爱深深藏于心中。
别离的那一天，
任凭眼泪纵横。
我与我的情人之间，
本有约在先；
只是因为时间太久，
思恋之心感到沉重。
我的心向着痴情人，
情痴恋意必生；
使我精神得宽慰，
真情伴着惠风。
赛阿德呀，
我有事向你打听：
请问戴脚镯的姑娘，
她可曾念过昔日约盟？
姑娘回答说：
迷我的正是那痴情。
几多情人的心，
都在为你跳动！
自从你我相别之后，
我不曾尝过甜梦。
不料心中的疾病，
却日比一日深重；
此疾别有愈方，
只是在一吻之中。

卡麦康听到同一个人吟诵了两首诗，虽没有见其人，却知道那吟诗者和自己





一样，都是与自己所爱的姑娘失掉了联系。卡麦康心想："但愿我能和他相见，相互叙说衷情，让他成为我离乡期间的知己。"

随后，卡麦康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喂，夜下的行人兄弟，走近我一点儿，把你的情况对我讲一讲吧！也许你会发现我能帮助你解忧消愁。"

那个吟诗的人听到这喊声，回答道："听到吟诗的兄弟，你是哪方英雄、骑士？你究竟是人，还是妖呢？在你临近死亡之前，赶快回答我的话，走到我跟前来吧！否则，我会送你一死的。因为我在这旷野上行走了二十天，没有一个人影，也没听到一个人的说话声。"

卡麦康心想："这不是和我的情况完全一样吗？我在这里游逛了这么多天，既不见人影，更没有听见人声。不妨等天亮之后，再找他去谈吧！"他没有回答，默不作声。就在这时，对方又说话了："喂，假若你是妖，就离开这里吧！如果你是人，天亮之后我们再面谈。"

卡麦康耐心等下去，天终于亮了。

卡麦康走过去一看，原来那是一个乡下人，那个人手握一把破剑，衣衫褴褛，形容憔悴，一看便知是个失意的小青年。

卡麦康上前问候安好，而那个乡下小伙子却傲气十足，问道："你来自哪个部族，属于哪个门第？你敢深夜行路，看来还有些英雄气概。听你昨天夜里说话的口气，活像一位骑士。现在，你的命运已握在我的手里。看你如此年幼，就当我的一名侍从，跟我走吧！"

听了这番话，卡麦康意识到对方看不起自己，于是说："阿拉伯人的头领啊，能给我讲讲你夜下叹息、苦吟的原因吗？你到底是何许人呢？"

"听我慢慢给你讲来。我叫萨巴赫，在叙利亚出生长大。我有个堂妹，名唤奈吉梅，聪明美丽，人见人爱。我的叔父曾对家父许下诺言，待我二人长大成人之后，结为百年之好。我与堂妹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家父过世后，我寄居叔父家。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几年。堂妹和我都已长大成人，到了成亲年龄，不料叔父食言，禁止我与堂妹见面。"

"那是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嫌我穷。多亏乡亲帮忙，一再劝说叔父，叔父才勉强同意我与堂妹结亲。不料难题又来了，叔父开了一张聘礼单。"

"要什么聘礼？"

"要好马五十匹，母驼五十峰，满驮大麦公驼五十峰，满载小麦骆驼五十峰，奴仆十名，婢女十名。我一个丧父的孤儿，囊空如洗，到哪儿弄这么多聘礼呢？眼见





成亲无望，我决计出走。我走出家门二十天过去了，今天才见到你这么一个人。”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想到巴格达去，遇到商人抢一把弄一笔钱，置办彩礼，回家成亲。”

萨巴赫说到这里，问卡麦康：“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都给我讲一讲吧！”

卡麦康听完这番话，坦率地说道：“我的处境和你很相似。不过，我面临的环境更糟糕。我和我的堂姐订了婚，如今我的堂姐成了公主，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聘礼再多有何用呢？”

萨巴赫说：“你真是大白天说梦话，自作多情！看你这个模样，最多是个平民百姓。你的身上哪有皇族气派，怎又敢说你的堂姐是公主呢？”

“我如今落到这个地步，本是不足为怪的。听我对你说：我叫卡麦康，本是巴格达呼罗珊国君主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和杜姆康国王的后裔。家父杜姆康国王在世时，就立我为国王，由他人摄政，结果摄政王篡夺了王位，取我而代之。我不甘忍受白眼，逃出家门，走了二十天，只遇到你一个人。”

萨巴赫听卡麦康这样一说，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说：“我的愿望实现了。今天遇到你，是我的最大收获。虽然你衣衫褴褛，毕竟还是王子王孙。你离宫出走，必有人追寻；他们若发现你落在我的手里，必出重金为你赎身。小伙子，快让我把你反绑起来，让我靠你发笔财吧！快走到我跟前来！”

卡麦康忙说：“阿拉伯兄弟，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呀！因为我家的人既不会用银子赎我，更不会用金子赎我。我是一个穷人，囊空如洗，身无分文。你还是抛弃这种想法吧！你不妨把我当作伙伴，带我走出伊拉克大地云游四方，也许有希望弄到一笔钱，日后当作聘礼，以便你我两人都能够与分别与自己的堂妹和堂姐拥抱、亲吻。”

萨巴赫听后，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他说道：“你这个该死的癞皮狗，胆敢用这种话应付我？赶快转过身去；不然的话，我可要收拾你了！”

卡麦康微微一笑，说道：“怎么要我转身呢？难道一点儿公道也不讲？遇见一个小伙子，也不考验一下他是战场上的勇士，还是懦夫，就想采用侮辱的方法将他俘获，莫非你就不怕阿拉伯人讥笑、议论？”

萨巴赫一笑，说：“真是怪呀！你小小年纪，竟敢说此大话！这样的话，只能出自英雄豪杰之口。”

卡麦康从容不迫：“公道的办法，应该这样：你要想拿我当你的俘虏，让我为你效力，那么，你就应该放下武器，脱下外衣，和我摔上一跤。被别人摔倒在地的人，就应该为胜者当奴效力。”





萨巴赫一声大笑，然后说："你如此多嘴多舌，看来死期已近。"

话音未落，只见萨巴赫丢下破剑，甩掉外衣，挽起袖子，向卡麦康逼近。旋即，两个人相互抓住了对方，他一被卡麦康抓住，便自感身薄力单，简直自己就像一只鸡落入大鹰爪中。萨巴赫只觉卡麦康的两条腿稳稳地站在地上，就像两座基础稳固的宣礼塔，或似两座根深蒂固的大山，自感无力抗挣，后悔自己鲁莽同意与对方摔跤，心想："我何不一剑结果他的性命？"

卡麦康狠狠抓住萨巴赫，只见一推一搡，便把萨巴赫摔倒在了地上。此时此刻，这个贝都因人觉得好像自己的肠子被摔断了似的，一阵难忍的疼痛，连声求饶说："小伙子，好兄弟，罢手吧！"

卡麦康似乎没有听到那个贝都因人说什么，上前一把将他抓起，背起来朝河边走去。萨巴赫高声喊道："喂，大英雄，你想怎样处置我呀？"

卡麦康回答道："我想把你丢到这条河里，让它把你送到底格里斯河里去，然后再让底格里斯河水把你冲到耶稣河，耶稣河把你送到幼发拉底河，再请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把你送到你的家乡去，好叫你的乡亲们看到你，认识认识你，知道一下你的慷慨品质，见识一下你是如何忠实于爱情和友谊的……"

萨巴赫大声求饶："喂，沙漠骑士，草原英雄，你千万别这样！看在你那漂亮堂姐公主的面上，你就放了我吧！求求你啦！"

卡麦康这才把萨巴赫放在了地上。

萨巴赫见自己脱离了对方的手，便走去拿起盾牌和宝剑，想向卡麦康发动进攻。

卡麦康猜透了萨巴赫这个贝都因人的心思，便对他说："我已经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既然已经抄起宝剑和盾牌，那就是说，在你想来，摔跤你是拜下风了，假若骑上战马驰骋疆场，挥矛舞剑，定能置我于死地。好吧，我现在就让你挑选武器，免得你心里不服。你把盾牌给我就可以了，然后你来操剑，向我发动进攻，要么你将我杀死，要么我送你归真。"

萨巴赫扔下盾牌，抽出宝剑，开始向卡麦康发动进攻。卡麦康右手持盾牌，从容防守。萨巴赫边挥舞宝剑，边说："我这一剑刺去，保管你卡麦康人头落地，一命归真。"

萨巴赫使尽全力，刺上一剑，只见卡麦康飞身一闪，安然无恙。

萨巴赫连续出剑，直到手臂难以抬起。卡麦康知道这个贝都因人已经精疲力竭、心灰意懒，于是扑上前去，一下将萨巴赫摔倒在地，随后用宝剑上的绳子将他的双手捆绑起来，拉住他的双腿，直朝河边拖去。萨巴赫慌忙喊问道：





"喂，盖世骑士，战场英雄，你打算怎样处置我呢？"

卡麦康说："我没告诉你吗？让河水把你送回你的老家去，免得乡亲们惦记你，耽误你和你的堂妹的婚姻大事。"

萨巴赫十分恐慌，大哭起来，苦苦哀求道："盖世英雄，疆场骑士，千万不要把我扔到河里去！就让我当你的仆从吧！"

说罢，边哭边吟道：

> 别亲远走天涯，
> 漂泊总觉日久天长。
> 借问司命神，
> 莫非我将客死异乡？
> 我走亲人落泪，
> 不知葬于何方。
> 我变成了永久异乡客，
> 再无缘将亲人看望。

卡麦康听罢这个贝都因人的凄凉吟诵，打内心同情他。萨巴赫立下誓言，决心一路陪伴卡麦康，尽同伴责任，卡麦康方才给他松了绑。

萨巴赫站起来，想上前亲吻卡麦康的手，卡麦康忙阻止他亲吻。萨巴赫转身走去，打开行囊，掏出三个大麦饼，放在卡麦康的面前，二人在河边坐下来，边吃边谈。

二人吃完，做了小净，又做礼拜，然后坐下来，相互谈各自的经历和遭遇。卡麦康从萨巴赫的谈话中，知道他和自己有相似的遭遇和痛苦，因不能与堂妹结为百年之好出游他乡，因他那位叔父索要的聘礼是他无法筹到的。

卡麦康说："贝都因兄弟，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现在，你打算到哪里去呢？"

萨巴赫说："我要到你的家乡巴格达去了，在那里住下来，直到安拉为我筹齐聘礼，以成就我的终身大事。"

卡麦康说："你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再走二十天，就到巴格达了。"

说罢，二人告别分手，萨巴赫踏上了去巴格达的路。

送走萨巴赫，卡麦康留在原地。卡麦康心想："我这样囊空如洗，身无分文，有什么脸回去见人呢？凭安拉起誓，我是不能这样失意而归的。蒙安拉默助，我一定





要混出个名堂，才回去见人。”

卡麦康边沉思，边朝河边走去。他做完小净，开始做礼拜。他跪下，把前额贴在地面上，祈祷道：“安拉啊，是你把甘露洒向人间，是你给青石上的虫蚁以生命。我祈求你给我以生计，给我以慈悯！”

礼拜完毕，依然不知该向何方而去，仿佛前面无路可走。

就在卡麦康坐在那里左右张望时，忽见一位骑士，躺在马背上，信马由缰，朝自己这个方向走来。卡麦康坐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匹马。约莫过了一个时辰，骑士来到面前。卡麦康上前仔细一看，但见那位骑士受了重伤，血流如注，直淌满面颊，已是奄奄一息，情况十分危险。

那骑士吃力地对卡麦康说：“好心的阿拉伯头领，假若我能活下去，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一位朋友吧！以后，你再也遇不到像我这样的人。给我一口水喝吧！虽然我知道受了伤是不宜喝水的，尤其对于失血过多、濒临死亡的人，更不宜喝水。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给你足够的钱财，让你赶走贫困；假若我一命呜呼，因为你出于好心，你也是个幸运的人。”

骑士的那匹坐骑，一看便知是匹宝马良驹，不仅膘肥毛亮，且四条腿就像四根石柱，威武雄壮，语言难述其健美。一旦驰骋疆场，必定飞若疾风，势不可挡。

卡麦康一见那匹马，心中甚是喜爱之。他暗自想：“好马好马，举世无双！”他把骑士扶下马背，给了他几口水喝。骑士稍稍休息片刻，卡麦康走到骑士身旁，问道：“壮士，谁把你伤成了这个样子？”

骑士开始讲自己的身世与经历：

好兄弟，听我把真实情况讲给你听。

我是一个大盗，平生以盗马为业，日夜不分。我名叫伽萨尼，人称“窃马大盗”。

不久前，我听说希腊国王艾弗里顿有匹千里马，——就是眼前这匹宝马——人称之为“沃兔”，别号“风骓”。我一心想把那匹御马盗来，于是起身前往君士坦丁堡。

到了君士坦丁堡城，我就一直盯着那匹宝马。一天，一位老太太骑着“风骓”出来了。那老太太名叫札特•达瓦希，是位太后，颇受罗马人敬重；她在那里很有权威，发号施令，一呼百应，令行禁止。那匹“风骓”一直掌握在那老太婆的手里，而且还有十个奴仆专门负责饲养、照料。我得知那老太太要骑着“风骓”去巴格达，想拜见萨珊国王，以便议和，于是，我便紧紧跟在她的后面，一心想弄到这匹马，便随她上路了。





我虽紧跟在他们的身后，却不能接近那匹“风骓”，因为那奴仆们把守得很紧很紧。

老太婆札特·达瓦希一行终于进入伊拉克境内，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神经紧张起来，担心一旦进入巴格达，我就难以下手盗马。

正当我决心动手盗马的时候，忽见前方荡起一片烟尘，铺天盖地。过了一会儿，烟尘散去，闪出五名骑士，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为首者名叫凯赫达什。“凯赫达什”这个名字有其含义，意思是说他在战场上像雄狮，英雄们在他面前就像床单，一脚可以踏平。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这位受了伤的“窃马大盗”伽萨尼稍稍停顿之后，接着对卡麦康说：“老太婆札特•达瓦希一行终于进入伊拉克境内，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神经紧张起来，担心一旦进入巴格达，我就难以下手盗马。

“正当我决心动手盗马的时候，忽见前方荡起一片烟尘，铺天盖地。过了一会儿，烟尘散去，闪出五名骑士，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为首者名叫凯赫达什。“凯赫达什”这个名字有其含义，意思是说他在战场上像雄狮，英雄们在他面前就像床单，一脚可以踏平。

“凯赫达什一帮人朝老太婆及其随行的仆人走去，包围之后，七手八脚将老太婆和那十个奴仆全都绑了起来。随后，凯赫达什夺过马缰，牵着那匹“风骓”，得意洋洋地离去了。

“眼见‘风骓’被他们牵走，我心想：‘我白白辛苦，完啦！’我忍耐了一会儿，看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那老太婆札特•达瓦希眼见自己被绳捆索绑，沦为俘虏，哭了起来，喊住凯赫达什，苦苦哀求道：‘伟大的壮士，无比的英雄啊，你们已经得到了马，如愿以偿了，还要怎样处置我这个老太婆和我的奴仆呢？’

“老太婆一番花言巧语，娓娓动听，还立誓说要送给那伙强盗们一匹好马和其他牲口。这些话真奏效，骗过了凯赫达什，当即把札特•达瓦希放了。

“之后，凯赫达什一伙牵着马走了。我一直跟着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盯着那匹‘风骓’，终于得手，盗得了这匹宝马，纵身鞍上，抽了一鞭，这马飞也似的跑去。他们发现马丢了，随即策马追赶，将我包围起来，向我射箭投镖。我伏在马背上，一动不动，多亏这匹千里马扬起四蹄，代我厮杀，像流星，似闪电，带着我冲出了包围圈。因战斗激烈，我负了伤，再加上三天不曾进食，所以感到精疲力竭，眼前一片昏黑。”

讲到这里，伽萨尼喘息片刻，望着卡麦康说：“好兄弟，有幸遇到了你这个好心人，多蒙你同情、照顾。好兄弟，我看你虽衣不遮体，但你满面富贵相。你叫什么名字？”

卡麦康回答说：“我叫卡麦康，是杜姆康国王之子，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去世了，我成了一个孤儿。父王生前已立我为王，只因年幼，由一个无





道之辈代为摄政;出乎常理的是摄政王取而代之,当上了国王,我却被赶出了宫门。”

卡麦康一口气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全都向伽萨尼讲了一遍。

伽萨尼说:“你出身帝王之家,是真正的王子王孙,日后必大有作为,成为当今天下第一英雄。你若能把我扶上马,坐在我身后,我可以把你送回家,让你饱享今世荣华,更得来世富贵。我是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假若我死在路上,这匹宝马就送给你了;因为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匹良驹。”

卡麦康说:“凭安拉起誓,假若我能把你背回家,我会毫不迟疑。假如我的生命掌握在我的手中,我会自愿将我的财产分给你一半,而不会提出要这匹宝马的要求。因为我是个愿做好事、救人于危难的人。谁为别人做一件好事,安拉就会为他堵住七十二道灾祸之门。”

卡麦康下定决心,把伽萨尼扶上马背,凭借着伟大安拉的默助,终于把他送回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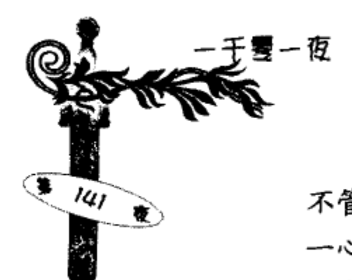
伽萨尼说:“请你稍等片刻。”

伽萨尼合上双眼,伸开两掌,仰面念叨:“我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伽萨尼已为死作好了准备,随后凄然地吟诵道:

因待奴仆刻薄,
浪迹四方留。
时间不停地流逝,
半生贪于酒。
平日素喜盗马,
为此不怕搏激流。
毁房舍拆马厩,
非法勾当不惜断头。
我的罪太大了,
说出使人发怒搔首。
“沃兔”是匹千里马,
如今已到我手。
大愿告实现,
牵着宝马快些走。
盗马是我平生好,





不管身子葬于何处；
一心济助贫孤汉，
壮志已酬。

伽萨尼吟罢诗，双眼一合，口一张，大叫一声，告别了人间。

卡麦康就地挖了一个坑，安葬伽萨尼之后，揩了揩马面，仔细观察那匹“风骓”宝马，喜出望外，心想：“真是一匹千里马！就是萨珊国王的御马厩里，也不会有这样的良驹。”

流浪途中，卡麦康从商人们的口中听到了关于萨珊国王与佟丹宰相之间发生矛盾的消息。

卡麦康出走之后，宰相佟丹及半数以上的军队不听萨珊国王的指挥，而且他们说，只有卡麦康才是他们的国王。基于这一信念，佟丹宰相带上一大批人马到印度群岛、柏柏尔人居住的地区和苏丹国去了。他们在那里招募了大批军队，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看不见头和尾。他们发誓要打回伊拉克，谁反对他们，就把谁杀掉；不迎回卡麦康登上王位，他们决不刀枪入库。

卡麦康听到这个消息，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萨珊国王得知佟丹宰相率众多人马出走，不禁骇然大惊，立即沉浸在忧思的海洋里。此时此刻，萨珊国王想到了卡麦康，希望他回到自己的身边，用好言好语和小恩小惠拢住卡麦康的心，让他担任自己手下的军事统帅，以便扑灭刚刚燃烧起来的造反火焰。

卡麦康从商人口里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策马回返巴格达。

萨珊国王正在宫中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听到卡麦康回来的消息，马上率领巴格达的高级官员，去迎接卡麦康。巴格达城里人也都走出家门，去迎接他。

卡麦康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王宫。宫仆们立即把卡麦康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他的母亲。

寡母听说儿子回来了，不禁欣喜若狂，忙去看儿子。母亲看见儿子，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频频亲吻儿子的前额。

卡麦康对母亲说：“妈妈，让我去见萨珊国王吧，他对我有厚恩深情啊！”

见卡麦康骑着宝马而来，大臣们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匹宝马，更不晓得描述马背上的那位英雄骑士。他们对萨珊国王说：“国王陛下，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骑士大英雄。”

萨珊国王听罢，忙走了过去，向卡麦康问好。卡麦康见到萨珊国王走来，立即站





起身，走上前去，亲吻国王的双手和双脚，然后把那匹宝马当作礼物送给了萨珊国王："这匹宝马，名唤'风骓'，送给国王，请国王笑纳吧！"

萨珊国王表示欢迎，说道："欢迎你，我的孩子卡麦康。凭安拉起誓，因为你几天不在，我真觉得天低地窄，愁思满怀。赞美安拉，你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中。"

萨珊国王转脸去看那匹名叫"风骓"的宝马，一眼便认出了那匹宝马，因为当年他与杜姆康国王一起包围君士坦丁堡时就见过那匹马。当年，卡麦康的伯父舒尔康总督，就是在那里遭难的。

萨珊国王对卡麦康说："假若你的已故父王见到这匹宝马，他定会用一千匹马来换它。不过，现在这匹马已荣归其主了。我已经收下这份贵重礼物，现在我把这匹马赐予给你，因为只有你最配得到这样的宝贝，唯有你才是骑士英雄。"

萨珊国王令下人给卡麦康取来华贵锦袍，赐予他；又把宫中最大的宫殿让卡麦康居住，还给了卡麦康大量钱财，对他格外敬重，让卡麦康感到欢欣快乐。

萨珊国王之所以这样行事，原因在于怕出现宰相佟丹率兵讨伐国王的后果。

卡麦康非常高兴，耻辱感为之烟消云散。

卡麦康进了家门，来见母亲。他问："母亲，我堂姐她好吗？"

母亲说："凭安拉起誓，孩子，你出门之后，我一直心绪烦乱，无暇顾及你的那位心上人。"

"母亲，你快去她那里一趟。我很想见她一面。"

"这种想法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这多丢面子呀！妈不能去，免得给你招来灾祸。我不去她那里，也不向她转达这种话。"

卡麦康听母亲这样一说，立即把盗马贼伽萨尼告诉他的那个消息对母亲说了一遍。还说老太婆札特·达瓦希已经进入伊拉克，正向巴格达走来。

卡麦康又态度严肃地对母亲说："那个名叫札特·达瓦希的老太婆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正是她毒死了我的爷爷，害死了我的伯父。我一定要报这个仇，雪这个恨！"

说罢，卡麦康离开母亲，去找一个名叫赛阿丹娜的老太太去了。

赛阿丹娜是位经验多，见识广，多谋善断，且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卡麦康见到她，把自己的近况及对润仙姑娘迷恋的心情向老太太讲了一遍，求老太太去见润仙一面。老太太说："我这就去！"

赛阿丹娜离开卡麦康，向润仙闺房走去。老太太和润仙姑娘谈了一会儿，把卡麦康的情况告诉了她，姑娘答应夜半时分来见卡麦康。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卡麦康回到巴格达后，想马上与润仙姑娘见面。母亲不愿意找润仙，卡麦康就求赛阿丹娜帮忙。赛阿丹娜离开卡麦康，向润仙闺房走去。老太太和润仙姑娘谈了一会儿，立即去见卡麦康，告诉他，姑娘问他好，并且答应夜半时分来见他。

卡麦康听后，不禁心花怒放。他以极大的耐心盼望着夜幕降临，只嫌时间过得太慢，好容易才熬到了夜半，因精神实在支持不住，竟然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夜半时分，润仙姑娘披着黑绸袍，来到卡麦康的房间，发现卡麦康在呼呼睡大觉。润仙将他推醒，问道："你口口声声说如何爱我，怎么到见面的时候，你却睡着了，好像心里一点儿事都没有呢？"

卡麦康惊醒过来，急忙说："亲爱的，我心中的希望，凭安拉起誓，我之所以睡觉，是想在梦中与你相会呀！"

润仙姑娘听完，以温柔的话语责备卡麦康，她吟道：

倘若真情意切，
焉能入梦里！
我凭安拉起誓，
开口说于堂弟：
世上的求爱者哟，
个个明眸不会把路迷。

卡麦康听了润仙姑娘的责备诗，感到害羞。随后，这对少男少女相互拥抱，相互诉说离别之苦和相互之间的无限眷恋与思念。仿佛这对恋人有说不完的绵绵话语，不知不觉东方已绽出了黎明的曙光。卡麦康眼见分别的时刻来临，泪水滚滚淌落，不住地长吁短叹，吟道：





躲闪的岁月终于过去，
恋人自远方而来：
朱唇里含着白玉，
珍珠成串并排。
甜甜的百吻千吻，
紧紧拥抱乐开了怀。
不觉东方欲晓，
面颊未曾分开。
抬头望窗外，
已见东方绽出肚白；
如同一柄宝剑，
光闪闪离鞘出外。

卡麦康吟完诗，二人依依惜别，润仙慌忙回闺房去了。

卡麦康与润仙姑娘幽会的秘密不期被宫女们发现了。有个宫女立即报告了萨珊国王那里。萨珊国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手握宝剑，怒气冲冲来到润仙的闺房，想送姑娘一死。就在这时，姑娘的母亲努兹蔓赶到，急忙劝阻说："你千万别伤害她！假若你伤害了她，事情传出去，势必为君王带来奇耻大辱。再说，卡麦康是帝王之后，品行端正，没做什么出轨之事，无可指责。你要忍耐，万万不可鲁莽行事。如今，宫中人和所有的巴格达人，传言说佟丹宰相在各地招募了许多人马，随时可能进入巴格达，拥立卡麦康为国王。"

萨珊国王听夫人这样一说，大怒道："我一定要把卡麦康投入灾难之中！让他上无苍天盖顶，下无土地立足。近来，我总做些让他高兴的事情，各方面都对他进行了照顾，目的在于不让臣民的心向着他。努兹蔓，你就等着看他的下场吧！"

说完，萨珊国王愤然离去，处理朝政事务去了。

第二天，卡麦康来到母亲面前，对母亲说："母亲，我已下定决心，外出漫游，拦路抢劫，弄它一些马匹、钱财、奴仆来。等我的钱财积攒多了，情况好转了，置办了彩礼，我就向萨珊国王的公主润仙求婚。"

母亲说："人家的财富不是没有人看管的，都是由舞刀弄矛、能擒拿狮豹的壮汉子们守卫着的，你怎么能弄到手？"

"我决心已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卡麦康去找赛阿丹娜，让她告诉润仙姑娘，说他决计外出筹措聘礼，回来向她





求婚结亲。

卡麦康见到了赛阿丹娜，对她说："你一定要把她的回话带给我。"

老太太走去告诉了润仙，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回来了。老太太告诉卡麦康："润仙公主午夜时来见你。"

卡麦康心急如焚，忐忑不安，如坐针毡，觉得夜晚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午夜。润仙姑娘如约按时而至，对卡麦康说："你熬夜辛苦，我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你赎身。"

卡麦康慌忙站了起来，对润仙说："好姐姐，你是我心灵的期望，我愿以我的鲁合换取你的欢乐。"

卡麦康把自己出外漫游的决心告诉了润仙。姑娘听后，两行泪珠扑扑簌簌下落，激情难抑。卡麦康急忙劝慰道："我的好姐姐，亲爱的，你不要哭了！我向注定我们暂时分手的天命祈祷，期望让我俩再次欢聚。"

卡麦康的行期到了，告别了母亲，佩上宝剑，蒙好面罩，骑上"风骓"宝马，出了宫门，行至大街上。此时此刻，英俊、潇洒、利落的卡麦康，简直就像一轮圆月，皎洁放光。行至巴格达城门下，忽然看见前些日子漫游时遇到的那位朋友萨巴赫正往城外走。

萨巴赫认出了卡麦康，立即走上前去，向卡麦康问好，卡麦康回了礼。萨巴赫问道："兄弟，你瞧我，还是带着那口破剑，而你却骑着一匹宝马，想必腰包里的钱也是满满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卡麦康回答说："猎人究竟能打到多少猎物，那要看他有多高愿望。你我分别后未过一个时辰，我便有此福临。你乐意随我一道，再去那片旷野，以便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萨巴赫说："凭天房的主人起誓，从今以后，我只能称呼你为'我的主人'了。"

说罢，萨巴赫背起宝剑和马褡，为卡麦康牵着马，出了巴格达城门。

卡麦康和萨巴赫在旷野上跋涉了四天，靠猎羚羊吃肉充饥，喝泉水解渴。第五天，二人登上山丘，见丘下芳草遍地，骆驼、牛羊和马匹成群，牛犊、驼崽、马驹在牲畜圈周围欢蹦乱跳。

见此情景，卡麦康不禁欣喜若狂，下决心厮杀一场，抢走母驼和公驼。他对萨巴赫说："好一大笔财富啊！看管人那么少，我们不妨去抢上一把吧！"

萨巴赫忙劝说道："主公，看管人并不少，而且都是好骑士，其中不乏英雄豪杰、骑士好汉。我们如果轻举妄动，说不定就会把命葬送在这里。"

卡麦康认为萨巴赫是胆小鬼，于是自己冲向山丘，决计发动一场突袭。他边下





山岗，边吟道：

帝王努阿曼的后代，
志气高超雄心在。
大展宏图之日，
壮志满胸怀。
一旦烽火燃烧起，
冲入沙场见高矮。
贫者求上门，
懦弱相貌顿时消埋。
我求伟大安拉，
快把援助巨手伸过来。

卡麦康冲下牧场，把骆驼、牛羊和马匹赶到一起，正准备赶走之时，忽见一群奴隶杀了出来，他们手握亮晃晃的宝剑和长矛，为首的是一个土耳其骑士，看上去像是个身经百战的英雄，武艺超群，一手挥剑，一手握矛，直朝卡麦康冲来，那骑士大声喊道："好一个大胆的窃贼！假若你知道这牲畜的主人是谁，你定不敢轻举妄动。你有所不知，这些财产是罗马人和吉尔吉斯人的。他们当中，人人是英雄，个个是豪杰，谁人敢于侵犯他们？他们连国王的号令都不放在眼里。他们只因两匹马被盗，便派众奴仆外出追寻；不追回被盗马匹，誓不罢休。"

卡麦康厉声喝道："好个奴才，还不俯首听命！你们追寻的那匹马，就在我的胯下。你们想干什么？难道想交战厮杀？若想厮杀，那就出战吧！"

卡麦康对着"风骓"的耳朵喊了一声，但见那宝马扬蹄飞奔，直朝土耳其骑士冲去。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卡麦康手起剑落，但见那骑士一命呜呼。紧接着，卡麦康结果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人的性命。众奴仆将此情景，不寒而栗，仿佛被钉子钉在原地一样，一动不动，呆若木鸡。

卡麦康大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杂种，赶快把牲口赶在一起！如若不然，我手中的矛和剑就要喝你们的血！"

那些奴仆们个个俯首听命，乖乖地把牲口赶在了一起。

守在山冈上的萨巴赫见此情景，高兴极了，快步向山冈下走去。

就在这时，只见远方荡起一缕烟尘，顷刻铺天盖地。片刻过后，烟尘散去，出现一队人马，闪出百名勇士，个个如狼，人人似虎。





萨巴赫一看见那百名勇士，慌忙向山冈逃去，躲在一个地方，坐山观虎斗。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是骑士，只能坐在一旁看看热闹。"

但见那百名骑士将卡麦康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一名骑士走上前去，问道："你想把这些牲口带到哪里去？"

卡麦康回答道："想与我交战厮杀吗？你们瞧一瞧，站在你面前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头雄狮，天下无敌；是一位英雄，举世无双；是一口利剑，所向披靡。"

那骑士一听，方开始仔细打量卡麦康。骑士发现，站在自己对面的这个小伙子果然像一头威武的雄狮；然而再看其面孔，却似一轮皎洁的圆月。

那个骑士名叫凯赫达什。

凯赫达什见卡麦康容貌俊秀，英姿勃勃，便想起了自己的意中人，觉得小伙子的容貌堪与自己的心上人媲美。

凯赫达什的情人名叫珐蒂妮，是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天生丽质，热情贤淑，真是人美心美，人见人爱，追求者不计其数。国内的骑士和英雄们面对珐蒂妮的威严，无不望而却步。珐蒂妮本人是一位巾帼英雄。她曾立下誓言，只同能够战胜她的男子结为伴侣。

凯赫达什正是珐蒂妮的无数追求者中的一位。

珐蒂妮对她的父亲说："只有在战场上，通过刀枪剑戟激战，能够打败我的人，才配与我接近。"

这句话传到了凯赫达什的耳里，他害怕了，不敢与姑娘比武，唯恐自己败于一个女子手下，给自己带来耻辱。凯赫达什的一个奴仆怂恿主人说：

"你是个阳刚气十足的男子汉，且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你与一个女子交战，就是她比你的武艺再高，你也能战胜她！因为那女子一看见你的美貌，便会败在你的手下，你准能得到她。要知道，女子们对男子们也是有求的。这种情况，你自然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仆从们的这番话并未说动凯赫达什。凯赫达什还是拒绝与珐蒂妮比武，一直到在草场见到卡麦康的时候。

凯赫达什听见卡麦康的那几句话，又看到他的美貌，误认为站在自己面前的那位骑士英雄就是他心目中梦寐以求的貌美而勇敢的女子珐蒂妮。凯赫达什走到卡麦康面前，大声怒斥道："珐蒂妮，你这个该死的！你有意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勇猛，那就离鞍下马吧！我拦路抢劫各方英雄好汉，一一战胜他们，终于积下了这么一大笔财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取悦于你的美貌。你就和我结为百年之好！到那时，将有公主伺候你，你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王后。"





卡麦康听了这番话，不禁怒火胸中燃，厉声呵斥道："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丢开珐蒂妮及你对她的空想，上前跟我对打厮杀吧！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卡麦康策马要求立即对战。凯赫达什仔细打量对方，发现卡麦康的腮下有青胡楂，如同玫瑰花丛中的桃金娘，这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对方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位须眉英雄。凯赫达什对仆从们说："喂，你们出一个人，手握宝剑和长矛，冲上去，与他厮杀！你们要知道，一伙人对付一个，那是一种耻辱，哪怕矛头上只有火把。"

话音未落，凯赫达什手下的一名骑士骑着一匹高头黑马向卡麦康冲了过去，但见那匹黑马前额上有一块钱大的圆形白斑，光亮耀人眼目，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宝马在胯下，
挥鞭纵身入酣战；
纵横驰骋无阻挡，
扬蹄嘶鸣天地间。
仿佛红日东升，
晨光照额前。
寻机报仇冲敌阵，
周身顿时黯然。

那骑士与卡麦康开始交手，矛对矛，剑对剑，劈啪作响，寒光闪闪，令人头昏目眩。战不多时，卡麦康冲过去奋力一击，将那位骑士的缠头巾斩断，紧接着一矛狠刺，只见那骑士翻身落马，登时一命呜呼。

紧接着，凯赫达什派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骑士冲上前来，与卡麦康对战，每每战不到两个回合，便一个个丧命于卡麦康的剑下。其余的骑士们，未曾上阵，便已心中惴惴不安，刚一凑前，便被斩于马下。不到一个时辰，凯赫达什的部将已所剩无几。

凯赫达什眼见手下人一个个丧命，知道对方确实是位大英雄，身手不凡，冷静沉着，意志坚强，不禁胆量顿消，不敢拍马出战，只有怯生生地对卡麦康说："壮士，既然我已把我的同伴的血献给了你，那么，这些财产就请你随便拿吧！你年轻貌美，比我更值得活下去。我同情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好啦！"

卡麦康说："你根本不会有什么仁义道德，还是不要说这种好听的话了。你还是赶快逃命吧，不要怕受责怨。你不要再幻想收回这些东西，还是让你自己走正道吧！"

凯赫达什一听卡麦康这样说，不禁心中怒火万丈，觉得对方真是该死。他对卡麦康说："你这该死的顽童！假若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你到人群里打听一下，就会晓得本人是一头远近闻名的雄狮，大号凯赫达什。本人曾打家劫舍，专取财主；拦路抢劫，不分行者、商贾。你座下的这匹良驹宝马，正是我寻劫的目标。我想让你告诉我，你是怎样得到这匹马的？"

卡麦康说："你有所不知，这匹马是从一位老太婆手中转到我伯父萨珊国王陛下御前的。那个老太婆与我家素有冤仇，我的祖父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和我的伯父舒尔康总督，都是死在那个老太婆的毒手之下。"

凯赫达什急不可耐地问："你的父亲究竟是何许人？"

"家父乃是杜姆康国王，祖父则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

凯赫达什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你集美貌和英雄气概于一身呢！"

凯赫达什稍停片刻，又对卡麦康说："小伙子，你只管放心走就是了！你父王生前从善如流，福泽遍播于天下，不愧是一位开明君主！"

卡麦康说："凭安拉起誓，你这个卑鄙下流之徒，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怎配赞美我的父王！"

凯赫达什一听，怒不可遏。紧接着，双方同时行动，向对方发动进攻。只见战马竖耳、摇尾、扬蹄，剑飞矛舞，你来我回，攻守交替，厮杀剧烈，致使双方都以为天塌地陷。两个武士简直变成了两头羝羊，轮番相互刺杀。凯赫达什想一矛结束卡麦康的性命，不期卡麦康灵巧一闪，继而挥矛朝凯赫达什刺去，只见矛头刺入他的前胸，又从后胸露出，凯赫达什当即落马，一命终结。

卡麦康眼见对手一个个倒下，没有人再敢向他发动进攻，这才松了一口气，继续把马匹、牲口向一块赶，准备带走。他对众奴仆吆喝道："赶快把牲口赶到一起，准备给我送走！"

这时，萨巴赫从山冈上走下来，来到卡麦康的面前，说："喂，盖世大英雄，我一直在为你祈祷，安拉答应了我的全部祈求，全力默助你，所以你才勇敢无比，势不可挡，终于大获全胜。祝贺你！"

说完，萨巴赫走去割下凯赫达什的首级，提在手里，洋洋自得。卡麦康见此情景，不禁哈哈大笑，说道："喂，萨巴赫，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英





雄，曾身经百战呢！”

“主公，我的主人，不要忘记了你的仆人！这些战利品，不用说有我一份；我全指望着这些战利品，来成全我与堂妹奈吉梅的姻缘呀！”

“当然有你一份！不过，现在的任务是看管这些战利品和奴隶。”

“恭敬不如从命！主人只管放心，仆人一定干好这件事！”

卡麦康稍事整理，决定立即回返。

卡麦康带着大批战利品，日夜兼程，平安回到京城巴格达。将士们见卡麦康回来了，不但带着大批财宝，又见矛头上插着凯赫达什的首级，无不称羡。商人们认出那是凯赫达什的脑袋，无不欢呼雀跃。他们说：“安拉眼明，除了这个大害虫，结果了这个土匪路霸的性命！”

他们连声为商队祈祷祝福。巴格达的百姓出来迎接卡麦康。卡麦康把杀死凯赫达什的经过向他们详细诉说，所有骑士、英雄都对卡麦康敬重万分。

在众人的簇拥下，卡麦康行至王宫大门前，将插着凯赫达什首级的长矛靠在宫门上。之后，卡麦康把马匹、骆驼分给百姓，巴格达人因此对卡麦康敬重、热爱之至，人心都向着卡麦康这位大英雄。

卡麦康给萨巴赫安排了一座宽大住宅，然后去见母亲，将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她老人家。

卡麦康凯旋荣归的消息传入王宫，萨珊国王听后，不禁骇然……

萨珊国王立即召集亲信，进行商议。国王对他们说：“现在，我要把我的秘密和心事向诸位透露。你们有所不知，这个卡麦康很可能将我们赶出这个国家。你们要知道，凯赫达什武艺高超，且有库尔德和土耳其部族的支持，但最终还是死在了他的矛下，如今首级放在宫门外，何况我们呢！我们的命运也会像凯赫达什一样趋于死亡。令我感到最担心的，还是卡麦康的那些亲信们。正如你们所知，佟丹宰相忘恩负义，完全背弃了我。据悉他在外面招募了大批军队，立誓回来拥戴卡麦康为王，说王权是他的父亲和祖父的。毫无疑问，他会把我杀掉的。”

亲信们听了萨珊国王的这番话，无不感到恐慌。他们异口同声说：“国王陛下，问题没有这样严重，也不值得如此高看一个毛孩子。假若我们知道卡麦康是你一手拉扯大的，如今他竟如此忘恩负义，我们当中谁也不会拥护他。国王陛下，我们都听候你的命令。假若你下令让我们把他杀掉，我们会立即行动；如果你想把他赶走，我们会马上赶走他。”

萨珊国王听亲信们这样一说，当即回答道：“杀掉他是上策。不过，你们要立个誓约。”



亲信们当即立誓一定要杀死卡麦康。他们认为，只要杀了卡麦康，就是佟丹宰相回来，得知卡麦康已死的消息，也会心灰意冷，转而拥护萨珊国王。

亲信们立下誓约，萨珊国王为他们一一加官晋级。之后，他返回寝宫。然而首领和军队不愿意出动。他们想等一等看看情况如何。因为他们发现军队的大多数将士已跟宰相佟丹站在一边。

消息传到润仙姑娘的耳里，姑娘顿感愁绪大增，急忙派人叫来赛阿丹娜。因为这位老太太是润仙和卡麦康之间的传信人。

赛阿丹娜听命来到姑娘面前，润仙吩咐她马上向卡麦康报信儿。

赛阿丹娜急匆匆来见卡麦康，卡麦康见老太太来了十分高兴。老太太把润仙托付她转达的消息一一说了个明明白白。卡麦康听完，对老太太说："请向堂姐转达我对她的亲切问候，并请对她说：土地本属于伟大的安拉所有；安拉将把土地传给为其崇拜者谋福利的人。诗人说得多么好啊，听我吟诵一首诗作证：

王权本属于安拉，
有人篡夺主必究；
罪恶无旁贷，
到头强行没收。
不论什么人，
寸土也不要留；
如若得到一寸土，
宜让天下人共有。

赛阿丹娜回到润仙姑娘那里，将卡麦康的话一一转达，并且告诉她，卡麦康就在巴格达城。

萨珊国王一直等待着卡麦康出城，以便派人尾随，将卡麦康杀死。

一次，卡麦康外出狩猎，萨巴赫随之同行。自打入城以来，萨巴赫与卡麦康形影不分，日夜相伴。

卡麦康巧布猎网，一网抓住十只羚羊，其中有一只母羚羊，眼眶是黑色的，二目炯炯有神，颇为惹人喜爱。但见那只母羚羊左顾右盼，若有所思，似通人性，于是卡麦康将它放生。见此情景，萨巴赫大惑不解，忙问："喂，我的主人，你为什么要把这只羚羊放了呢？"



卡麦康听后一笑，随后把剩下的九只羚羊也都放了，并且说："出于仁义，应

该把正给小羚羊哺乳的母羚羊放掉。那只母羚羊东张西望，说明它正等着哺乳的小羚羊，因此将它放生。看在母羚羊的面上，我把其余的羚羊也都放了。”

萨巴赫说：“那么，也放我走，让我回去与亲人团聚吧！”

卡麦康一笑，用矛柄朝萨巴赫胸上一推，将他推倒在地，只见萨巴赫身体蜷曲，活像一条蛇似的。

正当此时，远方一缕烟尘升腾而起，遥看群马奔驰，烟尘下出现一彪人马，向着二人所在的地方飞奔而来。

原来这一伙人见卡麦康出城打猎，立即将此事禀报了萨珊国王。国王闻讯，立即派迪拉姆军中的一位名叫加米阿的将军率领二十名骑士，并且赏给他们若干银钱，要他们追杀卡麦康。

加米阿一行二十余名靠近卡麦康，立即向卡麦康发动进攻。卡麦康挥矛上阵，仅几个回合便将那二十余人杀得一个不剩。当萨珊国王骑马赶到时，已见将军和骑士们都倒在了血泊之中，不禁惊异，立即拨转马头踏上归程。

萨珊国王没走多远，那些骑士的家人们却赶来了，把萨珊国王绳捆索绑起来，要跟国王论论长短了。

卡麦康一气斩杀了那些骑士之后，方和贝都因人萨巴赫一道离开了那里。

二人走在路上时，遇到一位青年站在自家门前。卡麦康上前致意问安，青年立即回了礼，并请二位路人进门做客。

卡麦康和萨巴赫进门坐了下来，青年走去端来鲜奶和肉汤泡饼，油星明亮可见，恭恭敬敬地放在客人面前。青年说：“请二位客人进餐吧！”

卡麦康却静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表示不吃。青年问道：“尊敬的客人，为何不动手吃呢？”

卡麦康回答道：“我曾经许下愿言。”

“为何许下愿言呢？”

“兄弟有所不知，萨珊国王暴虐横行，篡夺了我的王位；那王位本是我的父王和祖父传给我的。父王离开人世后，萨珊国王乘我年幼之机，夺取了王位。我因许下愿言：不报这心头之仇，我决不吃任何人的东西。”

青年听后，高兴地说：“你的心愿就要实现了，应该高兴才是。据我所知，萨珊国王被囚禁在一个地方了。我猜想他很快就会死掉。”

“他被囚禁在哪里？”卡麦康问。

“就在那座高高的圆屋顶下。”

卡麦康抬头望去，果然看见一座巨大的圆屋顶建筑物，而且看到许多人出入





那里。卡麦康立即站起来走去，来到圆屋顶下，只见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抽打萨珊国王的面颊，而那位国王则忍气吞声，一动不动。

卡麦康看清萨珊国王所在的地方后，回到那个青年的家门前，坐下来，从从容容地吃了一顿饭，然后把剩下的肉放在行囊里，原地坐下休息，直到夜幕降临。那个青年入睡之后，卡麦康独自向萨珊国王囚禁的圆屋顶建筑物走去。

圆屋顶建筑物周围有多条狗看守。卡麦康刚一走近圆屋顶便见一条狗冲了过来，连声狂吠，令人胆战。卡麦康急忙从行囊里掏出一块肉丢给狗，又接连抛给其余的狗几块肉，吠声这才终止了。

卡麦康顺利进了建筑物，上前用手抚摩萨珊国王的头，国王一惊，高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你千方百计想杀掉的那个卡麦康。安拉有灵，不让你的阴谋得逞，如今落得这种下场，你篡夺了我的王位，背弃了我的父王和祖父，难道这还不能让你得到满足，你还想方设法追杀我？"

萨珊国王立伪誓，说他无意追杀卡麦康。并且说："这些传言均与事实不符。"

卡麦康原谅了他，然后说："现在跟我走吧！"

"我周身无力，一步也走不动啊！"萨珊国王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牵来两匹马，你我都骑上马行路。"

卡麦康走去牵来马，扶萨珊国王上了马，两匹马一前一后，走去叫萨巴赫，三人骑马走了一夜，终于进了一座花园，坐下来休息谈天。

卡麦康走到萨珊国王跟前，问道："你还是打内心里讨厌我吗？"

萨珊国王说："凭安拉起誓，我不讨厌你了。"

他们商定回返巴格达，萨巴赫说："我先赶往巴格达，向人们报告你们回返的喜讯！"

萨巴赫告别二人，策马急速返回巴格达，向男男女女报告萨珊国王和卡麦康即将回返的喜讯。人们听后，纷纷走出家门，敲打着铃鼓，吹奏着笛子，迎接国王和卡麦康。

润仙姑娘闻讯，喜出望外，步出宫门，宛如夜空中的一轮圆月，明亮皎洁，美丽动人。卡麦康走上前去，相爱之人心心相通，相思之人心心相印。

一时间，卡麦康成了巴格达人议论的中心话题。骑士们都说卡麦康是最杰出的英雄。他们说："只有卡麦康才配做我们的国王。王权应该像原来属于他的祖父那样归还给他。"

萨珊国王来见妻子努兹蔓，努兹蔓对丈夫说："我听见人们没有别的话说，开





口闭口都是卡麦康。他们对卡麦康竭尽赞美之词，有口皆碑。”

萨珊国王说：“俗语说，看景不如听景，此话一点儿不假。我见过他了，并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完美的品行，只是人们相互效仿，出于对卡麦康的偏爱，锦上添花，致使人们竞相赞扬他，巴格达人的心都转向了卡麦康。那个叛逆宰相佟丹在别的地方纠集了大批军队。谁将成国君，谁又愿意服从于一个没有能力的孤儿统治者呢？”

努兹蔓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决计将卡麦康杀掉。等宰相佟丹回来时，见卡麦康已不在人世，他也就失望了，只有服从于我，听从我的指挥，为我效力。”

努兹蔓感到为难：“背弃外人已是奇丑，又怎能用来对付亲人呢？最好的办法是把你的女儿润仙嫁给他，缔结良缘。古人有诗为证：

> 时代育英雄，
> 江山总有高人出。
> 纵然你胜过某人，
> 高者气势难阻。
> 敬人者理当由衷，
> 敬人者不会受屈辱。
> 无论亲与疏，
> 理应皆得照扶。
> 知道秘密不可言，
> 免遭贬谪苦，
> 多少闺房女子，
> 新娘自叹弗如；
> 毕竟新娘子，
> 独得时运扶助。

萨珊国王听了努兹蔓的这番话，明白了诗中的含义，站起身来生气地说：“假若不是因为我知道你在说笑话，我会拔剑出鞘，让你身首分家，停止呼吸。”

努兹蔓说：“我在和我自己开玩笑，你何苦发脾气？”

说着，扑上前去，亲吻萨珊的头和双手，并且说：“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将和你一道策划一个计谋，把他杀死。”



萨珊国王一听这番话，高兴不已。他说："赶快出个主意，解除我的心中忧虑吧！因为我一点儿办法都想不出来了。"

"我将设法摧毁他的心。"

"你用什么办法？"

"我将通过那个名叫芭根的老宫女。那个老太婆阴险毒辣，诡计多端，而且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卡麦康和润仙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尤其是卡麦康，更是离不开那老太婆，夜里就睡在老太太的脚头。"

萨珊国王听完妻子的话，兴奋地说："这个主意好！"

片刻后，萨珊国王把芭根叫到面前，给她说明白，命令她设法杀死卡麦康，并答应事成之后，必有重赏。

芭根说："遵命！不过，我希望你给我一把饮过人血的匕首，好让我一举成功。"

萨珊国王随后递给她一把匕首，并且说："就看你的了！"

芭根接过匕首，离开萨珊国王，边走边思考如何进行这次暗杀活动。这个老宫女听过许多神话传奇，珍闻趣事，会背诵许多诗歌。

芭根来到卡麦康的住处，见卡麦康正等着润仙姑娘。她一看见卡麦康，便说道："相见的日子来了，分离的岁月过去了。"

卡麦康抬头见是老宫女芭根，急忙问："润仙姑娘……她好吗？"

老太婆说："据我所知，她的心总是想着你、恋着你呀！"

卡麦康立即站起来走去，为老宫女脱下外衣，答应日后一定给她重赏。芭根说："今天夜里，我就睡在你这里和你做伴。我将给你讲讲我听到的一些故事，让一个相思中的孤儿开开心！"

"那就请你给我讲一个能使我开心消愁的故事吧！"

"好吧！"

老太婆芭根衣服里揣着匕首，坐在卡麦康的身边，开始给他讲故事了。

我听过许许多多的有趣的故事，其中最有趣味的算是《大烟鬼的故事》：

从前有个好色的人，且是个大烟鬼。他把自己的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终于落得一贫如洗，囊中羞涩，身无分文。

当他感到天地狭窄、无路可走时，便开始沿街乞讨。一天，他走到市场，想找点吃的东西填充一下辘辘饥肠。他走着走着，突然脚指头被钉子扎了一下，疼痛难忍，鲜血直流，急忙坐下来，拔掉钉子，擦了擦血，包扎了一下被钉子扎破的脚指头，然后站起身来，边叫着疼痛，边向前走去。





走了没有多远，他来到一家澡堂门前，便拐了进去，脱掉衣服，下到浴池里。他发现这家澡堂十分干净，于是坐在水池子里，擦身洗头，直到精疲力竭。过了一会儿，大烟鬼移到了冷水池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个好色的大烟鬼感到天地狭窄、无路可走时，便开始沿街乞讨。一天，他走到市场，想找点吃的东西填充一下辘辘饥肠。他走着走着，突然脚指头被钉子扎了一下，疼痛难忍，鲜血直流，急忙坐下来，拔掉钉子，擦了擦血，包扎了一下被钉子扎破的脚指头，然后站起身来，边叫着疼痛，边向前走去。

走了没多远，来到一家澡堂门前，便拐了进去，脱掉衣服，下到浴池里。他发现这家澡堂十分干净，于是坐在水池子里，擦身洗头，直到精疲力竭。过了一会儿，大烟鬼移到了冷水池中。

他见凉水池中只有他一个人，便取来一块大麻烟，吞了下去。大麻烟一下肚，顿感头晕目眩，飘飘欲仙，不知不觉就倒在了大理石地板上；朦朦胧胧之中，似乎看见一位按摩大师开始为他推拿、按摩，另有两名奴仆站在他的头前，一个手托钵碗，另一个拿着各种洗澡用具，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为他搓澡擦身。

眼见此情此景，这位大烟鬼心想："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伺候错了人吧！或者他们与我是同类，都是大烟鬼？"他伸直双腿，仿佛听见澡堂侍者对他说："喂，先生，时间到了，今天轮到你了。"

大烟鬼一笑，心想："啊，大麻烟，妙哉，妙哉！"之后，他一声不吭地坐起来，侍者走来拉住他的手，把一条黑绸浴巾围在他的身上，然后跟着两个拿着钵碗和浴具的奴仆走去。二奴仆一直把他带进一个单人浴间，那里香气扑鼻。大烟鬼进去一看，见那里摆放着各种水果、香瓜，奴仆给他切开西瓜，让他坐在一张檀木椅子上。澡堂侍者为他擦洗，奴仆给他淋水，最后给他按摩，干干净净，舒舒适适，轻轻松松，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活。

洗搓、按摩完毕，奴仆们对他说："陛下，祝你幸福安乐，万寿无疆！"

说罢，奴仆们出了房间，关上了房门。这时，大烟鬼站了起来，解下围腰浴巾，开怀大笑，直笑得昏迷过去。他一直笑了一个时辰。因为他觉得实在好笑，心想："这些人怎么像宰相称呼国王那样，呼我为'陛下'呢？也许他们一时糊涂，把事情都弄颠倒了；等他们弄清了我的真实身份时，会骂我'无耻之徒'，甚至会把我



狠揍一顿。”

他自己洗了澡，把房门打开，仿佛看到一个小宫仆和一个大太监走了进来。宫仆打开手里拿的包裹，取出三条丝巾，一条搭在他的头上，另一条搭在他的肩上，第三条围在他的腰上。太监递过一双拖鞋，让他穿在脚上。片刻过后，一群宫女和太监走来，搀扶着他，他边走边笑，来到一个宫殿，看见那里摆放着一只大床，富丽堂皇至极，只有皇帝后妃才配用。奴婢们走来，让他坐在一只宝椅上，给他按摩，他不知不觉又进入了梦乡。

大烟鬼做起了梦。梦见一个窈窕美女来到他的面前，他把她搂在怀里，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他终于把她压在了身下，正要云雨之时，忽听有人厉声喊道：“喂，无耻之徒，天已正午，你怎么还在这里睡觉！”

大烟鬼睁开朦胧睡眼，发现自己躺在冷冰冰的大理石地板上，一丝不挂，还有那阳物直挺挺的……周围站着许多人，都在挤眉弄眼，讥笑嘲讽他。

大烟鬼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做了个梦，完全是大麻烟带来的幻象。他满面愁容地对唤醒他的那个人说：“你稍等一会儿，让我过一把瘾再叫我，那该多好！”

那个人说：“大烟鬼，你一丝不挂睡在这里，那玩意儿直挺挺的，莫非你也不觉得害臊？”

人们哈哈大笑，大烟鬼羞得连脖子都红了。他在梦里尝到了幸福的滋味，而醒来之后仍觉得饥肠辘辘，不知去何处觅食。

卡麦康听完老宫娥讲的故事，不禁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他说：“阿姨，这个故事奇妙无比，我从未听过这样的故事。你还有别的故事吗？”

“有啊！”

接着，芭根又讲了许多神奇古怪的故事，直至卡麦康进入梦乡。

老太婆一直坐在卡麦康身旁。大半夜过去，芭根老太婆想：“该抓住机会行事了！”她起身掏出匕首，正要动手时，忽见卡麦康的母亲进了房间。

芭根见卡麦康的母亲进来，急忙藏起匕首，迎上前去。老太婆心中害怕，周身颤抖，神情紧张，像是在发高烧。卡麦康的母亲见此情景，感到奇怪，急忙把儿子叫醒。

卡麦康睁开朦胧睡眼，见母亲坐在床头，很是高兴，但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的到来救了他一命。

卡麦康的母亲为什么三更半夜来看儿子呢？原来润仙姑娘听说萨珊国王要害卡麦康，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婶母。她对婶母说：“婶娘，赶快去卡麦康那里吧！老妖婆芭根要对卡麦康下毒手了。”





润仙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婶母。

卡麦康的母亲听后，便立即来到儿子房间正好赶在老芭根下手之前。

卡麦康醒来，对母亲说："妈妈，你来的正是时候。芭根阿姨一直守在我的身边。"

卡麦康望着老太婆芭根，问："阿姨，说真的，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些故事，还有别的什么好听的故事吗？"

老芭根说："我还有更好听、更离奇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呢！不过，现在不是讲的时候了。"

老太婆站起身来，卡麦康向她说了一声"再见"。这个老奸巨猾的老太婆从卡麦康的母亲的眼神里意识到暗杀阴谋已走漏了风声，忙站起来，于是匆忙告别离去。

房间里只剩下母子二人，母亲对卡麦康说："孩子，今天是个吉庆的日子，安拉把你从老太婆的毒手下解救出来了。"

"妈妈，出什么事啦？"

听儿子这样一问，母亲便把谋杀之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卡麦康说："妈妈，大命之人无人能杀，即使被杀，也不会死的。不过，从谋略出发，我们要设法躲开这些人，然后听凭安拉的安排。"

次日天一亮，卡麦康便走出巴格达城，投奔宰相佟丹去了。

卡麦康离去之后，萨珊国王与妻子之间出现了分歧，致使努兹蔓一气之下带着女儿润仙也离开了京城，投奔宰相佟丹去了。紧接着，萨珊国王手下的大臣们也相继纷纷离去，聚集到了宰相佟丹的旗帜下。

佟丹宰相的旗下兵强马壮，要员们坐下来商量谋略大计，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决计向罗马国王发动进攻，为先王欧麦尔•努阿曼和舒尔康报仇雪恨。

佟丹宰相率大队人马进入罗马境内，没想到发生了作战不利等种种一时解释不清的事，他们都成了罗马国王罗姆赞的俘虏。

他们被俘的第二天早晨，罗姆赞国王下令将卡麦康和宰相佟丹及其一伙带来。卡麦康和佟丹宰相来到国王面前，国王却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身边，接着吩咐宫仆摆筵席。顷刻之间，一桌桌丰盛的饭菜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本认为必死无疑，相互说："他叫我们来，就是为了把我们杀死。"结果出乎意料，却见丰盛的筵席摆在眼前，定神之后，便吃喝起来。

他们吃饱喝足，罗姆赞国王说："我做了一个梦，把梦境讲给德尔威士们听了一遍，他们对我说，这个梦只有宰相佟丹才能给你圆。"

佟丹宰相说："好啊！国王陛下，你梦见了什么？"

罗姆赞国王说："相爷阁下，我梦见自己跌入一口黑井旁的一个坑里，许多人折





磨我。我想逃出去，可是，我刚刚站起来，却走不动，爬不出那个坑。我左顾右盼，看见那里有一条金腰带；我伸手从地上拣起金腰带，却见一条变成了两条；我把两条金腰带扎在腰里，忽见两条又变成了一条。相爷阁下，这就是我梦中所看到的景象。”

宰相佟丹说：“国王陛下，你的梦中所见证明你有位兄弟，或一位侄子，或一位堂兄弟，或一位血亲，他是一个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罗姆赞听宰相佟丹这样一说，望了望卡麦康、努兹蔓、润仙、宰相佟丹及其余俘虏们，心想：“假若我把这些人杀掉了，他们的大部队就会因统帅丧命而溃不成军，不打自败，我也就可以马上返回京城，免得王权被人篡夺。”

罗姆赞国王决心已下，立即唤来刽子手，令其即刻杀掉卡麦康。就在这个时候，国王的接生婆急速走来，大声喊道：“国王陛下，您想干什么？”

“我想把手中的俘虏统统杀掉，然后把他们的首级甩给他们的同伴，事毕之后，我率兵进行一次征战，该杀死的杀死，该击败的击败。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打完仗后，即返京城，免得有人趁机篡权，发生不测之事。”

接生婆一听，快步走到国王跟前，用西洋语说：“你怎好杀你的侄子、姐姐和外甥呢？”

罗姆赞国王听接生婆这样一说，不禁勃然大怒，说道：“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你不是告诉我说，我母亲被杀了，我父亲被毒死了吗？而且你还给了我一颗玮珠，对我说那颗珠子本是我父亲的。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

“国王陛下，我对你说的全是实话。不过，我和你的事情都很奇特，与一般事情大不相同。我名叫麦尔加娜，你母亲名叫伊卜里梓。伊卜里梓公主天生如花似玉，而且武艺超群，致使人们常常以她的勇敢打比方，名闻英雄豪杰之间。你父亲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乃巴格达、呼罗珊大地当之无愧的主宰。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任何可以怀疑之处。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派其儿子舒尔康出征，常伴王子征战的就是这位佟丹宰相。你的哥哥舒尔康率领大军来到罗马境内，当他远离部队时，与你的母亲伊卜里梓公主相遇在她的宫中。当时，我们正在一个一个单独同你母亲一起操练武艺，摔跤，搏斗。你母亲的美丽容貌和超群武艺征服了你的哥哥舒尔康。你母亲在自己的宫中连续款待舒尔康达五天之久。

“时隔不久，这个消息由札特•达瓦希老夫人的口中传到你的外公那里。札特•达瓦希老夫人外号‘智多星’，人们常称呼她为札特•达瓦希。你的母亲伊卜里梓公主就是通过你的哥哥舒尔康皈依伊斯兰教的。之后，你的哥哥舒尔康带着你的母亲秘密抵达巴格达城。我和二十个宫女也跟着你母亲去了。我们都是在舒尔康的手里改信伊斯兰教的。

“在巴格达，我们见到你的父亲欧麦尔·努阿曼国王。欧麦尔·努阿曼国王见伊卜里梓公主花容月貌，一见钟情，单造一座宫殿供她安身。一夜幽会，便怀上了你。

“你母亲伊卜里梓公主随身带有三颗玮珠，那真是世所罕见的珍珠之王。你母亲把三颗玮珠送给了你的父王，你父王将其中一颗送给了你的姐姐努兹蔓，将第二颗送给了你的哥哥杜姆康，把第三颗送给了你的长兄舒尔康。你母亲从你的长兄舒尔康手里拿到那颗珠王，把它留给了你。

“当你的母亲临产之时，她十分想念亲人，便把心中的秘密吐露给我。我找到一个名叫埃杜班的黑奴，把事情悄悄告诉了他，他表示愿意和我们一道上路，送我们回国。我们带着埃杜班，悄悄溜出巴格达城，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当时，你的母亲已经临盆了。

“当我们到达我国境内时，在一个谷地中，你母亲阵痛开始了。就在你母亲快要分娩的时候，那个同行的黑奴兽性大发，走近你的母亲，想强奸她。你母亲愤怒难抑，冲着黑奴一声大喊，吓退了黑奴；与此同时，由于极度惊恐、烦恼，你呱呱落地了。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远处扬起一片烟尘，顿时铺天盖地，显然有一彪人马杀将过来了。那黑奴害怕自己的丑恶行为被揭穿而丧命，故而抽出宝剑，把你的母亲伊卜里梓公主给杀了，旋即转身上马夺路逃之夭夭。

“黑奴逃走之后，那片烟尘渐消，出现一彪人马，不是别人，就是你外祖父哈杜布国王；他亲率人马，想去巴格达追寻你的母亲。哈杜布国王见自己的女儿尸横地上，非常难过，向我问起伊卜里梓公主的死因及秘密从你父王国家出走的原因，我便把所有情况，详详细细从头到尾对国王讲了一遍。这就是罗马国王与巴格达之间为敌的根本原因所在。

“之后，我们把你母亲的埋体送回宫中安葬。我把你抱回来，养大成人，把你母亲那颗玮珠挂在了你的脖子上。你长大成人之后，我没有把真情实况告诉你，因为我怕把事实说明之后，会引起你们对仗交战。你的外祖父叮嘱我一定要严格保密。我是不能违背先王遗愿的。因此，对你守口如瓶，不让你知道你的生身父亲就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如今，你登上了王位，我才能告诉你。国王陛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告诉你。我把秘密和证据都说出来了，要怎么办，就靠你拿主意了。”

站在旁边的俘虏们听到接生婆麦尔加娜的这番话，努兹蔓登时一声大喊，说道：“这位罗姆赞国王就是我的同父兄弟。他的母亲就是罗马国王哈杜布的公主伊卜里梓。我和这位老宫女麦尔加娜很熟悉。”

罗姆赞国王听罢这番话，十分生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立即把努兹蔓叫到面





前。罗姆赞国王看见努兹蔓，血缘亲情油然而生。国王要她把情况讲一讲，于是努兹蔓把前因后果讲了个一清二楚。国王发现努兹蔓的话与接生婆麦尔加娜的话完全一致，这时方才相信自己是伊拉克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而且相信自己的生父就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

罗姆赞国王想到这里，立即站起身来松解姐姐努兹蔓身上的绳索。努兹蔓走到罗姆赞国王跟前，亲吻他的双手，禁不住泪水滚落而下。国王也随着姐姐哭了起来，深为兄弟姐妹手足之情打动，心里由衷地喜欢侄子卡麦康。

罗姆赞国王走去，夺过刽子手手中的宝剑。俘虏们见此情景，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国王下令把他们全叫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一一为他们松绑。国王对接生婆麦尔加娜说："阿姨，请把你说的话给这些人解释一遍吧！"

麦尔加娜说："国王陛下，这位老者就是佟丹宰相。他是最有力的证人，因为他了解事情的真相。"

麦尔加娜当即走到罗马国王叫来的那些人面前，把那番话对他们讲了一遍。努兹蔓公主、佟丹宰相及其他俘虏都相信麦尔加娜的话为真。

这时，麦尔加娜无意中一扭头，看见原来属于伊卜里梓公主的那颗稀世玮珠就挂在卡麦康的脖子上，麦尔加娜一眼认了出来，情不自禁地一声大喊，整个苍穹为之震荡。她对罗姆赞国王说："孩子，我的话增加了一个更加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挂在那个俘虏脖子上的那颗玮珠；那颗玮珠与你脖子上挂的那颗一模一样。这个俘虏就是你的亲侄子——卡麦康。"

麦尔加娜望着卡麦康，说："王子，让我看看你脖子上挂的那颗稀世玮珠。"

卡麦康摘下脖子上的那颗玮珠，递到麦尔加娜手里，麦尔加娜又从努兹蔓手里要到第二颗玮珠，她把这两颗玮珠递给罗姆赞国王。

罗姆赞国王把三颗玮珠放在一起，一番仔细察看，确信那就是有力的证据，更加相信自己是卡麦康的叔父，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他当即站起身，走到佟丹宰相跟前，与他热烈拥抱，然后又拥抱卡麦康。一时间，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大营之中。消息传开，营内营外，锣鼓喧天，笛声悦耳，欢声雷动，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极度欢乐之中。

伊拉克沙姆大军听到罗马人的欢叫声，个个纵身跃上马背，准备上阵厮杀。大马士革总督泽卜莱康骑在马上，心想："罗马人的营中如此欢声雷动，究竟原因何在？"伊拉克大军则已冲向战场，决心投身于一场激烈战斗了。

罗姆赞国王凝神望去，但见大军已经冲了过来，人人骑着战马，个个手握利器，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忙问原因何在。手下人将情况如实禀报，罗姆赞国王即



令侄女润仙姑娘出任使臣，马上去伊拉克沙姆军中说明情况，告诉他们和解已经实现，罗姆赞国王是卡麦康国王的亲叔父。

润仙姑娘脸上的愁云因之一消，立即上马，来到泽卜莱康总督大帐中，问安致意后，见泽卜莱康总督泪眼迷离，正为将军和大臣们的安全而担忧。润仙把事情的原委一一讲明，并且告诉总督，罗马国王罗姆赞是她和卡麦康的亲叔父。

泽卜莱康听后，愁云顿时烟消云散，众将士一个个笑容满面。

旋即，泽卜莱康总督和众将军纵身上马，在润仙姑娘引领下，来到罗姆赞国王的大帐。他们进帐一看，只见罗姆赞国王正与卡麦康坐在一起。国王已就泽卜莱康的任职与卡麦康和佟丹宰相进行了商议，一致同意把沙姆的大马士革城交给泽卜莱康治理，让其仍然担任大马士革总督，并且命令他立即走马上任。

泽卜莱康总督得令，即率大军赴大马士革上任，众将士一道陪总督上路，送行一个时辰，然后返回营地。

伊拉克大军与罗马大军会合，决定立刻拔营，同往巴格达。将军们说："我们只有找到号称'智多星'的札特•达瓦希报了仇，才能消除我们的胸中怒气，解我们的心头之恨。"

罗姆赞国王携文武百官作启程准备。卡麦康欢欢喜喜陪叔父罗姆赞去同麦尔加娜告别，祝她健康长寿，因为她在他们叔侄相认的过程中起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罗姆赞国王、卡麦康国王和佟丹宰相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向伊拉克进发了。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大地上。

侍卫官萨珊国王听到他们到来的消息，立即出宫迎接，上前亲吻罗姆赞国王的手，赠送锦袍。

罗姆赞国王坐下，让侄子卡麦康坐在自己的身边。卡麦康对叔父罗姆赞说："尊敬的叔父，这个国王宝座非你莫属。"

罗姆赞说："贤侄，我夺你的王位，安拉不容！"

宰相佟丹出了个主意，要叔侄二人同登王位，轮流执政，一人一天。叔侄二人对此感到满意，商定每人执政一天。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罗姆赞国王、卡麦康国王和佟丹宰相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向伊拉克进发了。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大地上。

侍卫官萨珊国王听到他们到来的消息，立即出宫迎接，上前亲吻罗姆赞国王的手，赠送锦袍。

罗姆赞国王坐下，让侄子卡麦康坐在自己的身边。卡麦康对叔父罗姆赞说：“尊敬的叔父，这个国王宝座非你莫属。”

罗姆赞说：“贤侄，我夺你的王位，安拉不容！”

宰相佟丹出了个主意，要叔侄二人同登王位，轮流执政，一人一天。

叔侄二人对此感到满意，商定每人执政一天。

大事商量完毕，开始屠牛宰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四方宾客。顷刻间，宫内宫外，欢声笑语，鼓乐齐鸣，热闹非常，一直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卡麦康国王每天夜晚总是和润仙姑娘一起度过。

当人们正沉浸在国家安定、百业兴旺的欢乐之中的时候，忽报京城外荡起一股烟尘，铺天盖地，云遮雾障，同时传来求救的呐喊声……

原来发出求救呐喊声的是一名商人。只听那商人大声喊道：“国王陛下，你们的国家是个公正、安全的国度。我在异教徒国家里经商，平平安安，怎么到了你们这个国家，却遭人抢劫呢？”

国王走上前去，问其情况，那商人回答道：“我是个生意人，离开家乡时间已久，到各地经商，东奔西走，南游北闯，已有二十个年头。我随身带有大马士革城颁发的营业执照，是已故大马士革总督舒尔康亲笔签署的；因为当时我献给总督一名美女，故总督给予我特别关照。我此次到了那个地方，贩得大批印度名贵货物，运到了你们这个公正、太平、安全国家的都城巴格达，准备在这里销售。出乎意料的是，一伙阿拉伯人和来自各地的库尔德人结成匪帮，向我的商队发动突然袭击，杀死了我的伙伴，抢走了我的货物和钱财……”

商人话未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





罗姆赞国王听了商人的诉说，由衷同情商人的处境。国王的侄子卡麦康听罢商人诉苦，也打心眼里可怜商人的遭遇。叔侄两位国王当场决定，亲率百名骑士，跟随商人去捉拿拦路抢劫的匪徒。

那百名骑兵，个个勇武过人，岂止一人当十，简直一人可当千人用。他们由商人在前带路，浩浩荡荡出了巴格达城。

百名骑兵马不停蹄，急行一天一夜，于拂晓时分抵达一山谷，但见那里河水流淌，树木繁茂。他们发现匪徒们分散在山谷中，正瓜分抢劫来的货物、钱财，还有部分货物没来得及瓜分。百名骑兵立即投入战斗，从四面八方包围那群匪徒。罗姆赞、卡麦康两位国王大喊一声，要他们立即投降，只见百名骑兵一齐包抄过去，一个时辰不到，匪徒全部被俘。

劫匪共有三百人，都是贝都因人当中的地痞流氓。骑兵们上前将他们全部擒获，收掉他们从商人那里抢夺的所有货物、钱财，然后将他们一一绳捆索绑，押解回京城巴格达。

回到京城，罗姆赞、卡麦康叔侄两位国王端坐在一张宝座上，喝令将劫匪带上来。国王问他们："谁是你们的头领？"

众匪徒异口同声答道："我们有三个头领，是他们把我们招来的。"

两位国王随即命令他们："你们把三个头领指给我们看！"

匪徒们当即把三个头领推出队外。两位国王立即下令将三个匪首抓起来，投入监牢，然后又令其余匪徒把分得的财物全部交还给商人。商人清点交还的布匹和钱财，发现少了四分之一，匪徒们答应找回短缺的所有货物。这之后，国王方才下令把其余的匪徒们放掉。

事毕，那位商人从怀中掏出两封信，其中一封为舒尔康所书，另一封则是努兹蔓写的。原来那位商人从一个贝都因人手里买得处女努兹蔓，将她献给其兄舒尔康，由此引发了商人与总督、总督与美女之间的许多故事。

卡麦康国王看过那两封信，认出其中一封是伯父舒尔康总督写的，知道姑妈的经历，晓得伯父曾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努兹蔓有过洞房花烛之夜。那第二封信，则是卡麦康国王的姑妈努兹蔓写的。卡麦康立即带上第二封信去见姑妈，将那位商人的情况从头到尾讲给姑妈听。

努兹蔓听罢卡麦康的述说，不但认出了自己的笔迹，而且想起那个花重金买下自己的商人。于是把商人托付给弟弟罗姆赞国王和侄子卡麦康，要二位国王好好款待商人。卡麦康国王立刻派人给商人送去许多钱财，并派男仆女婢伺候他。努兹蔓派人送给商人十万第纳尔和五十驮货物，还赠送了若干贵重礼物。然后，努兹





蔓又派人去请那位商人到后宫做客。

商人来到后宫，努兹蔓站起来，热情向他致意问安，然后告诉商人，说自己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的女儿，罗姆赞国王是她的弟弟，而卡麦康国王则是她的侄子。

商人听了努兹蔓的介绍，欣喜不已，祝贺她平安闯过道道难关，祝贺她与弟弟、侄儿团聚，遂亲吻她的双手，感谢她的慷慨善举。商人对她说："凭安拉起誓，你知恩图报，你的恩德我也永远记在心中。"

之后，努兹蔓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商人在他们那里住了三天，然后告别国王和努兹蔓，便到沙姆去了。

过了几天，国王把那在押的三个劫匪头目拉来审讯，问他们的身世经历，其中一个匪头招认说："你们有所不知，我是个贝都因人，专门拦路拐骗少男少女，然后把他们卖给商人。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干这种营生。我受妖魔引诱，巧遇这几个劫匪，然后纠集了一批阿拉伯人中的地痞流氓，开始拦路抢劫，尤其不放过那些商人，因为他们既有钱又有货。"

"那么，你就把你亲身经历，把拐骗少男少女的最出奇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一听吧！"

"诸位大王，要说最出奇的故事嘛，要算是二十二年前的那件事。二十二年前的一天，我拐骗到一个耶路撒冷的姑娘。那小姑娘生相标致，眉清目秀，然而却是个女仆，衣着破烂不堪，头上蒙着从斗篷上撕下来的一片布。我看见她从一家客栈走出来，便施了个小计，把她拐到了手，然后让她骑上骆驼，带走了。我本想把她带回乡下去，让她给我放牧骆驼，到山谷中拾牲口粪，不料姑娘大哭不止，我走近她，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顿。后来，我把小姑娘带到大马士革城，有一个商人见这姑娘姿色动人，再加上口才出众，非常喜欢，一心想把她从我手里买走。那商人一再加价，终于以十万第纳尔的价钱，把姑娘卖给了他。

"当我接过十万第纳尔，把姑娘交给那个商人时，我方才发现姑娘才学非浅，满腹经纶。我后来听说，那个商人给小姑娘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把姑娘献给了大马士革总督，总督非常慷慨，给商人的钱相当于他付给我的钱的三倍。诸位大王，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最出奇的一件事。凭安拉起誓，我向那个商人要的价钱太低了。"

国王及在场的文武百官听完劫匪头目讲的故事，无不感到惊奇，但是，努兹蔓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脸上的光顿时消失，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大喊了一声，对弟弟罗姆赞说："这个贝都因人，就是在耶路撒冷拐骗我的那个坏蛋！就是他，毫无疑问。"



接着，努兹蔓把自己在异乡流落时遭受的种种磨难、毒打、饥饿和屈辱，从头到尾向他们讲了一遍。努兹蔓说："现在，该是我杀掉这个贝都因人的时候了！"

说着，抽出宝剑向贝都因人冲了过去。

那个劫匪此时大叫道："诸位大王，莫让她杀我，我还有更离奇的经历对诸位讲。"

卡麦康国王说："喂，姑妈，且慢！剑下留命！让他再给我们讲个故事，完了之后，再要他听你处置。"

努兹蔓退了回来。卡麦康对那个劫匪头目说："你再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吧！"

匪首讨价道："诸位大王，我再给你们讲个离奇的故事，你们能宽恕我吗？"

"可以的！"国王随口答应。

那个贝都因人又开始讲自己的一段经历：

一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急切地盼着天亮。可是夜过得太慢，天总也不亮。无奈，我便爬起来，佩上宝剑，拿起长矛，骑上马，外出了。诸位有所不知，我常挤出一点时间外出打猎。我这次天还未亮就出了门，正是为了去打猎。

我骑马行走了好长一段路，天才亮了，碰到了一伙人。他们问我去干什么，我如实相告。他们说："真巧，我们正好同去打猎。"

我和那伙人相伴朝前走去。我们正走着时，突然看见一只鸵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立即拍马追捕，那鸵鸟张开翅膀，奋力快速奔跑逃去。我仍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一片旷野，那里既没有水，也没有草，只能听到蛇和鬼神的叫声。追到那里，鸵鸟忽然不见了，不知它是飞上了天，还是钻入了地。我们只好调转马头，原路返回。

我们都认为天那么热的时候回程是很艰苦的，而且人人饿得心发慌，个个口渴得简直要冒烟，马也站下来不往前走了，觉得只有死路一条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远远望到了一片草原，但见那里有鹿，还有羚羊，欢蹦乱跳，好生自在，而且那里还有一顶帐篷，帐篷旁边拴着一匹马，旁边插着一柄长矛。

眼见这片美景，我们顿时精神振奋起来，失望情绪云消雾散。我们立即调转马头，向那片水草天地走去。我在前面走，伙伴们在后面紧跟。

我们一直行至那片草原，先饱饮一顿清凉泉水，然后又饮了饮马。我被蒙昧时期[①]的那种激情所驱使，便向帐篷走去。走近一看，见帐中坐着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简直就像一轮圆月。小伙子的右侧坐着一位窈窕淑女，身材苗条，好像杨柳枝条。

① 蒙昧时期，伊斯兰教创生的时期，阿拉伯史称"蒙昧时期"。



我一眼看见那位淑女，便深深爱在心里。我向小伙子问了安好，小伙子回了礼。我问："喂，阿拉伯兄弟，请告诉我，你是何人？你身边的那位姑娘又是谁呢？"

小伙子低下头去，过了好大一会儿，方才抬起头来，问我："请告诉我，你是什么人？那些骑马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我告诉他："我叫马哈德•本•法札里，被人们称为"一个顶五百骑士"的大英雄。我们从家里出来，想打猎去，不期口渴难忍，便来到你们的帐篷前，想讨点水喝。"

那小伙子听我这样一说，朝姑娘望了望，说："给这个人拿水和吃的东西。"

姑娘站起来，拖着裙角，只听手和脚上的镯子铿锵作响，乌发长垂，姗姗走去。片刻后，右手端着满满一银盆冷水，左手端着一满盘椰枣、鲜奶和煮熟了的兽肉。因为我太爱那位姑娘了，简直无法伸过手去接水拿肉，诗兴不禁大发，随即吟诵道：

> 掌上涂抹化妆墨，
> 但见黑白分明；
> 如同老乌鸦，
> 独立雪地当中。
> 太阳月亮接近姑娘的脸，
> 惧怕之色染了两张面孔。

我吃饱喝足之后，对小伙子说："喂，阿拉伯显贵，我已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告诉了你。我希望你也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小伙子说："这个姑娘是我的妹妹。"

我立即说："我希望你把你的妹妹嫁给我；如若不然，我就把你杀掉，把你的妹妹强行抢走。"

小伙子一听，低下头去，好半天才抬起头来，对我说："你既然已经说你是一位知名骑士，一位堂堂的大英雄，是莽原上的一头雄狮，却又要背信弃义地对我发动进攻，强行杀死我，还要抢走我的妹妹；如果你这样干，那将是你们的耻辱。假若你真像自己说的那样是位大英雄的话，那么，肯定不在乎拼杀一场。且请你稍等，让我做一下简单准备，穿上征袍，佩上宝剑，握住长矛，跨上战马，你我在战场上拼杀一阵。你若能够打败我，将我杀死，就请把我妹妹带走。"

我听小伙子这样一说，当即响应道："你说的话非常公平，我没有异议。"

我立即调转马头，回到伙伴当中；此时此刻，我更加迷恋那位美丽的姑娘了。



回到同伴中间，我把姑娘的美貌和那位小伙子的勇敢向同伴们述说了一遍。我说那小伙子足有抵挡千夫之勇，还把我在帐篷里看到的无数宝物向他们描绘了一通。我对同伴们说："这个小伙子之所以能独享此地肥美水草，就是因为他勇武过人。现在我要对你们说，谁能够杀死那个青年，他的妹妹就嫁给谁做老婆。"

我的同伴们说："就按你说的办！"

说罢，他们抄起武器，跨上马背，向那个青年冲去。到那里一看，小伙子已全副武装，准备决战了。小伙子的妹妹上前拉住马镫子，泪水浸湿了面纱，哭泣着，悲鸣着，恐怕哥哥出什么意外。她凄然吟诵道：

我向安拉诉说，
面临的痛苦和灾难；
但愿世上之主宰，
让他听了心胆战。
唤声兄长啊，
他们的杀机已显现。
我们本没有罪过，
何须以刀枪相见？
世人谁个不晓，
你是位英雄好汉；
勇冠东西两世界，
英名天下传！
有兄长护着妹妹，
只因妹妹志尚不够坚。
你是我的兄长，
妹妹只有向你求援。
莫让那些顽敌们，
将我的身抢走；
莫叫那些虎狼们，
将妹妹强占。
凭安拉起誓，
此处不值得留恋：
倘若兄长不在，





即使天地再宽。
兄妹手足情深，
何惧殉身在兄长面前；
纵然合衣葬入土，
妹妹也心甘情愿。

哥哥听了妹妹吟诵的诗歌，不禁泪洒衣襟，随即将马头转向妹妹，立即和诗一首：

容我纵战马，
上阵挥戈斗敌顽。
请妹妹一旁观看，
等待奇迹现。
即使敌人当中，
真有勇士似雄狮，
我也要让他们，
尝尝我的锋利宝剑。
长矛饱饮敌人血，
定将风骚独占。
兄不为妹妹献生，
宁可早入阴间；
并期盼群鸟忽至，
啄尸千万段。
为妹妹挥剑舞矛，
殉身决不推辞；
即使大功不能成就，
英名亦将万古传。

哥哥吟罢诗，对妹妹说："妹妹，听我对你说，听我嘱咐你两句。"

"哥哥，我听着呢，你讲吧！"

"假若我不幸无常，你不要让任何人征服你！"

姑娘听后，批打自己的面颊，说："哥哥，我求安拉襄助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倒





下，也不要让敌人征服我。”

小伙子伸手撩起妹妹的面纱，望了望妹妹的面孔。之后，小伙子把目光转向了我们，说道：“勇士们，你们究竟想当客人，还是想挥矛舞剑？如果想做客，那就请接受款待；如果想当虎做狼，那就一个一个地和我在这个战场上拼杀！”

小伙子话音未落，一个勇士冲上前去。那小伙子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发誓不与我同名同姓的人拼杀。如果你果真与我同名，并且父名与我父亲名字相同，那么，我就把妹妹送给你。”

勇士回答道：“我叫白拉勒。”

小伙子以诗作答：

好个白拉勒，
竟敢口吐荒唐言！
你若真是英雄，
就应在战场上把身手显。
利剑握在我手，
就像新月尖。
小子哟且招架，
我这一刺足惊大山。

二人开始交战。小伙子一矛刺去，只见矛头从那位勇士后胸穿出，登时落马气绝。旋即，已有一位勇士出战，只听小伙子吟道：

无耻下贱癞皮狗，
身价从何谈？
激战怎能惜命，
方得猛狮雄风展。

那小伙子拍马挥矛，仅仅一个回合，便把第二个勇士抛入了血泊之中。小伙子立马叫阵道：“还有出列格斗者吗？”

只见又有一个斗士冲向小伙子，同时吟道：

我胸中怒火燃，





急忙来参战。
你杀我们的头领，
休想躲过我的刀剑！

小伙子听罢，对吟道：

可恶一魔鬼，
休得满口吐狂言！
你敢与我对抗，
定死在我的长矛前。

小伙子一矛刺入那斗士的前胸，顷刻矛尖穿出后胸。第三个人登时丧命。小伙子高喊：

"谁还敢出战？"

第四位斗士出列了。小伙子问其名姓，那斗士说他叫黑拉勒，小伙子接着吟诵道：

你的大错已铸成，
误踏入我的海岸边。
诗吟宝剑出鞘，
你死在顷刻之间。

二人纵马挥戈交战，仅仅两个回合，那第四个斗士的胸膛也被戳穿了。至此，出战的四个人都已丧命。

我眼见此情此景，心想："我若拍马出场与他交锋，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我若即刻逃遁，必然被阿拉伯人讥笑。"

未容我想出个主意，小伙子纵马朝我扑来，一把将我拉下马鞍，我一下子摔到地上，晕了过去。当他扬起宝剑，就要削我的脑袋时，我突然苏醒过来，拽住他的袍角。他一把将我抓起，简直就像鹰抓麻雀。

他的妹妹见此情景，朝他哥哥走来，亲吻哥哥的眉心。之后，小伙子将我交给了他妹妹，嘱咐说："把他带走吧！因为他已成了我们的俘虏，优待他一些。"

姑娘揪住我的衣领，像拉死狗一样把我拖去。



过了一会儿，姑娘的哥哥回来了，姑娘帮助哥哥解下甲衣，换上便装，搬来一张象牙椅子，让哥哥坐下来。姑娘对哥哥说："安拉让你尽显威风，是你战胜了灾难。"

小伙子吟诗作答：

妹妹见我出战，
额头亮光闪。
听妹开口喊道：
安拉赐兄坚强和勇敢；
莽原雄狮虽壮，
见兄顿失尊严。
溃军逃散之后，
请问英雄汉，
必说我英勇无人比，
志高摩苍天。
唤声哈马德，
你听我一言劝：
蛇与猛狮斗，
怎会不丧命顷刻间！

听罢小伙子的诗，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看自己，已沦为阶下囚，不禁自惭形秽，自感渺小。我望着那姑娘的美丽容貌，心想："这场灾难，都是由这如玉容颜引起的呀！"她的美貌令我神魂迷乱。我流着眼泪，吟诵道：

唤声好朋友啊，
不要多责怨啦！
怨言我是听不进，
因为我的注意力分散。
美女刚一露面，
我便落入了情网；
我的爱意真诚深厚，
可惜我不善言。
姑娘的哥哥有智有谋，
欲监督我们之间的情恋。





姑娘给她哥哥端来饭菜，并请我和他们一道吃，我很高兴，自信命已保住。小伙子吃完饭，妹妹又给他送来葡萄酒，小伙子一场痛饮，直喝得头重脚轻，满脸通红。他望着我，对我说："哈马德，你这个该死的！我就是阿巴德·本·泰米穆·本·赛阿莱伯。安拉有意赐你一条命，并让你喜结良缘。"

说罢，阿巴德递给我一杯酒，向我表示祝贺。我接过那杯酒，一饮而尽。随后，阿巴德又递过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我都喝了下去。

阿巴德与我对饮，要我立誓不背叛他。我向他立誓一千五百次，表示决不背叛他，而且要当他的助手。

这时，阿巴德让妹妹取出十件锦袍赠送给我。诸位大王，我身上穿的这件，便是其中的一件。之后，阿巴德又令妹妹牵来一峰最好的骆驼，满驮珍宝和干粮；又牵来一匹枣红骏马。阿巴德说："这些全是送给你的。"

我在他们那里住了三天，有吃有喝，安逸自在。

阿巴德送给我的那些东西，至今仍在我手里。

三天之后，阿巴德对我说："哈马德兄弟，我想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因为我对你完全放心了。如果你看见马队到来，不要惊惶，他们是赛阿莱伯部族的人，想和我打仗。"

说罢，阿巴德枕着宝剑，旋即进入了梦乡。

阿巴德睡熟之后，我心生邪念，想杀死他。于是，我一跃而起，从他头下抽出宝剑，手起剑落，登时阿巴德身首分家。阿巴德的妹妹闻声，立即从帐篷一侧跳过来，扑在哥哥埋体上，撕破自己的衣服，边哭边吟道：

> 转告我的亲友们，
> 噩耗已降临人间。
> 命运由天定，
> 摆脱天命难上难。
> 哭声哥哥呀，
> 不幸已经长眠；
> 英容依旧在，
> 像明月一样亮又圆。
> 与敌搏斗之日，
> 也正是背运之时；





顽敌都倒了下去，
长矛也同时折断。
你的骏马失去主人，
驰骋兴致自索然。
女子难得生下，
像你这样的好儿男。
哈马德呀哈马德，
好一个背信弃义凶残汉，
竟敢下毒手，
害哥哥落入黄泉。
妄图借此机会，
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
岂知是着了魔，
一切妄想皆枉然。

姑娘吟完诗，厉声责骂我："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为什么背弃誓言、杀害我的哥哥？他准备了那么多礼物和钱财，打算送你回家；他已决定把我许配给你，月初便举行婚礼。可是，你为什么要害死他呀？"

姑娘说罢，抽出宝剑，将剑柄插在地上，剑锋对准自己的胸口，身子一倾，剑锋当即从背后露出，登时瘫倒在血泊之中。

见此情景，我很难过，然而已经后悔莫及。我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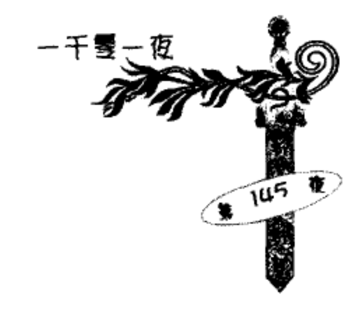
片刻后，我快步跑进帐篷，把细软收拾在一起，带上便逃走了。因为心里害怕，一时着急，连同伴也没顾得上看一眼，更没有把姑娘和阿巴德的尸体埋起来。

诸位大王，这个故事比我在耶路撒冷拐骗姑娘的故事要精彩吧？

努兹蔓听罢这个贝都因人的得意讲述，顿觉眼前一片黑暗，即刻站起身来，抽出宝剑，手起剑落，哈马德的首级顷刻滚落在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兹蔓听罢这个贝都因人的得意讲述，顿觉眼前一片黑暗，即刻站起身来，抽出宝剑，手起剑落，哈马德的首级顷刻滚落在地。

在座的人异口同声问："你何故如此急于杀掉他？"

努兹蔓说："赞美安拉给了我这么一个好机会，让我亲手报了仇。"

努兹蔓吩咐奴仆把哈马德的尸体拖出去，让群狗饱餐一顿。

罗姆赞国王和卡麦康国王下令带另外两个匪首，仆役们应声带上来第二个匪首，那是个黑奴。国王问："你叫什么名字？把你的罪恶从实招来！"

"我叫埃杜班。"

接着，这个黑奴把他如何调戏临盆的伊卜里梓公主，接着又杀害了她，然后逃走的过程讲了一遍。

埃杜班话音未落，罗姆赞国王一剑削下了这个黑奴的首级，并且说："感赞安拉给我良机，让我亲手给我母亲报了仇，雪了恨。"

之后，罗姆赞国王告诉在座的人说，接生婆麦尔加娜早就给他讲过埃杜班的罪过。

第三个匪首就是把杜姆康丢在澡堂炉灰堆上的那个脚夫。耶路撒冷的好心人把病中的杜姆康托付给那个脚夫，让他把杜姆康送往沙姆大马士革医院，并且如数付了脚钱；然而他却把病中的杜姆康王子丢在炉渣堆上，自己悄悄溜走了。

"把你的罪恶从实招来！"国王厉声说。

那脚夫把他与杜姆康之间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谈到耶路撒冷人怎样把病中的杜姆康交给他，要他把杜姆康从耶路撒冷送往大马士革医院，还说到耶路撒冷人怎样付给了他脚钱，而他拿了脚钱，却把病人扔在澡堂旁的灰渣堆上，然后逃跑了。

那脚夫话音未落，卡麦康国王便拔剑出鞘，手起剑落，削下了那脚夫的首级。卡麦康国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感赞安拉，让我处死这个逆贼，为我父亲报了仇。这段经历，家父曾亲口对我讲过。"



一阵沉默之后，在场的人相互议论说："现在就剩下一个名叫札特·达瓦希的老妖婆了。这所有灾难，都是她一手造成的。谁能把她抓来，好让我们报仇雪耻呢？"

罗姆赞国王说："一定要把她抓来！"

罗姆赞国王立刻提笔修书一封，让信使带给他的外婆札特·达瓦希。信中写道：

……

我已经征服了大马士革、摩苏尔、伊拉克等地，粉碎了穆斯林大军，俘虏了他们的国王。我希望你和艾弗里顿国王的女儿索非娅公主以及基督徒高级官员迅速前来。这里已在我的手下，十分安全，不用带护卫军队。

……

札特·达瓦希接到信一看，认出那是罗姆赞国王的亲笔信，高兴异常，立即开始做启程准备。

札特·达瓦希和努兹蔓的母亲索菲娅公主等人一行跋涉数日，终于抵达巴格达城。差使先行报告客人即至，罗姆赞国王对百官说："我们最好穿洋服接待老太太，以免她生疑心。"

"遵命！"文武百官异口同声。

他们立即换上洋服，列队准备迎客。

润仙姑娘见他们装束全变，说道："凭安拉起誓，若不是因为我认识你们，我真会说你们是西洋人呢。"

罗姆赞国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千骑人马出城迎接老太婆。

宾主相互望见之时，罗姆赞国王离鞍下马，走上前去。老太婆看见罗姆赞国王，也下马步行。

罗姆赞国王冲上前去，一把掐住老太婆的肋骨，差点儿将她的肋骨掐断。

"这是干什么？"老太婆问。

老太婆话音未落，卡麦康国王、佟丹宰相一齐冲上前去，骑士们将老太婆带来的婢女、男仆团团包围起来，然后将他们押往巴格达。

罗姆赞国王下令装点巴格达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三天过后，巴格达城面貌一新。他们给札特·达瓦希老太婆戴上缀着驴粪蛋儿的红色高帽子，遍游巴格达大街小巷。

传令官在队前边敲锣边高声喊道："大家看哪，这就是谋害欧麦尔·努阿曼国王





及其舒尔康总督的罪犯！这就是她应得的惩罚，应有的下场！……”

之后，他们把那个老太婆钉死在巴格达城门外的十字架上。

随老太婆来的人们看到这种情景，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卡麦康国王、罗姆赞国王、佟丹宰相及努兹蔓都认为这段故事曲折离奇，故命史官将此详细记入史册，以供后人阅览。

自此之后，他们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直至天年竭尽，各自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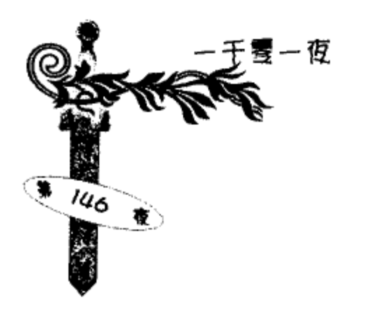
这就是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及其儿子舒尔康、杜姆康、孙子卡麦康、公主努兹蔓、孙女润仙姑娘时代的故事的最后结局。

莎赫札德讲到这里，舍赫亚尔国王对她说：“我希望你能给我讲些飞禽走兽的故事。”

“遵命！”

莎赫札德的妹妹对姐姐说：“姐姐，我从未见过国王像今天这样开心，但求你与国王陛下恩爱情长。”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开始给舍赫亚尔国王讲《孔雀与野鸭的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相传在许久许久的遥远古代，一只雄孔雀和一只雌孔雀住在大海的岸边。大海的岸边生活着许多猛禽猛兽，还有其他许多种野兽出没。那里树木繁茂，河渠纵横。孔雀夫妇夜间栖息在一棵树上，以防猛兽侵袭，白天方才出去觅食。

天长日久，因为孔雀夫妇总是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便决定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栖息。当夫妻俩正在天空盘旋，寻觅新的安身之地时，眼下突然出现一座岛屿，但见那里树木繁茂，河水流淌。孔雀夫妇便落在了岛上，决计在那里住下来，饿了吃树上的果子，渴时喝河中的清水。

孔雀夫妇自感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刚刚安定下来，忽见一只野鸭跑来，神情极度惶恐不安，行至孔雀夫妇栖息的那棵树下，方才放下心来。雄孔雀见此情景，认定其中必有离奇的因由，于是问其发生了什么事及其惊慌失措的原因。

野鸭说："我发愁啊，都愁病了。我害怕的是人哪！一定要警惕人，要对人保持警惕啊！"

雄孔雀说："你已经到了我们这里，就用不着担惊受怕了。"

"赞美安拉让我靠近了你们，解除了我的忧愁和烦恼。我是为寻求你们的友谊而来的。"

野鸭话音刚落，雌孔雀飞了下来，对野鸭说："欢迎，欢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住在一个岛上，四面都是大海，人怎么能到我们这里呢？从陆地来不了，从海上也无法登上来，你放心就是了。现在就请你谈谈你是怎样遇到人，人又怎样给你带来灾难的吧！"

野鸭开始给孔雀讲述自己的经历：

孔雀夫人，你有所不知，我一直生活在这座岛上，平平安安，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灾难发生。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模样的，他和我谈话，我也跟他谈话。





正当这时，一种话音响在我的耳边，说道："野鸭呀，你要对人保持警惕，不要被他的话欺骗，不要上人的当！因为人诡计多端，善于欺骗。一定要小心谨慎才是！人是狡猾的骗子，有诗为证：

与你交谈之时，
话语甜如蜜；
存心欺骗你，
伎俩恶似狐狸。

"你有所不知，人的办法多得很哪！他们能够捕捉住海里的鲸鱼，能够用泥做的弹丸射鸟，还能逮住大象呢！不管什么，都摆脱不掉人的威胁；不论飞禽还是走兽，都逃不出人的手心。这就是我所听到的关于人的可怕之处，今天全都告诉了你……"

这时，我忽然惊醒了，心中害怕不已，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些话，仍然心惊肉跳，恐怕自己遭到人的暗算，或用计谋将我杀死，或用罗网将我捕获。仅仅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我已感筋疲力尽，心灰意懒。日已西斜，我觉得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喝点水去，便走了出来，依然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我走到一座山上，在一处洞穴旁遇到一头黄毛狮崽。

小狮子看见我，非常高兴，对我的羽毛色彩和温柔性情有说不出的喜欢。小狮崽喊着对我说："你来呀，走近我一点儿！"

我走到它跟前时，它问我："你叫什么？属哪一类？"

我回答道："我是野鸭，属于飞禽一类。"

我又对它说："你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坐在这里呢？"

"好些天来，我的父亲都在叮嘱我，要提防人……恰巧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人模样的……"

狮崽把它的梦中所见给我讲了一遍；说来也巧，跟我刚才讲的我做的那个梦一模一样。

听了狮崽的讲述，我对它说："喂，狮子，我找你，正是希望你能把人类灭掉，你要下定决心灭掉人类。我实在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你是百兽之王，还这样害怕人，我就更加害怕了。"

我再三劝说狮崽要对人保持警惕，叮嘱它要把人类杀掉，直至狮崽站起来，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我也跟着狮崽走去。

狮崽用尾巴击打着自己的脊背，发出劈啪啪的响声。我一直跟着狮崽行至路口，忽见一股烟尘腾空而起，片刻后，烟尘下出现一个赤裸裸的动物，时而狂奔猛跑，时而在地上打滚。狮崽看见它，便喊了一声，只见那动物乖乖地走了过来。狮崽说："喂，智力低下的动物，你属于哪一类？你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

"王子，我是毛驴。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躲避人类。"毛驴回答。

狮崽说："你怕人类把你杀掉？"

"不是的，王子！我是怕人对我玩弄计谋，骑在我的背上。人有一种东西，名叫'驮鞍'，把它放在我的背上；另有一种东西，名叫'兜肚'，把它兜在我的肚子上；还有一种东西，名叫'后鞧'，拦在我的尾巴下面；那第四件东西，名叫'嚼子'，横在我的嘴里；就这样，他们用锥刺使劲地刺我，强迫我做我力所不能及的奔跑。我跌倒时，诅咒我一通；我叫一声时，谩骂我一顿。我年迈不能奔跑时，就给我做一条木腿，把我交给驴夫，让我背驮水袋或其他东西，往返穿梭。我一直生活在屈辱、卑贱、劳苦之中。我死之后，他们就把我扔到丘坡上让狗吃掉。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忧愁烦恼吗？世上还有比这更深重的灾难吗？"

孔雀夫人，我听了毛驴的这番话，想到人类的作为，周身颤抖不止。我对小狮崽说："毛驴是情有可原的，它的这番话使我更加恐惧了。"

狮崽问毛驴："你到哪儿去呢？"

"太阳升起之前，我远远地看到了人，拔腿就跑；因为我太害怕人，我不停地奔跑，但愿能找到一个摆脱人类威胁的地方安身。"

毛驴对狮崽说完这句话，正要同我们告别离去时，突然大路上扬起一缕烟尘，毛驴一声大叫，望着烟尘扬起的地方，放了一个大屁。

片刻过后，烟尘下出现了一匹黑马，前额上生有一块金币大小的白斑。那匹黑毛白斑马健壮，嘶鸣着奔跑而来，终于跑到狮崽面前，停了下来。

狮崽看见黑毛白斑马，一番称赞之后，问道："大兽阁下，你属于哪个种类？为什么在旷野上飞快奔跑呢？"

"百兽之王，我属于马类。我之所以这样奔跑，目的在于躲避人哪！"黑毛白斑马回答道。

狮崽听马这样一说，感到奇怪。忙劝道："不要说这种话！你生得又粗又壮，这样说未免有些丢脸。你这样健壮，又跑得这样快，怎么会怕人呢？你看我的体躯这样小，我却已经下定决心，去和人打交道，对人发动突然袭击，食其肉，平息这位可怜的野鸭心中的惊惧，让它安居家乡。可是，你这个时候一来，你的话动摇了我的决心，令我改变了初衷。你身躯粗大，力大无穷，一脚便可将人踢死，而人却不畏惧



你的粗壮与威严，竟然将你征服了。你且如此，何况我这体躯弱小之辈呢！”

马一听狮崽的话，笑了起来，说："百兽之王，我根本斗不过人啊！在人面前，我的粗壮庞大和威严就不值得你羡慕了。因为人诡计多端，狡猾无比。他们用椰枣树叶纤维拧成的一种叫‘羁绊’的东西，捆住我的四条腿，把我的头和腿绑在一根高桩子上，我只能站着，不能蹲坐，更不能睡觉。他们想骑我时，就把一种叫‘马鞍’的东西，放在我的背上，再用两条带子，紧紧扎住套绑在我的腋下，再把一种叫‘嚼子’的铁东西横在我的嘴里，然后连上一条名为‘缰绳’的皮条子；他们要骑我时，在马鞍下挂上两个铁东西，称之为‘马镫’。一切准备完毕，人骑在鞍上，脚睬着马镫，手握着缰绳，用马刺使劲地刺我的肚子，直至我鲜血流淌。兽王之子，人如何折磨我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当我年纪大了，没有多大力气了，跑不了那样快时，他们就把我卖到磨房里去，让我拉磨。我夜以继日地拉磨，待我力竭时，便把我卖给屠户，将我宰杀，剥下我的皮，拔掉我的尾巴；他们把我的毛卖给张萝制筛的；我的油，他们拿去炼化。”

狮崽听了马讲述的这番话，更加愤怒、惆怅。它问马："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人的？"

"我离开人有半天时间了，他们正在追赶我。"

狮崽正与马交谈时，突见一缕烟尘腾空而起。片刻过后，烟尘消散，出现一峰奔跑的骆驼，口中唠唠叨叨，两脚不停地蹬地，快速向着我们跑来。狮崽看见骆驼那样粗壮高大，认为那就是人，想扑上去，我急忙开口说："百兽之王的公子，这不是人，而是骆驼，好像刚从人那里逃出来。"

我正和狮崽说话时，骆驼来到了狮崽的面前，向狮崽问安好，狮崽回了礼，并且问道："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

"逃避人哪！"

"你体躯魁伟，身强力壮，看上去一脚能把人踢死，为什么还会怕人呢？"

"王子啊，你有所不知，人足智多谋，诡计多端，除了拿命天仙，谁也难以征服他们。他们在我的鼻子里穿一根线，人称之为‘鼻弦’，再用笼头套在我的头上，然后把我交给最小的孩子；别看我身躯如此庞大，只要拉着那条鼻弦，就连最小的小孩子都能牵着我走。他们让我驮上重载，拉着我作长途旅行。白天快要过去、夜晚降临时，他们便把沉重的劳务加在我的身上。我年纪大了，老了，力气衰竭时，我的主人就不要我了，把我卖给屠户，将我宰杀；把我的皮卖给制革匠，把我的肉卖给厨师。人究竟给了我多少罪受，王子就不必再多问了。"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人的？"狮崽问。

"傍晚时分。我猜想，我一走，他们看不见我时，就要追寻我。王子啊，就请让





我在这荒原上奔跑吧！”

“喂，骆驼，且慢！就请亲眼见识一下我怎样将人捕获，食其肉，碎其骨，喝其血的吧！”

“王子啊，我真担心你被人抓住啊！人是狡猾的骗子，有诗为证呀！”

接着，骆驼吟诵道：

一日灾星陨落，
民以走为上策。

骆驼正与狮崽交谈时，忽见一股烟尘腾起。过了一会儿，烟尘散去，出现一位身材矮小、皮肤细嫩的老翁，肩上挎着一只篮子，里面放着木匠用的家什，头上顶着一个树枝子和八块木板，领着几个小孩子，急匆匆地走来。

我一看见那位老翁，心中非常害怕，然而小狮崽却站起来，朝那老翁走去。小狮崽走到老翁跟前，老翁脸上绽现出笑容，口齿伶俐地说："尊敬的兽王陛下，安拉赐你平安幸福，使你勇敢过人，力大无比。我饱受苦难，请大王拉我一把吧！除了大王陛下，我再无救星了。”

老木匠站在狮崽面前，边哭边诉，呻吟不止。小狮崽听罢老人的哭诉，说道："我来为你解除灾难！究竟谁虐待了你？长得像你这样英俊，口才像你这样出众的野兽，我压根儿还没见过。你究竟有什么冤枉事呢？”

“百兽之王陛下，我是个木匠。虐待我的不是别的，而是人；明天早晨，人就会来这个地方找我。”

狮崽听木匠这样一说，脸上的光泽顿时消失，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打起响鼻，吼叫不止，眼里闪着凶光，厉声说："凭安拉起誓，我今夜里不睡觉了，一直熬到天亮；不达目的，决不回去见我的父王。”

狮崽说罢，转眼凝视着那位老木匠，说："我是讲义气的，无意伤害你的自尊心。不过，我看你走起路来很慢，步子很小，恐怕无法与野兽一道行动。请你告诉我，你要到哪里去呢？”

“你有所不知，我要到你父王的宰相豹子那里去。因为豹宰相听说人要到这块土地上来，它十分害怕自己受到伤害，便派差使将我请来，让我给它造座住房，供它安身避敌，以免遭受人的进攻。差使到我家之后，我就带着树枝和木板，这就去为豹子宰相造房子。”

狮崽听罢木匠的这番话，对豹子的嫉妒心油然而生。它说："凭我的生命起





暂，在你去给豹子宰相造房子之前，你一定要先用这些木板为我造一座房子。等把我的住房造好，你再去为豹宰相造房子不迟。”

木匠听罢小狮崽的话，说道：“我在为豹相爷造好房子之前，是不能为你办任何事的。只有等我把豹相爷的房子造好，我才能回过头来为王子效劳，为王子造一座足以防备人侵袭的坚固房舍。”

小狮崽一听这话，发怒了：“凭安拉起誓，你不用这些木板给我造一座房子，我就不让你离开这个地方。”

话音刚落，狮崽便向木匠扑去，想和木匠开个玩笑，伸出前脚，把木匠肩上的篮子拉了下来，只见木匠登时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狮崽见此情景，说道：“木匠啊，木匠，你这个该死的！你如此软弱无力，情有可原，怪不得你怕人哪！”

木匠仰面倒在地上，心中十分生气，但他竭力掩饰自己脸上的愠色，因为他怕狮子。过了一会儿，木匠坐了起来，笑着对狮崽说：“好吧！我这就动手给你造房子。”

木匠拿过木板开始按狮崽的身材尺寸，用钉子钉了一个木箱形状的房子，连门都没留，而是开了一个大天窗，并为之做了一个盖子，周围钻上许多钉眼，让钉子头露出来。木匠对狮崽说：“请进吧！前后腿都跪下去。”

狮崽从命，钻入箱子里，只有尾巴露在外面。小狮崽想退出去，木匠说：

“稍等，让我看看房子能不能容下你的尾巴。”

未等小狮崽答话，木匠便把小狮崽的尾巴卷了卷，塞入了木箱内，迅速用木盖将天窗盖上，立即钉住了。狮崽叫道：“喂，老木匠，你造的这座房子太窄了，快让我出去吧！”

木匠说：“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想从这口箱子里逃出去，那要比登天还难。”

木匠哈哈大笑一阵，然后又说：“你已入笼中。你是最坏的野兽。”

狮崽说：“兄弟，你怎能对我说这种话呢？”

“野兽啊，你要知道，你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命运使你落入了罗网之中，再警惕也无济于事了。”

狮崽听罢木匠这番话，恍然大悟，知道这木匠就是它的父王白天提醒它警惕的、梦中无名呼声告诫它要防备的人类的一员。

孔雀夫人，毫无疑问，我相信那木匠就是人，我感到由衷害怕，担心自己会遭殃。

我躲到一个远一点儿的地方，看看那人究竟怎样处置那头狮崽。我亲眼看见那个人就在关着狮崽的那口箱子的旁边挖了一个坑，把箱子丢入坑中，架上干柴，





点着了火，火熊熊燃烧起来。

眼见此情此景，我更加害怕了。因为怕人伤害我，为了逃避人，我整整飞跑了两天。

孔雀夫妇听完野鸭的讲述，觉得非常奇怪。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孔雀夫妇听完野鸭的讲述，觉得非常奇怪。雌孔雀说："野鸭妹妹，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海岛上，这里没有人的行迹，你可以选择一个地方安身立命，安拉会为你和我们提供方便的。"

野鸭说："我真担心灾难突然降临，我孤身难以抵抗。"

"那么，你就像我们一样，住在我们这里吧！"

雌孔雀一再劝说，野鸭终于住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野鸭又说："孔雀姐姐，你知道，我的耐心是很差的；倘若我不是见你住在这里，我是不能住下去的。"

雌孔雀说："你如果有什么要求，我们会满足你的。倘若我们的大限已近，谁又能拯救我们呢？任何生命，都有一定寿数；寿数尽时，才会归真。"

雌孔雀和野鸭正交谈时，但见眼前扬起一缕烟尘，野鸭一声大叫后，纵身跳入海中，同时说道："小心呀！小心呀！即使在劫难逃，也要加倍提防。"

那缕烟尘遮云蔽日，铺天盖地。过了一会儿，烟尘渐消，一只羚羊出现了，这时野鸭和孔雀方才定下神来。雌孔雀对野鸭说："野鸭妹妹，使你惶恐失措的是一只羚羊。你看哪，它向我们走来了。我们和羚羊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因为羚羊是食草动物，只吃大地上植物中的草类。你是水鸟，属于禽类，你只管放心就是了。千万不要发愁，因为愁会伤身……"

雌孔雀话未说完，羚羊便来到了它的面前，在树下乘起凉来。羚羊看见孔雀和野鸭，立即问好致安，说道："我今天才来到这座岛上。我没见过比这里水草更肥美、环境更安静的地方了。"

羚羊请孔雀和野鸭与自己结为好友。孔雀和野鸭见羚羊诚恳友好，便走了过去，表示愿意结为好友。于是它们立誓结盟，决心同吃同喝同玩，同生死，共患难。

孔雀、野鸭和羚羊从此一起吃喝，快乐地生活着。

有一天，一条迷了航向的船路过此岛，在它们附近的岸边停泊下来，船员们上了岸，分散在岛上。他们发现孔雀、野鸭和羚羊在一起，便向它们走去。羚羊一见人来，立即逃往野地里去，而孔雀夫妇则展翅飞上了天空，唯有野鸭惊惶失措，呆站



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船员们终于把野鸭抓住了，只听野鸭高声喊道："命该如此，防不胜防！"

船员们将野鸭带上了船，雌孔雀眼见野鸭的遭遇，决心迁离此岛，慨然叹道："不论是谁，都面临着灾难。若不是有这条船经过这里，我和野鸭怎会分离呢？野鸭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雌孔雀飞去会见羚羊，羚羊向雌孔雀问好，祝贺它平安脱险，向它打听野鸭的情况，雌孔雀说："敌人把它抓去了。我不愿意再在这座岛上住下去了。"

话音未落，雌孔雀眼泪簌簌下落，痛惜别离野鸭。它吟诵道：

> 离别使我心碎，
> 求主莫判分离。

雌孔雀又吟唱道：

> 但愿早日重聚，
> 听我叙说别离之苦。

羚羊听后，伤心不已。经过羚羊再三劝说，雌孔雀方才打消了迁离那座岛屿的念头，与羚羊一起吃喝，心安神定。可是，它们仍为野鸭的离去感到难过。羚羊对雌孔雀说："孔雀大姐，我已弄明白，我们的分离与野鸭的死亡，完全是从船上下来的那些人一手造成的。因此，千万要警惕他们，以防受人的欺骗，中人的阴谋诡计。"

雌孔雀说："野鸭的死因，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它丢弃了祈祷。我曾告诉它，丢弃祈祷，恐怕会出事的。因为安拉所创造的一切都在赞美安拉，向安拉祈祷。倘若有谁忽略了祈祷与赞美，必会得到拿命天仙的惩罚。"

羚羊听罢雌孔雀这番话，忙说道："安拉会让你的容貌更美丽！"

自此之后，羚羊祈祷从不间断，口中念念有词："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说："幸福的国王陛下，现在我讲一个山中牧羊人的故事。"

舍赫亚尔国王说："快讲吧！我留心听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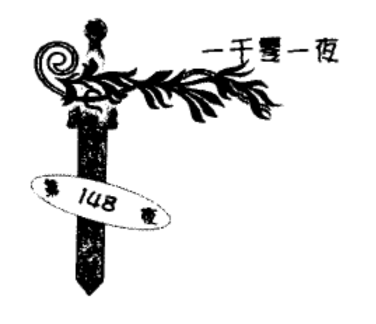




莎赫札德开始讲《山中牧羊人的故事》：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有一位信士在山中道乘修行。那座山中住着一对鸽子。那位信士常把自己的食物分成两份，一半留给自己，另一半送给鸽子夫妻享用……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位信士常把自己的食物分成两份，一半留给自己吃，另一半送给鸽子夫妻享用，祝夫妇俩多多生儿育女。果然信士如愿以偿，鸽子夫妇生育了许多儿女，而且都栖息在那位信士道乘修行的山中。

鸽子们之所以会聚在信士所在的那座山上，原因是鸽子祈祷多。据传鸽子常常祈祷、赞美道："赞美你呀，安拉！创造了万物，创造了天，创造了地，为万物带来生机。"鸽子夫妇一直过着宽裕的日子。后来，那位信士离开人世了，鸽子群方才散去，分住在城市、乡村和山中。

相传，有一座山里住着一位牧人，是一位虔诚、清廉的信士。他放牧着一群羊，靠羊奶填充肚子，用羊毛做衣御寒。

牧羊人住的那座山中，树木繁茂，水草肥美，还有许多野兽。但是，尽管野兽很多，却从未伤害过牧羊人和他的羊群。牧羊人生活在那座山中，安乐自在，整日沉浸在功修参悟之中，尘世与他毫无瓜葛。

有一次，牧羊人患了重病，住进一个山洞。他的羊群白天外出吃草，夜晚则回到山洞里宿身。

安拉有意要考验一下牧羊人的忠诚与耐力，于是派去一名天使，变成一位窈窕美女，进到洞中，坐在牧羊人面前。牧羊人见一美女坐在自己身边，不禁周身颤抖。

他对美女说："姑娘，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呢？你没有必要到我这里来。你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该来我这里。"

美女说："牧羊人，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如此貌美动人，没有闻到我的周身散发着扑鼻的香味？莫非你不懂得男人更需要女人的爱？你为什么要拒绝与我亲近呢？"

牧羊人说："姑娘，你欺骗成性，你的话我是不相信的。我远离尘世，索居深山，为了修身养性，不会和你们女子打交道的。"

"喂，迷路的牧羊人，我想陪你永居深山，终生伺候你。你如果能和像我这样的美女生活在一起，你将很快恢复健康。你拒绝我的一番好意，你会终生后悔。牧羊





人，你有所不知，先辈圣贤哲人，哪一位不比你见识广，但他们都不拒绝女子，相反却亲近妇女，尽享人生乐趣。他们的行为既无害于宗教信仰，又不剥夺生活乐趣，宗教与人生，两者并不矛盾，本可两全其美。我劝你不要固执己见，接纳我吧！”

“姑娘，你说的那些，我都厌烦了；你提到的那些，我均已弃绝。因为你是个骗子，背信弃义，没有任何忠实、信用可谈。你的美貌背后，掩盖着多少丑恶！到头来，全是后悔和悲伤的结局。利己害人的女子啊，你赶快离开我吧！”

说罢，牧羊人用斗篷把自己的脸蒙上，不再看那美女，自己赞颂起安拉来。

天使见牧羊人如此虔诚、忠实，便离开山洞，腾空而起，回到天上。

牧羊人道乘修行的那座山附近有个山村，村里有个信士，并不晓得牧羊人所在的地方。一天夜里，村里的那位信士做了个梦，梦中仿佛听到有人对他说：“在你附近的某个地方，隐居着一位虔诚的牧羊人，请你到他那里去，听从他的命令吧！”

第二天早晨，村上的那位信士便找牧羊人去了。走着走着，只觉天气炎热得厉害，他来到“美人泉”旁的一棵大树下，坐在树阴下乘凉休息。他正坐在那里时，忽见一群鸟兽纷纷来泉边喝水。鸟兽们见一个人坐在那里，竟相逃离而去。

这时，信士心想：“我坐在这里休息，却给鸟兽添了麻烦。”

于是站起身来，自责道：“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伤害了鸟兽。在我和鸟兽的主那里如何交代呢？正是因为我在这里坐着，鸟兽们才不敢来喝水、食草。在我的主面前，我是多么害羞啊！清算之日来临，我有何面目去见安拉呢？”

说到这里，信士泪水滚落，边哭边吟道：

人一旦得知，
自己如何被创生，
他既不会混度日月，
也不会沉睡于梦中。
人死后会复活，
清算之日无比公正；
该斥责难以逃避，
大难面前衡量功与过。
有禁必须止，
有令定要行。
最终会像七眠子[①]那样，
久睡在山洞。





信士后悔自己坐在泉旁的一块大石头上，痛感自己阻碍了鸟兽们饮水，因此泪流不止。他茫然向前走去，终于找到了牧羊人。

信士见到牧羊人，问过安好，相互拥抱，信士仍然泣不成声。牧羊人说："我住在这里，不曾有人来看我，是谁领你到这里来的？"

信士回答道："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向我描述了你所在的地方，并且吩咐我前来找你，向你问安。我正是遵循梦中人的指示来的。"

牧羊人吻了吻那位山村里的信士，有他陪伴着自己，牧羊人心里感到高兴。信士与牧羊人一起住在山洞中，二人一道崇拜安拉，修身养性，虔诚清廉，洁身自好。二人隐居在山中道乘修行道乘，食羊肉，喝羊奶，远避金钱与红尘，直到天年竭尽。

讲到这里，舍赫亚尔国王对莎赫札德说："莎赫札德，你的故事使我厌恶了我的王权，使我后悔，我悔不该杀死那么多女人和姑娘，你能给我讲个鸟儿的故事吗？"

"可以的。"

莎赫札德开始讲《水鸟与雄龟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水鸟飞得很高很高，忽然俯冲下来，落在河当中的一块巨石上，河水流得很急。

水鸟刚刚站在巨石上，忽见一具人的尸体随水漂流过来，因水流急，将尸体搁浅在岩石一侧，又因尸体胀得很大，被急流打到了岩石边，停在了那里，便一动不动了。

水鸟走近仔细观看，发现是一具人的腐尸，只见遍体伤痕。见此情况，水鸟心想："这个被杀死的人，原来是坏人，于是群起而攻，将他杀死，人们才不担心受他的侵害了。"

水鸟边看腐尸边想，正觉得可疑之处甚多之时，只见许多兀鹰和秃鹫飞来，将那腐尸包围。眼见此情此景，水鸟惊惧异常，不禁自言自语道："我再也没有耐心在这里住下去了。"说罢，另找暂时栖息的地方，等到尸体被吃完，猛禽离去之后，再飞回原地。

水鸟一直飞了好远，才看见一条河，河心有棵大树，于是落到树上，远离故土的忧伤与痛苦难以表述。水鸟心想："啊，痛苦依然伴随着我呀！看见那腐尸的时

① 七眠子，亦称"山洞人"，《古兰经》中提到的故事传说人物。据《古兰经》载，古代有几个青年因信奉独一无二的安拉而受到当时国王的迫害，遂逃离家乡到深山中避难，他们在山洞中沉睡了300年。





候，我高兴真主为我送来美餐……可是，顷刻之间，欢乐变成了忧伤，愉快转化成痛苦，欣喜让给恶劣惆怅。一群猛禽夺去了我的美食，使我不得享用，望食兴叹。在这样的世界上，我怎么能祈求得到安宁呢？我又怎能放心地生活呢？古谚说：'世界乃是一座房舍，属于没有房舍的人；无智之人则要受欺骗，因为有金钱、儿女、族人和好友而安心居住，甚至对之完全依靠，先在地上蹒跚，最终走入地下催促亲人将之掩埋。'对青年来说，面对灾难，忍为上策。我已经远离故土和巢窝，我本不喜欢远离兄弟和伙伴……"

水鸟正在沉思，突然看见一只雄龟滑入水中，向水鸟游来。

雄龟游近水鸟，问过安好，然后说："你为什么远离自己的家乡呢？"

水鸟回答说："那里来了许多敌人，智者是没有耐心与敌人为邻的。"

水鸟吟诵诗句道：

一日灾星陨落，
民以走为上策。

雄龟说："事情既然像你说的这样，我就一直守在你的身旁，不再离开你了。你有什么事情，我会为你效劳的。俗话说得好：再没有比背井离乡更难耐的孤零、寂寞。又有人说，任何灾难都不能与离别善良人等同。古人有训：智者自慰的最佳办法是异乡结友，忍受灾难。我衷心希望你能允许我陪伴你，让我做你的仆人和助手。"

水鸟听了雄龟的这番话，说道："你说得对呀！凭真主起誓，我真的尝到了远离家乡，别离兄弟、朋友的寂寞孤苦。别离之中如果有可以供人借鉴思考的问题，就好了。一个青年若找不到可以安慰自己的朋友和伙伴，那么，他便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听不到任何消息，因而招来长久祸患。智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通过接触朋友，消除心中的忧闷，增强自己的忍耐性和坚韧性；忍耐和坚韧是两种美德，凭借二者可以战胜一切灾难，排除一切恐惧心理和急躁情绪，使人遇事不慌，胆大心细，遇难呈祥。"

雄龟说："你千万不要急躁！因为急躁会搅乱你的生活，削弱你的意志。"

水鸟和雄龟交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水鸟说："我仍然担忧灾难临头，总也放不下心来。"

雄龟听水鸟这样一说，急忙走近它，亲吻水鸟的前额，然后说："群鸟们遇事都来同你商量，以求平安，你还忧虑什么呢？"

雄龟一再安慰、劝解后，水鸟终于心定神安。雄龟与水鸟相伴，生活平静安乐。

一段时间过后，水鸟思念起故乡来，于是悄悄地飞回河当中的那块巨石上。水鸟到原来停搁腐尸的地方一看，猛禽已经踪影不见，而那具腐尸也只剩下几根骨头，于是它急忙飞到雄龟身旁，将所看到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高兴地说敌人已经离开了它的家乡。水鸟对雄龟说："我想回老家去，和亲人朋友一起生活是愉快的。对于智者来说，离别故土的愁思是难以忍耐的。"

雄龟便和水鸟一起来到水鸟的故乡。到了故乡一看，没有发现任何可怕的迹象，水鸟因此不胜快乐，情不自禁地吟唱道：

也许灾难降临时，
青年束手无策。
安拉自有回天力，
除灾方略多。
灾难一环扣一环，
坚固不用说。
谁想摧毁灾难，
必定葬身在顷刻。

雄龟和水鸟在那块小岛式的巨石上住了下来。

水鸟正沉浸在平安、欣悦、愉快之中时，一只饥饿的鹞鹰俯冲下来，伸出爪子，将水鸟牢牢抓起，旋即它成了鹞鹰的一顿美餐。

平静岁月，水鸟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它之所以丧命，原因在于它忽略了祈祷。据传，水鸟在此之前常常口中念念有词，赞美安拉不止。

听罢水鸟的故事，舍赫亚尔国王说："莎赫札德，你的这个故事为我提供了许多训诫。你能给我讲几个野兽的故事吗？"

"遵命！"

莎赫札德开始给国王讲《狐狸、狼与人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只狐狸和一只狼合造了一个窝，同住在里边，一起度过一段时光。狼常常欺负狐狸。有一天，狐狸劝狼要温和一些，丢掉坏脾气，它对狼说："如果你总是这样狂傲暴烈，弄不好安拉会派人来制服你。你有所不知，人类计谋高超，策略多变，聪明善断；可猎天上的飞鸟，可捕海中的鲸鱼，有移山填海之





本领，有征服一切之手段。因此，我劝你坚持平等公道，丢弃蛮横暴虐积习。若能这样，你就能安享太平，生活幸福。”

狼根本不接受狐狸的劝告，粗暴地回答道：“你有什么资格谈论这样的大事？简直是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

说罢，狼狠狠地抽了狐狸一个耳光，狐狸当即倒在地下，晕了过去。

过了一个时辰，狐狸慢慢苏醒过来，微笑着，对自己刚才讲过的那些话，向狼表示深深的歉意，请求宽恕原谅。狐狸吟唱道：

我本出于爱心行事，
不料大错铸成。
我伤于君的体面，
言谈有些失敬。
我深表忏悔之意，
求你赐我慈悯情。
既是来求宽恕，
原谅必自责手生。

狼接受了狐狸的道歉，中止了惩罚行动。狼对狐狸说：“从今以后，你不要说与你无关的事，否则就要你听不喜欢的话。”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四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狼接受了狐狸的道歉，中止了惩罚行动。

狼对狐狸说："从今以后，你不要说与你无关的事，否则就要听你不喜欢的话。"

狐狸回答道："遵命！从今以后，你不喜欢的事，我只字不提。圣贤说得好：无人问你，不要回答；不懂之事，不要装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莫向坏人进忠言，因为他们以怨报德。"

狼听过狐狸的这番话，微微地笑了。但是，狼仍对狐狸怀恨在心，心想："我一定要设法杀死这只狐狸。"

狐狸忍受着狼对它的折磨和煎熬，心想："骄傲和诽谤必然带来死亡，造成困窘局面。先贤有训：骄横者必然失败；鲁莽者必定后悔；谨慎者安然无恙。平等待人乃是高贵者的品质之一；礼貌是最高尚的收获。眼下，我最好迁就、奉承这个暴虐之徒，它是必定要灭亡的。"

想到这里，狐狸对狼说："奴仆犯了罪，真主都会原谅、宽恕自己的奴仆。我是一个懦弱的奴仆，竟敢出言劝说主人，犯下了鲁莽大罪。假若我早知道会尝你的耳光之苦，我想就是大象也不敢进言的。不过，我无意诉说这一记耳光的痛苦，因为从中得到了快乐。这一记耳光虽然打的我够难受的，然而其结果却是欢乐和愉快。先贤有训：来自训育者的处罚，其始令人觉苦，其末却比蜜甜。"

狼听罢狐狸的话，说道："我宽恕了你的罪过。从今以后，你要加倍小心谨慎，少跌跤，承认你的奴仆地位。我的威严你已经见识过；谁与我为敌，决无好下场。"

狐狸忙向狼叩拜，并且说道："真主使你长命百岁，万寿无疆。谁敢与你为敌，定为你所征服。"

狐狸依然害怕狼，百般奉承它。

有一天，狐狸到了葡萄园，发现园的墙上有一个缺口，不免心中生疑。狐狸心想："这墙上出现一个缺口，其中必有缘故。古人云：'谁看见大地上有了裂缝而不躲避，还想把脚踏上去，那便是冒险，必遭杀身之祸。'有一个例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传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假狐狸，放置在葡萄园中，在假狐狸面前放上一盘子





葡萄，以便让真狐狸看见，上前去吃葡萄，落入罗网或陷阱之中送命。依我之见，这围墙上的缺口就是一种阴谋诡计。古人说：‘谨慎小心就是一半聪慧。’从小心谨慎出发，我必须对这个缺口加以研究，也许会从中发现导致上当送命的机关。我决不能因为贪心而自投陷阱，白白送命。”

想到这里，狐狸走近围墙缺口，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看，发现缺口下有一个大坑，那是葡萄园的主人为了捕捉糟蹋葡萄的野兽而挖的。狐狸还发现大坑上有一个薄薄的盖子。

看清楚之后，狐狸离开了那里，说道：“赞美真主，我终于发现了那里的秘密。我希望我的敌人——狼跌落在那深深的陷阱里；因为那老狼在，我的生活便不得安宁。老狼被人捉起来，我就可以独享葡萄园，平平安安地生活在这里。”接着，狐狸摇晃着脑袋高声笑着，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吟唱道：

> 但盼此时此刻，
> 劲敌已落入陷阱。
> 恶狼时常威胁逼迫我，
> 我的心总浸在苦水中。
> 我期待人将恶狼杀，
> 令其消影匿踪。
> 到那时园中静悄悄，
> 独自戏耍葡萄藤。

狐狸唱罢，转身飞快跑了回去。狐狸对狼说：“喂，我的主人，真是天赐良机呀！真主为你提供了方便，可以让你毫不费力地进入葡萄园。这是你的福气哟！祝贺你呀！真主会让你轻易地获得战利品。真乃是：生活的门路宽又广，何须费力空繁忙！”

狼不解地问：“何以见得呀？你说这些话，又有何凭据呢？”

“我走到葡萄园里，发现葡萄园的主人归真了。于是，我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葡萄园，只见那里果实累累，挂满枝头，色彩艳丽，真是馋人。”

狼听狐狸这么一说，半点也不怀疑，禁不住垂涎三尺，贪吃之心顿生。于是，狼站起来，在贪心的诱使下，快步向葡萄园走去。

狼和狐狸来到葡萄园围墙的缺口处，只见狐狸停了下来，看上去疲惫不堪，一动不动，像是归真了。狐狸暗自吟唱道：





想见莱伊拉[1]，
好一个贪心狂！
痴情的汉子，
玩命冒险郎！

狼走近围墙缺口，狐狸对狼说："喂，我的主人，进园吧！用不着再把墙推倒了，真主已经做了好事。"

狼通过墙的缺口，向葡萄园走去。它刚刚行至坑盖中间，坑盖便塌陷了，狼随即跌入陷阱之中。

眼见此情此景，狐狸欣喜若狂，心头的烦恼与愁闷顿时烟消云散。

狐狸兴高采烈地唱道：

时光慈悯我，
体谅我深受熬煎。
让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除祛我的忧烦。
我一定宽恕恶狼，
尽管它昔日罪恶滔天。
可惜狼心的狼呀，
难逃这死亡关。
果园由我独享，
决不与愚蠢伙伴同欢。

狐狸走到坑的旁边，只见狼在坑底落泪，痛苦、后悔不已。狐狸和狼一道哭了起来。

狼抬起头来，望着狐狸，说："喂，艾卜·侯赛尼[2]，你哭是因为可怜我的遭遇吗？"

狐狸说："不是的！凭将你抛入陷阱的真主起誓，我并不同情、可怜你。我之所以哭，原因在于你竟然逍遥法外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在此之前不落入陷阱之中。假若在我见到你之前，你已经落入陷阱之中的话，我早就可以舒舒适适地过平静日

① 莱伊拉，阿拉伯著名爱情悲剧中的女主人公，痴情美女的典范。
② 狐狸的外号。





子了。不过，你的末日来临了，你已经活到头了。”

狼说：“喂，干坏事的家伙！快到我母亲那里去一趟，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但愿她能设法救我。”

狐狸说：“因为你太贪心，贪得无厌，使你跌入了陷阱，送了你的命。这一回，你没有活命的机会了。喂，愚蠢的老狼，难道你没有听人这样说过‘不计后果，必食恶果’吗？”

“艾卜·侯赛尼，你本来很敬重我，期望和我交朋友，惧怕我的魔力。我过去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千万不要记恨在心。敬重真主、宽大为怀者，必得真主报偿。这里有诗为证，狼吟唱道：

请播种美德吧！
即使地点不妥当；
不论在何地播种，
终究不会令人失望。
美德种播下去，
他日必得报偿。
种美德必收美德，
纵然等待时间太长。

狐狸说：“愚蠢绝顶的野兽，呆傻无比的畜生，你暴虐蛮横，高傲自大，目空一切，难道你都忘记了吗？你不讲交情，没有按照诗人的劝告行事。”

说罢，狐狸吟诵道：

君手握利剑之时，
千万不要蛮横。
劝君牢记一点：
仇恨从来自暴虐而生。
当你沉睡的时候，
受虐待者头脑尚清醒；
他内心诅咒你，
安拉公正从不闭眼睛。





狼听罢狐狸的吟诵，说道："喂，艾卜·侯赛尼，请不要再责备我过去的罪过，希望你高抬贵手，原谅我的过错。你要知道，行善就是一种积德啊！你可知道诗人有这样的诗句吗？"

狼吟诵道：

趁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尽力行些善功。
须知自己的情况，
并非日日都有可能。

狼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再三求救于狐狸。狼说："喂，艾卜·侯赛尼，但愿你设法救我一命。"

"哼！你这个背信弃义、蛮横成性的东西，你坏事干尽，休想再活命。这就是你为恶的必然下场。"

狐狸说罢，笑着吟唱道：

不要再欺骗我，
蒙蔽难持久。
休想逃活命，
纵使你苦苦哀求。
昔日你种下灾祸，
今天只有饮苦酒。

狼仍然哀求，说："艾卜·侯赛尼，你是最温驯的动物，救救我吧！我今日落入这陷阱，我相信绝不是你干的。"

狼又吟诵道：

回忆往昔岁月，
你待我恩情甚厚。
我今日遭灾难，
只能将你求。
你是我的大救星，





我脱险全仗你高抬贵手。

狐狸说："愚蠢的家伙！你高傲自大，暴虐成性，如今却变得温良、谦恭。过去我因为怕你，不得不奉承你，但我从未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你干尽了坏事，恶贯满盈，报应终于来临了，岂不是罪有应得，还是死有余辜呢。"

狐狸吟唱道：

狡猾的蛮横之徒，
你的罪恶多不胜述。
你今日落入坑穴，
理当尝尝临终之苦。
但盼今日起，
狼种化为虚无。

狼依然苦苦哀求："我的好朋友，请不要用敌视的目光看我，更不要把我当作敌人痛骂。我们应该维持我们的老交情。我求你放下一条绳子，把一端系在树上，让我攀着绳子上去。如果事成，我愿把自己的财产和金钱全部奉送给你。"

狐狸丝毫没有动心，说道："你就死了心吧！你欺负我，你虐待我，站在我的头上大发淫威，我怎么会伸手救你呢？你的大限已经来临，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光明的世界了！等待你的，只有到多灾海受苦受难！"

"艾卜·侯赛尼，你就不要这样固执了。你要知道，帮助一个患难之人，就是救一个临危者的生命；救活一个人，就等于救活众生。做人切不可固执己见，更不要刚愎自用。如今我落入陷阱，生命垂危，你怎可见死不救呢？我求你发点善心，立即行动，救我一命。"

"凶狠、粗暴的家伙，你表面善良，内心凶狠，就像隼[①]对待鹧鸪。"

"隼与鹧鸪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呢？"狼问狐狸。

狐狸说："一天，我进葡萄园去吃葡萄，我正在葡萄园里时，见一只隼向一只鹧鸪俯冲而去。当隼压迫捕杀鹧鸪时，鹧鸪迅速逃避，飞回巢中，隐藏起来。隼追了过去，对鹧鸪说：'喂，傻瓜蛋，我看你在旷野上怪饿的，慈悯之心油然而生，便给你拾了些谷子，带给你吃，不料你却逃了。你这样躲避我，实在不近情理。你快出

① 隼，一种凶猛的鸟，飞得很快，善于袭击其他鸟类。其翅窄而尖，嘴短而宽，上嘴弯曲并有齿状凸起。也叫做"鹘"。





来，接纳我给你带来的谷子，好好吃上一顿吧！'鹧鸪听隼这样一说，信以为真，出了巢穴，只见隼张开利爪，一下紧紧将鹧鸪抓住。鹧鸪这才明白了隼的来意，说道：'你从旷野上给我带来的就是这种谷子？你还说让我好好吃一顿，你就这样欺骗我？你吃了我的肉，真主定会让它在你的腹中变成致命毒素，让你一命呜呼！'隼吃下鹧鸪，果然周身羽毛脱落，头抬不起来，登时无常。"

讲到这里，狐狸稍稍停顿，片刻过后，又说："老狼呀，你有所不知：凡为兄弟掘坑的人，自己很快跌入坑中，是你首先背弃了我呀！"

狼说："不要提这些旧话了，也不要念那些谚语了。我以前做的那些不好的事，也就不要说啦！眼下我处境如此糟，足够我难受的了。我跌入了深坑，就连敌人也会同情的，何况朋友呢！请你赶快给我想个办法，让我摆脱困境吧！赶快救救我，哪怕求你受点累呢！朋友帮朋友，也许要承担万般辛劳；朋友救朋友，说不定会不惜两肋插刀。古谚说得好：'好心朋友胜过同胞兄弟。'你若能把我救出来，我一定给你收集足够用的工具，然后再教给你一套出奇的本领，保证能让你轻易地打开葡萄园和任何果园的大门，任意采摘果实，安心享用，无忧无虑。"

狐狸听罢，笑着说："像你这样的愚不可及之辈，学者们曾有过精彩的描述。"

"学者们说什么呢？"狼问。

"学者们说：体态臃肿、性情粗暴者，远智慧而近愚昧。狡猾、愚笨的家伙，你说，'朋友帮朋友，也许要承担万般辛劳；朋友救朋友，说不定不惜两肋插刀'，这话一点儿不错，但是，你却让我了解到你愚不可及、智力低下。你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我如何能和你交朋友呢？我本来对你抱有幸灾乐祸的心情，你怎好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呢？假若你头脑健全，那么，你会知道这种话胜过利箭。你还说要给我收集足够用的工具，然后再教我一套出奇本领，让我自由出入果园，任意采摘果子，无忧无虑，安心享用……何其美妙动听！你这个背信弃义的骗子，你连救你自己挣脱拿命天仙的办法都想不出来，那些空话又从何谈起呢？你为你自己考虑得很周到，但休想让我接受你的劝告之言。你若有办法，你就自己救自己吧！我祈求安拉不要让你逃脱灭顶之灾。喂，蠢货，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免于一死吧！你就不要教育别人了！你这样的情况，很像一个患了病的人，另有一个患同样病的人前来为他医病，来者说：'我给你治治病吧？'前者答：'你何不先治自己的病呢？'来者无言以对，凄然离去。老狼啊，你正像那个想为病人治病的病人。你就呆在原地，等待灾难降临吧！"

狼听了狐狸这样长长的一番话之后，知道狐狸不会帮任何忙，于是哭了起来，说："想当初，我真是太粗心大意了。我万万不该欺负弱者。倘若安拉能把我从这





次磨难中救出来，我定彻底忏悔，痛改前非，悔过自新；我定穿粗毛衣，隐居深山，敬畏安拉，口念主名；我将远离其他野兽，大力周济贫苦人和那些为主道而战斗的勇士。”

说着，狼又号啕大哭起来。

狐狸听了狼说的这段话，认为狼对自己过去的蛮横暴虐、自高自大已经忏悔，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再加上狼再三苦苦哀求，狐狸内心为之一动，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狐狸走上前去，坐在陷阱边上，尾巴耷拉到坑中。

就在这时，狼站了起来，伸出前爪，抓住狐狸的尾巴，用力一拽，狐狸落在了陷阱里，和狼落在了一起。狼说："喂，毫无慈悯之心的狐狸，你本来是我的伙伴，在我的奴役之下，怎敢骂起我来了呢？现在你也落到了陷阱里，受你的罪吧！先贤有训：谁骂兄弟是狗奶养大的，那么，他也必然吃过狗奶。有诗为证……"接着，狼吟诵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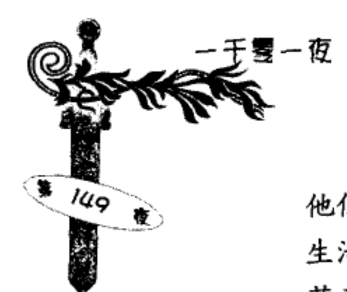
天命降下大灾，
必将波及众人家。
灾至都倒霉，
怎么还好分你我他？
告诉旁观者们，
赶快苏醒吧！
幸灾乐祸的人们，
必被大灾灭杀。

狼吟罢诗，接着说："我要在你看见我被杀之前，先把你杀死。"

狐狸心想："我与这个暴虐之徒落入同一个陷阱，需要借计谋与之进行周旋。俗语云：'女子打首饰，意在装饰日。'古谚说：'平日储泪水，用在灾临时。'假若我不用计谋对付这个凶狠的野兽，无疑会立即丧命。"

想到这里，狐狸暗暗吟诵诗人的叮嘱：

你处的时代里，
一个个都像雄狮。
他们怎样得以生存，
靠的是欺世。



他们开通狡诈渠道，
生活的磨转动开始。
若无力量采摘果子，
只得以草为食。

狐狸沉默片刻，对狼说："喂，威力无穷的猛兽，你急忙把我杀掉，你会后悔的。你若迟缓一下，好好想想我对你讲过的那些话，你就会了解我的用意了。倘若你立即将我杀掉，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狼对狐狸说："狡猾的骗子，你要我暂缓杀你，难道说你对我和你平安逃命还抱有什么希望？你就把你的用意告诉我吧！"

狐狸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好好嘉奖我一番。因为我听到了你发自内心的许诺，而且承认了你先前的过错，诚心忏悔，愿意做好事。我还听到你的许愿：如果安拉能救你摆脱这次磨难，决心日后不再伤害同伴，不再祸害葡萄及其他水果，而且自此以后，谦恭谨慎，剪掉爪子，打掉犬齿，身穿粗毛衣，隐居深山，求道修行对安拉顶礼膜拜，念念不忘安拉的大恩。我听了你的这些话，虽然我本希望你死，但此时此刻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听罢你那美好的忏悔词和许愿，便把我的尾巴伸下来，以期让你攀住逃生；可是，你仍然没有摆脱你那强暴的习性，没有寻求逃脱的办法，更没有思考自己的安全利益，而是猛地一拽，将我拉下坑底，使我顿觉灵魂出壳，我和你都只有等归真了。眼下，如果你能同意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使你得救。你我得救之后，你应该忠实实践你的诺言，照许下的愿还愿，我仍然做你的伙伴和朋友。"

"要我同意什么办法？"狼殷切地问。

狐狸说："办法很简单：你后腿站立，让我站在你的头上，也好接近地面。我爬上地面之后，取来一件能让你攀爬的东西，你再逃命。"

"我不能相信你的话。"狼说，"因为先哲有训：'谁把信任用在仇恨上，那便是大错铸成。''谁相信没有信誉的人，那将受骗上当。''谁考验被考验过的人，定会后悔不已。''谁把种种复杂情况混为一谈，必定福少祸多。'有诗为证啊！……"

狼吟道：

要说你的想法，
我看全是胡乱猜疑。
尽管如此，





却不失为一种智慧。
行行好吧，
不要置人于死地。

狼又吟道：

心长存疑虑，
遇险方才得以脱逃。
生活中清醒者，
遭灾自然少。
碰到敌人来时，
只管满脸堆着笑；
心中要怀着大军，
随时准备舞枪动刀。

狼再吟道：

你所相信的，
也是你的劲敌。
与人相伴时，
时刻要保持警惕。
相信天长地久，
无疑是一种奇迹。
预测吉凶事，
防范心理不可弃。

狼吟罢，狐狸对狼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猜测总不是一种美德，而诚信才是一种高尚、完美的品性，其后果必然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我的老狼主人，当前你应该设法摆脱为难境地才是。我们平平安安，总比死亡要好啊！请你赶快抛开猜疑与仇恨吧！假若你相信我，我无非会做出两种选择中的一种；要么给你放下一件东西，让你攀爬出坑，得以逃生；要么，我背弃你，我自己逃生，却让你继续留在阱中；而这后一种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我担心那样做会使我将来遭受到你所遭





过的难，那是背信弃义者的必然下场。古谚说得好：‘忠实是美德，背叛乃丑行。’你应该相信我。我对灾难并非不知，望切不要再推迟我们脱险的计划。事情紧急，时间紧迫，不容我们再久谈了。”

狼说：“虽然我对你的忠诚不大相信，但你知道了我的忏悔之后，我认为你还是想救我的。”

狼心想：“假若狐狸真的按照它所说的办，就算它改正了自己的过错，将功折罪了；如果狐狸说一做一套，口是心非，安拉会惩罚它的。”想到这里，狼说：“狐狸兄弟，你的建议我接受了。假如你背叛了我，那么，你必死无疑。”

说完，狼站直身子，狐狸站在狼的肩膀上，接近了地面，接着蹬住狼的肩膀纵身一跳，跳出了陷阱，整个身子落在地面上，登时被摔昏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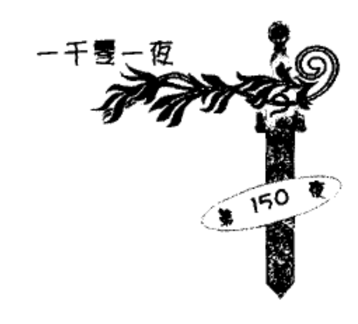
狼在陷阱里喊道：“喂，狐狸好友，千万不要忘记了我，快快救我！”

狐狸苏醒过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说：“受了骗的老狼，刚才因为我和你开玩笑，想戏弄你一下，才使我落入了你的手中。原因是我听了你忏悔的话，高兴得手舞足蹈，无意之中，把尾巴耷拉进坑中，遭你用力一拉，使我跌入坑底，还是安拉把我救了，使我逃离了你的凶恶之手。你与魔鬼是同党，我将助人置你于死地。你有所不知，我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婚礼上跳舞。我醒来之后，把梦境讲给了一个会圆梦的人。圆梦人对我说：‘你将跌入坑中，还能得救。’我落入你的手中，又得以解脱，正是那场梦的验证。受骗的傻瓜，你要知道，我是你的敌人，你怎么不动脑筋，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在我听过你那番粗暴的话之后，我怎么会救你呢？我又怎会想办法救你呢？先贤们有训：‘坏蛋一死，人得宽舒，地得洁净。’我知道，假若我忠实于你，必将忍受比背叛你更大的痛苦；如果不是害怕这一点，我本会设法救你的。”

狼听狐狸这样一说，后悔得直咬自己的前爪……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狐狸苏醒过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说："……圆梦人对我说：'你将跌入坑中，还能得救。'我落入你的手中，又得以解脱，正是那场梦的验证。受骗的傻瓜，你要知道，我是你的敌人，你怎么不动脑筋，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在我听过你那番粗暴的话之后，我怎么会救你呢？我又怎会想办法救你呢？先贤们有训：'坏蛋一死，人得宽舒，地得洁净。'我知道，假若我忠实于你，必将忍受比背叛你更大的痛苦；如果不是害怕这一点，我本会设法救你的。"

狼听狐狸这样一说，后悔得直咬自己的前爪……

狼看到硬的一手已经无济于事，认定必须来软的一手了，于是低声下气地对狐狸说："你们这伙狐狸呀，嘴最甜，最喜欢开玩笑。这是你开的玩笑。可是，并非什么时间都适于开玩笑呀！"

狐狸说："傻瓜蛋，开玩笑是很有限度的。你不要认为安拉在把我从你的手中救出来之后，还会让我落入你的手中。"

狼说："你我之间素有交情，你是一定愿意救我的。你若把我救出，我一定好好奖赏你。"

狐狸说："先哲有训：'莫与无耻愚夫交友，因为他会给你带来耻辱，不能为你锦上添花。''莫与骗子结谊，因为你有长处他掩盖，你有短处他张扬。'先贤有训：'万事皆有救药，唯有死亡例外。''万事皆可补救，除了本质败坏。''万事皆可排除，唯有天命除外。'这些格言是何等中肯啊！至于你说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报偿，我则应该把你比作那条从耍蛇人手里逃跑的毒蛇。"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狼问。

"那条毒蛇逃出耍蛇人之手以后，一位过路人见之惊恐万状，便问道：'喂，蛇公公，你怎么啦？'毒蛇回答说：'我刚从驯蛇人那里出来，他正在追捕我。你如能救救我，把我藏在你身上，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为你做种种善事。'过路人为了得到报答，贪图好处，便把毒蛇藏在自己的衣袋里。驯蛇人走过去之后，毒蛇的恐惧完全消失了。过路人问毒蛇：'我救你摆脱了你所恐惧的一切，你给我什





么报答呢？’毒蛇说：‘正如你所知，我们只会以咬人作为报答。请告诉我，我该咬你的哪个部位？’毒蛇狠狠地咬了过路人一口，过路人当即倒在路边无常。喂，愚蠢的老狼，你就是那条毒蛇呀！你还没有听说过这首诗吧？听我给你吟诵一遍！”

接着，狐狸吟诵道：

千万不要相信，
那发怒的青年；
不要以为，
他的怒气已经消散。
君不见蛇体表面，
光滑美丽柔软，
舌后藏着剧毒，
杀生在转瞬之间。

听罢狐狸的吟诵，狼说：“喂，口舌伶俐、容貌俊美的好兄弟，我的情况，你并不生疏。你知道人们都是怕我的。你知道我能摧毁堡垒，拔掉葡萄树。你就照我的吩咐办吧！你就像奴隶伺候主人那样对待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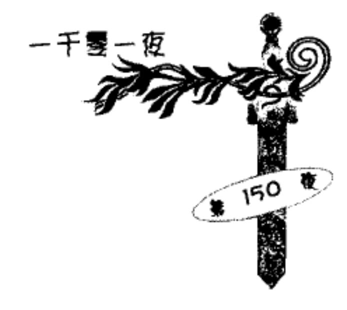
狐狸说：“喂，愚蠢、虚伪的老狼，你的呆笨和寡廉鲜耻使我感到惊异。你怎么还命令我为你效力，在你面前作为奴隶伺候你呢？你等着吧！你将看到你的脑袋被石头砸碎，你的犬齿将被打掉。”

说罢，狐狸登上葡萄园的一个高丘，大声呼唤守葡萄园的人们。人们闻声迅速赶来。狐狸把狼落陷阱之事对人们一说，人们急忙赶到陷阱旁一看，果见狼落入了陷阱之中。于是人们一阵紧张，有的以重石相击，有的用棍棒抽打，有的用矛头猛刺。没过多久，老狼便一命呜呼。

守园人相继离去之后，狐狸回到陷阱旁，眼见老狼已死，高兴得摇着脑袋，乐滋滋地吟唱道：

苍天眼睛明又亮，
送掉了老狼命。
求安拉显灵，
将狼尸远远的抛扔。
老狼啊老狼，





你的害人之心好凶；
而今倒霉的是你，
灾难足灭顶。
你落入了陷阱，
丧命自在情理之中。
不论谁跌入，
亦难活着逃命。

自此之后，狐狸独居葡萄园中，安然自乐，无忧无虑，格外平静。

讲完这个故事，莎赫札德开始讲《老鼠与黄鼬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只老鼠和一只黄鼬同住在一位贫苦农民宅中。农夫的一位朋友患病，医生诊断后，开了个药方，要用剥皮芝麻当药服用，医生还送给他一些芝麻。

农夫拿到芝麻，交给妻子，并吩咐碾去芝麻皮。妻子遵照丈夫的嘱咐把芝麻皮碾掉了，将剥了皮的芝麻放在一个地方备用。

黄鼬看见芝麻，便走了过去，开始往洞穴里搬运芝麻，仅仅一天工夫，就把一大半芝麻搬进了洞穴。

农妇走来一看，见芝麻明显减少了，便坐在那里侦察，看看究竟谁来过，以期弄清芝麻减少的原因。

不久，黄鼬又来搬芝麻了。它见农妇坐在那里，知道她在侦察什么，心想："这种行为必然下场可悲。我真担心那女人在等候着我。不计后果者，必定遭殃。我一定要做件好事，凭此显示我的清白无辜，掩饰我的一切丑行。"

于是，黄鼬开始把运到洞穴里的芝麻搬出来，送回原处。

农妇看在眼里，心想："这并不是芝麻减少的原因啊！因为它在从偷芝麻者的洞穴里往外搬，然后堆放在原处。它把芝麻送回来，给我们做了一件好事。谁做了好事，当有好的报偿。这不是芝麻遭偷的真正原因。不过，我还要在这里侦察，看看偷芝麻的究竟是谁。"

黄鼬弄清了农妇的心思，转身跑去见老鼠。黄鼬对老鼠说："喂，我的鼠妹妹，不关心邻居，不保持友谊的人，是没有任何用的。"

老鼠说："是的，我的好朋友！我与你为邻，感到非常快乐。你这话又从何说





起呢？”

“我们的房东弄来了芝麻，他和他的老婆、孩子都吃了个足饱，剩下的都丢掉了，凡是有生命的朋友都去拣芝麻吃，若你也去拣一些吃，那是比谁都应该的。”

老鼠听后，惊喜不已，手舞足蹈，摇尾纵身，一心想饱餐一顿芝麻，当即窜出洞穴。

老鼠跑去一看，果然看见剥了皮的芝麻闪烁着亮光。老鼠根本没有去想事情的后果，毫无顾忌地冲了过去，情不自禁地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就在这时，农妇抽出准备好的一根棍子，手起棍落，刹那之间，老鼠头破血流。

贪食和不计事情后果，断送了老鼠的性命。

莎赫札德讲完，舍赫亚尔国王说：“这个故事真有意思。你能给我讲一个关于善结友情并且维持友谊，以便战胜灾难、摆脱困境的故事吗？”

“遵命！”

莎赫札德开始讲《乌鸦与老猫的故事》：

相传，一只乌鸦与一只老猫结为兄弟。一天，乌鸦与猫正在树下玩耍谈天时，忽见一只猛虎朝大树走来，不知不觉便走近了大树，乌鸦看到情况危险，急忙展翅飞到树上。只有猫留在树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猫对乌鸦说：

“好朋友，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你有办法救救我吗？”

乌鸦说“人到需要时才寻找朋友，面临灾难时才向朋友求救。有诗为证”，随口吟诵道：

世上的真朋友，
与你在一起；
宁可损害自己，
也要保全你。
世上的真朋友，
灾难降临时显诚意：
保你合家团聚，
宁愿自己骨肉分离。

就在那棵树的附近，有许多牧羊人，他们带着许多只护羊狗。乌鸦展翅飞去，





用双翅使劲地拍击地面，边拍边发出“呱呱”的高声叫喊。片刻之后，乌鸦又飞近牧羊人，用翅膀拍击狗的脸，旋即腾空而起。

那只狗见乌鸦飞得不高，当即追赶而去。

牧羊人抬头一看，见乌鸦飞得很低，时而降落地面，时而腾空而起，也追赶了过去。

乌鸦飞得不高不低，总是离狗群有段距离，好让群狗捕不着它。群狗见此光景，一心想把乌鸦捕住。

乌鸦飞得时高时低，群狗穷追不舍，终于追到了那棵大树下。群狗见那里站着一只老虎，于是群起向老虎扑去。

本以为可以把猫当作一顿美餐的猛虎见势不妙，调头逃离而去。

猫依靠好朋友乌鸦的谋略，幸免于落入虎口。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容我给你再讲个好友相救的故事。”

“讲下去！”

莎赫札德开始讲《狐狸与乌鸦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狐狸，住在山上的一个洞穴里。它的狐崽每稍稍长大一点儿时，狐狸便因为饥饿且又觅不到食，而将自己的狐崽吃掉。假若不吃自己的狐崽，就得活活饿死。

在同一座山顶，住着一只乌鸦。狐狸心想：“我想与这只乌鸦建立友情，一则可让它为我消除孤独寂寞之感，二则可以成为我谋生的帮手。因为乌鸦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不到。”

于是，狐狸向乌鸦住的地方走去。当它接近乌鸦，并能听到它说话声音的时候，狐狸首先向乌鸦问安好，然后说：“喂，我的邻居，穆斯林对穆斯林邻居应尽两项义务：其一是邻居义务；其二是伊斯兰教义务。你要知道，你是我的邻居，你就应该对我尽义务，特别是我们要长期为邻。正因为我打内心里喜欢你，所以这种情感促使我善待你，推动着我来寻找你的友谊。你对此如何作答呢？”

乌鸦对狐狸说：“你要知道，好话是最诚挚的可信的。也许你说的这些话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我担心你的友谊只表现在口头上，而内心里却充满着敌意。因为你是食肉者，而我却是被食者。因此，我们在交友结谊方面，应该有明显不同。你为什么想达到根本无法达到的目的，追求本不可能有的东西呢？你属于兽类，而我属于禽类，这两类之间交朋友是不合适的。”

狐狸说："知道高贵者所在的地方，那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他们当中选择自己的朋友，也许可以达到有利于朋友的目的。我喜欢接近你，决计和你亲近，以期在某些事情上相互合作，使我们的友谊取得成功。我有许多应该好好结交朋友的故事，你若乐意听，我就讲给你。"

乌鸦说："我同意你讲故事。那就请你讲吧，以便让我了解你的用意。"

狐狸说："亲爱的朋友，你好好听着，我给你讲一讲跳蚤和老鼠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证明我刚才给你说过的那些话完全正确。"

"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乌鸦问。

狐狸开始讲《跳蚤与老鼠的故事》：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有一只老鼠，住在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家里。

一天夜里，一只跳蚤跳到富商的床上，看见富商那光滑的身体。这只跳蚤干渴得要命，当即咬破富商的体肤，吸吮起富商的血来。

富商觉得一阵疼痛，从睡梦中醒来，坐起身高声呼唤家仆。家仆们闻声而至，待富商说明遭遇，仆人们便一个个挽起袖子，开始搜捕那只跳蚤。

跳蚤觉察到数只手捉拿它时，便蹬腿而逃，正好落在老鼠洞旁，迅速钻进了老鼠洞，

老鼠看见跳蚤，便问："你与我既非同根，又非同类，是谁让你闯进我的洞穴中来的？你在这里肯定要受到粗暴的待遇的。"

跳蚤对老鼠说："我是逃到你这里来的，保住了我的这条命，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我是向你求保护的。我无心占据你的洞穴，更不会给你带来祸殃，迫使你离开自己的家。我希望能有一天报答你的恩情。你必将看到我的话变为现实。我是言必信，行必果。"

老鼠听后，说："既然情况像你说的那样，就请放心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鼠听后说“情况既然像你说的那样，就请放心吧！你来无妨，你会看到这里的一切都使你高兴，决不会遭到什么意外，除非我遇到什么不测。我会把友情全部献给你，不要后悔自己错过了喝那个富商鲜血的机会，更不要因为从他那里得不到食粮而惋惜。你就满足你的平常生活吧！因为那对你来说最安稳。跳蚤兄弟，我听某诗人有这样一首诗”，老鼠接着吟诵道：

甘于寂寞，
平生乐在知足中。
轻松度日月，
随遇而安身立命。
清凉水一罐，
一张发面饼。
粗盐少许放食里，
破衣能够挡风。
生活全由主安排，
满意笑盈容。

跳蚤听了老鼠的话，说道：“我的鼠姐姐，你的叮嘱我都听清了。我衷心服从你，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违抗你的美好意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老鼠说：“诚挚的友谊有美好的愿望作基础也就足够了。”

说罢，老鼠和跳蚤立下了誓盟，结为好友。自此之后，跳蚤夜间宿于富商的床上，从不超越床去干别的；白天和老鼠一起住在老鼠洞中。

一天夜里，商人带着许多金币回到家中。商人回到房间，便开始清点金币。老鼠听到金币的响声，将头伸出洞外，瞪大眼睛望着那些金币，只见富商将金币放在枕头下面，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老鼠对跳蚤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机会和佳运来了吗？你有办法让我们弄到那些金币吗？"

跳蚤说："不管干什么事，都应该量力而行。如果力量不足，即使计划周密，也会徒劳无益。就像贪图谷粒的麻雀，跌入笼中，白白送命。你既不能取来金币，更运不出房间。我连一枚金币都扛不动，拿了金币又有何用？"

老鼠说："我在这座房子里，挖了七十个出口。我还找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专门藏宝。你若有办法把商人弄出房间，我就有办法把金币搬走。"

"我负责把商人赶出房间！"

说罢，跳蚤一跃而起，落在富商床上，上去狠狠咬了富商一口，这是富商从未经历过的一口狠咬。咬罢，跳蚤蹦到一个安全地方，躲了起来。那富商突然醒来，想逮住跳蚤，但踪影未见，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这时，跳蚤见商人睡着，又跳了上去，狠狠咬了一口，比第一口更厉害，富商睡不着了，索性离开床铺，到门外的一条长凳上躺着睡觉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老鼠开始搬运金币，一气搬了个精光，一块未剩。

次日清晨，富商见枕头下的金币不见了，猜疑有人盗走了他的金币。此外，富商还有种种猜测，五花八门，理不出个头绪。

狐狸讲完跳蚤和老鼠的故事，对乌鸦说："喂，目光远大、天资聪颖、经验丰富的乌鸦，你要知道，我对你说这些话，完全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惠，就像跳蚤报答老鼠一样。请你想一想，跳蚤是怎样善报老鼠的吧！"

乌鸦说："行善者若想行善，就行善事；若不想做善事，可以不做善事。对于以疏远寻求联系的人来说，行善并不是一种义务。你是我的敌人，假若我对你发善心，也许因此会断送我的性命。狐狸呀，你是狡猾、欺诈之辈，你的誓约是靠不住的，誓约不可信之人，是不可饶恕的。听说不久之前，你背弃了你的狼朋友。你背信弃义，用阴谋诡计，害死了你的伙伴。狼是你的同类，你与它相处那么长时间，尚且容不下它，干出了那种事情，我又怎能相信你的劝告呢？你对你的同类朋伴尚且如此，对你的异类敌人又会怎么样呢？你对待我，只会像隼对待弱小的鸟儿那样。"

"隼是怎样对待小鸟们的呢？"狐狸明知故问。

"相传，有一只隼，年轻时暴烈、任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乌鸦继续给狐狸讲《隼与小鸟的故事》：

乌鸦说："……狐狸呀，你是狡猾、欺诈之辈，你的誓约是靠不住的；誓约不可信之人，是不可饶恕的。听说不久之前，你背弃了你的狼朋友。你背信弃义，用阴谋诡计，害死了你的伙伴。狼是你的同类，你与它相处那么长时间，尚且容不下它，干出了那种事情，我又怎能相信你的劝告呢？你对你的同类朋伴尚且如此，对你的异类敌人又会怎么样呢？你对待我，只会像隼对待弱小的鸟儿那样。"

"隼是怎样对待小鸟们的呢？"狐狸明知故问。

乌鸦说："相传，有一只隼，年轻时暴烈、任性，不管是陆地上的野兽，还是大海里的禽鱼，都怕它三分，谁都怕它伤害自己，关于隼暴虐、凶猛的故事很多很多。这只隼经常捕杀别的鸟。随着岁月的推移，这只隼年纪大了，体弱力衰，觅食困难，整日处在饥饿之中。它终于想出了个主意，来到鸟群中间，吃鸟儿们剩下的食物。一只不可一世的凶禽，变成了一只靠计谋觅食的可怜老鸟。喂，狐狸呀，你虽然失去了力量，然而你的欺骗手段并未消逝。毫无疑问，你要求与我交朋友，只不过是你觅食维生的一种计谋罢了。我决不会将自己的性命送到你的手中，因为安拉给了我的翅膀以巨大力量，还赋予我高度的警惕性和锐利的目光。我知道，谁模仿比自己高强的人，会感到疲倦，说不定还会丧生。"

狐狸问："模仿比自己高强的人，怎么还会丧生呢？"

乌鸦说："我给你讲个《麻雀与苍鹰的故事》吧！"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有一只麻雀，一次偶然飞越羊圈上空，见羊群进进出出，热闹非常，便落下来仔细观看。

就在这时，一只苍鹰俯冲下来，直投羊群，伸出利爪，抓住一只小羊羔，随即拍翅腾空而起，向远方飞去。麻雀见此情景，羡慕之心油然而生，于是拍着翅膀，兴奋地说："我也要像苍鹰那样，抓一只羊羔，美餐一顿。"

麻雀决心下定，随后向羊圈飞去，落在一只毛茸茸的小羊羔背上，抓住细软的



绒毛，使劲地拍翅，然而无论怎样用力，也飞不起来。片刻后，只见那只羊羔在地上打起滚来，毛被屎尿粘在一起，麻雀的爪被牢牢缠住，想逃都逃不成了。

麻雀正在惊惶失措之时，牧羊人走了过来。刚才苍鹰抓走一只羊羔，牧羊人已感十分心疼，而此时又见麻雀企图盗羊，不由得气上加气，火上浇油。但见牧羊人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将麻雀抓住，然后将麻雀翅膀上的羽毛全部拔光，接着用线拴住麻雀的两条腿，对孩子说："喂，儿子，给你一个活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爸爸……"

"一只老家贼！这只麻雀想模仿比它高强的那只苍鹰，来羊圈偷羊羔，真是自不量力，自投罗网。"

乌鸦讲完麻雀与苍鹰的故事，对狐狸说："喂，狐狸呀，你压根儿就是个善于学坏的家伙。你想模仿比你高强者，到头来自找苦吃，没有好结果。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我劝你还是平平安安地回你的洞穴中去吧！"

狐狸眼见乌鸦拒绝和自己交朋友，便失望地调头往回走去，边走边哭，边走边咬牙，边走边呻吟。

乌鸦听到狐狸的哭声，又看见它那痛苦、忧伤的样子，高声喊道："喂，你究竟怎么啦？为什么哭、呻吟、咬牙、垂头呢？"

狐狸答道："因为我发现你比我还狡猾……"

狐狸加快步子，回自己的洞穴去了。

莎赫札德讲到这里，舍赫亚尔国王说："这些故事真是精彩！你还有类似的神话故事吗？"

"有的。"

莎赫札德开始给国王讲《刺猬与雉鸠的故事》：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有一只刺猬，将自己的窝造在一棵椰枣树旁。就在这棵椰枣树上，栖息着一对雉鸠，依靠吃椰枣维生，日子宽裕舒适。

刺猬心想："雉鸠有椰枣吃着，而我却眼巴巴地望着，一颗也吃不上。我一定要想个办法吃上椰枣。"

不久，刺猬在那棵椰枣树下挖了一个洞，作为自己和妻子的窝穴，并在窝穴的旁边建造了一座清真寺，独自在那里道乘修行参悟，苦练静思，膜拜安拉，远离尘世。

雉鸠本是位勤于膜拜安拉的虔诚信徒。它见刺猬淡漠尘世，虔诚无比，不禁由





衷感动。雉鸠问刺猬：

“喂，刺猬兄弟，你修功参悟，虔诚膜拜有多长时间啦？”

刺猬回答：“三十年了。”

“你吃什么呢？”

“吃椰枣树上的落下的椰枣。”

“你穿什么呢？”

“以针刺、荆棘为衣。”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居住，而不到别的地方去呢？”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居住，目的在于为那些迷途者和无知者指出正路。”

“我本来猜想你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我很喜欢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我担心你言行不一呀！我怕你像这样的庄稼人：播种的时节到了，却舍不得种子，说：‘我担心播种的时节已经过去，白白把钱花在买种子上。’收获的季节来了，看见人们都在忙着收割成熟的庄稼，这才后悔自己因为舍不得播下种子而坐误农时，结果悲感交加，大病不起，一命呜呼。”

雉鸠问刺猬：“我如何才能摆脱尘世的纠缠，专心敬拜安拉呢？”

刺猬说：“你要为来世做好充分准备，更要满足于今世的生活。”

“我是鸟，我不能离开椰枣树，因为树上有我的食粮呀！假若我离开椰枣树，恐怕再也找不到安身之处了。”

“你可以把树上的椰枣打下来，等打下够你们夫妻俩全年吃的椰枣，你就搬到树下来，以便获得修功参悟方便的良好指教。你把椰枣打下来之后，搬到巢穴中储藏起来，以备日后食用。椰枣吃光，坐静[①]日久，便可习惯于朴素节俭的生活了。”

“刺猬兄弟，安拉会给你报偿的。因为你对我讲到了来世，并且给我指出了正确的道乘修行之道。”

说罢，雉鸠夫妻开始忙碌起来，摘下椰枣树的椰枣，一个一个、一串一串地扔下去，旋即树上一枚枣子也不见了。

刺猬见自己有了吃的食粮，高兴极了，急急忙忙将落在地上的椰枣搬到洞穴之中，作了自己的储备粮。刺猬心想：“雉鸠夫妻日后若需食粮，必来求我，企图得到我这里的东西，相信我道乘修行刻苦，心地虔诚。如果它俩听我的劝告和训教，并且接近我，我就把他俩抓住吃掉。到那时候，这个地方只剩下我自己，落在树下的枣子足够我吃的了。”

片刻过后，雉鸠夫妻俩打完了椰枣，从树上下来，发现刺猬把椰枣全都搬到

① 修炼。

了自己的洞穴之中，于是问道："心地善良、善于说教的刺猬兄弟，我们连椰枣的踪影都看不见了；你要知道，我们是依靠椰枣为生的呀！椰枣都到哪里去了呢？"

刺猬说："也许被风刮走了。你要知道，体面的谋食办法是向农夫索求，张口者不能不吃食。"

刺猬继续用那些训词训教雉鸠夫妻，用种种华丽的词语向它俩显示自己的虔诚，直至雉鸠夫妻俩相信了刺猬，向它走去，进了它的洞穴门，完全没有想到刺猬的阴险与狡猾。

雉鸠夫妻刚踏进门，刺猬便将门口一封，顿时张牙舞爪，面目狰狞。

雉鸠看出刺猬设下的骗局明显暴露，便说："你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难道你不晓得被压迫者定有援助者吗?你千万不要耍阴谋诡计，以免落个欺骗某商人的骗子们的下场。"

刺猬问："欺骗商人的骗子？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雉鸠开始对刺猬讲《富商与骗子的故事》：

相传，在一座名为信德的城市里，有一位商人，财源茂盛，腰缠万贯。他牵着骆驼，前往某城销售。

行不多久，有两个坏蛋跟上了那个富商。那两个家伙也带着一些钱和一些货，装成商人的模样，跟在那个富商的后面。两个家伙在第一个打尖休息的地方，一番商量之后，决定诈骗那个富商的钱财；与此同时，两个家伙又各心怀鬼胎，都想加害对方，以期独占那富商的钱财。俩人都在暗打算盘："我俩一同害死了那个富商之后，我再把我的同伴害死，到那时候，富商的所有钱财，不就从从容容、轻轻松松地落到了我一个人的手中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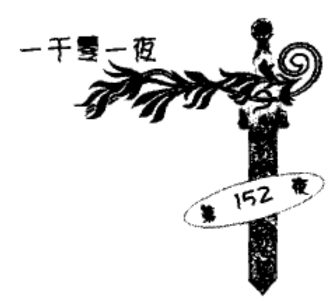
两个家伙暗自下定害死对方的决心，各自拿来自己吃的一份饭食，将毒药悄悄地放入饭食中，然后客客气气地将自己的那份饭食让给对方吃。

吃饭之前，那俩家伙还在和富商一起聊天，谈笑风生，亲密无间。可是，吃饭之后，富商见二人久久不来，心里好生闷得慌，于是去找，看二人究竟在干什么。富商到那里一看，发现二人躺在饭碗旁边，已经归真了。

富商见此惨状，经过一番思考，得知那俩家伙在合谋算计自己，而且相互心怀鬼胎，都想害死他，然后再害死对方，独自占有他的货物和钱财，结果自己先送了自己的命，而富商则安然无恙。

讲到这里，舍赫亚尔国王对莎赫札德说："莎赫札德，你讲的这个故事，我以





前确实没有听过，很有教益。能再给我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吗？”

“遵命！”

莎赫札德开始讲《耍猴的小偷》：

相传，许久许久以前，有一个人，他有一只猴子。表面上，这个人是耍猴的，其实是个小偷。他不去本城市场则罢，只要一去，必大有收获，满载而归。

一天，有一个人带着一包衣裳到市场上去卖。到市场上叫卖很长时间，结果没有一个人给个价钱；而且他连包都不打开，只有想买的人，他才把包打开让人家看。

说来也巧，那个耍猴的小偷看见了这个卖旧衣裳的人。卖衣人放下包袱，坐下正休息时，耍猴人来到卖衣人面前，耍起猴来。卖衣人把注意力都集中了那只猴子身上，结果那包衣裳被耍猴的小偷偷走了。

耍猴的小偷收拾起玩猴的那套家伙走去，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打开包袱一看，却原来是一包旧衣裳，不禁大失所望。于是，他在旧包袱皮之外加了一个漂亮的新包袱皮，随后带到另一个市场上叫卖。

耍猴人卖旧衣裳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开包，因为价钱很便宜，所以人们愿意买。

一个人走来，见包袱皮漂亮，十分喜欢。于是未打开包看里面的东西，便掏钱将包袱买下，然后高高兴兴带回家中给妻子。

妻子看见那包东西，问道：“这是什么呀？”

“一包好东西哟，便宜极了，简直就跟白拣的一样。如果把它卖掉，一定能赚许多钱。”

“你准上当受骗了！这么便宜的东西，一定是偷来的。不仔细看看东西就买，要出娄子的！难道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得？这样会像织匠那样，要闹出人命的。”

丈夫惊问：“织匠？还会闹出人命的？那是怎么回事？”

妻子开始讲《织匠的故事》：

相传，某村里有位织匠，终年辛辛苦苦地劳动，方才能够维持生活。

有一天，同村里的一位富翁邻居举行盛大宴会，邀请了许多宾客，织匠也应邀出席。席间，织匠眼见人们个个衣饰华贵，人人仪容非凡，不胜羡慕之至。织匠又见主人对那些宾客十分敬重，令仆人们给他们端上丰盛菜肴，暗自心想：“假若我能换个职业，找一个活儿更轻松、挣钱更多，我一定会积攒许多钱，也能买得起华丽的衣服，我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就自然提高了。”

宴会上，织匠看见人们争相献艺助兴。有个人登上高墙，然后跳下，稳稳地站



在地上，他便坐不住了。织匠心想："我一定要像这个人一样，干一件我所不能干的事情！"

随后，织匠爬上一堵高墙，然后纵身跳了下来，这位织匠摔得头破血流，当场丧命。

妻子讲完故事，然后对丈夫说："我之所以给你讲这个故事，为的是防止你被贪欲征服，想那些非分之事。"

丈夫听后，说："智者并非因其有知识而事事平安，愚者亦并非因其无知而时时遭难。我看见那经验丰富、熟知蛇性的耍蛇人，常常被蛇咬死；而那些对蛇一无所知的人，却往往能够将蛇战胜。"

一番争论之后，丈夫违背妻子的劝告，照常出去买货。

这一次，他从窃贼手里买了便宜货，结果吃了官司，不幸送了一条命。

讲到这里，涉赫札德开始讲《小鸟与孔雀的故事》：

相传，从前有一只小鸟，每天都去朝拜一位鸟王。它每天早出晚归，往往第一个参见鸟王，最后一个离开鸟王的宫门。

有一天，群鸟聚集在一座高山上。群鸟相互议论说："我们的数量已经很多，而且常常意见不一，一定要选个国王管理我们，以便集中我们之间的意见，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

那只小鸟建议它们拥立孔雀为鸟国国王；那就是小鸟崇拜的鸟王。

众鸟一致同意小鸟的建议，拥立孔雀做了它们的国王。

孔雀国王对众鸟一视同仁，并且任命那只小鸟为宰相兼御用文书。小鸟有时不要任何随从，亲自去视察、处理一些事情。

有一次，小鸟宰相一整天没去见孔雀国王，孔雀国王忐忑不安，如坐针毡。正当这时，小鸟宰相来了。孔雀国王问："你是我的近臣，怎么一天不来见我呢？"

小鸟宰相答道："我看见一件事情，使我生疑，令我害怕。"

"你看见了什么事情？"孔雀国王问。

"我看见一个人带着一张网，用木桩将网架在了我的巢窝口，网下撒了些谷粒，他则远远地坐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等候。我坐在一个地方，观察了好久，看那猎人究竟还要干什么。正在这时，一对灰鹤飞来，天命使那夫妻俩一道落入网中，只听那对灰鹤夫妻发出凄凉的叫喊。那猎人立刻跑了过去，将灰鹤夫妇牢牢抓住，眼见此情此景，我感到十分伤心。这就是我一天未来见国王的原因所在。国王陛下，





为了警惕猎人的罗网，我不能再在我的巢中住下去了。”

孔雀国王说：“你不能离开你的巢窝呀！因为在天命面前，警惕是没有用的。”

小鸟宰相服从孔雀国王命令，说道：“我将忍耐下去，决不违背国王陛下的劝告。”

小鸟宰相保持着高度警惕性，为孔雀国王取来饭，孔雀国王吃饱饭后又喝足了水，小鸟宰相方才离去。

有一天，小鸟宰相看见两只麻雀在地上厮杀争斗，心想：“我身为国王的宰相，怎能眼见两只麻雀在我面前争斗而不闻不问呢？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从中调解。”想到这里，小鸟宰相当即走了过去进行劝解。

小鸟宰相刚走过去，猎人一网扣去，将它们全都扣在网里，小鸟宰相亦未能幸免。猎人走上前去，抓住小鸟宰相，递给自己的同伴。同时说：“好好抓住，不要让它飞了。这只鸟儿真肥，我还从未见过比它更肥的鸟儿。”

小鸟宰相被猎人的同伴抓在手里，它想：“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孔雀国王说得很对，在天命面前，警惕是没有用的。即使保持警惕，也无法逃脱天命的安排。诗人说得何其正确啊！”

接着，小鸟宰相吟诵道：

世上本来不可能有的事情，
就是神仙也造不出来。
世间当有的事，
自然会见到光明。
当有的事必有，
时间一到便发生。
可怜的愚昧汉呐，
常常被蒙在鼓中。

莎赫札德讲到这里，舍赫亚尔国王说：“喂，莎赫札德，再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吧！”
莎赫札德说：“假若国王陛下能把我留到明天晚上，安拉定将报偿国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开始讲《毕卡尔与莎姆丝的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相传，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位期间，巴格达有个商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艾卜·哈桑·阿里·本·塔希尔。

艾卜·哈桑腰缠万贯，慷慨大方，人见人爱，仪表堂堂。他进出哈里发的宫殿如履平地，不必经过允许，亦无人查问。哈里发的宫仆、女仆都喜欢他。他常与哈里发对坐饮酒，吟诵诗歌，畅谈奇闻趣事，议论古今短长。

不过，艾卜·哈桑是个买卖人，以出入市场为职业。有一位青年常去他的店铺里聊天，这位青年名叫阿里·本·毕卡尔。他本是一位波斯国王的儿子。阿里王子身材适中，容貌俊秀，堂堂仪表，面颊红润，两眉弯弯，二目炯炯有神，说话带笑，语词甜美，素来平静随和，性格爽朗可亲。

有一天，阿里·毕卡尔正与艾卜·哈桑坐着聊天，边谈边笑之时，突然看见十位妙龄少女步履翩然，向店铺走来。那十位少女，一个个婀娜多姿，花容月貌，煞是美丽动人。其中有一姑娘骑着一匹披着镶金嵌银鞍鞯的高头大马，只见姑娘身披细薄丝斗篷，缠着一条金腰带，风姿绰约，天生丽质，光彩照人，其美勾魂夺魄，正如诗人所云：

> 肌肤如丝绸光滑，
> 为人热情善言无虚呓。
> 明眸能说话，
> 动心销魂盖酒力。
> 俊俏容貌入梦，
> 但愿相会有约期。
> 睫毛漆黑如夜，
> 前额明亮似晨曦。

行至艾卜·哈桑店铺门前，那位少女离鞍下马，上前向店主问安，艾卜·哈桑立





即回了礼。

阿里·本·毕卡尔见姑娘美貌，不禁神采飞扬，想起来离去，但姑娘说："原地请坐着吧！怎好我们来，而先生却走呢？这不合道理嘛！"

阿里·本·毕卡尔说："小姐，我是个逃离家园、沦落天涯之人，想必不用说你也看得出来。有诗说得好……"

阿里·本·毕卡尔吟诵道：

> 她是艳阳，
> 寓舍在天上。
> 送来光明与温暖，
> 足以慰心房。
> 你难以登上天，
> 她也不会把你访。

姑娘听后，微微一笑，问哈桑："这位青年打哪儿来？他叫什么名字？"

艾卜·哈桑说："他是外乡人，波斯国王的儿子，名叫阿里·本·毕卡尔。外乡人嘛，应该格外敬重人家。"

姑娘说："我的女仆来了，就让她把这位青年带到我那里去吧！"

"遵命！"艾卜·哈桑一口答应。

姑娘随即转身离去。

阿里·本·毕卡尔不知道艾卜·哈桑和姑娘说了些什么。

一个时辰过后，女仆来到艾卜·哈桑面前，女仆说："我家小姐请你和你的朋友去她那里。"

艾卜·哈桑带着阿里·本·毕卡尔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王宫走去。

女仆将二位青年领入一座宫殿，让他俩坐下。过片刻，一桌筵席摆到了他俩的面前。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洗过手，端上酒来，二人纵情开怀畅饮。

之后，女仆领二位来到一大殿。走进宫殿一看，但见厅内有四根巨柱，满铺华美地毯，装饰极为考究，就像天堂里的一座宫殿，四壁富丽堂皇，珍宝古玩琳琅满目，令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惊异不已。

二人正观赏奇珍异宝之时，忽见十位女仆翩翩走来，个个如花似玉，宛如天仙下凡，勾人魂魄，动人心弦；她们排着队，简直就像天堂里的仙女。随着她们来的又有十位女仆，手里各拿着一把乐器，向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问过安好，即



轻弹玉指，歌声飞扬，在崇拜者的心中，每个姑娘都是爱神的化身；紧跟在她们之后，又出现十位女仆，个个前胸丰隆，人人体态轻盈；乌黑发亮的眼睛，白里透红的脸蛋，弯如柳叶的眉毛，她们是崇拜者的美神，也是观赏者眼中的美景；她们身穿彩绸衣裙，色泽耀眼夺目；她们行至门口，站了下来。

在她们之后，又走出十位女仆，相貌比她们更美，个个衣着华丽，在门口的另一边站了下来。接着，十位女仆进门来，簇拥着一位女子，名叫莎姆丝·奈哈尔，在她们当中就像一轮圆月，看上去如同众星捧月。莎姆丝·奈哈尔长发披肩掩背，身着天蓝色衣裙，外披绣花斗篷，腰系嵌着宝石的腰带。只见她大模大样地走来，坐在椅子上。

阿里·本·毕卡尔一看见那女子，顿时爱在心里，诗兴大发，欣然吟诵道：

> 我吐呓语之日，
> 便是我的病之始。
> 我的情不会改，
> 我的友谊会久存不衰。
> 情深爱亦深，
> 我的魂溶入天姿；
> 情厚爱也厚，
> 我的骨已细如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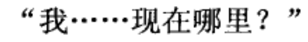
阿里·本·毕卡尔吟罢，对艾卜·哈桑说："兄弟，假若你想为我做好事，本当来这里之前，就把情况告诉我，也好让我思想上有个准备，以便适应这里的环境呀！"

说完，阿里·本·毕卡尔哭了起来，边呻吟边诉苦。艾卜·哈桑对他说："兄弟，我一心想给你办一件好事。但是，我很怕因此给你造成什么麻烦，妨碍与小姐见面，影响你与她之间的联系。兄弟，不必见外，你只管放心就是了！我想这位女子一定非常喜欢你，愿意和你对坐谈天。"

阿里·本·毕卡尔问：

"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

"她叫莎姆丝·奈哈尔……她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一位爱妃。这个地方就是哈里发王宫。"



"我……现在哪里？"



"我们现在拉希德王宫里。"

莎姆丝·奈哈尔坐下,仔细打量阿里·本·毕卡尔,但见容貌英俊,气宇轩昂,举止庄重;阿里·本·毕卡尔也偷眼望了望莎姆丝·奈哈尔,双方不由自主,深深沉浸在爱河之中。

莎姆丝·奈哈尔吩咐歌女们各就各位,众乐女各抱着一把四弦琴,玉指轻弹,乐声四起,唱歌开始。

其中一位歌女伴着琴声唱道:

再修书一封,
但愿取到回函。
呼声船公公,
请听我细诉衷言:
主公连着我的心,
主公是我的生命线。
赐我一吻吧,
权作重礼赏赐;
我还你一吻,
正合你的心愿。
倘若还有什么要求,
只管随意取;
我穿着吝啬衣裳,
你身披慷慨长衫。

阿里·本·毕卡尔听罢,欣喜异常,对歌女说:"再唱一首吧!"

那歌女拨动琴弦,唱道:

远离意中人,
不禁眼泪淋淋。
呼声我的耳与目,
呼声我的命根。
千万不要慈悯,
那些悲泪浸眼的人。





歌女唱完，莎姆丝·奈哈尔对另一名歌女说："喂，你来唱一首吧！"

那歌女弹起四弦琴，唱道：

我因秀目陶醉，
并非醉于美酒。
他离我眼前，
翩翩来我梦乡游。
酒美不醉人，
鬓发使人神走。
呵护并不能服人，
美德确乎有人求。
淡色染双鬓，
似披甲勇士将我魂收。

莎姆丝·奈哈尔听后，赞叹不已，遂令另一歌女吟唱。那歌女唱道：

天灯光灿烂，
青春胜过鲜露。
面颊可以书写，
爱情亦有限。
小巧玲珑得主护佑，
相见一声亲切呼唤。

歌声刚落，阿里·本·毕卡尔对靠近他坐着的一个歌女说："喂，姑娘，你来唱一首诗呀！"

那歌女立刻弹起四弦琴，唱道：

往来总觉时短，
固执撒娇难。
多少障碍得消除，
春心活泼在少年。





相聚光阴贵，
尽享莫等闲。

歌声未消，阿里•本•毕卡尔已是赞叹不已，热泪盈眶。

莎姆丝•奈哈尔见阿里•本•毕卡尔且哭，且吟，且诉，不禁心焦异常，忧虑满怀。她站起身来，走到圆宫厅大门。阿里•本•毕卡尔紧紧跟了过去，二人相互拥抱在一起，同时晕倒在地，一时不省人事。

女仆们立即走上前去，将二人抬入厅里，往脸上撒玫瑰水。

莎姆丝•奈哈尔和阿里•本•毕卡尔苏醒过来之后，不见艾卜•哈桑，立即问："艾卜•哈桑在哪儿？"

躲在坐椅一旁的艾卜•哈桑马上走了过去，向莎姆丝•奈哈尔问安。

莎姆丝•奈哈尔说："艾卜•哈桑，你办了一件好事，我求安拉允许我给你报偿。"

莎姆丝•奈哈尔走到阿里•本•毕卡尔面前，说："先生，我打心底里爱你。不过，我们面对战争临头的命运只有忍耐。"

阿里•本•毕卡尔说："凭安拉起誓，小姐，只有见到你，我才觉得心安；只有你，才能浇灭我心中的火；我对你的爱，只有我的鲁合归去时，才会消失。"

话音未落，阿里•本•毕卡尔哭了起来，泪珠直滚腮边，如同雨下。

莎姆丝•奈哈尔见此情景，也哭了起来。

艾卜•哈桑说：

"凭安拉起誓，你俩的事情真使我感到奇怪，令我迷惑不解。你俩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如今你俩相见时泪如雨下，分别时又该如何呢？"

片刻后，艾卜•哈桑又说："现在不是落泪、悲伤的时候，而是高兴、开心的时候。"

莎姆丝•奈哈尔朝一个女仆使了个眼色，那女仆站起身来走去。片刻后带来数名女仆，个个手捧银盘走来，盘中满盛各种美味，顷刻间一桌美味佳肴摆在宾主的面前。

莎姆丝•奈哈尔和阿里•本•毕卡尔坐下进餐。饭毕，撤去桌子，宾主洗过手，女仆送来沉香香炉和玫瑰水瓶，开始熏香、洒香水。片刻后，一排女仆走来，人人手捧雕花金盘，满盛各种各样的饮料、水果和点心，香气扑鼻，色泽艳丽，赏心悦目，人见人喜。接着，男仆抬来一缸葡萄酒。莎姆丝•奈哈尔留下十名男仆和十名歌女，让其余女仆离去。她吩咐那十名歌女弹奏四弦琴，并命令其中一个吟唱诗歌。片刻后，弦乐高奏，歌女和曲吟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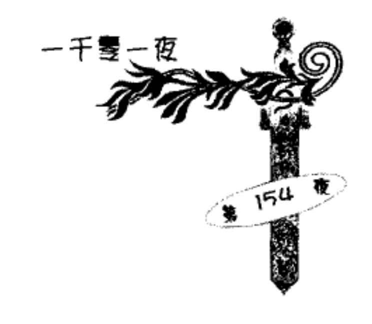
笑容满面送上问候，
希望失去复再生。
面对着责备者，
表述我的胸中情：
我与他之间，
泪水隔离了情思；
仿佛眼中泪，
含情脉脉与我同。

歌女唱完，莎姆丝·奈哈尔站起来，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又斟满一杯，递给阿里·本·毕卡尔……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莎姆丝·奈哈尔留下十名男仆和十名歌女，让其余女仆离去。她吩咐那十名歌女弹奏四弦琴，并命令其中一个吟唱诗歌。

……

我与他之间，
泪水隔离了情思；
仿佛眼中泪，
含情脉脉与我同。

歌女唱完，莎姆丝·奈哈尔站起来，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又斟满一杯，递给阿里·本·毕卡尔。

随后，莎姆丝·奈哈尔令另一个歌女吟唱，只听那歌女唱道：

泪水流淌的时候，
颇似杯中酒。
谁使杯中物，
如同泪水淌流？
我凭主起誓，
借问酒家在何处？
谁使我淌泪，
自斟自饮权当酒。

歌女唱完，阿里·本·毕卡尔举杯一饮而尽，然后将空杯递给莎姆丝·奈哈尔。莎姆丝·奈哈尔又将杯子斟满，递给艾卜·哈桑，艾卜·哈桑接过一饮而尽。随后，莎姆丝·奈哈尔抱起四弦琴，说道："你饮酒，必得我来伴唱。"





边说边调好琴弦，边弹边唱：

且看腮边泪珠，
正纵情唱着欢歌。
胸中正烧着，
炽热爱情一把火。
唯恐别离远，
泪流日见多。
有泪如同邻相居，
远近不用再说。

莎姆丝•奈哈尔接着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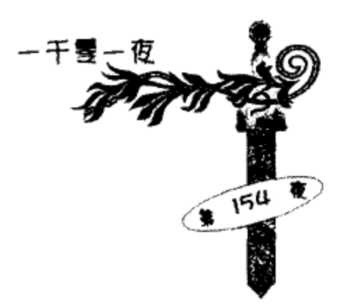
我们相聚欢宴时，
君身金光闪。
红日自贵手上升起，
星月是你的项圈。
君赠酒一杯，
倾自明眸之间。
君是皓月一轮，
众星围着你旋转。
莫非君是神，
生死别离随随便便？
安拉造就了你的品格，
惠风反映了你的意愿。
君非凡人，
而是天上谪仙。

阿里•本•毕卡尔和艾卜•哈桑听罢莎姆丝•奈哈尔的美妙歌喉与绝伦诗句，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情不自禁，手舞足蹈，难以自己，又说又笑。

正当欢乐之时，一女仆走来，只见她害怕得周身颤抖，女仆说："夫人，不好啦！"

莎姆丝•奈哈尔问："怎么啦？"





"哈里发来啦！他与阿菲夫、迈斯鲁尔就在门外。"

听女仆这样一说，大家个个胆战心惊，而莎姆丝•奈哈尔却笑着说：

"你们不用害怕！"

莎姆丝•奈哈尔转脸又对女仆说："回他们话，我们马上就离开这里。"

随后吩咐关上圆宫门，放下窗帘，莎姆丝•奈哈尔转身向御花园走去。

来到花园，莎姆丝•奈哈尔坐在长椅上，让一个女仆压住她的两只脚，叫另一个女仆将花园门打开，以便哈里发和随行人员进来，然后令其余女仆离去。

片刻后，掌刑官迈斯鲁尔带着二十名大汉，进了花园，每人都握着一口宝剑。他们走上前来，向莎姆丝•奈哈尔问安。莎姆丝•奈哈尔问："你们到这里来所为何事呀？"

他们异口同声回答："信士们的长官向你问好！哈里发因见不到你而感到寂寞，要我们告诉夫人，今天他那里有欢庆活动，希望活动将要开始时，夫人前去助兴。现在夫人到哈里发那里去，还是请哈里发到夫人这里来呢？"迈斯鲁尔说。

莎姆丝•奈哈尔站起来，说："服从信士们的长官的命令！"

随后，莎姆丝•奈哈尔呼唤管家婆和女仆们，告诉她们说，她要迎接哈里发。女仆、男仆们即刻动手，开始为迎接哈里发做准备。莎姆丝•奈哈尔对宫仆们说："你们去请哈里发，就说我在此恭候大驾光临。"

片刻过后，一切摆放齐备。

随即，莎姆丝•奈哈尔离开花园，进圆宫大厅去见阿里，将阿里•本•毕卡尔搂在怀里，同他告别。阿里•本•毕卡尔泪流满面，说："夫人，这种告别，也许会摧毁我爱你的心灵。我求安拉给我力量，让我承受住这场爱情的磨难。"

莎姆丝•奈哈尔说："凭安拉起誓，真正受到摧残的是我呀！因为你还可以到街上去寻欢觅乐，访亲问友，以求欢欣，而我呢？我只能在灾难中挣扎，尤其是我已答应在此迎接哈里发。也许我因为想念你而使我面临巨大危险。我爱你，我恋你，我为离开你而感到难过。我到了信士们的长官面前，用什么语言、什么心情歌唱？我用什么语调与信士们的长官对话？我又用什么目光看那个没有你的身影的地方？没有你坐在那里，我喝的酒又有什么味道？"

艾卜•哈桑说："你不要为难！你要忍耐！今夜与信士们的长官欢宴，你千万不可大意！万万不能让哈里发察觉出你心不在焉！"

正在此时，女仆禀报说："夫人，哈里发的仆役来啦！"

莎姆丝•奈哈尔急忙站起，吩咐女仆说："快把艾卜•哈桑和他的同伴带到御花园的阁楼里去，让他俩暂时躲避一下，然后设法把客人送出宫门。"



女仆带着二人进到阁楼，关上门，便离去了。

阿里·本·毕卡尔和艾卜·哈桑躲进阁楼，朝御花园望去，但见哈里发在百名手握宝剑的仆役护卫下进了御花园大门。哈里发身旁有二十名女仆簇拥，个个如花，人人似月，头戴镶金嵌玉花冠，手持炽燃着的巨大蜡烛；哈里发春风得意，大摇大摆，行进在女仆中间。走在前面的是迈斯鲁尔、阿菲夫和沃绥福。

见哈里发的队伍刚到花园门口，莎姆丝·奈哈尔和女仆们一道迎上去，在花园门口向哈里发行吻地礼，伴哈里发在园中的椅子上落座。花园里的所有女仆和仆役都站在哈里发的周围，园内烛光通明，如同白昼，乐器齐奏，歌声飞扬。

哈里发让大家各自就座，莎姆丝·奈哈尔在哈里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与哈里发谈天。

所有这些情景，躲在阁楼里的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都看得清清楚楚。哈里发与莎姆丝·奈哈尔之间的谈话，二人也听得明明白白。

哈里发吩咐打开圆宫门，众宫仆拾级而上，点燃蜡烛，顿时宫内灯烛通明，夜色消失。如同白昼。片刻过后，女仆们送来酒器，宫仆们抬来御酒。

艾卜·哈桑说："这些饮酒用的器具，件件都是珍宝，我从未看见过这样精美的、漂亮的酒器，简直可以说不曾听人说过。天哪，这真使我惊心动魄，仿佛是在梦中。"

阿里·本·毕卡尔自从告别莎姆丝·奈哈尔的时刻起，因为神魂不定，思恋缠心，一直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当他苏醒过来，往阁楼外一看，豪华场面令他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在人间。

他对艾卜·哈桑说："好壮观的场面呀！我真担心哈里发发现我们在这里，或知道我们的情况。使我更为担心的还是你。因为我已入了死人的行列，倒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的死，是因为恋情、钟爱而走火入魔。我多么盼望安拉能够拯救我们摆脱这可怕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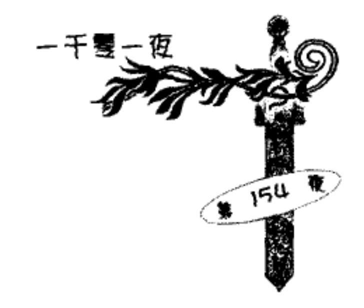
阿里·本·毕卡尔和艾卜·哈桑一直藏在阁楼里观看，直到丰盛宴席摆在哈里发面前。

这时，哈里发望着一个歌女，说："给我们唱一首动人心弦的情诗吧！"

那歌女边弹琴边唱道：

> 世有一位天方女，
> 不见亲人面。
> 汉志[①]有沉香，
> 姑娘深深将我恋。





路遇骆驼队，
捎来情思一片。
急忙点火待远客，
禁不住泪水涟涟。
谁解我的情，
恐以为我的心寒。

歌女歌未唱完，莎姆丝·奈哈尔晕了过去，一时不省人事。女仆们立即走上前去。用椅子将她抬走。

躲在阁楼的阿里·本·毕卡尔见此情景，亦昏倒在地。艾卜·哈桑说："啊，可怜的兄弟，天命割裂了你俩之间的爱情啊！"

正在这时，送他俩躲避在阁楼的那个女仆来了，对艾卜·哈桑说："喂，情况不妙！艾卜·哈桑，快带着你的伙伴离开这里吧！如果行动迟缓，事情会暴露。你们俩马上行动；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丧命的。"

艾卜·哈桑说："你瞧，我的伙伴站都站不起来，怎么走得了呢？"

女仆马上取来玫瑰水，洒在阿里·本·毕卡尔的脸上，阿里·本·毕卡尔缓缓苏醒过来。

艾卜·哈桑背起阿里·本·毕卡尔，和女仆一道快步走下楼梯。女仆迅速走去打开王宫临底格里斯河的便门，将二人送出了门，让他俩在一张长凳上坐下。女仆拍了两下巴掌，一条小船应声而至。女仆对船公说："船公公，请把二位送到对岸去！谢谢你啦！"

艾卜·哈桑把阿里·本·毕卡尔背上船，阿里·本·毕卡尔望着圆宫和花园，吟诵了一首告别的诗：

现在就告别，
我伸出一只弱手；
另一只手掌，
放在炽热的心口上。
这不是最后一次约会，
无意改变我的初衷。

① 汉志，即希贾兹，在今沙特阿拉伯境内。





此时，女仆也跳上船，对船公说："快把船划走吧！"
船公急速划船，女仆也跟着他们乘船而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卜·哈桑背起阿里·本·毕卡尔，和女仆一道快步走下楼梯。……艾卜·哈桑又把阿里·本·毕卡尔背上船。此时，女仆也跳上船，对船公说："快把船划走吧！"

船公听命，急速划船，女仆也跟着他们乘船而去。

船到对岸，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下船上岸。女仆告别二人，并对他俩说："我本不想在这里与你俩告别，但我不能去别的地方。"

说完之后，船公撑船返回，女仆挥手与二人惜别。

阿里·本·毕卡尔瘫在了艾卜·哈桑的面前，站也站不起来。艾卜·哈桑说："我们不可在此久留，我担心有贼来袭击我们。"

阿里·本·毕卡尔终于站了起来，勉强向前走了几步。

河的这边有艾卜·哈桑的几位朋友，二人便向一位可信的朋友家走去。

来到那位朋友家门前，艾卜·哈桑轻轻敲过门，主人应声而至，开门一见是艾卜·哈桑，立即表示欢迎，将二人带入客厅。

主人问艾卜·哈桑从哪里来，他说："我们刚从家里出来不久，想办一件事情。有位朋友和我有交往，他想借钱外出，我便来找他，还带上我的好友阿里·本·毕卡尔，希望能找到他，不料那位朋友不在，我们没有见到他。天色晚了，我们又不好回家，想了半天，来你这里借宿最好。所以就来打搅你了。"

主人欢迎二位客人，一番热情招待，大家安歇了。

翌日清晨，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告别主人，进了城，艾卜·哈桑领阿里到自己家中，小睡片刻。

艾卜·哈桑醒来，令仆人将家中整理一番，顿时四壁生辉，光彩照人。艾卜·哈桑心想："我一定要让这位小伙子心情舒畅，忘掉忧愁。因为我对他的心事一清二楚。"

阿里·本·毕卡尔醒来，先要了点儿水喝，起了床，做过小净，继而补做白天和夜间错过的礼拜，借用谈话安慰自己。

艾卜·哈桑见此情景，走上前去，对阿里·本·毕卡尔说："公子，你今夜就住在我



这里吧，以便消去你心中的忧闷与相思之苦。让我们一道欢度良宵。”

阿里·本·毕卡尔说：“兄弟，照你的话办。无论如何，我是逃不掉临头的灾难的，你就看着办吧！”

艾卜·哈桑站起身来，吩咐仆人，让他们请来歌女和乐师，吃喝完毕，二人一直谈到夜幕降临。

天色渐暗，点燃灯烛，开始把盏对饮，热闹非常。歌女弹起四弦琴，唱道：

> 时光老人，
> 向我射来利箭；
> 使我耳聋，
> 令我告别友伴。
> 时光老人敌视我，
> 我的耐力不胜单。
> 我曾有预感，
> 本当在此之前。

阿里·本·毕卡尔听罢这首诗，立即晕倒在地，直到拂晓时分，仍未苏醒过来。天亮了，正当艾卜·哈桑失望之时，阿里·本·毕卡尔苏醒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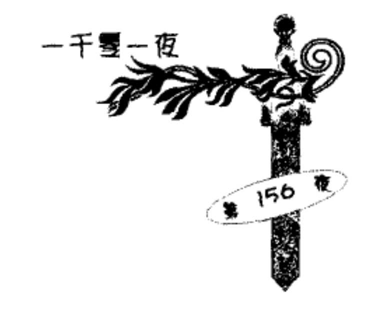
阿里·本·毕卡尔一苏醒过来，就要求回家。艾卜·哈桑没有阻拦他，而是将他送回他自己的家中。

回到自己家中，阿里·本·毕卡尔方才放下心来。艾卜·哈桑衷心赞美安拉，令这位朋友挣脱了陷得很深而不能自拔的恋情泥坑。

艾卜·哈桑想告别离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里•本•毕卡尔一苏醒过来，就要求回家。艾卜•哈桑没有阻拦他，而是将他送回他自己的家中。

回到自己家中，阿里•本•毕卡尔方才放下心来。艾卜•哈桑衷心赞美安拉，令这位朋友挣脱了陷得很深而不能自拔的恋情泥坑。

艾卜•哈桑想告别离去，阿里•本•毕卡尔说："好兄弟，要保持联系啊！"

"一定，一定！"

艾卜•哈桑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店铺，开张营业。他一直等待着那位小姐的消息，但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

那天夜里，艾卜•哈桑在家中度过。第二天清晨，他来到阿里•本•毕卡尔的住处，进门一看，发现阿里•本•毕卡尔躺在床上，周围坐着他的同伴和大夫，大夫给他开方，切脉。艾卜•哈桑走上前去，向阿里•本•毕卡尔致安，问其情况。人们相继离去后，艾卜•哈桑说："你感觉怎样？"

阿里•本•毕卡尔说："我的消息已经传出去，听说我病了，因此朋友们都来看我。因为我没有力气起来，走不动路，只有撒谎说是病了。你看，我一直躺着，来了许多朋友关心我。那位小姐有什么消息吗？你见到她没有？"

艾卜•哈桑说："自从我们在底格里斯河畔分手那天起，那位小姐一直没到我店里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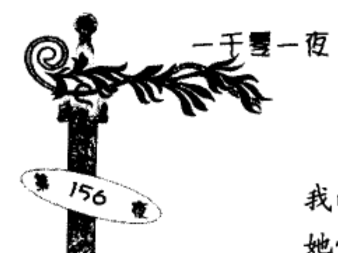
艾卜•哈桑又说："兄弟，你要小心，千万别出什么事，你也要放宽心，不要老是落泪。"

阿里•本•毕卡尔说："兄弟，我感到身不由己呀！"

阿里•本•毕卡尔一阵长吁短叹后，吟道：

她曾吃过苦，
我却未曾经验；
她的手腕被刺扎，





我的皮肤亦有疼痛感。
她忧心忡忡,
害怕身中利箭;
我将铁质锁子甲,
给她穿在身上边。
大夫为我切完脉,
却道不出病在何处;
我说自己苦在心,
大夫的手指离我手腕。
她的幻影造访我,
很快离开了我的宅院。
把情况讲述一下,
不要加话语也不要减。
她说不要管我,
让她死于甘渴;
我答不能这样,
即使死也不饮仙泉。
水仙花似珍珠,
如雨降人间;
用它去灌溉玫瑰花,
食果不能怕酸。

阿里·本·毕卡尔吟罢诗,说道:“我已经历了一场未曾想到的灾难。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没有比死亡更快活的事了。”

艾卜·哈桑说:“好兄弟,忍耐是赢得胜利到来的法宝!你好好休息吧!”又说:“忍耐一下,但愿安拉能使你痊愈。”

艾卜·哈桑告别阿里·本·毕卡尔,回到自家店铺,开张营业。他在店铺里没呆多大一会儿,那位女仆来了。相互问候之后,艾卜·哈桑发现那女仆心神不定,面浮忧伤神情,便说:“欢迎你,姑娘!莎姆丝·奈哈尔夫人可好哇?”

女仆说:“夫人的情况,我会告诉你的。阿里·本·毕卡尔怎么样?”

艾卜·哈桑把所有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女仆听后,惊讶不已,连声叹息。女仆说:“我们的夫人,情况更是异常出奇。你们走后,我的心一直扑扑腾腾地跳个不



止，真为你们担忧，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能逃脱。告别你们后，我回到宫中，见我们的夫人躺在圆厅里，一句话不说，也不理睬任何人。信士们的长官一直坐在夫人身旁，他也不知道夫人究竟怎么了。夜半时分，夫人才苏醒过来。哈里发问：'莎姆丝·奈哈尔，你究竟怎么啦？你今夜有什么不舒服？'夫人听哈里发这样一问，吻了吻哈里发的脚，然后说：'信士们的长官，安拉让我为你赎身。我只觉得一阵心乱，周身如同火烧，突然跌倒在地，以后怎么样，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哈里发问她：'你白天吃过什么东西？'她回答说：'吃过一种从未吃过的东西，觉得浑身没有力气，之后要了一点儿酒喝。'夫人请哈里发放心，哈里发方才回到圆宫座位上。我走到夫人的面前，夫人问到你俩的情况，我便把送出你俩的情况如实相告，还把阿里·本·毕卡尔吟诵的那首诗背给夫人听了一遍，夫人没有再说什么。"

女仆稍稍停顿片刻，接着对艾卜·哈桑说："信士们的长官坐下，令一歌女唱歌，那歌女唱了这样一首诗：

自君离此之后，
不知君近况如何；
但愿鸿雁至，
报告君处环境祥和。
君离开时如哭泣，
我也会泪洒成湖泊。

"莎姆丝·奈哈尔听罢这首诗，随即昏迷过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仆稍稍停顿片刻，接着对艾卜·哈桑说：
“信士们的长官坐下，令一歌女唱歌，那歌女唱了这样一首诗：

自君离此之后，
不知君近况如何；
但愿鸿雁至，
报告君处环境祥和。
君离开时如哭泣，
我也会泪洒成湖泊。

“莎姆丝·奈哈尔听罢这首诗，随即昏迷过去。我急忙上前，抓住她的手，向她的脸上洒了些玫瑰水，她方才慢慢苏醒过来。我对她说：‘夫人，你不要糟践自己了！喜欢你的人，都希望你能够忍耐。’她说：‘世上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吗？我只希望一死了之；因为只有死才能给我带来安宁。’

“正在这时，一歌女唱道：

人们总是说，
忍耐中蕴藏着欢畅。
与意中人分别后，
忍耐又从何而讲？
我与他之间，
誓约已书三章。
情侣相互拥抱之时，
忍耐的绳子早已断光。



“夫人听罢这首诗，又晕了过去。哈里发见此情景，快步走到夫人面前，同时下令撤去宴席，并令女仆们退下。哈里发在莎姆丝·奈哈尔身旁一直待到东方亮。之后，唤来御医为夫人治病。其实哈里发根本不知道莎姆丝·奈哈尔不是因病而屡次昏迷，而是因为相思、爱恋之情。我一直守在夫人身边，认定夫人的情况好转时，我又安排了几个贴身侍女轮流守护夫人，一连几天不能离开宫中，所以迟迟来不了。今天，夫人吩咐我来见你们二位，了解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夫人吩咐我弄清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后，立即回去向她报告。

“艾卜·哈桑听罢女仆这番长长的谈话，觉得特别新鲜，对女仆说：“凭安拉起誓，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我都告诉你。你回到宫中之后，向莎姆丝·奈哈尔问好，告诉她要忍耐，要她好好保密，并且还要对她说，我很体谅她的情况。不过，这是一件难事，需要仔细考虑，周到安排。”

女仆谢过艾卜·哈桑，然后告别，离开店铺，回莎姆丝·奈哈尔那里去了。

艾卜·哈桑一直在店里待到日落时分，方才锁上店门，来到阿里·本·毕卡尔的住处。

艾卜·哈桑叩过门，阿里·本·毕卡尔的仆人开了门，把客人带入客厅。主人见是好友艾卜·哈桑，不禁喜出望外，忙说：“喂，艾卜·哈桑，我好想你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我的后半生，就系在你的身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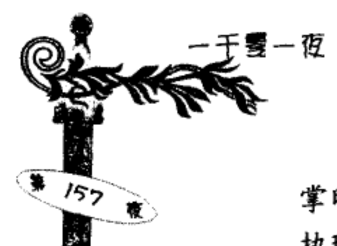
艾卜·哈桑说：“别这么说呀！假若有可能，我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你赎身。今天上午，莎姆丝·奈哈尔的贴身侍女到我店里来了一趟。她告诉我，她之所以未能脱身，原因是哈里发在莎姆丝·奈哈尔那里坐了许久。她把夫人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接着，艾卜·哈桑把自己从女仆那里听到的所有情况，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向阿里·本·毕卡尔讲了一遍。

阿里·本·毕卡尔听罢，悲伤不已，泪流满面。他望着艾卜·哈桑，说道：“兄弟，我后半生的希望全系在你的身上了。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帮兄弟一把，为我解一解忧愁吧！你今夜就陪陪我，睡在我这里，给我出点儿主意吧！有你在，我才不觉得太寂寞。”

艾卜·哈桑一口答应陪阿里·本·毕卡尔过夜。二人当夜灯下长谈。阿里·本·毕卡尔谈起自己如何思恋莎姆丝·奈哈尔，不禁泪流滚滚，不能自已。他边哭边吟诵道：

她用眼中剑，
保护我盔头上的花。
她借身上矛，
护佑我的忍耐甲。
她急得连声叹气，



掌印留在胸下。
执珊瑚当作笔，
借龙涎香为札；
在水晶玻璃板上，
绘出五行花。
手握利剑的人，
听我说句话：
她若还有动静，
千万不要将她的眼皮扎。
手持长矛的人，
出矛讲究刺法；
她若向你发动进攻，
你就挥矛直刺她。

阿里·本·毕卡尔吟罢诗，一声大喊，昏厥过去了。

艾卜·哈桑看到这种情况，以为阿里·本·毕卡尔的鲁合已经离开躯壳。阿里·本·毕卡尔一直昏迷到天大亮，方才苏醒，开始和艾卜·哈桑交谈。

艾卜·哈桑在阿里·本·毕卡尔那里坐到太阳升得老高，才告别他，离开那里，回自己的店铺，开张营业。

艾卜·哈桑刚刚坐在店里，那位女仆就来了。相互问好之后，女仆告诉艾卜·哈桑，说夫人的情况挺好的，并问道："阿里·本·毕卡尔好吗？"

艾卜·哈桑说："唉，别提啦！说来话长啊！阿里·本·毕卡尔思念夫人，日吃不下饭，夜睡不着觉，心中烦躁不安，真叫朋友们放心不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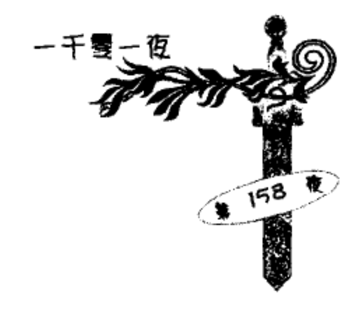
女仆说："我们的夫人向你问好，也向阿里·本·毕卡尔问安。夫人给他写了封信。其实，夫人的情况比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更糟。夫人的信就在我的手里，夫人还告诉我，要我亲手把信交给阿里·本·毕卡尔，并且嘱咐我按照阿里·本·毕卡尔的意思行事。还要带着回信见她。艾卜·哈桑，你能带我去见见阿里·本·毕卡尔，把信送给他，并让他写封回信吗？"

艾卜·哈桑说："当然能喽！"

艾卜·哈桑随即关好店门，带着女仆向阿里·本·毕卡尔的住处走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仆说："我们的夫人向你问好，也向阿里·本·毕卡尔问安。夫人给他写了封信。其实，夫人的情况比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更糟。夫人的信就在我的手里，夫人还告诉我，要我亲手把信交给阿里·本·毕卡尔，并且嘱咐我按照阿里·本·毕卡尔的意思行事。还要带着回信见她。艾卜·哈桑，你能带我去见见阿里·本·毕卡尔，把信送给他，并让他写封回信吗？"

艾卜·哈桑说："当然能喽！"

艾卜·哈桑随即关好店门，带着女仆向阿里·本·毕卡尔的住处走去。来到阿里·本·毕卡尔的家门口，艾卜·哈桑让女仆在门外暂等，自己走了进去。见艾卜·哈桑来了，阿里欣喜不已。艾卜·哈桑说："我到你这里来，因为有个人派女仆给你带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明迟迟不来见你的原因。女仆就在门外等候，能让她进来吗？"

"让她进来吧！"阿里·本·毕卡尔说。

艾卜·哈桑示意，来者正是莎姆丝·奈哈尔的侍女。阿里·本·毕卡尔非常高兴。

女仆进了房间，问过安好。阿里问莎姆丝·奈哈尔的情况，女仆说她很好，随后掏出那封信，递给阿里·本·毕卡尔。

阿里·本·毕卡尔接过信，吻了吻，看过后递给艾卜·哈桑。艾卜·哈桑发现信上写道：

我派差使送去信，
报告我平安。
不必惦记我，
更无须多挂念。
保住青春美，
我对你的爱深入心田。
眼神伴着更星，
夜里难以合上眼。
我苦苦地忍耐，





不知要等到何年。
天命实为难抗，
不可勉强扯谈。
请你尽管放宽心，
因你离我不远。
你的影像真，
不曾离开我的眼帘。
看看你自己吧，
体瘦如同干柴；
再看看周围的情况，
请你示我以高见。

阿里·本·毕卡尔：我给你写了一封信，用的不是手指；我对你说话，用的不是舌头。用一句话说明我的情况：我有眼，日夜不眠；我有心，不离思念；仿佛我压根儿不懂得什么叫健康和欢乐；我未曾看过动人景色，我没有享受过安乐生活；好像我生来多情，生来多忧，生来善感；我这里灾病沉重，我身上恋情浓重，我心中思念重重。正如诗人所云：

心郁闷时思欢悦，
因失眠而体力竭。
忍耐力尽泪水不住淌，
神志不清似心遭劫。

你要知道，诉苦难以扑灭我的灾难之火；不过，诉苦却能表达深情的思恋和离别之苦，但愿我能借真情友爱消愁解闷。诗人说得好：

倘若爱情之中，
没有愁苦与欢乐，
互投情书之甜美，
又从何起说？

忠诚的　莎姆丝·奈哈尔





艾卜·哈桑看完信，说："写得好哇！读了这封信，使我深深感到：其言辞令我们心情激动，其含义令我们周身兴奋。"

艾卜·哈桑把信交给女仆。女仆接过信，阿里·本·毕卡尔对她说："向夫人转达我的问候。请告诉她，我很想念她、爱慕她；还要对她说，我对她的思念深入骨肉之中；我迫切需要有那么一个人，能把我救出这死亡海洋和无限惆怅的泥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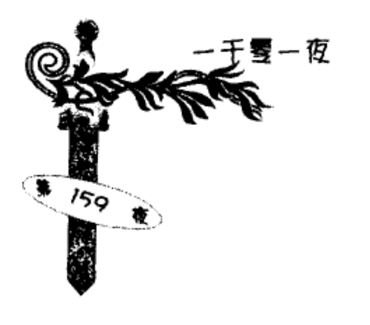
说完，阿里·本·毕卡尔哭了起来，女仆也随着他哭了起来。女仆与阿里·本·毕卡尔告别，艾卜·哈桑陪女仆离开了那里，然后送别女仆，自己回店铺中去了。

艾卜·哈桑送走女仆，回到店铺，不禁心中郁闷，神魂不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那一天一夜，他都沉浸在深思之中。

第二天一早，艾卜·哈桑便到阿里·本·毕卡尔那里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五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卜·哈桑送走女仆，回到店铺，不禁心中郁闷，神魂不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那一天一夜，他都沉浸在深思之中。

第二天一早，艾卜·哈桑到阿里·本·毕卡尔那里去了。

艾卜·哈桑来到阿里·本·毕卡尔的家中，屋里有人，等人们离去之后，方才问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如何，阿里·本·毕卡尔开始诉自己心底的情思。他吟诵道：

曾有多少人，
倾诉相思之情；
语言使活着的人觉奇，
意思令死者感惊。
念我心中之恋，
谁能理会其内容？
那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也没有见过什么与之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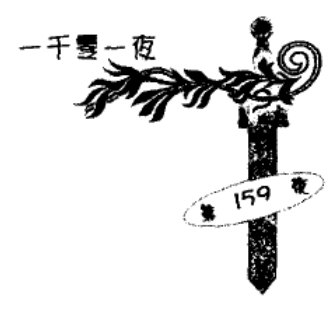
阿里·本·毕卡尔又吟诵道：

我的情与爱，
盖斯[1]未曾尝过。
盖斯却着迷，
终中痴情疯魔。
我的情爱深，

---

① 盖斯（约生于公元688年），阿拉伯著名爱情诗人。因爱上同族姑娘莱伊拉，而姑娘的家人又不让她与盖斯成亲，盖斯痴情若疯，赋诗歌唱自己的纯真爱情，终以“莱伊拉的痴情人”著称于世。盖斯与莱伊拉之间的爱情也成了千古绝唱。





没有循盖斯之行；
痴情须讲艺术，
与禽兽情不同。

艾卜·哈桑听罢，说道："喂，阿里·本·毕卡尔兄弟，你如此痴情，我不仅没有见过，简直压根儿没听说过。钟情程度怎么会如此之深呢？怎么会因此一蹶不振呢？假若你爱上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还幸运；可是，倘若爱上一个虚假之人，那是要倒霉的。你的事情终会暴露。"

艾卜·哈桑离开了阿里·本·毕卡尔，去见一个朋友。他对朋友说："阿里·本·毕卡尔相信我的话，很感谢我的劝告。我还有位朋友，他对我和阿里·本·毕卡尔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知道我俩是好朋友；有些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曾来到我这里询问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然后又问到那位女子。我告诉他，我曾把阿里·本·毕卡尔领到宫中去见她。阿里·本·毕卡尔和那位女子之间已是如胶似漆。这就是他俩之间的最近情况。我有一个想法，不妨讲给你听。"

"什么想法？"朋友问。

艾卜·哈桑说："你知道，我的交际很广，认识许多男男女女。我真担心阿里·本·毕卡尔与那位女子之间的事情一旦泄露出去，会使我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我已经想好，马上赶赴巴士拉城，在那里暂住一段时间，看看他俩的情况如何，也好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情况。阿里·本·毕卡尔和那位女子已经落入情网，情书不断，有一位女仆负责传信。那个小女仆目前还是能保密的。但是，我担心有那么一天，小女仆心中烦躁，不愿再为那一对情人奔忙，会把秘密吐露出来；一旦泄露秘密，我就会掉脑袋，至少要受到惩处，再也没有脸面见人了。"

朋友说："你告诉了我一个重要消息，只要有点儿经验，都会感到害怕。但求安拉为你消除灾难，把你从惧怕中解救出来。你的想法很好。"

艾卜·哈桑回到家中，开始准备行囊。三天之后，一切东西备齐，启程奔巴士拉城去了。

艾卜·哈桑走后三天，一位朋友来看他，自然是见不到的。他向邻居打听，邻居们说艾卜·哈桑在三天前到巴士拉去了，因为那里有生意做，另外还有人欠他不少钱，还说艾卜·哈桑不多日子就会回来。

那位朋友一时不知该到哪里去，说道："我真不能离开我的好友艾卜·哈桑！"

之后，这位朋友问到阿里·本·毕卡尔的住处，便径直去了阿里·本·毕卡尔那里。行至阿里·本·毕卡尔门口，仆人报告后，获许进宅。进门一看，见阿里·本·毕卡





尔躺在床上。相互问候之后,客人对自己久久未来造访表示歉意,说:“兄弟,我与艾卜·哈桑交情很深,我有什么事都跟他说,我们来往密切。我在家里与一些朋友一起呆了三天,再来看他时,发现他的店门紧闭。我向邻居打听,他们说他到巴士拉城去了。在他的朋友中,我不认识比你更亲近的了。看在安拉的面上,请把艾卜·哈桑的情况给我讲一讲吧!”

阿里·本·毕卡尔一听,面色顿改,惊惶不安,说:“哦,是这样!可是,在此之前,我没听说他要远行啊!我有些累了。”

阿里·本·毕卡尔眼含泪花,吟诵道:

> 昔日多么快乐,
> 朋友们聚集一堂。
> 今临灾难沉重,
> 亲友各一方。
> 我哭泪水如雨注,
> 欢悦一扫而光。

吟罢,阿里·本·毕卡尔低下头去,沉思片刻后,抬起头来,对仆人说:“到艾卜·哈桑家去看一看,问问他在家,还是外出了;假若他们说他外出了,就问问到哪里去了。”

仆人转身离去,片刻后回来报告说:“我问他的同伴,他们告诉我说艾卜·哈桑先生到巴士拉城去了。在那里,我见一位姑娘站在他家门前。姑娘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她。那姑娘问我:‘你是阿里·本·毕卡尔家仆吗?’我回答说:‘是的。’姑娘说:‘我带着一封信,是他最亲爱的人写给他的。’姑娘跟着我来了,现在门外等候,让她进来吗?”

阿里·本·毕卡尔急忙说:“快让她进来!”

仆人把姑娘领进房门,阿里·本·毕卡尔的那位客人发现姑娘生得花貌月容,惊叹不已。姑娘问过安好,二人密谈了一会儿。谈话期间,阿里·本·毕卡尔一再发誓,不向任何人透露所谈内容。之后,姑娘便离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姑娘进了阿里·本·毕卡尔的家，向他问过安好，二人密谈了一会儿。谈话期间，阿里·本·毕卡尔一再发誓，不向任何人透露所谈内容。之后，姑娘便离去了。

阿里·本·毕卡尔的那位朋友名叫高海尔。姑娘走后，高海尔觉得有句话应该对阿里·本·毕卡尔讲，于是开口说："喂，阿里·本·毕卡尔，毫无疑问，哈里发宫内有要事请你去，或许你与王宫有什么关系。"

"谁告诉你的？"阿里·本·毕卡尔惊问。

"我是从这位姑娘那里看出来的。因为她是莎姆丝·奈哈尔的侍女。不久前，她到我那里去过，带着一个条子，上面写着要一条宝石项链，我马上给她送去了一条名贵宝石项链。"

阿里·本·毕卡尔一听，不禁惊惶失措，恐怕有什么不测之灾降临。过了一会儿，心情方才平静下来，说道："兄弟，我问你，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位侍女的呢？"

高海尔说："不要这样追问了！"

"你不告诉我，我就问个没完。"

"我把实情告诉你，你可不要胡乱猜疑，也不要因为听过我的话而不安。我不对你保密，把实际情况全告诉你；但有一条，你也要把你的事情和病因全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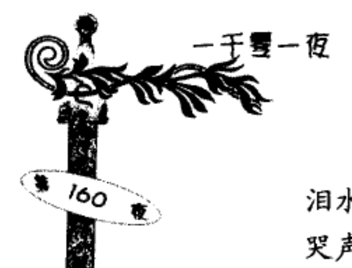
阿里·本·毕卡尔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了高海尔，然后说："兄弟，凭安拉起誓。我之所以不愿让你之外的人知道我的事，原因在于怕人们议论纷纷。"

高海尔说："因为我非常喜欢你，敬重你，同情你心遭分离之苦，我才来拜访你的。我希望在好友艾卜·哈桑外出期间，我取代他而成为你的好友，给你带来安慰。你只管放心就是了。"

阿里·本·毕卡尔连声感谢高海尔，接着吟诵道：

好友要远行，
我连声说要忍耐；





泪水却不从我，
哭声传天外。
我束手无所措，
泪泉难堵塞。
良朋远离我时，
面颊成泪海。

阿里·本·毕卡尔沉默片刻，对高海尔说：“你知道那位姑娘对我说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高海尔说。

“她称是我建议艾卜·哈桑到巴士拉去的，以便中断通信与联系，说这是我安排的计谋。我向她发誓，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姑娘不相信。姑娘就是带着这种误解回去见她的女主人的。因为她原先总是听候艾卜·哈桑的安排。”

高海尔说：“兄弟，我从这位侍女那里知道了这个情况。不过，但愿我能帮助你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像旷野上的飞禽走兽那样见人就躲，你怎么和她打交道呢？”

“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设法与她秘密取得联系。”

说完，高海尔告别了阿里·本·毕卡尔，转身离去。阿里·本·毕卡尔忙说：“喂，兄弟，你可要为我好好保密呀！”

话音未落，阿里·本·毕卡尔已泪流满面，目送高海尔离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高海尔对阿里·本·毕卡尔说："兄弟，我从这位侍女那里知道了这个情况。不过，但愿我能帮助你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像旷野上的飞禽走兽那样见人就躲，你怎么和她打交道呢？"

"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设法与她秘密取得联系。"说完，高海尔告别了阿里·本·毕卡尔，转身离去。阿里·本·毕卡尔忙说："喂，兄弟，你可要为我好好保密呀！"话音未落，阿里·本·毕卡尔已泪流满面，目送高海尔离去。

高海尔挥手告别阿里·本·毕卡尔，走出大门，心中却不知道如何为朋友救急。他边走边想，无意中发现地上扔着一封信，拾起来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 信使带来了惠书，
> 知君深深迷我的姿容。
> 但在我看来，
> 你是在做甜梦。
> 我没有什么兴奋可言，
> 反倒忧心忡忡。
> 我知信使有些迷路，
> 他并不解实情。

先生：

我不知道，我你之间的通信联系为什么中断了。假若你有意疏远我，我必将接受这一现实；假如你想抛弃这种友情，我却要将之保存在我的心中。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将如诗人所云：

> 你狂妄我能忍耐，
> 你拖延我也可承受。





你高贵我甘低贱，
你离去我跟着你走。
你有话我细听，
你发命令我遵守。

忠诚的　莎姆丝·奈哈尔

高海尔看完信中的诗和文，抬头望去，却见那位女仆迎面走来，只见她左顾右盼，若有所失，似乎在寻找什么。

女仆见高海尔手中拿着信，便说："这封信是我丢的，还给我吧！"

高海尔没有答话，低下头去。女仆跟着高海尔，一直随他进了家门，女仆说："先生，请把这封信还给我吧！这封信是我丢的。"

高海尔望着女仆，说："姑娘，你不要害怕，不要难过。不过，你得把事情给我讲明白，我会给你保密的。关于那位夫人的事情，不要对我有丝毫隐瞒。但愿安拉默助我为实现夫人的愿望尽心尽力，为她提供方便，使难事在我的手中变得容易。"

女仆听了高海尔这番话，说道："先生，我对你说了，千万可别告诉别人，要好好保密呀！你有这样的好意，一定能够化为现实。先生知道，我的心是向着你的。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把信还给我吧！"

随后，女仆把全部情况一五一十地对高海尔讲了一遍。女仆说："我说的千真万确，安拉为我作证。"

高海尔说："你说的是实话，因为我知道事情的底细。"

高海尔把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从头到尾对女仆讲了一遍。女仆听后，十分高兴。二人商定由女仆将那封信交给阿里·本·毕卡尔，然后回来见高海尔，再把情况告诉他。

女仆接过信，将信照原样封好，说："我们的莎姆丝·奈哈尔王妃把信交给我时，这信封得好好的。我把信送去，若有回信，我先送给你看。"

说完，女仆辞别高海尔，向阿里·本·毕卡尔的住处走去。

进门一看，见阿里·本·毕卡尔正焦急等待着。女仆呈上书信，阿里·本·毕卡尔拆封看过，写了一封回信。女仆接过回信，告别主人，按照原来的约定，直奔高海尔家中。

高海尔将信拆开，见上面写着：





书信已写成，
可惜被信使弄丢。
但愿另选信使，
重诚信而不要骗子手。

我谨在此申明：我心中没有丝毫冷漠、疏远感产生，既未抛弃忠诚，亦未破坏、背弃约言，更没有丢开友情。离别你之后，留在我心中的只有苦闷与寂寞。信中所提之事，我压根不曾做过。我只爱你之所爱。我一直遵循保密原则，只想与我所爱的人相会。即使在我染疾之时，我的心中亦燃烧着爱情的火焰。

容我如此解释我的情况，仅此而已。

高海尔看过信，明白了信中的内涵，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大哭了起来。

女仆对高海尔说："先生，你暂且不要外出，我马上就会回来。因为他在为这件事责备我，这倒是情有可原的。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同我们的夫人见面。夫人现在正等着我带回信去见她。"

说完，女仆转身出门，见莎姆丝·奈哈尔去了。

高海尔一夜心绪不宁。次日清晨，高海尔做过晨礼后，等候着女仆的到来。没过多少时候，那女仆高高兴兴地进了高海尔的家门。高海尔问："姑娘，情况怎样？"

女仆说："离开你这里，我就去见我们的夫人了。我把阿里·本·毕卡尔的信交给夫人，她读过信，神色迷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似乎感到为难。我对她说：'夫人，您不必担心事情会出现什么麻烦。虽然艾卜·哈桑已经出远门了，但我找到了一位可以取代他的人，比艾卜·哈桑更有能力，更善于保密的人。一句话，比艾卜·哈桑还理想。'我把你与艾卜·哈桑之间的深厚交情对夫人讲了讲，还讲到我如何与你和阿里·本·毕卡尔取得了联系，并且说到那封信是如何从我手中丢失，你是怎样拾到了那封信。之后，我向她说了我你之间如何商妥日后的事情。"

高海尔听罢，感到十分高兴。女仆又说："我们的夫人想和你谈谈，以便了解你与阿里·本·毕卡尔的商量的情况，你现在能去见她吗？"

高海尔听女仆这样一说，认为应去见莎姆丝·奈哈尔一面，但又觉得这是一件危险事，说不定会招来意外麻烦。想到这里，他说："好妹妹，我很想见莎姆丝·奈哈尔一面。可是，我不像艾卜·哈桑，我只是一个平民之子，而艾卜·哈桑则是巨商，知名度高，经常出入王宫，因为宫中的贵人需要他的货。艾卜·哈桑和我谈话，我尚





且在他面前周身颤抖，更何况是王妃呢？假若你的女主人想和我谈话，最好不在王宫，而应该换另外一个地方，远离信士们的长官。”

高海尔拒绝与女仆同往。女仆再三保证他人身安全，说道：“先生不必担惊、害怕，我保你平安出入哈里发宫。”

二人谈着谈着，只见高海尔的手脚颤抖起来。女仆见此光景，说：“先生，既然你感到去王宫不方便，那么，我就带着她到你这里来。你不要离开这里，我马上带夫人来见你。”

女仆离去不久，转回来对高海尔说：“不要让任何人在场为好。”

“我这里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黑女仆，没有其他人。”高海尔说。

女仆站起身来，将高海尔与其老女仆之间的那道门关好，又把黑女仆打发出去，这才离去。

过了一会儿，女仆带着一位女子来了。高海尔见了，立即站起迎接，递去靠枕，让她坐下。稍息片刻，那女子取下面纱。顷刻之间，高海尔觉得仿佛家中升起一轮红日。

女子问女仆：“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兄弟吧？”

“正是。”女仆答道。

那女子望着高海尔，说；“你好哇！”

高海尔说：“谢谢，我很好！欢迎你，安拉为你祝福。”

“我应你的要求，来到贵府，把我们的秘密讲给你听。”

那女子接着询问高海尔的家庭状况和妻子儿女的情况，高海尔一一回答，他说：“这座房子不是我住的地方，而是专门用来会客的。这里的情况，我都对女仆讲过了。”

女子问高海尔是怎样知道她的情况的，高海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女子对艾卜•哈桑出远门深感不安。她说：“喂，好兄弟，正如你所知，人们的鲁合中有种种欲望，任何事情的完成，都离不开说话；任何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付出努力。人总是先劳后逸，先苦后甜；同样，只有有志之人，才能取得成功……”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女子问高海尔是怎样知道她的情况的，高海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女子对艾卜·哈桑出远门深感不安，说："喂，好兄弟，正如你所知，人们的鲁合中有种种欲望，任何事情的完成，都离不开说话；任何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付出努力。人总是先劳后逸，先苦后甜；同样，只有有志之人，才能取得成功。"

女子又说："兄弟，你是个豪爽、刚毅之人，我把自己的秘密全部讲给你，那么，我的一切也都掌握在你的手中了。你已知道，这是我的贴身女仆，她保守着我的全部秘密；正因为这样，她在我的心中地位不同一般。我已经全权委托她办我的事情。因此，对你我来说，没有比她更可信的人了，你只管把全部情况讲给她听。你只管放心就是，我们会给你提供安全保障。我们那里的任何地方都对你开放。我的这个贴身女仆将把阿里·本·毕卡尔的消息带给我，负责在我与阿里之间的联系。这件事，还请你多帮忙。"

这位女子便是莎姆丝·奈哈尔。

莎姆丝·奈哈尔说罢，站起身告别离去，高海尔一直把她送出大门口。

高海尔回到房间，他的思想还沉思，莎姆丝·奈哈尔的美丽容颜、柔声细语、高贵气质、动人姿态，都深深地印在了高海尔的脑海之中，高海尔感到无比快乐。

过了一会儿，高海尔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女仆端来饭菜，他吃了几口，便换上衣服走出宅门，径直往阿里·本·毕卡尔的宅院走去。

进了门，他发现阿里·本·毕卡尔仍躺在床上。

阿里·本·毕卡尔看见高海尔来了，忙坐了起来，说："好兄弟，你迟迟不来，真使我忧心如焚哪！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阿里·本·毕卡尔把仆人打发走，关上房门，对高海尔说："凭安拉起誓，自从你走到现在，我眼都没合一下儿。昨天，那女仆给我送来莎姆丝·奈哈尔的一封信……"

阿里·本·毕卡尔把女仆送信时的谈话详详细细对高海尔说了一遍。之后，他说："说真的，现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等得都不耐烦了！我只有一位知心人，那就是艾卜·哈桑。因为只有他认识那位女仆；没有艾卜·哈桑，谁能担当这个角





色呢？”

高海尔一听，朗声笑了起来。阿里·本·毕卡尔惊问：“你笑什么？我把你当作抵抗灾难的支柱，你又为什么笑我呢？”

说着，阿里·本·毕卡尔竟哭了起来，边哭边吟诵道：

> 他看见我落泪，
> 反倒笑意盈容。
> 他若遭难，
> 必定哭个不停。
> 只有身遭磨难之人，
> 方才体验到灾难沉重。
> 只有同命人，
> 情感才会相通。
> 我的情和爱，
> 我的思与梦，
> 均寄给心上人，
> 像身子一样不离影。
> 此时与此刻，
> 相见的时辰亦觉难等。
> 只有与我同甘共苦，
> 才能成为我的益友良朋。
> 我只肯与知心朋友。
> 相携登崇山峻岭。

高海尔听罢，完全明白话中和诗中的意思，看见阿里·本·毕卡尔哭了，自己也随着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高海尔把自己告别他之后同女仆见面的情况，向阿里·本·毕卡尔讲了一遍。

阿里·本·毕卡尔静听高海尔谈话。高海尔每说一句话，阿里·本·毕卡尔的脸色就变一下，直至从蜡黄变成粉红色；与此同时，身体也时而强壮，时而衰弱。当高海尔谈话将尽时，阿里·本·毕卡尔哭了起来，他对高海尔说：“好兄弟，看来我的大限就要来临了。我求你关心关心我的事情，直到安拉对我的一切作出安排。我决不会违背你的言谈和意愿，我会感激不尽的。”





高海尔说："你只有与心上人欢聚，才能浇灭你心中的思念情火。但是，不能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而要在我那座专门会见朋友的宅院。我曾在那里与莎姆丝·奈哈尔见过一面，莎姆丝·奈哈尔自己选定把那里作为与你相见的地方，以便相互诉说衷情。我给你们安排一下见面的事情，你看如何？"

阿里·本·毕卡尔感到有了希望，回答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高海尔这样叙述道："那天夜里，我是在阿里·本·毕卡尔那里度过的，我和他一直聊到大天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高海尔开始讲述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那天夜里，我就在阿里·本·毕卡尔那里住下了。

第二天清晨，我做过礼拜，回到自己的家中。时隔不久，女仆来了，我把与阿里·本·毕卡尔商量好的事情向女仆讲了一遍。

女仆说："哈里发离开了我们住的那座宫殿，如今圆宫厅内空无一人，安排阿里·本·毕卡尔在那里见我们的女主人，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对她说："那里倒也不错啊！可是，那怎么能比得上我的宅院安全、隐蔽呢？你要知道，我那座宅院是专门用来会客的，静得很哪！"

女仆说："如果你认为那里更好，就照你说的办吧！我马上回去告诉我们的女主人，把你的安排告诉她。"

女仆转身离去，把我的安排告诉了莎姆丝·奈哈尔。没过多时，女仆就回来了。她对我说："我们的夫人同意你的安排。"

说着，女仆从口袋里掏出一袋钱，里面装着第纳尔。她把钱袋递给我，并说："这是一千金币，是夫人赏给你的，请拿着。需要什么东西，就请用它去购买吧！"

我发誓一文不收，女仆只得原封带回。女仆回到莎姆丝·奈哈尔的面前，对夫人说："那位先生分文不收，我又带回来了。"

女仆走后，我立即向会客的宅院走去。立即叫人更换那里的家具和设施，置办了必要的东西，运去了金银酒器和瓷器，备好了吃的和喝的。

女仆来后一看，见一切已经齐备，惊异不已。她对我说："去请阿里·本·毕卡尔先生吧！"

我说："阿里·本·毕卡尔先生嘛，非你去请他才会来的。"

女仆走去不多时，把阿里·本·毕卡尔请来了。我热情欢迎他。让他坐在与他的身份相称的座位上，用瓷盘和水晶盘盛着各种水果，送到阿里·本·毕卡尔的面前。我和他谈了约一个时辰后，女仆方才离去。





昏礼过后，莎姆丝·奈哈尔在两位女仆的陪伴下来了。

莎姆丝·奈哈尔一见阿里·本·毕卡尔，双双晕倒在地。一个时辰过后，二人渐渐苏醒过来，相互走近，才坐下促膝谈心。

二人对我的安排表示谢意。我对他俩说："二位先吃点儿点心吧！"

"谢谢！"二人异口同声。

我呼唤仆人送上点心。二人吃过，洗了洗手，我就把二位请到另一个地方，端上美酒，请二人对饮。

二人开怀畅饮，直喝得头重脚轻，相互依偎。莎姆丝·奈哈尔说："先生，你的安排如此周到，实在叫我们感激不尽。请先生拿出四弦琴，让我们尽情欢乐一场吧！"

我立即回答："遵命！"

我站起身来，走去取来四弦琴，调好琴弦，递到莎姆丝·奈哈尔手里。只见她抱起四弦琴，玉指轻弹，厅内顿时琴声飞扬。她边弹边唱道：

夜下没有困意，
失眠却成了良朋。
我被情熔化，
似乎疾病专为我而生。
泪水溢漫面颊，
脸和鼻子却觉热烘烘。
但愿我能早知道，
别后能否重逢？

接着，莎姆丝·奈哈尔唱了多首诗，声音柔美，字正腔圆，加上手势与眼神配合巧妙，令人听后心荡神驰，如痴如醉。

我们坐稳，随后开始畅饮。莎姆丝·奈哈尔又抱起四弦琴，接着唱道：

好朋友许下诺言，
定会一日实践。
一场辛苦奔波之后，
相聚在今晚。
夜景美如画，
将怨言弃忘一边。





情人伸出右臂，
将我搂在怀间；
我伸出左臂，
将之紧紧抱胸前。
相互亲切拥抱，
美酒滋润心田。
多么美妙的时刻，
味道比蜜甜。

高海尔告别阿里·本·毕卡尔和莎姆丝·奈哈尔，回到家中，一夜安睡。

次日清晨，高海尔做过晨礼，喝过咖啡，坐着思考去那宅院看望阿里·本·毕卡尔和莎姆丝·奈哈尔之事。正在此时，邻居迈尔欧卜来了。问过安好，迈尔欧卜神情不安地说："高海尔兄弟，你的另一处宅院……"

"怎么样？"高海尔急问。

"昨夜，宅里乱了好一阵子……"

"出什么事啦？请你告诉我。"高海尔说。

"昨天，我们的西邻居闹贼了，钱被贼偷走了，还杀了一个人。盗贼们昨天见你向另一个宅院搬东西，夜间闯了进来，拿走了你的东西，还杀死了你的客人……"

迈尔欧卜又说："我带着邻居赶到那里时，发现那里已被洗劫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剩。当时，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高海尔说："那些东西丢了，那倒没什么，虽然那些金银酒器都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我最担心的还是阿里·本·毕卡尔和莎姆丝·奈哈尔；如果他俩的事情传出去，恐怕我就没命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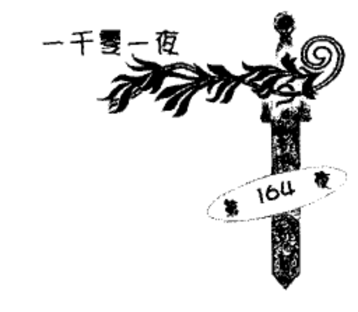
高海尔沉思片刻，又说："兄弟，我的好邻居，你要为我遮丑呀！给我出个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迈尔欧卜说："依我之见，你就暗中等候着他们。因为闯入你家的那些盗贼还杀死了王宫和官府的一些人。现在，官府已派人查封了路口，四处缉拿他们。也许你费不了多大力气，就能如愿以偿。"

高海尔听迈尔欧卜这样一说，立即转回家宅，……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高海尔听迈尔欧卜说他的另一处宅院昨夜被盗贼把东西抢走了，还杀死了人，高海尔沉思片刻，说："兄弟，我的好邻居，你要为我遮丑呀！给我出个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迈尔欧卜说："依我之见，你就暗中埋伏候着他们。因为闯入你家的那些盗贼还杀死了王宫和官府的一些人。现在，官府已派人查封了路口，四处缉拿他们。也许你费不了多大力气，就能如愿以偿。"

高海尔听迈尔欧卜这样一说，立即转回家宅，心想："艾卜·哈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去巴士拉，我倒了霉……"

高海尔家宅被抢之事传开，人们纷纷来看他，有的为他感到难过，也有的幸灾乐祸。高海尔难过地向人们诉说心中之苦，整日不吃不喝。

高海尔正当懊悔不已之时，家仆禀报说："老爷，门外有人找。"

"什么人？"

"我不认识。"

高海尔走去一看，发现那是个陌生男子。问安之后，那男子说："我有话跟你讲。"

高海尔将陌生客人让入客厅，说："有话请讲。"

"请你跟我到你的另一宅院去一趟！"

"你认识我的另一处宅院？"

"你的情况，我全了解。我有办法帮你解除忧愁。"

高海尔感到喜出望外。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高海尔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想："我跟他去！"之后，我跟着走去，一直走到我的待客宅院。

那个人看见宅门，说："这里有门卫，不能久停。你跟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吧！"

我跟着那个人走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夜幕降临。我什么也没问





他。他带着我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一片旷野上。那个人说："快，跟上我！"

他小跑起来，我随他跑去。我们来到一条河畔，登上一只小船。船公把船划到对岸，我们下船上岸。我仍然跟在那个人的身后往前走。

走了好大一会儿，来到一个地方。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一条小胡同。我从未到过这条胡同，根本不晓得它在什么地方。行不多久，在一家大门前站了下来。他推开门，领我进去，随手便锁上了门。

那个人带着我来到一条长廊，忽见那里站着十条大汉，几乎是一模一样，像是同胞兄弟似的。到了那里，带我去的那个人向他们问好，然后让我坐下。我坐下来，已感到疲惫不堪。他们拿来玫瑰水，洒在我的脸上。我慢慢有了精神，他们又送来了饭和水，我和他们一道吃了起来。我心想："假如食中有毒，他们是不会和我一道吃的。"

我们吃罢饭，洗过手，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问我："你认识我们吗？"

我回答说："不认识。凭安拉起誓，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连谁带我来这里的都不晓得。"

"我们问你一些情况，你要说实话，不要撒半点儿谎！"

我对他们说："你们有所不知，我的情况很特殊，我的事情很出奇！你们知道我的情况吗？"

"昨天夜里抢你宅院、劫你的朋友和歌女的就是我们。"

"我希望你们看在安拉的面上，请告诉我，我的朋友在哪里？那位唱歌的歌女现在何处吧！"

他们用手指着一个方向，说："就在此处！不过，凭安拉起誓，他俩究竟是什么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没问过他俩的身份。我们见二人庄重严肃、气度不凡；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杀他俩。你就把他俩的情况说说吧！你只管放心，我们保你人身安全，你也不必为他俩担忧。"

我听他们这样一说，心中害怕得要命。我对他们说："即使人们把豪侠气概全部丢掉，你们是会讲义气的；纵然我有秘密不向他人吐露，也会告诉你们。"

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我很热情，觉得还是对他们讲出实情更好，于是便把我经历的事如实告诉了他们。

他们听后，问道："这个小伙子就是阿里·本·毕卡尔？那女子名叫莎姆丝·奈哈尔吗？"

"是的。"我回答说。

他们立即向阿里·本·毕卡尔和莎姆丝·奈哈尔道了歉，然后对我说："我们从





你宅中拿出的钱财，用掉了一些，剩下的都在这里。”

他们把大部分东西还给了我，坚持把那些东西送回原地去。但是，他们分成两派，一半人对我很客气，另一半人则对我很冷淡。

时隔不久，我们离开了那个宅院，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走去看阿里•本•毕卡尔和莎姆丝•奈哈尔，只见二人害怕得要命，周身战栗。

我走到阿里•本•毕卡尔和莎姆丝•奈哈尔的面前，向他俩问过安好，然后说：“那女仆和两个女仆现在哪里？”

“不知道。”他俩回答。

我们一起到了河边，他们将我们扶上小船；那正是我昨天来时乘坐的那条小船，船公划船把我们送到对岸。

我们刚下船，还没有坐稳，只见一队骑兵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起来。护送我们的那些人，急忙跳上船，令船公立即开船，转眼之间已到河心，而我和阿里•本•毕卡尔、莎姆丝•奈哈尔则站在岸边，不知如何是好。

骑兵队长问我们：“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不知怎样回答。我对他们说：“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在这里才看见他们的。我们都是卖唱的。他们想拉我们去为他们唱堂会。我们还是想了个主意，才摆脱了他们的纠缠；我们好说歹说，他们才放了我们。他们看到你们来了，便拔腿跑掉了。”

骑兵队长望望莎姆丝•奈哈尔，又看看阿里•本•毕卡尔，然后说：“你说的这些话，我不能相信呀！你如果是个诚实的人，那就实话实说吧！告诉我们，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你们从哪儿来？你的住处在那条街巷？”

听他这么一问，我们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莎姆丝•奈哈尔走到骑兵队长跟前，和他密谈片刻，只见那位官长离鞍下马，然后将莎姆丝•奈哈尔扶上马背，他牵着马在前面走。接着，让阿里•本•毕卡尔和我也各骑上一匹马。

他们把我们带到河边，只听那位官长说了几句外国话，一帮人应声赶来。接着，官长将我和阿里•本•毕卡尔安排在一条船上，把他的同伴们安排在另一条船上，自己和莎姆丝•奈哈尔上了一条船；船公摇动桨橹，船儿似箭出弦一般，很快便行至哈里发宫下。此时此刻，我俩害怕极了，不禁周身打颤，魂不附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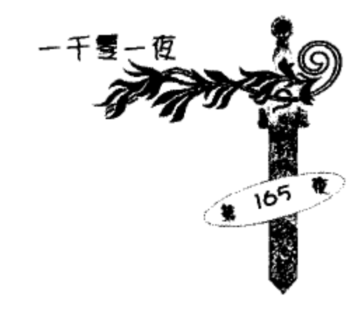
我们乘船继续往前走，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原来上船的那个地方。我们下了船，登上岸，在几个骑兵的护送下，回到了家中。我们告别骑兵，进了家门，一下子瘫倒在床上，一点儿动弹不得，也分不清白天与黑夜了。

我们一觉睡到第二天大天亮。那天下午，阿里·本·毕卡尔昏迷过去，一动不动，男仆女婢都为他痛哭流泪。

过了一会儿，阿里·本·毕卡尔的一些亲属来了，他们对我说："请你把我们孩子的情况谈一谈吧！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对他们说："你们慢慢听我讲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高海尔继续讲自己的经历：

我们回到家中，一觉睡到第二天大天亮。那天下午，阿里·本·毕卡尔昏迷过去，一动不动，男仆女婢都为他痛哭流泪。

过了一会儿，阿里·本·毕卡尔的一些亲属来了，他们对我说："请你把我们孩子的情况谈一谈吧！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对他们说："你们慢慢听我讲来，不要着急！等阿里·本·毕卡尔苏醒过来，还是让他亲自把情况讲给你们听吧！"

我再三跟他们讲要忍耐，劝告他们不要闹出什么事来。正在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阿里·本·毕卡尔动了动，亲属们高兴极了。人们相继离去，他的亲属不让我外出。之后，他们拿来玫瑰水，朝阿里·本·毕卡尔的脸上洒了少许，他慢慢苏醒过来。

阿里·本·毕卡尔睁开眼，深深吸了两口气。

亲属们问究竟出了什么事，阿里·本·毕卡尔一一相告。他说得很慢，不能快速回答。

过了一会儿，阿里·本·毕卡尔示意亲属放我回家看看，我这才同他告别，出了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终于摆脱了这场灾难。我在两个人护送下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亲人们一看见我，个个批打自己的面颊，人人惊恐哭号。我用手示意他们不要作声，他们方才平静下来。

护送我的那两个人离去后，我一下子就瘫在床上。一觉醒来，已是次日大天亮。我睁开眼，见家人守在我的身旁。他们问我："你究竟遭到了什么磨难？"

我说："给我拿水来！"

他们给我端来水，我喝了足够。之后，对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片刻后，他们相继离去。我向我的伙伴们表示歉意，我问他们家中丢的东西是否已有部分送还，他们告诉我说："送回来了一些，但送的人没有进家，把东西丢在门口就走了，我们连他们的人影都没见。"





我在家中休息了两天，连一步都迈不动。后来，我强打精神，到浴池洗了个澡。我的心一直在牵挂着阿里·本·毕卡尔和莎姆丝·奈哈尔。

几天来，我一直没有听到他俩的消息，也不能去看阿里·本·毕卡尔。我在家中也感到恐慌不安。后来，我向安拉做了忏悔，感谢安拉护佑我平安回到家中。

过了几天，我决计出门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刚要出门，忽见一位女子站在我的面前……

我凝神细看，终于认出那是莎姆丝·奈哈尔的贴身侍女。

当我认出她时，便加快了步伐，而侍女则紧跟在我的身后。我心中恐惧不安，每看她一眼，心中的怕意便增加一分。她对我说："先生，请站住！我有话对你说。"

我头也不回，一直走到一座清真寺门前，只见那里空无一人。侍女追了上来，对我说："到清真寺里去吧！我有话要对你说。你不用害怕，只管放心就是了。"

我进了清真寺，侍女也跟着进来。

我叩拜两次后，站起来，走到侍女面前，边叹息边问："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她问到我的情况，我将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她。随后，她把莎姆丝·奈哈尔的情况告诉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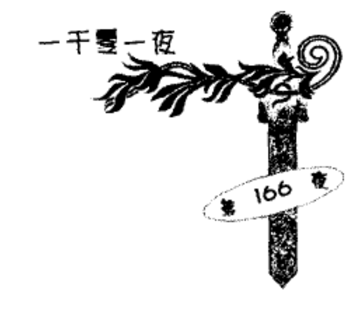
我问她："你有什么消息吗？"

"那天你走后，我见大汉们破门而入，心中惊惶万分，怕他们是哈里发派来的人，担心他们就是来抓我们和我们的女主人的；如果真是那样，我的命就没有了。我和两个女仆迅速登上房顶，从高墙跳下去，藏在老百姓家里，然后费了好大周折，方才回到王宫。当时，我们非常狼狈，但还是把事情隐瞒下来了。那一夜，我不敢合眼，忐忑不安，如坐针毡，好容易才挨到了夜幕降临时分。"

侍女接着说："天色暗下来之后，我打开临河的后宫门，喊来船公，乘上我们那天送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坐的那条小船。我对船公说：'我们的女主人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乘船到河上去找一找她，但愿能听到她的什么消息。'船公划起小船，向河心划去。夜半时分，忽见一条小船向王宫后门划来，划船的是个男子，上面还坐着一个男的，二人之间坐着一个女子。船到岸边时，那女子下了船。我仔细一看，发现那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女主人莎姆丝·奈哈尔。我又惊又喜，只觉一块石头落了地，忧愁情绪云消雾散，希望又回到了心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侍女说："天色暗下来之后，我打开临河的后宫门，喊来船公，乘上我们那天送艾卜·哈桑和阿里·本·毕卡尔坐的那条小船。我对船公说：'我们的女主人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乘船到河上去找一找她，但愿能听到她的什么消息。'船公划起小船，向河心划去。夜半时分，忽见一条小船向王宫后门划来，划船的是个男子，上面还坐着一个男的，二人之间坐着一个女子。船到岸边时，那女子下了船。我仔细一看，发现那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女主人莎姆丝·奈哈尔。我又惊又喜，只觉一块石头落了地，忧愁情绪云消雾散，希望又回到了心中。我急急忙忙上了岸，走到夫人跟前，她急忙吩咐我给船公一千第纳尔，我立即照办。"

侍女稍稍停顿，接着又说："我和两个女仆送夫人返回宫中，伺候她上了床。那一夜，夫人心烦意乱，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我没有让男仆和宫娥进房间去看夫人。那一整天，我都没有让他们进夫人的房间。

"第二天，夫人方才醒来。我发现她面色苍白，简直就像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似的。我给她的脸上洒了些玫瑰水，她这才有了精神，坐了起来，更过衣，洗了洗手。我给她端来饭菜，她只吃了一点点。其实，她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一番好言安慰，对她说：'夫人，你受惊了。你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哎，真是太危险了……'"

侍女问："夫人，你是怎样逃生的？"

莎姆丝·奈哈尔开始对我讲述遭劫经过：

我的好侍女，凭安拉起誓，我的磨难太深重了，简直不如归真了更轻松些。当时，我相信必死无疑了。盗贼们把我们带出高海尔宅院时，他们问我："你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回答："我是歌女。"

他们相信了我的话。他们又问阿里·本·毕卡尔："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阿里·本·毕卡尔说："我是平民百姓。"

他们把我们带往他们的住地。因为害怕，所以我们走得很快。到了他们的住





处，他们便开始仔细审视我的衣着和首饰，认为我说的不是实话。

他们说："这样贵重的宝石项链，一个歌女哪里有钱去买？喂，姑娘，对我们说实话吧！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没有回答他们。我心想："现在他们把我杀掉，不过是想把我的首饰弄到手罢了。"我下决心不回答他们，一声不吭。

之后，他们把目光转向阿里•本•毕卡尔，问道："你究竟是做什么的？看样子，你根本不像平民百姓。"

阿里•本•毕卡尔没有出声。我们都闭口不谈自己，只是哭啼落泪。安拉终于征服了那些盗贼的心，他们有些同情我们了。他们问："你们所在的那座宅院是谁的？"

"宅院是高海尔先生的。"我回答道。

其中一个盗贼说："我和高海尔很熟悉，我知道他住在另一座宅院里。我马上把他叫到这里来。"

他们商定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地方，把阿里•本•毕卡尔关在另一个地方。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俩好好休息一下，不要怕你们的消息传出去。你们在这里很安全。"

之后，他们的头目去找高海尔，把他带来了。就这样，我们的事情完全被他们知道了。我们看到了高海尔。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给我们弄来了一条船，把我们送到了船上，将我们送到河对岸后，他们就离去了。

片刻之后，巡夜的马队来了。他们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上前和骑兵队长对话。我对他说："我是哈里发的爱妃莎姆丝•奈哈尔。我喝醉了酒，到一些大臣们的夫人那里去玩，不期遇上了盗贼，将我们带走，然后送到了这个地方。他们看见你们，便慌忙逃跑了。我要给你奖赏。"

骑兵队长听我这样一说，认出了我，急忙离鞍下马，把我扶上马背，然后又将阿里•本•毕卡尔和高海尔扶上马。现在我还在为他俩担心，尤其挂念阿里•本•毕卡尔的朋友高海尔。你赶快去看看他。代我问候他，向他打听一下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

高海尔继续叙述路遇女仆的情景：

女仆说："我知道了夫人的经历，劝她好好保重身体。我对夫人说：'望你多多保重。'夫人听我这样一说，生气了，对我大发雷霆。之后，我离开夫人来找你，但没有找到。我怕去看阿里•本•毕卡尔，就站在那里等你，以便向你询问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你从我这里拿点儿钱去吧！也许你借了朋友的东西，东西被偷走了，必须赔偿人家。





我说:“好吧!”

我跟她走到我的店铺门前,女仆对我说:“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高海尔接着讲路遇女仆的情景……

女仆对我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过了不大一会儿，女仆带着钱回来了。她把钱袋递给我，说："以后我到哪里找你呢？"

我回答说："我现在回家去。我设法同你联系就是了。现在去阿里·本·毕卡尔那里不方便。"

女仆告别我离去。

我带着钱回到家中，数了数钱，那一袋里装着整整五千第纳尔。我把这些钱分成几份，留给家人一些，送给借给我东西的朋友一些，作为补偿。

我带着家仆看了那被盗的宅院，随后叫了两个木匠、两个瓦匠，重新装修房子，恢复原样，让女仆住在那里。

没过多长时间，我把发生的一切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去看望阿里·本·毕卡尔，刚进门，就有几个仆人迎上来。其中一个仆人对我说："我们日夜都在找你呀！我们的主人已许下诺言，谁能把你找来，谁就成为自由人。我们都在找你，但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主人的身体渐渐好转，只是时醒时睡，时睡时醒。主人每次醒来，总是念叨你的名字，叮嘱我们一定把你找来。"

仆人把我带到阿里·本·毕卡尔的面前，我发现他说话很吃力。阿里·本·毕卡尔一看见我，便哭了起来。

"欢迎你呀，我的好友！"阿里·本·毕卡尔费力地说。我扶他坐起来，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阿里·本·毕卡尔对我说："兄弟，我一直躺着。赞美安拉，让我看到了你。"

我扶他下了床，走了几步，给他换上衣服，给了他一些水喝。我发现他的健康情况的确好转了许多。

接着，我把见到莎姆丝·奈哈尔贴身侍女的情况对他讲了一遍。我说："阿里·本·毕卡尔兄弟，你要振作起来，不要灰心！"





他的脸上终于绽现出笑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放心就是了。”我安慰他。

阿里·本·毕卡尔吩咐仆人端上饭菜，又让仆人全部退下，我俩坐下来一道进餐。他说：“兄弟，我们遭遇的苦难，你都亲眼看见了。”

阿里·本·毕卡尔对我表示歉意。他问我的近况，我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他听后觉得很新鲜，对仆人说：“把那些东西拿来吧！”

仆人送来高级地毯和金银首饰，阿里·本·毕卡尔指着那些东西，对我说：“这些是送给你的，请笑纳！”

我表示感谢。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远超过我家被盗的东西的总值。

我们吃罢饭，洗过手，我便派人送走阿里·本·毕卡尔送的那些礼品。当夜，我与阿里·本·毕卡尔谈了好久，陪伴他度过了一夜轻松时光。

次日晨，阿里·本·毕卡尔对我说：“正如兄弟所知，每件事情都应该有个结局，而爱情，其结果不是死亡，就是联姻；

看来，如今我距拿命天仙更近一些！我真希望不发生那些事。若非安拉同情我，我可要出大丑、现大眼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兄弟，眼下我正好比那笼中之鸟，有翅难飞，愁闷不堪，不知所措。不过，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筵席。万事总有结局，也许时日未到吧！”

话音未落，阿里·本·毕卡尔泪流满面。他吟诵道：

多少前人，
曾倾诉离别之情；
人间闻之觉得奇怪，
天国听后吃惊。
今我心中之事，
谁解其中情？
连我都从未听说过，
更未见过相同情形。

阿里·本·毕卡尔吟完诗，我对他说：“一切都会转好的。兄弟，你只管宽心就是了。我这就回家去，也许会带来什么好消息！”

“好吧！不过，你要快去快回，以便把消息及时告诉我。”

我告别阿里·本·毕卡尔，回到家中。我刚刚坐稳，莎姆丝·奈哈尔的贴身侍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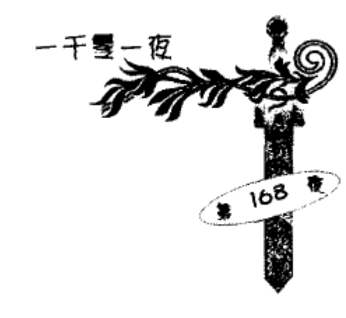
便哭着来了。

我忙问她："你哭什么呢？"

侍女说："先生有所不知，我们担惊害怕的事情果真降临了。我昨天离开你那里，回到宫中，见我们的主人正在大发雷霆，喝令宫仆鞭打那天夜里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两个女仆中的一个。那女仆怕挨打，逃跑了，结果被拦在宫门口，看门人想将她交给我们的女主人，经过一番求情，方才宽恕了她。看门人问她那天的情况，她把夜里发生的事情全都讲了出来，这个消息传到哈里发那里，哈里发下令把莎姆丝·奈哈尔打入冷宫，专门派了二十个男仆看守。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我的女主人，而且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被打入冷宫。我猜想，准是因为那天夜里在你的宅院幽会的那件事传到了哈里发的耳里；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原因。先生，我担心自己受害，不知道该怎么办。看来，秘密是保不住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高海尔继续讲道,女仆对我说:“先生有所不知,我们担惊害怕的事情果真降临了。我昨天离开你那里,回到宫中,见我们的主人正在大发雷霆,喝令宫仆鞭打那天夜里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两个女仆中的一个。那女仆怕挨打,逃跑了,结果被拦在宫门口,看门人想将她交给我们的女主人,经过一番求情,方才宽恕了她。看门人问她那天的情况,她把夜里发现的事情全都讲了出来,这个消息传到哈里发那里,哈里发下令把莎姆丝·奈哈尔打入冷宫,专门派了二十个男仆看守。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我的女主人,而且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被打入冷宫。我猜想,准是因为那天夜里在你的宅院幽会的那件事传到了哈里发的耳里;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原因。先生,我担心自己受害,不知道该怎么办。看来,秘密是保不住了。先生,你赶快去找阿里·本·毕卡尔一趟,把此事告诉他吧!好让他有个准备。如果真保不住密,我们应尽快想一个逃脱之法。”

我听侍女这样一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眼前一片漆黑。

女仆想走,我对她说:“你说怎么办呢?”

女仆说:“依我之见,假若阿里·本·毕卡尔真是你的好朋友,你也真想让他摆脱灾难的话,那么,你就赶快去他那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呢,设法进一步探听消息。”

说罢,女仆告别我,起身离去了。

女仆走后,我立即动身去见阿里·本·毕卡尔。

我走进阿里·本·毕卡尔家的厅堂,见他正在那里喃喃自语,时而说“成功在望”,时而又说“没有可能”。

他看见我这么快就回来见他,忙问:“这么快就有了消息?”

我回答说:“你就不要多挂心了!出了一件事,说不定会给你找麻烦呢!”

阿里·本·毕卡尔一听,顿时惊恐不安起来,忙问:“高海尔兄弟,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呀!”

我对阿里·本·毕卡尔说:“你有所不知,事情……那天晚上的事情,被哈里发





知道了……”

我把泄密之事，从头到尾向他讲了一遍。我对他说：“如果你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无疑会等出人命来的！”

阿里·本·毕卡尔听后，大吃一惊，面色也变了，灵魂险些飞出躯壳。他胆战心惊地问我：“兄弟，你说该怎么办呢？”

“依我之见，带上足够的钱和可信的仆人，立即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天黑之前，务必离开这里！”

阿里·本·毕卡尔说：“好，好！听你的安排！”

阿里·本·毕卡尔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犹豫一阵之后，终于拿定了主意，随即收拾好行装，向家人说明自己的意图，然后带着三峰满载钱粮的骆驼，和我一道悄悄离开了家，踏上了逃离的征程。

我们从白天一直走到天色大晚。夜深时，我们感到疲惫，拴好骆驼，卸下重载，就地入睡安歇。

我们刚刚进入梦乡，忽然被一阵喧嚷声惊醒，睁眼一看，原来我们被一帮劫匪包围了。劫匪抢去了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带的仆人奋力保卫我们，他们把仆人全都杀了。

我们的东西被劫匪抢劫一空，变得一无所有，劫后余生，十分狼狈。劫匪策马逃去，我和阿里·本·毕卡尔光着膀子往前走，一直走到东方大亮，来到一个小镇边上，走进一座小清真寺，躲藏在一个角落里，挨到天黑。

那一整天，我俩没吃一点儿东西，没喝一口水，在清真寺里熬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刚刚坐起来，只见一位男子进清真寺，首先向我们问了安好，然后跪拜了两次。礼拜结束，他走到我们面前，望着我们问道：“二位兄弟，你俩该是外乡人吧？”

“是的。”我俩齐声回答，“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劫匪，把我们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我们来到这里，人地两生，找不到落脚之地。”

那个人真诚而热情地说：“既然这样，你俩就先到我家去吧！”

我对阿里·本·毕卡尔说：“我们就跟他去吧！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其一，我们可以免除后患，以免认识我俩的人进到清真寺，弄明我们的行踪；其二，我们正愁没有落脚之地，现在总算有个去处了。”

阿里·本·毕卡尔看了看我，无可奈何地说；“就照你说的办吧！”

那个人拉住我的手，对我俩说：“喂，穷苦兄弟，跟我走吧！”

“谢谢你！”





那个人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几件，给我俩穿上，好言安慰了我俩一番。

我俩跟着他走去。行至他家门前，敲过门后，一个小仆童开了门，我们随着主人进了门。进到那人家中，主人让仆人送来一包衣服，让我俩穿戴好，扎好头巾，坐了下来。紧接着，主人吩咐仆人端来饭菜，我俩终于吃了一顿饱饭，在那里一直待到夜幕降临。

阿里·本·毕卡尔叹了口气，然后对我说："兄弟，看来，我必死无疑了！我想留个遗嘱：我死之后，请你立即设法通知我母亲，让她到这里来，为我料理后事，并且嘱咐她要节哀。"

话音未落，阿里·本·毕卡尔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

过了一会儿，阿里·本·毕卡尔苏醒过来，听见远处有歌女在唱歌，只见他侧耳细听，时睡时醒，时欢时悲。他听到那歌女唱道：

海盟山又誓，
你我意切情真。
别离的时间忽然而至，
怎好怨天尤人？
一夜灾难重，
你我两分离。
我很想知道，
相聚的日子何时来临？
聚后再分别，
情景多么难忍！
但愿这次分别，
不伤情侣的心。
死亡虽痛苦，
但是旋即消逝一尽。
情侣相别离，
思念之情会久久缠心。
倘若力所及，
去我司命之神，
让其好好尝尝，
分离的苦辛。





听罢歌女的歌唱，阿里·本·毕卡尔一声大叫，灵魂旋即离开了肉体。

我见阿里·本·毕卡尔已经无常，便把他的遗体托付给主人说："我立即去巴格达，好向这位波斯王子的母亲和亲戚报丧，以便他们来为他送葬。"

主人一惊，问："他是波斯王子？"

"是的。"我说，"我立即通知他的母亲来料理他的丧事。"

说罢，我借得主人的一匹好马，飞身跨鞍，扬鞭策马向巴格达城疾驰而去。

我回到家中，换好衣服，便向阿里·本·毕卡尔的家走去。

一进门，仆人们便围拢而来，问阿里·本·毕卡尔的近况如何。我没有答话，只是说要见阿里·本·毕卡尔的母亲。

仆人们把我带到老太太面前，我向老人问安之后，说："安拉已经安排定的事情，那是不可能避免的。俗话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话千真万确。我们都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回到安拉那里去。"

阿里·本·毕卡尔的母亲听我这样一说，便猜到儿子已经归真了，禁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她说："看在安拉的面上，快告诉我：我的儿子，他——他……他归真了吗？"

我因为难过，一时答不上话来。老太太见此情景，失声痛哭，不久昏厥在地。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苏醒过来，问我："我儿子究竟怎么啦？"

"他归真啦！"

接着，我把事情的经过给她讲述了一遍。

老太太问我："他有什么事情托付给你吗？"

"有的。"我说。随即我把阿里·本·毕卡尔的遗嘱对他母亲讲了一遍。

我又说："快去给他送葬吧！"

老太太一听，再一次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慢慢苏醒过来，答应亲自立即前往，为儿子送葬。

之后，我才离开那里，向自己的家门走去。我低头走着，边走边回忆着阿里·本·毕卡尔的音容笑貌。正在这时，我忽觉一个女人抓住了我的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六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高海尔继续讲自己的经历说，老太太问我："他有什么事情托付给你吗？"

"有的。"我说。随即我把阿里•本•毕卡尔的遗嘱对他母亲讲了一遍。

我又说："快去给他送葬吧！"

老太太一听，再一次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慢慢苏醒过来，答应亲自立即前往，为儿子送葬。

之后，我才离开那里，向自己的家门走去。我低头走着，边走边回忆着阿里•本•毕卡尔的音容笑貌。正在这时，我忽觉一个女人抓住了我的手……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莎姆丝•奈哈尔的那个贴身侍女，她满脸颓丧神色。我俩一见面，情不自禁地都哭了起来。进了我的家门，我问侍女："你知道阿里•本•毕卡尔的情况吗？"

"凭安拉起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哇！"

我把阿里•本•毕卡尔归真之事告诉了她，她的泪水顿时弥漫了面颊。

我问她："莎姆丝•奈哈尔的情况如何？"

侍女这样讲述那位哈里发爱妃的最后一天的情况……

你也知道，因为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是很爱这位妃子，所以哈里发不相信任何人的话。不管什么事情，哈里发总是往好的一面去想。哈里发对莎姆丝•奈哈尔说："你是我的爱妃，尽管很多人说了你的许多坏话，我都能忍受。"

之后，哈里发为莎姆丝•奈哈尔布置了一个金宫殿，房间舒适无比，给她最好的照顾。

有一天，哈里发喝酒，成群的后妃都在他的面前，各就各位，等级森严。哈里发让莎姆丝•奈哈尔坐在自己的身边。而莎姆丝•奈哈尔显得神魂不安，六神无主，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哈里发令一歌女唱歌。

那歌女抱起四弦琴，边弹边唱道：





爱神示意我，
期待日后相见。
禁不住泪洒面颊，
情思写在腮边。
仿佛眼中泪，
道出了心底言。
说破了应该隐瞒的事，
不妨痛快一谈。
秘密如何保？
爱情本来就难遮掩。
因为我深爱你，
所以才有这样的表现。
失去了情人，
我宁可魂升九天。
但愿我身后，
他们尽展笑颜。

莎姆丝·奈哈尔听了歌女的诗歌，再也坐不下去，随即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见此情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立即放下酒杯，伸手去拉莎姆丝·奈哈尔，同时呼唤着爱妃的名字。

女仆、宫娥、太监、侍从乱作一团。

哈里发翻转了莎姆丝·奈哈尔的身子，发觉她已断气，感到十分难过。这时，哈里发下令将厅中的所有器皿全部打碎，把碎片集中到一个房间去。

那天夜里，哈里发一直守在莎姆丝·奈哈尔的遗体旁。

次日天亮，哈里发下令为莎姆丝·奈哈尔沐浴、熏香、装裹，然后举行盛大、隆重葬礼。

哈里发为爱妃暴死而感到忧伤，但并没有问及她的情况及经历。

侍女讲完，对我说："看在安拉的面上，你知道阿里·本·毕卡尔出殡的时间之后，请你告诉我一声。我一定要为他送别。"

我对她说："你到哪里都能找到我，而我又到何处去找你呢？"





她告诉我："莎姆丝·奈哈尔死后，哈里发把侍女们全都打发走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马上就会把我的住址告诉你。我这就去为我们的那位女主人莎姆丝·奈哈尔走坟[1]，然后回到那里。我等着去参加阿里·本·毕卡尔的葬礼。"

……

阿里·本·毕卡尔的葬礼举行那天，巴格达万人空巷，为阿里·本·毕卡尔送行。

我看见那位当年的侍女也行进在送葬队伍之中，心里难过极了。

在巴格达城，我从来未见过那样隆重的葬礼，拥挤的人流一直把阿里·本·毕卡尔的塔布匣[2]送到坟地。

自那天起，为莎姆丝·奈哈尔和阿里·本·毕卡尔走坟的人们络绎不绝。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对国王说："幸福的国王陛下，这就是阿里·本·毕卡尔与莎姆丝·奈哈尔的故事。不过，这与舍赫曼国王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新鲜、精彩、奇异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① 即在坟侧为亡者诵《古兰经》求恕。
② 穆斯林送葬工具，抬运尸体的木匣。



第一百七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开始讲《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名叫舍赫曼，手握重兵，奴婢成群，威名远扬。但国王舍赫曼年事已高，却无后嗣，整日多愁善感，忧虑不宁。

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心事吐露给宰相，说："相爷阁下，本王膝下无子，我真担心我百年之后，王权旁落，如何是好啊？

宰相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也许安拉会创造奇迹，您就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安拉吧！你做完小净，只要诚意跪拜两次，然后与王后行房，您的目的就会实现。"

国王诚心叩拜安拉，果然王后当夜有喜。

光阴荏苒，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王后生下一男婴，貌如圆月，取名盖麦尔·泽曼。

国王老来得子，喜出望外，遂下令张灯结彩，装点城郭，吹笛打鼓，热闹七天，喜讯传遍全国。

盖麦尔王子在乳娘、保姆的细心照顾下健康成长，不知不觉已年满十五周岁。王子生得容貌俊秀、身材匀称，英姿勃勃，人见人爱。国王爱子如命，日夜不离他的身旁。

因为舍赫曼国王爱子心切，唯恐出现什么意外，便对宰相说："相爷阁下，我担心王子盖麦尔遇到什么不测之祸呀！相爷，我很希望儿子在我健在之时成家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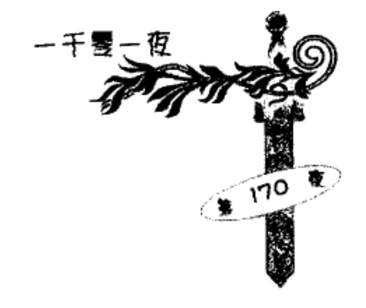
宰相说："国王陛下，婚配乃终身大事。在陛下健在之时为王子成婚，那是再好也不过了。"

国王吩咐仆人道："把盖麦尔给我叫来！"

盖麦尔王子来到父王面前，羞涩地低着头看着地面。国王说："孩子，我想乘我健在之时为你完婚，好让我健在之时为你感到高兴。"

盖麦尔说："父王，儿无意这么早成婚，而且我不喜欢女人。我在诗文中读过，女人狡诈、阴险，乃万恶之源。"





说罢，盖麦尔吟诵道：

若问女人事，
我敢说了如指掌。
男子名低钱少，
女性友情无缘享。

他又吟诵另一位诗人的诗句：

女人心肠硬，
温柔何其难得！
青年追之千年，
仍然像大山相隔。

吟罢诗，盖麦尔说："父王，结婚之事，我决不同意，哪怕处我一死。"

听儿子这样一说，舍赫曼国王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因儿子不听话而惆怅万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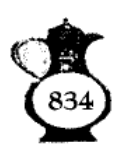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曼国王让儿子在他健在之时完婚，盖麦尔对他的父王说："父王，结婚之事，我决不同意，哪怕处我一死。"

听儿子这样一说，国王舍赫曼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因儿子不听话而惆怅万分。虽然如此，但因老国王疼爱儿子，打那以后，再没提婚姻的事情，而且没有因此生儿子的气，反而更加溺爱、顺从。随着日月的推移，盖麦尔王子也更加强壮、健美。

舍赫曼国王耐心等待儿子回心转意，一年时间好容易过去了。这时的盖麦尔王子已是一个成熟的美男子了。口齿伶俐，雄辩健谈，声音甜润，足令圆月自感羞涩；容颜俊美，堪言闭月羞花，世间万物在他面前黯然失色；性情温和，恰似惠风吹拂，使人倍感亲切可爱，人见人亲之，人见人爱之；体态健美，似杨柳飘逸，或像翠竹挺拔；举止潇洒，英姿飒爽，简直成了恋人心中的白马王子，思慕者向往的乐园。正如诗人所云：

万赞归于安拉，
造就一俊俏男子汉。
集百美于一身，
挺立在人间。
万民甘于称臣，
见其英姿无不赞叹。
朱唇含珠玉，
言语胜过蜜甜。
独自领风骚，
无人与之齐头并肩。
气宇轩昂谁堪比，
千古一英男！



时光又闪过一年，舍赫曼国王把儿子叫到面前，说："孩子，你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盖麦尔当即跪在父王面前，羞涩地说："父王，安拉令我听您的话，不可违抗你的意志，我怎好不服从主令呢？"

"孩子，我想给你完婚，以期在我有生之年为你感到高兴，在我死之前，让你顺利登上王位。"

盖麦尔王子听父王这么一说，低头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来，说："我决不结婚，哪怕处我一死。我知道安拉要我服从你的意志。看在安拉的面上，今后不要再和我谈结婚之事。儿子立志终身不娶，因为我读了古今贤人的书，知道他们因女人遭受的磨难。女人阴险狡猾，诡计多端。有诗为证啊！"盖麦尔吟诵道：

烟花女子会结网，
落入就难脱逃；
即使你建起，
千座防护堡。
要塞再坚固，
也抵不住娼妓技巧。
背叛是娼妓本性，
远近俱不饶。
指甲染色令人作呕，
长辫子是夹人的螯。
脸上搽的厚粉，
给人留烦恼。

盖麦尔又吟诵道：

女人佯装贞洁，
其实与鹰爪下的腐尸相同。
今日与君共寝悄悄语，
明天又投他人怀中。
简直就像客房，
你离开不知谁又填空！



舍赫曼国王听儿子口气不改，明白诗意所指，只因过分溺爱儿子，没有回答什么。那场谈话之后，国王叫来宰相，单独交谈。

国王说："相爷阁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曼国王再次让儿子盖麦尔成婚时，盖麦尔王子还是坚决不同意。并说立志终身不娶。

舍赫曼国王听儿子口气不改，明白诗意所指，只因过分溺爱儿子，没有回答什么。

那场谈话之后，国王叫来宰相，单独交谈。国王说："相爷阁下，儿子的事情，我该怎么办呢？我希望他先结婚，然后登上王位，就此曾与你商量过，你同意这么办，你还示意我给儿子提出结婚事宜，我也已跟他谈过，可他就是不谈婚事，我的愿望难以实现，怎么办呢？相爷再给我出个主意吧！"

宰相说："国王陛下，我建议您再忍耐一年。一年之后，陛下若再与他谈婚事，就不要单独和他交谈了，而要把文武大臣全召来，当着百官的面，和王子谈他的婚事，那时候，有那么多王公将相、文武大臣、侍从官员、国家要人等权贵们都在场，王子就不好意思违抗陛下的意志了。"

国王觉得这个主意甚好，心中不胜高兴，认定宰相此意见正确可行，当即赐予宰相锦袍一身。

舍赫曼国王耐心等了一年，眼见盖麦尔王子满二十岁，一天比一天健壮，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俊美。他的神采胜过亚伦，双目若两把利剑；面颊红里透白，白里透红，似旭日初升，如月华映照；头发浓密乌亮，似伸手不见五指之夜；腰细而臀部突出，其美足令今世间万物自惭形秽，正如诗人所云：

圆圆的脸，
朱口皓齿含笑颜。
苗条身材，
插上羽似令箭。
二目炯炯有神，
肤白如雪乌发似炭。





眉毛弯弯遮睡意，
聪慧自在其间。
鬓角生灾，
欲杀情侣赖移迁。
粉腮浮羞涩，
笑容挂脸面。
笑语连珠皆雅趣，
口溢醇香漫天。
慷慨豪爽语诚挚，
品德众称赞。
世人享其恩，
麝香飘飞万里远。
骄阳自叹弗如，
新月是他剪下的指甲尖。

舍赫曼国王听了宰相的话，又苦苦等了一年，终于等来了这样一天……

这天，上朝的日子到了。王公将相、文武百官、国家要人、各部大臣济济一堂，舍赫曼国王差人喊来盖麦尔王子。

盖麦尔王子来到父王及百官群臣当中，向父王行过吻地礼三次，然后背着手站在父王面前。

舍赫曼国王说："孩子，当着百官的面把你叫来，父王有要事对你商量，但愿不要违抗我的旨意。父王想让你与某国国王的女儿成亲，企盼在我有生之年，分享你们的快乐。"

盖麦尔听后，低头沉思片刻，抬起头来，望着父亲，禁不住少年的狂傲与年轻的愚昧同时发作，口气坚定地说："父王，我永不结婚，即使处我一死。父王虽上了年纪，然而见识却短。有关婚姻之事，在此之前，您问过我两次，我都未曾答应。"

说罢，只见盖麦尔收回倒背的双手，盛怒之下，挽起了袖子，在父王面前竟摆出了一副好斗的架势。

眼见儿子在众百官面前如此失礼，舍赫曼国王羞辱难言，出于国王的尊严，他厉声呵斥儿子几句后，命令宫仆将盖麦尔王子绳捆索绑起来。

宫役们闻声而动，七手八脚将王子捆绑起来，推到舍赫曼国王面前。盖麦尔恐惧不安，低下头去，汗流满面，羞愧不堪。





舍赫曼国王怒骂道："你这个缺少教养的小孽障，怎敢当着文武百官这样答话？怎么一点儿礼貌都不懂？你要知道，你的这种表现即使发生在一个平民身上，也是很丑恶的。"

说完，舍赫曼国王下令给王子松绑，将他关押在一个城堡中。仆役们立即行动，把城堡的一个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摆上一张床，铺好褥子，放好枕头，点上灯和蜡烛，因为那座城堡里白天都是黑的。一切布置完备，他们将盖麦尔王子带入厅中，留一奴仆把守厅门。

盖麦尔王子躺在床上，忧心如焚，痛苦不堪，悔恨交加，责备自己不该那样顶撞父王，然而后悔莫及。王子自言自语："安拉诅咒结婚、姑娘和叛逆的女人！当初听了父王的话，结了婚，那不比现在坐监牢好吗！"

那天，舍赫曼国王在宝椅上一直坐到红日西沉。之后，国王叫来宰相单独交谈。国王说："相爷呀，相爷，我与儿子之间这场悲剧，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因为我听了你的话，才在文武百官面前与儿子谈婚姻之事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建议行事的。"

宰相说："陛下，不妨先让王子在监牢里呆上十五天。十五天之后，再把他叫到您的面前，那时谈婚姻大事，他就不敢违抗陛下的旨意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赫曼国王第三次当着百官的面对盖麦尔王子提及成亲之事，盖麦尔王子还是不从，在父王面前竟摆出了一副好斗的架势。

舍赫曼国王命令把王子关押在一个城堡中。

那天，舍赫曼国王在宝椅上一直坐到红日西沉。之后，国王叫来宰相单独交谈。国王说："相爷呀，相爷，我与儿子之间这场悲剧，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因为我听了你的话，才在文武百官面前与儿子谈婚姻之事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建议行事的。"

宰相说："陛下，不妨先让王子在监牢里呆上十五天。十五天之后，再把他叫到您的面前，那时谈婚姻大事，他就不敢违抗陛下的旨意了。"

国王接受了宰相的意见。那天夜里，因儿子不在身边，辗转反侧，如卧火炭，心情烦躁，不能入眠，因为他爱子至深，故为独生子担惊受怕。在往日里，每天夜里只有让儿子枕在自己的胳膊上方能入眠；而那天夜里，他如卧火炭，烦躁不安，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眼里噙着泪花，吟诵道：

夜是多么漫长，
人们相继入梦乡。
我那颗别离的心，
不免觉得恐慌。
夜长忧虑多，
有话我欲讲：
晨姑娘啊，
你何时才会站在东方？

舍赫曼国王望着夜空，又吟诵道：





抬头望星空，
繁星不曾留意。
北极星寂静无声，
从不离原地。
北斗星站着长队，
似在吊唁垂泪；
不由我心中暗想，
晨姑娘已死无疑。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被囚禁在城堡中的王子盖麦尔·泽曼的情况。

夜幕降临时分，仆人端来灯，为王子点着蜡烛，固定在烛台上，然后送来饭菜。

盖麦尔吃不下去，一直自责自己对父王太无礼貌，后悔自己对父王太没有礼貌。他自言自语说："难道你不知道人是舌头的抵押品吗？人的舌头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甚至将自己置于死地，难道你连这一点也不清楚吗？"

王子自责不止，直至泪水潸然下落，心似在火中烧烤。他痛恨自己出言不逊，语伤父王，不禁痛心疾首，自感懊悔至极。他吟诵道：

青年丧命于言，
人死绝非因为跌跤。
失言必死无疑，
跌跤命却可得保。

盖麦尔吃完饭，洗过手，又做了小净，做完昏礼和宵礼[①]，之后在床上坐了下来。

盖麦尔王子正襟危坐，高声朗读《古兰经》的："黄牛"、"仪姆蓝的家属"、"雅辛"、"至仁主"、"国权"等章，末了祈祷，求安拉襄助。

之后，他躺在床上，下面铺着双面缎褥，内装鸵鸟绒。他想睡了，脱下外衣，只留下薄绸内衣，头戴蓝色睡帽，盖上锦缎被，便进入了梦乡。此时此刻，他的床前头点燃着蜡烛，床尾点燃着明灯一盏，烛光与明灯交映，盖麦尔王子的容貌显得格外俊秀，就像十四日夜空中那轮金黄色的圆月。

盖麦尔王子一觉睡到二更天。他不知道幽冥世界隐藏着什么，更不晓得会有

① 宵礼，亦称"早夜祷"。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的第五次礼拜，在夜间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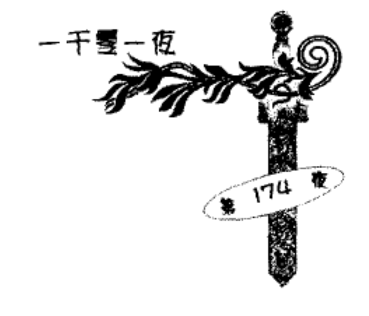


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在等待着他。

关押盖麦尔的那座古城堡已被废置多年。王子宿身的大厅中，有一口古罗马时代留下的枯井，井里住着一位仙女，乃魔王后裔，名叫梅姆娜，乃著名魔王之一迪姆亚特的女儿。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关押盖麦尔的那座古城堡已被废置多年。王子宿身的大厅中，有一口古罗马时代留下的枯井，井里住着一位仙女，名叫梅姆娜，乃著名魔王之一迪姆亚特的女儿。

二更时分，仙女梅姆娜离开枯井，准备飞上天空，探听消息。她刚一出井口，便发现大厅里气象一新，非同往常，烛光通明，一改漫长年代的凄凉冷清景象，似有了生机。梅姆娜心想："真是出奇、新鲜啊！我压根儿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呀！……"

梅姆娜步履轻盈地向大厅走去，一副人间妙景出现在面前：厅内放着一只床，床头一烛高照，床尾一盏明灯，床上睡着一个人。

眼见此情此景，梅姆娜惊奇不已，心想其中必有原因。片刻后，她走向亮光处，发现那亮光来自大厅中，于是向大厅走去。她见一个仆人睡在厅门口。走进大厅，见那里支着一张床，一个人睡在上面，床头前点着一枝蜡烛，脚后点着一盏明灯。见此光景，仙女梅姆娜大为惊讶。她一步步向床走去，收起翅膀，站在床前，撩开蒙在熟睡人的锦被，仔细打量，发现睡者原来是个美男子，但见他脸上光芒四射，胜过灯烛，耀眼夺目；又见他面色红润，双眉弯弯，睫毛黑长，周身散发着麝香般的芬芳。正如诗人所云：

> 轻柔一吻中，
> 但见面颊绯红。
> 明眸一对，
> 令我心弦微动。
> 唤声我的心和神，
> 世上可有这样的美公？
> 若说有，
> 请君告诉我一声。







仙女梅姆娜见小伙子如此标致，连声赞颂安拉。她说："赞美您呀，安拉，最灵巧的造物主！"

仙女梅姆娜也是一名虔诚信士。她仔细打量盖麦尔许久，口中不住地赞颂造物主，打心底里赞叹盖麦尔的美貌。她心想："凭安拉起誓，我决不能伤害他，也不许任何人伤害他。但愿我为他排除一切灾难。这张俊俏的面孔值得观赏、赞美。可是，他的家人怎么把他丢在这样一个破落不堪的地方呢？如有妖魔出现，会要他的命的。"

梅姆娜弯下腰去，亲吻盖麦尔王子的面颊和前额。之后，又用锦缎被子把盖麦尔盖起来。片刻后，仙女梅姆娜离开城堡，展翅飞上了云天。

梅姆娜飞过七重天时，忽闻翅膀排击的声音，便朝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

梅姆娜飞去一看，但见飞魔横空，于是猛扑过去，一把抓住了飞魔。

那飞魔名叫戴何士。自感被抓，戴何士回头一看，认出那是仙女梅姆娜，不禁害怕至极，周身颤抖，急忙哀求保护。

飞魔戴何士说："看在至仁至慈的安拉面上，我凭刻在苏莱曼戒指上的咒符起誓，还求仙姑慈悯，不要伤害我！"

仙女梅姆娜听后，慈悯之心顿生，说："你已经发过誓，但我不能相信你，除非把你的来向去方告诉我，我才能保护你。"

"我的女施主，我定如实相告。我从遥远的中国境内的海岛飞来。今天夜里，我就将我看到的一种奇观告诉仙姑；你若得知我的话正确无误，那就请放我走，还请你亲笔为我签署一张通行证，证明我已被你释放，以免高天、大地和海中的任何妖精伤害我。"

仙女梅姆娜对飞魔戴何士说："喂，戴何士，你看见了什么，你告诉我！要说实话，不许撒谎！凭刻在苏莱曼戒指上的咒符起誓，假若你想借谎言逃出我的手心，那是妄想！如果你的话不真实，我必将拔掉你的羽毛，扒下你的皮，砸碎你的骨头！"

飞魔戴何士说："女施主，我决不撒谎。倘若我的话不确切，任凭施主发落！我今夜从中国境内的海岛上飞来。那是埃尤尔国王管辖的地方，国王管辖着若干岛屿，海域辽阔，物产丰富。国王有七座宫殿，精美绝伦。埃尤尔国王有一个女儿，堪称绝代佳丽；我笨嘴拙舌，简直不知道怎样向你描述公主的容颜，也描绘不出来。不过，我可以概略地给你说上几句。那公主的发髻酷似漆黑之夜，而面颊则像艳阳普照下的白昼。正如诗人所云：





三束额发垂眼前，
忽见夜晚现。
面对空中月，
夜空两轮明月悬。

“公主鼻梁尖而高，如亮剑利刃；两腮似紫荆香醇，面颊如白头翁花瓣；樱桃小口中含着白玉；她的涎水香过玉液琼浆，足以熄灭烈火的折磨；她口齿伶俐，对答如流；她稣胸高耸，人见人爱。感赞伟大的造物主，创造出了这样的人间奇迹。公主双臂匀称，正如诗人所云：

腕上若无手镯拦，
溪水顺袖流入掌中。

“公主有着两个大乳房，洁白如象牙，如同两轮满月，又似两颗大石榴；她的腹部内收，恰似埃及科卜特人的束腰；她有沙丘般的丰隆臀部，人站起时双臂横卧，人躺下时双臂站立。正如诗人所云：

丰臀挂细腰，
似欲横占道。
每逢思之我站起来，
她站而丰臀卧倒。

“臀下的两条大腿就像玉柱那样美丽，其美不可言传。公主两脚轻盈柔嫩，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那双脚怎么能支撑得住丰臀和大腿。公主之美，实在一言难尽……

幸福的国王陛下，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飞魔戴何士吟完诗，对仙女说："公主的臀下的两条大腿就像玉柱那样美丽，其美不可言传。公主两脚轻盈柔嫩，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那双脚怎么能支撑得住丰臀和大腿。公主之美，实在难以描述。公主的父亲是位强悍的国王，奇勇过人，日夜征战四海，不畏艰难，因为他既是个暴烈的君王，又是勇武的征服者。他手握重兵，管辖着许多岛屿、城市，海域辽阔，拥有七座金銮宝殿。

"埃尤尔国王十分喜欢我刚才给你讲过的那位女儿。因为爱女儿，他从诸王那里搜刮到大量钱财，为他的女儿建造了七座宫殿。七座宫殿各具特色，互不相同：第一座是水晶宫殿；第二座是大理石宫殿；第三座是铁铸宫殿；第四座是玛瑙宫殿；第五座是银宫殿；第六座是金宫殿；第七座是宝石宫殿。七座宫殿陈设华丽，摆放的全是金银器皿，帝王御用物品应有尽有。埃尤尔国王嘱咐他的女儿在每座宫殿中住一年，然后搬入另一座宫殿。

"公主名叫布杜尔。布杜尔公主美貌扬天下，所以许多君王派使者找埃尤尔国王向他的女儿求婚，致使埃尤尔国王不得不开始考虑女儿的婚事。

"有一天，国王对女儿谈起婚姻之事，布杜尔公主说：'父王，女儿没有结婚意愿。我是公主，理应统治他人，焉容男子统治我呢！'每当公主拒绝一桩婚事，求婚者的欲望却增强一分，致使中国岛屿的周边国家的君王们纷纷派人前来求婚，络绎不绝，同时送来大批珍贵礼物；还有的修书求婚，语词恳切，欲望强烈。

"国王多次与女儿商议她的婚事，公主一次又一次拒绝，怒气冲冲。公主布杜尔对父亲说：'父亲，您若再向我提婚姻之事，我将拿来宝剑，倒在地上，胸口对着剑锋，一死了此生。'国王听女儿这样一说，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忧心如焚，唯恐女儿寻短见，然而一时不知如何回绝那些虔诚的求婚者。

"孩子，假若你坚决拒绝婚事，以后你就不要再出入宫门了。"随即，国王把公主关在一个房间里，并派十位女仆看守着，严禁她到其余几个宫殿去，以表示对女儿十分恼恨；与此同时，国王修书给各国国王，告诉他们说，布杜尔公主已经神经错乱，已被关禁闭一年时间。"



戴何士稍许停歇，继续对仙女梅姆娜说："我的女施主梅姆娜，我每天都去那里看公主一趟，欣赏她的美丽容貌，在她沉睡的时候亲吻她的眉心。因我十分喜欢她，所以我不会伤害她。公主的美貌实乃世间罕见，人见人爱，甚至人人都会对她产生嫉妒之心。女施主，不妨跟我一道去领略一下公主的窈窕身段、靓丽美貌，证实我的话是真还是假之后，你对我要抓要罚，全由你做主，我无条件地听从你的摆布。"

飞魔戴何士一口气说了这么长长一番话，然后低下头去，收缩翅膀，渐渐下降。

仙女梅姆娜听后，一阵冷笑，往飞魔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道："你说的这个女孩子，不过是个尿瓶子罢了，那算什么漂亮！不过，凭安拉起誓，你讲的倒称得上一件新奇之事。喂，你这个该死的，你还是听我给你讲一件怪事吧！我今夜看见了一位美男子，假若你去亲眼看一看，即使那美男子在熟睡之中，其美貌也能令你神魂颠倒、心荡神驰，叹为观止的！"

"那美男子究竟是什么人？"飞魔戴何士问。

仙女梅姆娜说："戴何士，你有所不知，那小伙子的故事与你谈到的那位公主，情况颇为相似。小伙子是位王子，其父王多次催他结婚，均被他拒绝。由于他违抗父亲的旨意，父王大为恼火，一气之下，将儿子关在了我住的那座旧城堡中。今夜我外出时，看见他睡在那里。"

"我的女施主，请你带我去见识一下那位美男子吧！看看他是否比我见过的那位布杜尔公主漂亮！据我所知，当今世上，再没有比布杜尔公主更漂亮的人了。"

梅姆娜说："你说的不对！我敢断言，当今世上，没有比我见到的那位王子更标致的人了……"接着又对飞魔说："该死的妖魔，你在说谎呀！我敢断言，在当今的世上，没有比我看见的那个小伙子更漂亮的了。你敢把你喜欢的公主和我喜欢的男子相比，难道你疯啦？"

飞魔戴何士回答首，并说："女施主，看在安拉的面上，我不说谎。你不信，你就跟我一起飞往中国岛屿，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我的那位公主，然后我们回来，跟你一道去看看那位美男子。"

仙女梅姆娜说："看来，非亲眼看一看不行了！因为你是个醉鬼。不过，在我跟你看和你跟我去看之前，我们要先打个赌。假若你的那位公主比我的那位美男子漂亮，就算你赢；不然的话，赢者就是我了。这样行吗？"

飞魔戴何士说："我完全同意这个条件。走吧，跟我到中国海岛上去吧！"

仙女梅姆娜说："我的那位美男子就在下面的城堡里，比你那位公主近得多，





我们一起下落，去看完我的那位小伙子之后，再飞往中国岛看公主吧！”

“就听你的安排！”

仙女与飞魔渐次下降，片刻后落在古城堡上。梅姆娜将飞魔带入大厅，站在床旁。梅姆娜撩开蒙在盖麦尔王子脸上的锦被，但见王子面部光芒四射，闪闪放光，如旭日东升，光华万丈。仙女回头望着飞魔戴何士，说：“该死的飞魔，你睁开眼睛好好瞧瞧吧！世上哪能再找到这样漂亮的男子？你别发疯了！我们姑娘家，都被他的美貌吸引住了。”

飞魔戴何士一番仔细打量，点了点头，说：“女施主，凭安拉起誓，你是可以原谅的，这男子的确漂亮。不过，尚有一事要讲，那就是男女的情况不大相同啊！凭安拉起誓，说句实话，你的这位美男子的相貌，其美，其秀，颇与我见到的那位公主相仿，他和她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孪生兄妹。”

梅姆娜听飞魔这样一说，不大满意，脸上的光华顿时消失，面色突然黯淡下来，伸展翅膀，重重地拍打了飞魔一下，力量之重，几乎送戴何士一死。

梅姆娜说：“凭安拉起誓，该死的飞魔，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你现在就带我去把你喜欢的那位公主带到这个地方来吧！我们把两个熟睡的男女放在一起，仔细端详，比一比，看究竟谁更漂亮。假若你不马上按照我的吩咐行事，我就用火烧你的身，让你尝尝我的厉害，然后把你撕成碎片，抛撒在旷野上，让驻足者与行人引以为戒。你要立即行动，不得有误！”

飞魔戴何士说：“我一定照办！我知道我那位公主是最漂亮、最动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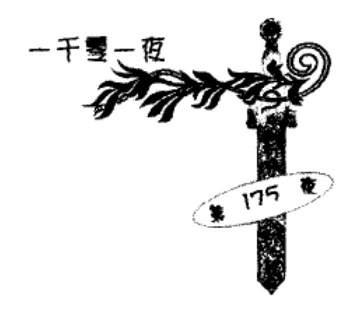
说完，飞魔戴何士振翅腾飞，梅姆娜同时起飞，旋即向中国岛屿飞去。

仅过一个时辰，飞魔与仙女便带着熟睡中的布杜尔公主飞回了古城堡。只见布杜尔公主身着金丝绣花薄绸睡衣，刺绣工艺精美绝伦，袖口上绣着这样的诗句：

> 世间有三人，
> 我不欢迎他们来访；
> 原因一怕监视，
> 二惧嫉妒狂。
> 前额放光华，
> 首饰叮叮当当作响。
> 斗篷质地非一般，
> 内储龙涎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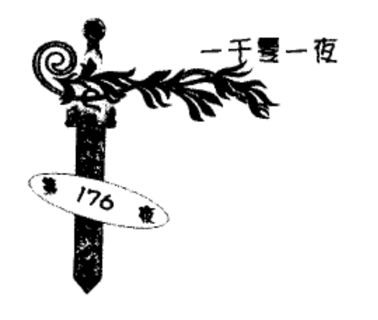


额发还待衣袖来掩，
取去首饰莫忙。

飞魔与仙女携熟睡中的布杜尔公主降落在城堡上，然后将公主放在美男子盖麦尔的身边，同时揭开二人的面巾。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飞魔戴何士与仙女梅姆娜携熟睡中的布杜尔公主降落在城堡上，然后将公主放在美男子盖麦尔的身边，同时揭开二人的面巾……仙女与飞魔定睛细看，惊异地发现彼此相貌一模一样，真像孪生兄妹，或似同胞兄弟，令人看过，由衷喜欢。正如诗人所云：

莫恋那美男子，
献媚屈从习气不可沾。
不要厚此薄彼，
一视同仁等量齐观。

飞魔戴何士说："我的这位公主更漂亮！"

"不！我的这位王子更漂亮！"梅姆娜说："戴何士，你这个该死的，莫非你是个瞎子？难道你没有看到王子容颜俊秀、体态匀称？你听我表表这位美男子吧！倘若你真喜欢你带来的这位公主，那么，你就照我这样赋诗赞美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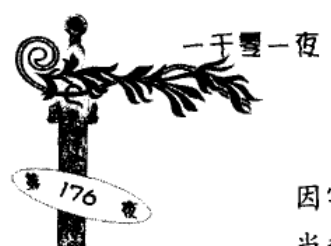
说完，梅姆娜一连数次亲吻盖麦尔王子，然后咏诗赞王子：

我有什么罪呀，
你竟对我展示怒颜？
你是杨柳嫩枝，
安慰从何谈？
你那黑黑的瞳仁，
神光多灿烂！
纯真的情与爱，
皆系此其间。
锐利的目光可穿透五脏六腑，





羞煞长矛和利剑。
情思使我感到负担沉重，
简直无力承受衣衫。
你知道我深恋着你，
你晓得我内心的忧烦。
我的爱全寄于你的身上，
要我总忍耐下去实在艰难。
如果心心相印，
我便不会总像夜间。
我的身与骨，
如今瘦细得可怜。
我赞美天上的月亮，
圆得可爱像只玉盘。
天上和人间的美，
实在难以用言传。
那些责难爱情的人哪，
我向你进一言：
请你直率地讲，
你可曾为谁而伤感？
呼声冷酷的心，
可知他应该可怜？
我希望慈悯之情真，
以便焕发心中的诚与善。
英姿勃勃的美男子，
定会引人多看一眼。
而我遭人袭击，
我的侍卫却袖手旁观。
美男优素福，
集英俊于一身；
你美世间无人可比，
可言至美绝伦。
精灵遇见我，



因害怕我而丧胆。
当我遇到你时，
我的心却不住抖颤。
我吃尽了人间苦头，
全为你躲避风险。
我终日思念你，
不知经历多少磨难。
你那乌发盖着云鬓，
前额上银光闪闪。
二目中黑白分明，
苗条身材人皆称赞。

听罢梅姆娜吟诵的诗句，飞魔戴何士高兴至极，惊佩之至，说道："你用这首美丽的诗歌赞颂了你心中的王子，显然你一直在为他担心。我亦有诗赞颂这位美丽公主。"

戴何士走上前去，俯身亲吻布杜尔公主的眉宇，望望梅姆娜，又望望布杜尔公主，开始吟诵道：

我去访问朋友，
行至一个峡谷，
不期在谷地，
遭到劫匪抢杀。
我醉于情酒之中，
歌舞伴着泪下。
若有人寻求幸福，
听我说几句话：
美丽的布杜尔公主，
堪称报春一枝花。
我真不知道，
该如何赞颂公主的美：
先说她的二目如剑？
先表述她的鬓角上的光华？





先描绘她的身材似长矛?
一时我心乱如麻。
我在路上遇到的人,
无不打听她;
不论是在当地,
还是奔走在天涯。
唤声公主啊,
请你睁眼看看他。
容我问公主一句:
我的心究竟今在何峡?

戴何士吟完诗,仙女梅姆娜说:“喂,戴何士,咏得好!吟得妙!可是,这两个人,哪个更漂亮呢?”

“我的公主布杜尔比你那个王子漂亮。”

飞魔与仙女开始争论,愈争愈烈。一说公主美,一说王子美。梅姆娜大声呵斥戴何士,试图以武力相加。戴何士见此情景,还是屈服了。他柔声细气地对仙女梅姆娜说:“既然谁也不服谁,我出个主意吧:你的话和我的话都不算数,我们找位第三者来,让他来为我们进行公正裁决,我们服从第三者的裁决就是了。”

仙女梅姆娜自感胜券稳操,一口答应:“就照你说的办!”

说罢,仙女用脚跺地,只见一位精灵立即从地下钻了出来,那精灵是个独眼,遍身疥疮,两眼就像脸上的两条裂痕,头生七只角,四道额发垂地,两手像树枝杈,指甲似狮爪,驴腿骡身。精灵钻出地面,看见仙女梅姆娜,先行吻地礼,继而两臂交叉在胸前。

精灵名叫盖什格士。他对仙女说:“公主殿下,有何吩咐?”

“喂,盖什格士,我想请你来给我与这个可恶的飞魔之间做裁判。”仙女说。

紧接着,仙女梅姆娜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精灵盖什格士听罢,仔细打量盖麦尔王子和布杜尔公主的面容,只见王子与公主躺在床上,相互拥抱,各自搂着对方的脖颈,亲密无间。精灵发现两个人的容貌俊秀,彼此一模一样,不禁心中惊异万分。精灵一番细心观察之后,望着仙女梅姆娜与飞魔戴何士,吟诵道:

只管访问你的心上人,
不要顾及那些嫉妒之言。





在纯真的爱情面前，
嫉妒之语有何用？
安拉还未创造过，
比这更美的画面：
彼此紧相拥抱，
互枕胳膊和手腕；
相递悄悄话，
同床共枕眠。
如果爱上一个，
正好选作侣伴；
情心相印之时，
似打冷铁为时已晚。
斥责爱情的人哪，
负心汉之心可能改变？
我们虔诚乞求安拉，
成全我们的企盼：
让有情人成眷属于生前，
哪怕仅仅欢度一天。

盖什格士吟完诗，对梅姆娜和戴何士说："尊敬的两位，凭安拉起誓，说实话，这俊男靓女，真是一模一样，分不出丑俊，辨不出高低，看不出男女。我另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吧！"梅姆娜与戴何士异口同声。

"我们叫醒其中一个，不让另一个知道；若醒着的那个向另一个调情，我们就判其不如另一个漂亮。两位意下如何？"

"你的这个办法很好！"仙女梅姆娜说。

"我也赞成这个办法！"戴何士没有异议。

话音刚落，飞魔戴何士变成一只跳蚤，朝盖迈尔王子的脖子上狠狠咬了一口……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盖什格士吟完诗，对梅姆娜和戴何士说：“……我们叫醒其中一个，不让另一个知道；若醒着的那个向另一个调情，我们就判其不如另一个漂亮。两位意下如何？”

“你的这个办法很好！”仙女梅姆娜说。

“我也赞成这个办法！”戴何士没有异议。

话音刚落，飞魔戴何士变成一只跳蚤，朝盖迈尔王子的脖子上狠狠咬了一口……

盖迈尔伸手挠了挠脖子上的奇痒之处，然后翻了个身，睁开眼一看，发现身旁躺着一个人，只觉香气扑鼻，身体柔软似奶油，不禁觉得非常奇怪。他马上坐了起来，仔细打量睡在身边的那个人，发现那是一个姑娘，但见她花容月貌，体态窈窕，面颊粉红，双乳丰隆，正如诗人所云：

面如一轮皓月，
体似风拂杨柳枝条。
周身散发着龙涎香，
话音如羚羊咩叫。
我的心被痛苦纠缠着，
离别之时更觉难熬。

盖麦尔王子见睡在自己身边的女子貌美如花似玉，身着金丝衣衫，连衬裤都没有穿，头蒙缀着宝石的金丝头巾，脖子上挂着名贵宝石项链。这使他惊异不已，不禁欲火中烧。

这位王子心想：“真是天赐良机，不可多得呀！”

王子轻轻拉开公主的衣领，但见露出嫩白肌肤，再看那两个高高乳峰，爱欲更加旺盛。他想把公主唤醒，但推、摇、呼唤都无济于事，公主依旧熟睡，原来飞魔戴何士已施过魔法。



王子呼唤道："喂，亲爱的，你醒一醒呀！你瞧瞧我是谁呀？我是盖麦尔•泽曼，我是王子。"

公主熟睡如初，连头都没有动一动。

王子思考片刻，心想："如果我猜想得不错，这位姑娘就是父亲想让我与之成亲的那一位。如此俊秀，何不早对我说呢？不知不觉三年的时间过去了，险些误了大事！等天一亮，我马上就去见父王，对他说：'让我同她结亲吧！'用不上半天工夫，我就可以与她共枕鸳鸯，饱尝她的美丽容颜了……"

想到这里，盖麦尔王子俯身亲吻布杜尔公主。

眼见此景，仙女梅姆娜周身打颤，羞得转过脸去；与此同时，飞魔戴何士兴高采烈，手舞足蹈。

当盖麦尔想亲吻布杜尔的嘴时，却又感到害羞了，于是转过脸去想："我要忍耐呀！以免父王生气。父王把我关在这个地方，又给我送来这样一个美丽的娘子，让她睡在我的身旁，意在考验我，并且嘱咐过她：不论我怎样叫她，她都不能醒；还说盖麦尔对她有什么表现，都要告诉他。说不定我父亲藏在一个他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他的地方在监视着我呢，看我面对着这位美女有何行动，以便明天早晨拉我去训斥一顿，说：'你见了姑娘又拥抱又亲吻，怎么对我说你没有结婚的欲望呢？'我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行动，以免我的行为暴露在父王面前。我不能触摸这位姑娘，而且从现在起，我不再看她。不过，我要拿她一件什么东西作为纪念品，当作我与她之间的一种信物。"

想到这里，盖麦尔伸手从公主的小拇指上取下一枚宝石戒指，戒指上镶嵌着贵重宝石，价值昂贵。

戒指上刻着这样的诗句：

> 我未忘约言，
> 不论如何抗辩。
> 但求慷慨赐予我，
> 亲吻与情恋。
> 我不会离开你，
> 一直到永远永远。

盖麦尔王子从布杜尔公主的小拇指上摘下那枚戒指，戴在自己的小拇指上，随后翻过身去，旋即进入了梦乡。





见此光景，仙女梅姆娜非常高兴。她对精灵盖什格士说："喂，我的那位盖麦尔王子的表现，你看清楚了吗？他对公主十分敬重！这便是贞洁，处男之美德啊！王子见公主的动人姿色而没有拥抱她，不曾触摸姑娘一下，而是转过身，老老实实睡觉去了，好样的！"

飞魔戴何士与精灵盖什格士异口同声：

"我们看见了，小伙子品德完美无缺。"

仙女梅姆娜立即变成一只跳蚤，钻入布杜尔公主的衣下，由小腿爬到大腿，钻至距肚脐四基拉特①处，朝嫩白的大腿根处狠狠咬了一口……

布杜尔因为觉得痒得难忍，睁眼一看，坐了起来，见身边睡着一个小伙子，面颊如白头翁花瓣，头发乌黑，秀目足以令美女羞涩，嘴似苏莱曼的戒指，涎水香气四溢。正如诗人所云：

> 二女的面容真美，
> 胜似桃金娘。
> 情前没有高墙隔，
> 我已成了羚羊。
> 责备牵走女子的人啊，
> 我讲的道理明如太阳。
> 莫非你想让我成为俘虏，
> 你永远背着那堵高墙？

布杜尔公主看见盖麦尔王子，顿时沉浸在恋情的海洋之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① 基拉特，长度单位，等于2.8公分。



第一百七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布杜尔公主看见盖麦尔王子，顿时沉浸在恋情的海洋之中，打内心里深深爱上了盖麦尔王子。公主心想："哎，出丑啦！出丑啦！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怎么睡在我的身旁，竟和我同眠在一张床上？真是不成体统！"

布杜尔仔细打量小伙子，确见其美似圆月，容貌英俊，且气质非凡，公主惊叹道："凭安拉起誓，这位青年真是漂亮，就像天上的圆月。"

布杜尔公主心想："这么标志的小伙子，真使我神魂向往，心肝为之绽裂。凭安拉起誓，假若我早知道这位美男子就是向我求婚的那一位，我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以分享他的美丽容颜。"公主俯下面颊，呼唤道："公子，亲爱的，你醒一醒呀！请你睁开眼睛，欣赏一下我的美丽容颜吧！"

说着，布杜尔公主伸手去推王子。仙女梅姆娜将自己的翅膀伸过去，压在盖麦尔的头上，只见王子一动不动，依旧熟睡着。布杜尔公主双手摇动着王子说："凭我的生命起誓，亲爱的，你醒一醒呀！这里有水仙花、郁金香供你欣赏，还可以瞧瞧我的肚子、肚脐，虽咬牙斗嘴，直到天明，也无妨碍呀！先生，靠在枕头上吧！不要再睡啦！"

盖麦尔王子一声未答，仍在熟睡中。布杜尔公主说："公子，你怎么啦！莫非你沉醉在自己的美丽容貌、柔和性情之中？你是个美男子，我也是个靓女呀！你怎好大模大样，无动于衷，不理睬我呢？难道已经有人叮嘱过你，不许你与我交友结谊？莫非你父亲也不让你今夜和我谈话？"

说着说着，布杜尔公主仿佛看见盖麦尔王子已经睁开了双眼，正在望着她，她对他更爱了，安拉将爱意深深置于她的心中。公主望着王子，而留在公主心中的却是万般惆怅与惋惜之情。

布杜尔公主大声喊起来："公子，亲爱的，你说话呀！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心被你占去了！……"

公主再三呼唤，盖麦尔王子依然在梦中，一声不吭，只言不答。

布杜尔公主失望了，叹息道："天下竟有如此傲气之人！我是公主，何不跟我





说句话呢？”

公主摇晃王子，王子酣睡不动。公主俯身亲吻盖麦尔王子的手，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宝石戒指戴在王子的手指上，仿佛忽然有什么重大收获，喜不自禁，推推盖麦尔，情不自禁地一声大叫，然后撒娇地说：“哟，哟，凭安拉起誓，你就是我的意中人！你爱我，你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虽然你来时我在睡梦之中，好像你反对我在你面前撒娇。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对待我的，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摘去我的戒指；让它戴在你的手上，我不会再从你的手指上取下它来的。”

布杜尔公主拉开王子的领口，俯身亲吻王子的脖子，然后开始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她见王子没穿衫裤，于是将手伸到衬衫边下拨他的腿，顺着柔滑的皮肤，往上延伸，终于触摸到王子胯下，公主的心跳陡然加速。以为女子的性欲要比男子的性欲更加强烈。公主害羞了，脸色不觉绯红。从王子的手指上摘下一枚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以弥补王子摘去的那枚戒指的空缺。公主抑制不住激动情，亲吻盖麦尔的双唇、双手……然后将王子紧紧搂住，一只手摸着王子的脖子，一只手伸到王子的腋下，进入了梦乡。

见此情景，仙女梅姆娜高兴异常。她对飞魔戴何士说：“喂，该死的飞魔，你看见你那位公主怎样迷恋我的王子了吧?毫无疑问，我的王子比你的那位公主好。不过，倒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我宽恕你了。”旋即，仙女梅姆娜为飞魔戴何士写了释放书。

梅姆娜望着精灵盖什格士，说：“你和戴何士一道把公主送回中国海上岛屿去吧！因为黑夜快要过去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飞魔戴何士和精灵盖什格士走到布杜尔公主跟前，抱起公主，腾空而起，展翅飞上天空，迅速将公主送回埃尤尔国王的宫殿，将公主放在床上，睡姿仍似原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梅姆娜望了望睡中的盖麦尔王子，见天将亮了，便离去了。

东方透出鱼肚白，盖麦尔王子从梦中醒来，左顾右盼，不见身边那位姑娘，心中纳闷，心想：“那姑娘哪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父王本想让我与身旁那位美丽姑娘结为夫妻，却不声不响将她带走，莫非意在增强我的婚配欲望？”

想到这里，盖麦尔王子大声呼唤睡在门外的仆人：“喂，该死的奴才，快来哪！”

仆人突然从梦中醒来，迅速送去脸盆和水壶。

盖麦尔站起来，到厕所解过便，回来做小净，继之做晨礼，然后坐下来，赞颂安拉一番。





王子见仆人站在面前，便说："喂，萨瓦卜，你这个该死的！谁趁我熟睡时来过这里，把我身边的那个姑娘带走了？"

仆人萨瓦卜惊诧不已，说道："王子殿下，什么姑娘？"

"昨天夜里睡在我身旁的那个姑娘……"盖麦尔说。

仆人不知王子所指，说道："王子殿下，你身旁没有什么姑娘，也没有别的什么人。我一直守在门口，门也关着，哪会有什么姑娘？凭安拉起誓，既没有男人进来，更无女子进来。"

"该死的奴才，你在说谎呀！明明有个姑娘昨夜睡在我的身边，你怎敢说没有任何人出入？莫非曾有人来策划过，让你也欺骗我？不让你告诉我那位姑娘到哪里去了？"

萨瓦卜感到为难，说道："王子殿下，凭安拉起誓，我既没有见过姑娘，也没有见过小伙子。我说的是真话呀，决不敢撒谎！"

盖麦尔听后大怒道："该死的奴才，他们教你撒谎啊！你老实说，谁把那位漂亮的姑娘抢去了？你过来！"

仆人走上前去，盖麦尔王子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将之摔在地上，继之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昏过去，然后将仆人捆在井绳上，扔入井里，放进水中；那正是严寒的冬天，仆人时而泡在水里，时而被提出水外，冻得周身战栗，高声求救。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七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盖麦尔王子对仆人萨瓦卡说："你这个该死的奴才，你老实说，谁把那位漂亮的姑娘抢去了？你过来！"

仆人走上前去，盖麦尔王子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将之搡在地上，继之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昏过去，然后将仆人捆在井绳上，扔入井里，放进水中；那正是严寒的冬天，仆人时而泡在水里，时而被提出水外，冻得周身战栗，高声求救。

过了一会儿，仆人萨瓦卜苏醒过来，便开口对王子说："王子殿下，快把我提上去吧！上去之后，我会把姑娘的事情告诉你的。"

盖麦尔在仆人再三的央求下，才把他提出井口，发现仆人已经因寒冷、浸水、被毒打和折磨，不省人事了。只见仆人浑身湿漉漉的，周身抖作一团，好像风暴中的芦苇，上下牙不住地相互磕打，衣服已经全湿了。

过了一会儿，仆人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在地面上，便开口对王子说："王子殿下，让我先去把衣服上的水拧一拧，放在太阳下晒一晒，换换衣服，马上就回来，把姑娘的故事讲给你听。"

盖麦尔王子说："该死的奴才，若不是看见你快要归真了，我是不会把你提上来的。你快去换衣服，快去快回，把姑娘的情况告诉我。"

萨瓦卜转身走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死里逃生。他一路小跑，直奔王宫，见到舍赫曼国王，发现宰相正在与国王谈论王子盖麦尔的事情。他听舍赫曼国王说："宰相阁下，我因替儿子担忧，昨夜未曾合眼。我真怕他在古城堡里会出现什么意外。看来，即使把他囚禁在那里，也未必会起什么作用。"

宰相说："陛下不用多虑！王子有安拉护佑，不会遇到什么不测，就让他在那里呆上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会回心转意了。"

国王与宰相正在交谈时，仆人萨瓦卜浑身湿漉漉的闯了进来，禀报说："国王陛下，王子疯啦，他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他对我说：'昨天夜里有个姑娘睡在我这里，后来悄悄地走了。快把姑娘的情况告诉我！'王子非逼我交出姑娘不可。其实，关于姑娘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您瞧，王子把我扔到井里，差点儿把





我冻死。”

舍赫曼国王听仆人这样一说，大声叹道：“啊，可怜啊！我的儿子！”

接着，国王对宰相大发雷霆。国王说：“相爷呀，你出的主意呀！你快去看看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宰相出于对国王的惧怕，急忙告别国王，转身与仆人一道走去，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古城堡。

当时，太阳已经升起，宰相走进大厅，见盖麦尔王子正坐在床上朗读《古兰经》。

宰相上前向王子问安，在王子的身旁坐了下来。宰相说：“王子殿下，这奴才给我们送了一个信儿，令我们神魂不安，国王陛下因此大发雷霆。”

盖麦尔王子说：“相爷阁下，这奴才对你们说了些什么，致使你们神魂不安呢？其实，有个情况，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仆人向我们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情况，欺骗我们，简直没办法对你说，也不应该给你当面说。你身体健康，思路敏捷，口齿伶俐，怎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呢？”

“相爷阁下，什么情况？这奴才说了些什么？”

“他，他，他说你疯啦！说你对他说昨夜这里有个姑娘，你是这样说的吗？”

盖麦尔王子听后，勃然大怒，对宰相说：“看来这奴才是受了你们的教唆，正是你们不让他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不让他说出昨夜在这里睡觉的那个姑娘的去向……”

盖麦尔稍停片刻，然后说：“相爷，你比那个奴才明白，快告诉我，昨天晚上在我身边睡觉的那个姑娘如今在哪里？你们把她派到我这里来，睡在我的怀里。我和她一直睡到大天亮。当我醒来时，却不见她的身影了。她现在究竟在何处呀？”

宰相说：“王子殿下，凭安拉起誓，昨夜我们没派任何人到这里来，真的没派人来。你自己在这里睡觉，大门紧闭，奴仆睡在门外，既没有姑娘来，也没有别人来。王子殿下，你清醒清醒吧，不要自寻烦恼了。”

盖麦尔王子听后非常生气，说道：“相爷，说真的，那姑娘是我的心上人，我爱上她了。她是一位窈窕淑女，漂亮粉红的脸蛋儿，天生丽质，体态婀娜，漂亮极了；昨夜，她一直睡在我的怀里。”

相爷惊愕不已，问道：“王子殿下，你是在醒着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在梦中见到的？”

“喂，你这糟老头子！你以为我用耳朵看见的？不，我是在清醒的时候，亲眼看见的。我还用手推晃过她，和她一起熬了半夜，饱尝过她的美丽容貌。就是因为你





们嘱咐她不让跟我说话，所以她只是睡在我的身边，根本不理睬我。天快亮时，我醒来一看，她不在了。”

“王子殿下，也许这一切都是你在梦中看到的，全是梦魔，是水中月、镜中花，或是受了魔鬼的诱惑。”

盖麦尔说：“糟老头子，怎敢嘲弄、奚落本王子！奴仆已承认说有位姑娘来过，说是晒干衣服再告诉我，你怎敢说是梦魔！”

说着，盖麦尔王子怒不可遏，站起来，一把揪住宰相的胡子，用力一拽，把宰相拉倒在地，继之拳打脚踢，致使宰相感到老命快要休矣。宰相心想：“这个奴仆撒了个谎，便挣脱了这个疯子的折磨，我何不也以谎言脱身？现在轮到老夫受罪，真倒霉！我怎样才能脱身呢？若逃不掉，老命就要断送在他的手里，岂不晚矣？看来，王子是真疯了。”想到这里，宰相望着盖麦尔王子说：

“殿下，请勿责怪！国王叮嘱我，关于那位姑娘的事，要严加保密。如今，老夫年迈，经不起打了，容我慢慢给你讲那位姑娘的故事。”

王子听老宰相这样一说，方才罢手。王子说：“你为何在挨打之后，才肯讲实话？糟老头子，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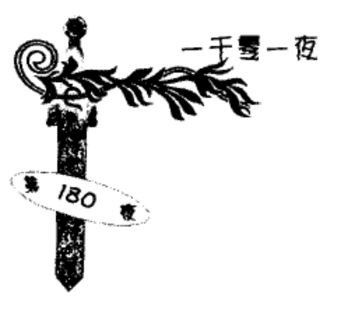
“你问的是那位容颜俊秀、身材苗条、天生丽质的姑娘吗？”

“正是！相爷阁下，告诉我吧：谁把姑娘送到我这里来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告诉我，好让我去找她呀！假如我的父王有意用那位漂亮姑娘考验我，那么，我是乐意与那姑娘结为夫妻。这都是我父亲的安排。如今，我爱上了那个姑娘。只因为我曾拒绝过结婚的事，我父亲就不让她来见我。相爷阁下，我希望马上就与姑娘入洞房，请你告诉我父亲吧！相爷阁下，请你求求我的父王，就让我和那个姑娘结婚。除了那个姑娘，我谁都不娶。你快去告诉我父王，让他尽快给我成亲。你要快去快回！”

“好吧，我这就去！”

宰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摆脱了王子的折磨，转身走出古堡，急匆匆一路小跑去见舍赫曼国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八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盖麦尔王子对宰相说："……相爷阁下，请你求求我的父王，就让我和那个姑娘结婚；除了那个姑娘，我谁都不娶。你快去告诉我父王，让他尽快给我成亲。你要快去快回！"

"好吧，我这就去！"

宰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摆脱了王子的折磨，转身走出古堡，急匆匆一路小跑去见舍赫曼国王。

宰相跑回宫中，见到国王，国王问："相爷，你怎么啦？为何如此狼狈不堪、惊惶失措？"

宰相说："国王陛下，我带来的都是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

"盖麦尔王子真的疯啦！"

国王一听，脸色顿时变了，问道："相爷阁下，跟我说说，他怎么疯啦？"

"遵命！"

宰相把在古城堡与王子谈话的内容向国王述说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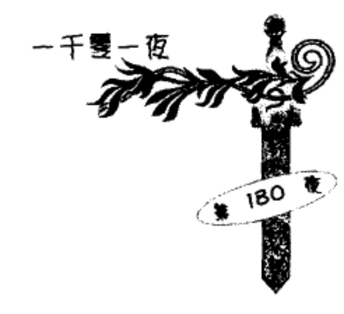
国王说："相爷，你给我报告了个坏消息，说是我的儿子疯了。现在我也向你报告一个喜讯：你是个最坏的宰相，我要割下你的首级，取消你的俸禄。我的儿子之所以疯，就是因为你的坏主意；凭安拉起誓，万一我的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你钉死在圆屋顶上，让你尝尝灾难的滋味。"

说罢，舍赫曼国王站起来，带着宰相向囚禁盖麦尔王子的古城堡走去。

盖麦尔王子见父王进来，立即跳下床，上前亲吻父王的双手，然后躲到父王身后，双手下垂，低着头看地。过了一会儿，盖麦尔抬起头来，泪水夺眶而出，直淌腮边。王子吟诵道：

我曾有过错，
触犯了你的尊荣。





现在我悔过，
求你对我宽容。
大人不记小人过，
相国肚里可行船。

国王紧紧抱住盖麦尔，吻了又吻，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国王用愤怒的目光望着宰相，说道："狗宰相，你怎敢说我儿子这样那样，使我心神不安呢？"

国王问儿子："孩子，今天是礼拜几？"

盖麦尔回答道："今天是礼拜六，明天是礼拜日，后天是礼拜一，然后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孩子，赞美安拉，你平安无事！现在是阿拉伯历什么月？"

"现在是十一月，下月是十二月，接着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和十月。"

盖麦尔思路清晰，对答如流。国王听后，十分高兴，随后朝宰相的脸上啐了口唾沫，并斥责道："你这个老东西，好大的胆子，竟敢说我儿子疯了！你睁开眼看看，我的儿子不是很好吗？真正疯的是你！"

宰相摇了摇头，还想说什么，但他心里想："还是等一等看看情况如何吧！"

国王问王子盖麦尔："孩子，你对奴仆和宰相说了些什么？你说有个漂亮姑娘昨夜睡在你身边，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父王这样一说，盖麦尔笑了。王子说："父王，我没有力量承受这样的玩笑了，你们不要再给我罪受了。你们的这些作为，已使我不耐烦了。父亲，我已经乐意结婚，但有一条，必须和昨夜睡在我这里的那个姑娘结婚。据我判断，那是父亲指派来的，让我爱上她，而在天亮之前，又把她打发走了。"

舍赫曼国王听儿子说到姑娘，忙说："愿求安拉护佑，我的孩子，保佑你免染疯症。什么姑娘是我派来的，又在天亮之前把她打发走了？凭安拉起誓，孩子，我对此事一无所知。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究竟是梦幻，还是想像中的美食呢？夜里，你因为心被婚姻之事缠绕，受魔鬼的唆使，才使你成了这个样子。安拉诅咒婚姻之事，安拉诅咒给你这种暗示的坏东西。毫无疑问，你对婚事伤透了脑筋，所以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姑娘与你拥抱，而你却以为是在醒着的时候看到了姑娘。孩子，这就是梦魔啊！"

盖麦尔王子说："你别这样说了！如果你对那位姑娘的事及其现在在哪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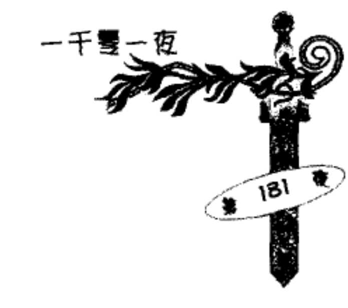
无所知，那么，你就凭着全知全能的伟大安拉起个誓吧！”

舍赫曼国王说：“我凭伟大的安拉起誓，我对那件事一无所知，也许那真是梦魔，完全是梦境之中的见闻。”

王子问父亲：“父王，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明这是在我醒着时发生的事情吧！我来问父王，假若一个人梦见自己进行一次猛烈的厮杀，那么，在他醒来时，会发现手中握着沾染鲜血的宝剑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八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盖麦尔王子对他的父王说：“你别这样说了！如果你对那位姑娘的事及其现在在哪里一无所知，那么，你就凭着全知全能的伟大安拉起个誓吧！”

舍赫曼国王说：“我凭伟大的安拉起誓，我对那件事一无所知，也许那真是梦魇，完全是梦境之中的见闻。”

王子问父亲：“父王，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明这是在我醒着时发生的事情吧！我来问父王，假若一个人梦见自己进行一次猛烈的厮杀，那么，在他醒来时，会发现手中握着沾染鲜血的宝剑吗？”

舍赫曼国王说；“孩子，凭安拉起誓，这当然是不会的。”

“容我把昨夜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父王吧！昨夜夜半时分，好像我从梦中醒来时，见一位漂亮姑娘睡在我的身边，其身材像我一样高，容颜简直和我一模一样。我拥抱她，用手抚摸她，摘下她的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后来，她从我的手指上取下一枚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因我怕被父王发现，猜想是父亲派她来的，怀疑你藏在某个地方监视着我的行动，以为是父亲在拿她考验我，所以我没敢亲吻姑娘的嘴。不知不觉天亮了。早晨醒来时，我发现姑娘不见了，连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所以我与仆人和宰相之间发生了那些事。姑娘的戒指就戴在我的手上，这件事怎么会是假的呢？父王，假若没有这枚戒指，我也会认为这是一场梦。你看，姑娘的戒指就在我的小拇指上。你看看，这枚戒指值多少钱？”

说着，盖麦尔王子指着自己小拇指上的宝石戒指说：“父王，你看看。”

盖麦尔把戒指递给国王，国王仔细看过，然后望着儿子，说：“孩子，这戒指是一个重要信号啊！你昨夜遇见那位姑娘是一件重大事情。父亲确乎不晓得那姑娘从何而来。所有这些，都是宰相一手造成的。孩子，你忍耐一下吧！但愿安拉为你消灾解难，给你带来宽慰。正如诗人所云：

期望司灾难之神，
收拢住马缰。





继之带来好消息，
转脸面对时光。
希望得到实现，
需求如愿以偿。
苦尽甜来的日子，
精神振作心花怒放。

“孩子，现在我已明白，你没有疯。可是，你的问题，只有安拉才能解决。”

盖麦尔王子说：“父王，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设法给我找来那个姑娘吧！我求你赶快把她找到，将她带来；不然的话，我这条命会丢掉的！”

盖麦尔王子望着父王，满腔惆怅地吟诵道：

许诺的联谊之事，
若是一种欺骗，
理应在梦中，
平定自己的思念。
少年眼力好，
幻象不会出现。
既然没有梦幻，
竭力思念便理所当然。

盖麦尔吟到这里，谦恭、忧伤地望着父王，眼里噙着泪花，接着又吟诵道：

警惕她的眼睛，
她的眼夜晚不眠。
谁中了她的目弹，
灾患难避免。
她的言语轻柔，
切莫受她的欺骗。
世间有烈性酒，
可麻醉神志至瘫。
玫瑰花触及她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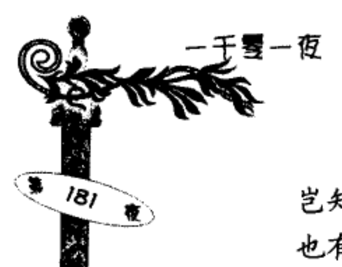
她定会伸手阻拦。
她哭泪水簌簌下落，
泪流似涌泉。
倘在微睡时，
惠风掠过地面，
我的秘密，
便在她的眼中显现。
项链能诉剑鸣，
手镯却无声；
倘若眼睛能看见心，
脚镯定会吻耳环。
有人告诫我，
恋她之情难以圆满。
如果看不到远方，
人何必还要眼？
仅斥责不公道，
理当把眼神称赞。

王子吟罢诗，宰相对舍赫曼国王说：“国王陛下，您久守儿子，远离文武百官和军队，恐怕于朝政不利。对于一个智者来说，一旦知道自己身患多种病症，那么，他就应该首先医治最主要的病。依我之见，不妨让王子离开此地，迁到濒临大海的那座宫殿中，让他独自呆在那里。每周的星期四和星期一两天，陛下上朝，接见文武百官、国家要员、各军将领和百姓，听取他们陈述情况，为他们解决疑难，发号施令，进行裁决，处理朝政大事；余下时间，便可陪伴王子，直至安拉为您和王子解除忧患。国王陛下，一切灾难都会成为过去，陛下不必担忧。有道是智者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有诗为证……”

宰相吟诵道：

你总以为太平无事，
不怕上天降灾难。
夜与你讲和，
难免你被欺骗。





岂知朗润之夜，
也有污浊相掺！
呼请世人们，
听我一言相劝：
当岁月有利于你时，
莫忘记它也会将你疏远。

舍赫曼国王听后，觉得此话甚为有理，有利无害。因为怕荒废朝政，便听从了宰相的劝告。国王站起身，立即下令把王子迁往濒临大海的那座宫殿，人们通过海上那座二十腕尺的长桥，便可到达那里。

宫殿窗子下临大海，地面用彩色大理石铺成，天花板色彩斑斓夺目，上有用金线勾勒的画图。经过一番收拾，特别为盖麦尔王子铺上金丝地毯，墙壁全部罩上丝绸帷幔，窗子上悬挂着缀着宝石的窗帘。

盖麦尔住进那座宫殿，并没有什么宽舒的感觉。只因思恋姑娘，日不思食，夜不成眠，身体一天比一天瘦，面一日较一日黄。

按照宰相所说，每星期一和星期四，国王上朝接受文武大臣、国家要员、王侯将领以及平民百姓的朝拜，听取他们的报告，向他们发号施令，处理政务，然后退朝，朝臣们各自回返。百官退朝后，国王便径直去看儿子，坐在盖麦尔的床边。父子面面向对，总是愁而无言。

在不上朝的日子里，舍赫曼国王与盖麦尔王子总是日夜相伴，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布杜尔公主的情况。

布杜尔是埃尤尔国王的女儿。埃尤尔国王的疆土辽阔，拥有七座豪华金銮宝殿。

飞魔将布杜尔公主送回闺房，仅在床上睡了三个时辰，天就亮了。

布杜尔醒后坐起来，一番左顾右盼，发现睡在她怀中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不见了，不禁顿感心神不安，一声大喊，惊醒了宫娥、彩女和管家婆，纷纷进屋来看。

管家婆走上前去，问道："公主，你怎么啦？"

布杜尔公主怒气冲冲地喊道："老太婆，夜里睡在我身边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到哪里去啦？快告诉我，他到哪儿去啦？"

管家婆听公主这么一说，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心中恐惧不安，忙回答道："公主，你怎么说这样的丑话呢？"





"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这是什么丑话！昨夜睡在我的身边那个小伙子，容貌俊秀，黑黑的眼睛，弯弯的眉毛，他现在怎么不见了呢？"

"公主呀，凭安拉起誓，我没看见什么漂亮小伙子，也没看见别人。公主，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假若此话传到国王陛下的耳里，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谁能救我们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一百八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布杜尔醒后坐起来，一番左顾右盼，发现睡在她怀中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不见了，她怒气冲冲地对管家婆喊道："老太婆，夜里睡在我身边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到哪里去啦？快告诉我，他到哪儿去啦？"

管家婆听公主这么一说，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心中恐惧不安，忙回答道："公主，你怎么说这样的丑话呢？"

"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这是什么丑话！昨夜睡在我的身边那个小伙子，容貌俊秀，黑黑的眼睛，弯弯的眉毛，他现在怎么不见了呢？"

"公主呀，凭安拉起誓，我没看见什么漂亮小伙子，也没看见别人。公主，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假若此话传到国王陛下的耳里，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谁能救我们呢！"

布杜尔公主说："昨夜睡在我身边的那小伙子是世上最漂亮的人。"

"公主，你清醒一点儿吧！昨夜没有任何人到这里来过呀……"

布杜尔公主一看自己的戒指，发现盖麦尔的那枚戒指就戴在自己的手上，而自己那枚宝石戒指不见了。她对管家婆说："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你在欺骗我呀！你敢立誓说昨夜无人来过，你在借安拉之名发伪誓呀！"

管家婆说："公主，凭安拉起誓，我既没有欺骗你，也没有发伪誓，我说的全是实话！"

布杜尔公主听罢，勃然大怒，抽出宝剑，手起剑落，管家婆即身首分家。

见此情景，宫仆、宫娥、彩女大惊失色，急匆匆跑到国王那里禀报情况。

国王听后，立即来到女儿面前说："孩子，你怎么啦？"

布杜尔公主回答说："父王，昨夜有个美男子睡在我的身边，他现在到哪儿去啦？"

公主说罢，仿佛失去神志似的，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继之一下把自己的衣服撕裂开来。

国王见此情景，忙吩咐将公主抓住，给她戴上镣铐，将她捆在窗棂上。





埃尤尔国王爱女如命，视如掌上明珠；眼见女儿神志失常，心中十分难过，随即请来占卜师和文书们，对他们说："你们谁能使我女儿的病痊愈，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并且分给他一半王权；谁若治不好她的病，我就叫你们的脑袋搬家，将首级悬挂在宫门外！"

为公主诊治的医生络绎不绝，但没人能医治好公主的病，直至王宫门口悬挂着四十颗人头，公主的病也不见好转。当国王再请医生时，便谁也不敢再进宫为公主看病了。

面对公主的病症，所有的医生束手无策。公主的病难倒了所有有学问的人。布杜尔公主患的是相思病，医生怎么能治好这种病呢？

布杜尔公主相思之病日甚一日，神志恍惚，泪眼迷离，边哭边吟诵：

唤声心上人，
我的情全寄予你身。
夜深我呼唤你，
我的神连着你的心。
多灾海火灼热无比，
世上人谁不相信？
但比起我胸中火，
那就算不上什么。
我的情思深重，
使我备受折磨。

她又吟诵道：

向亲爱的人致意，
那是我心目中白马王子。
问候只求情谊加深，
没有别的意思。
恋情令你我难舍难分，
相距却不觉很近。

吟完诗，布杜尔公主哭了起来，直哭得眼皮肿胀，二目无神。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年光景。

布杜尔公主的乳母有个儿子，名叫麦尔泽旺。麦尔泽旺出了远门，离开布杜尔的时间已经很长。麦尔泽旺非常喜欢布杜尔公主，他与公主之间的情感胜似亲兄妹。

有一天，麦尔泽旺回到家中，见到母亲，便问布杜尔的情况。母亲说："你妹妹患了疯病，已有三年时间，如今戴着镣铐，被关在一座宫殿里，医生们束手无策，谁也治不了她的病。"

麦尔泽旺听罢，说道："我一定要去看看她，了解一下情况。我能治她的病。"

母亲听后，说："你一定要去看看她。不过，你要忍耐一下，到明天，我给你想个办法，让你进宫殿去看看她。"

乳母来到布杜尔公主住的地方，见过守门的仆役，送过礼，说："我有个女儿，从小和公主一起长大，如今已订了婚。听说公主欠安，放心不下，想来看看公主，见一面就走，不让任何人知道。"

仆役回答道："要到晚上来才行。等国王看过公主离去之后，你再带着你的女儿来吧！"

乳母同意仆役的安排，之后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夜幕垂降时分，乳母让麦尔泽旺男扮女装，然后拉着儿子的手来到王宫。国王埃尤尔离开布杜尔公主那里之后，乳母带着儿子来到守门仆役面前。

守门仆役见那位乳母到来，立即站起来迎接，说道："国王刚走，你们进去吧！不要坐得时间太长！"

母子俩来到公主面前，乳母先为儿子揭去女儿装，然后把他领到布杜尔跟前，掏出怀揣的书，继而点燃起蜡烛。

布杜尔公主仔细一打量，认出了麦尔泽旺，便说："哥哥呀，你到哪里去啦？好久不见你，也没听到你的消息。"

麦尔泽旺说："是啊，好久没见面了。不过，安拉襄助我，已经平安返回。我正要再出门时，听到你身体欠安的消息，不禁忧心忡忡，立即来看你，以便知道你的病情，好为你治病。你的病怎么样啦？"

"哥哥，你认为我患的是疯病？"

说完，布杜尔望着麦尔泽旺，吟诵道：

人们对我说，
你疯因为恋情。





我答人生情趣，
只有疯才能体味。
我确乎已疯，
君可知其中原因？
请还我意中人，
疯病自然消退。

麦尔泽旺一听，便知布杜尔有了心上人。他对公主说："把你的心思全告诉我吧！但愿安拉默助你摆脱困境。"

布杜尔说："哥哥，听我慢慢讲来。一天夜里，约在四更时分，当我醒来坐起之时，见我身边睡着一位小伙子。那小伙子容貌俊俏，世所罕见，其美难以用语言表述。他像是杨柳枝条，又像是一杆翠竹。当时，我猜想那是父王的安排，父亲试图用这位小伙子来考验我。因为为父王多次对我提出异国王侯向我求婚之事，都被我一一拒绝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猜测，我没有把他叫醒，也没有拥抱小伙子，害怕被人发现，去报告父王。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发现我的戒指不见了，而小伙子的戒指戴在我的手上。情况就是这样。哥哥，不瞒你说，我的心一直惦念着那个小伙子。因为思恋之情太甚，我泪水不断，睡不着觉，只能靠吟诗度日，真是度日如年啊……"

话音未落，布杜尔已是泪流满面，凄然吟诵道：

有爱多么欢乐，
人成沃野上奔跑的羚羊。
情谊结就之后，
憔悴容颜一扫而光。
我的情爱与思念，
全寄托在他的身上。
他的明眸含有利箭，
足以将我心扉射穿。
但愿天命恩赐，
让我生前见他一面。
我为他保守秘密，
不禁泪水浸眼。
但愿闻者相告，





此情与此景。
相距近时却觉远，
远处相思生近情。

布杜尔公主吟罢，对麦尔泽旺说："哥哥，我的处境如此，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麦尔泽旺听后，低下头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对布杜尔说："原来如此！你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位小伙子真使我感到费脑筋了。不过，我将云游四方，寻找仙丹，愿安拉默助我找到那位美男子。你暂时忍耐一下，不要担心，不要急躁。"

说完，麦尔泽旺告别布杜尔，并嘱咐她要坚定、忍耐，他离开了布杜尔公主那里。临别，布杜尔公主吟诵道：

你的身与影，
总是不离我的心中。
虽然相距遥远，
访问你不惜步行。
我多么希望，
你终日贴近我的心灵。
世间眼神最快，
闪电甘拜下风。
你不要远离我呀，
有你在我的眼也觉得明。
你一旦远去，
明眸便会失明。

麦尔泽旺回到家中，一夜安睡无话。

第二天清晨，麦尔泽旺整理好行装，便启程上路了。

麦尔泽旺走过一城又一城，途经一岛又一岛。走了整整一个月，来到一座名叫泰尔卜的城市。

麦尔泽旺每走到一座城市，必为布杜尔公主寻找灵丹妙药。他每到一座城市，总听人们议论纷纷："埃尤尔国王的女儿布杜尔公主疯了。"进到泰尔卜城，他却听人们说，舍赫曼国王的儿子盖麦尔病了，而且说王子中了魔，也疯了。





麦尔泽旺听到这个消息，便向人们打听盖麦尔王子所在的国家和城市。

人们对他说："盖麦尔王子住在永亨岛，离我们这里很远：走海路，要用一个月时间；走陆路，要六个月才能到达。"

麦尔泽旺登上商船，向永亨岛进发了。经过一个月的航行，一座城市出现在视野里。船要靠岸时，不期狂风骤起，帆倾桅摧，船翻货沉，人人奋力自顾，个个拼死挣扎。一股狂浪将麦尔泽旺推到盖麦尔王子所在的宫殿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